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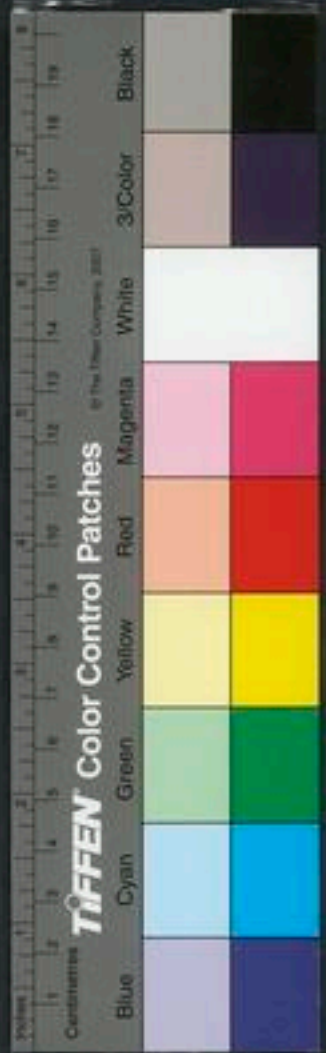
右散騎常侍二人右諫議大夫四人右補闕六人
 右拾遺六人掌如門下省起居舍人二人掌修記
 官之史錄制誥德音季終以授國史
 集賢殿書院學士直學士侍讀學士修撰官掌刊
 緝經籍凡圖書遺逸賢才隱滯則承旨以求之謀
 慮可施於時著述可行於世者考其學術以聞凡
 承旨撰集文章校理經籍月終則進課於內歲終
 則考最於外開元十三年上殿典中書門下及禮部
 論名曰所不取賢者清理之具聯令與卿曹合宴宜
 更下為直學士宰相一人為學士以聯中書門下及
 下副知院事又置一人為學士以聯中書門下及禮
 集賢殿書院學士直學士侍讀學士修撰官掌刊
 緝經籍凡圖書遺逸賢才隱滯則承旨以求之謀
 慮可施於時著述可行於世者考其學術以聞凡
 承旨撰集文章校理經籍月終則進課於內歲終
 則考最於外

史館修撰掌脩國史以現三年置史館於門下省
 者為校理事用五品如元故事以學士一人年高士
 直學士掌校理用五品如元故事以學士一人年高士
 置學士掌校理用五品如元故事以學士一人年高士
 八二年置校理用五品如元故事以學士一人年高士

秘書省監掌經籍圖書之事領著作局武德四年
 火監龍朔二年段秘書省曰蘭臺監曰太史少監
 曰侍御史曰大夫秘書郎曰蘭臺郎武后垂拱元
 年秘書省曰秘書省

司天臺監掌察天文稽曆數凡日月星辰風雲氣
 色之異率其屬而占武德四年改太史監曰太史
 太史局曰秘書省曰太史監曰太史監曰太史監
 二保年復曰太史監曰太史監曰太史監
 唐書





書省景雲元年又為局
為監十和書復為局以監為令天空
是列不建官監及五官禮生十五人
御史臺大夫一人中丞二人大夫掌以刑法典章

糾正百官之罪惡其屬有三院一曰會院侍御史
隸焉二曰殿院殿中侍御史隸焉三曰察院監察

御史隸焉凡冤而無告者三司詰之三司謂御史
大夫中書門下也太事奏裁小事專達凡有彈劾

御史以白大夫大事以方幅小事署名而已朝會
則率其屬正百官之班序監察御史顯舉不如法

者高宗改治書侍御史中丞以避帝名龍朔二年
大武金知百司監軍後右金容州縣省風俗
命左金營州縣八條察州縣兩使八人春曰風俗
秋曰金營州縣八條察州縣兩使八人春曰風俗
檢校有外有試至神龍初皆廢乃右金延和元
至後置諸道使府參佐皆以御史為之
復會昌初大內供奉或都留金有使中丞亦人如
侍御史一人中丞二人
和御不置中人殿侍御史二人
主簿有司而三院御御史亦不常備
受詔者少通初狀壘絕告元十託以風事
一推知其通初狀壘絕告元十託以風事
史推知其通初狀壘絕告元十託以風事
中書門下狀壘絕告元十託以風事

侍御史掌糾舉百寮及八閭丞詔知推彈雜事

殿中侍御史掌殿庭供奉之儀京畿諸州兵皆隸

焉正班列於閤門之外糾雜班語不肅者朝會則

乘馬具服戴黑笏升殿巡幸則往來門旗之內檢

校文物虧失者

監察御史掌分察百寮巡按州縣獄訟軍戎祭祀
營作太府出納皆簽焉凡十道巡按以判官二人
為佐務繁則有支使其一察官人善惡其二察戶
口流散籍帳隱沒賦役不均其三察農桑不勤倉
庫減耗其四察妖猾盜賊不事生業為私蠹害其
五察德行孝悌茂才異等箴器晦迹應時用者其
六察黠吏豪宗兼并縱暴貧弱冤苦不能自申者
凡戰伐大克獲則數俘馘審功賞然後奏之麻
內侍御史義寧元年丞相府置察非據二人武德
元年改曰明元年置御史龍興元年置御史二人
武長安二年置內供奉侍御史行後朝則與中侍
御史隨元以分降八中屬杖御史而疑中無知事
史

門內事關元中監察御史兼靈傳至二十五

太常寺卿一人少卿二人掌禮樂郊廟社稷之事

龍朔二年改太常寺曰奉常寺九寺皆曰正卿
少卿曰大夫武后光宅元年復改太常寺曰司禮
寺

光祿寺卿一人少卿二人掌酒醴膳羞之政

衛尉寺卿一人少卿二人掌器械文物總武庫武

器守宮三署兵器入者皆籍其名數

宗正寺卿一人少卿二人掌天子族親屬籍以別

昭穆

太僕寺卿一人少卿二人掌廐牧輦輿之政

大理寺卿一人少卿二人掌折獄詳刑凡罪抵流
死皆上刑部覆於中書門下繫者五日一慮龍
二年



改曰詳刑寺武后光宅元平改曰司刑寺

鴻臚寺卿一人少卿二人掌賓客及凶儀之事

司農寺卿一人少卿二人掌倉儲委積之事

太府寺卿一人少卿二人掌財貨廩藏貿易凡四方貢賦百官俸秩謹其出納祭祀幣帛皆供焉龍

二年改曰太府寺曰外府寺武后光宅元年改曰司農寺中宗即位復曰太府寺

國子監祭酒一人司業二人掌儒學訓導之政總

國子大學廣文四門律書算九七學天子視學皇

太子齒胄則講職釋奠執經論議歲終考學官訓

導多少為殿最

東宮官太子太師太傅太保掌輔導皇太子少師

少傅少保掌曉三師德行以諭皇太子奉太子以

觀三師之道德自太師以下惟其人不必備先天元年開府置令丞各一人隸總事

太子賓客四人掌侍從規諫贊相禮儀侍讀無常

負掌講導經學貞觀十八年以宰相兼賓客開元中置負四人太宗時晉王府有侍

讀及為太子亦置焉其後或置或否

左諭德一人掌諭皇太子以道德隨事諷贊

左贊善大夫五人掌傳令諷過失贊禮儀以經教

授

崇文館學士二人掌經籍圖書教授諸生課試舉

送如弘文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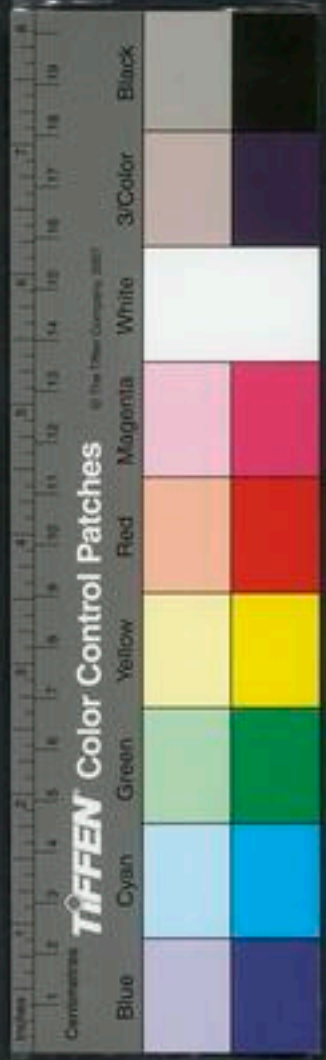
兵志

唐立府兵之制頗有足稱焉蓋古者兵法起於井

唐書

兵志

十五



田自周襄王制壞而不復至於府兵始一寓之於
農其居處教養畜材待事動作休息皆有節目雖
不能盡合古法蓋得其大意焉此高祖太宗之所
以盛也至其後世子孫驕弱不能謹守屢變其制
夫置兵所以止亂及其弊也適足以為亂又其甚
也至困天下以養亂而遂至於亡焉蓋唐有天下
二百餘年而兵之大勢三變其始盛時有府兵府
兵後廢而為彊騎上忽下同又廢而方鎮
之兵盛矣及其末也彊臣悍將兵布天下而天子
亦自置兵於京師曰禁軍其後天子弱方鎮強而
唐遂以亡滅者措置之勢使然也府兵之制起自
西魏後周而備於隋唐興因之武德初始置軍府

以驃騎車騎兩將軍府領之驃疾也折關中為

十二道萬年道長安道管州道豐州道西州道

車騎府統之六年天下既定改驃騎曰統軍車騎

曰別將太宗貞觀十年更號統軍為折衝都尉別

將為果毅都尉諸府總曰折衝府凡天下十道

號而關內二百六十有一皆以隸諸衛凡府三等

兵千二百人為上千人為中八百人為下其介冑

戎具藏於庫有所征行則視其八而出給之其番

上宿衛者唯給弓矢橫刀而已凡民年二十為兵

六十而免其能騎而射者為越騎其餘為步兵凡

志

兵志

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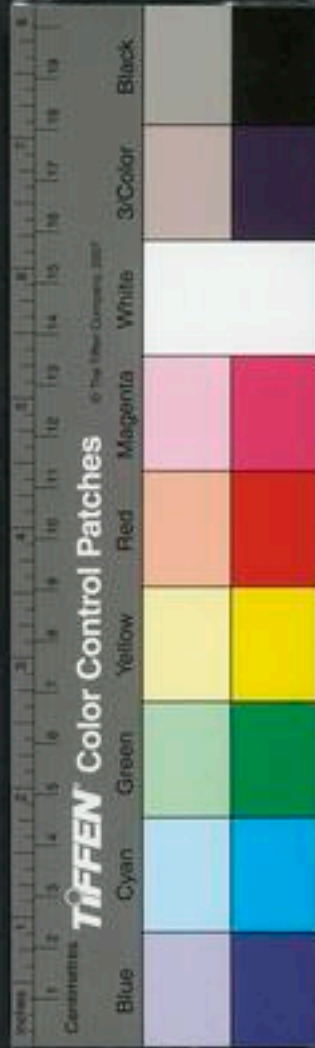
發府兵皆下符契州刺史與折衝勘契乃發若全
府發則折衝都尉以下皆行不盡則果毅行少則
別將行當給馬者官予其直市之九當宿衛者番
上兵部以遠近給番五百里為五番千里七番一
千五百里八番二千里十番外為十二番皆一月
上高宗武后時天下久不用兵府兵之法寢壞番
後更代多不以時衛士稍稍亡匿至是益耗散宿
衛不能給宰相張說乃請一切募士宿衛號曰驍
騎置十二衛唐曰驍騎衛曰武衛驍騎衛曰武衛
十二衛每衛萬人為六番天寶以後驍騎之法又稍變廢
士皆失拊循折衝諸府至無兵可交李林甫請停
上下魚書其後徒有兵額官吏而戎器糗糧並廢

矣六軍宿衛皆市人及祿山反皆不能受甲矣初
府兵之置居無事時耕於野其番上者宿衛京師
而已若四方有事則命將以出事解輒罷兵散于
府將故于朝故士不失業而將帥無握兵之重所
以防微杜漸絕禍亂之萌也及府兵法壞而方鎮
盛夫所謂方鎮者節度使之兵也其始起於邊將
之屯防者自高宗永徽以後都督帶使持節者始
謂之節度使然猶未以名官景雲而後接乎開元
朔方隴右河東河西諸鎮皆置節度使及范陽節
度使安祿山反遂陷兩京肅宗命李光弼等討之
號九節度之師大盜既滅而武夫戰卒以功起行
陣者皆除節度使由是方鎮相望於內地父死子



握其兵而不肯代自擇將吏號為留後以邀命於朝天子力不能制則忍恥舍垢因而撫之謂之姑息之政始為朝廷患者號河朔三鎮及朱全忠以梁兵李克用以晉兵更犯京師唐遂以亡○所謂天子禁軍者南北衙兵也南衙諸衛兵是也北衙禁軍是也初高祖以義兵起太原已定天下悉罷遣故其願留宿衛者三萬人號元從禁軍後老不任事以其子笏代謂之父子軍貞觀初太宗擇善射者百人為二番於北門長上曰百騎以從田獵又置北衙七營選材力驍壯月以一營番上武后改百騎曰千騎睿宗又改千騎曰萬騎及玄宗以萬騎平韋氏改為左右龍武軍肅宗乾元元年李

輔國請選羽林騎士五百人徵巡李揆曰漢以南北軍相制故周勃以北軍安劉氏朝廷置南北衙文武區別以相察伺今用羽林代金吾警急非常何以制之遂罷代宗以射生軍八禁中清內難皆賜名寶應功臣故射生軍又號寶應軍永泰元年吐蕃入寇魚朝恩以神策軍屯苑中自是寢盛分為左右廂勢居北軍右遂為天子禁軍非他軍比○馬者兵之用也監牧所以蕃馬也其制起於近世唐之初起得突厥馬二千疋又得隋馬三千於赤崖澤徙之隴右監牧之制始於此其官領以太僕初用太僕少卿張萬歲領群牧自貞觀至獬德高四十年間馬七十萬六千置八坊八坊之田千



二百三十頃募民耕之以給芻秣八坊之馬為四十八監而馬多地狹不能容又析八監列布河西豐曠之野凡馬五千為上監三千為中監餘為下監時天下以一繡易一馬萬歲掌馬久思信行於隴右儀鳳中以李思文檢校隴右諸牧監使監牧有使自此始開元初國馬益耗姜誨乃請以空名告身市馬於六胡州率三十匹讐一遊擊將軍命王毛仲領內外閑廐馬稍稍復始二十四萬至十三年乃四十三萬天寶後諸軍戰馬動以萬計王侯將相外戚牛駝羊馬之牧布諸道百倍於縣官皆以封邑號名為印自別將校亦徧私馬議謂秦漢以來唐馬最盛天子又銳志武事遂弱西北蕃

食貨志

古之善治其國而愛養斯民者必立經常簡易之法使上愛物以養其下下勉力以事其上上足用而下不困故量人之力而授之田量地之產而取以給公上量其入而出之以為用度之數是三者常相須以濟而不可失失其一則不能守其二及暴君庸主縱其佚欲佚欲而苟且之吏從之變制合時以取寵於其上故用於上者無節而取於下者無限民竭其力而不能供由是上愈不足而下愈困則財利之說興而聚斂之臣用記曰寧畜盜臣盜臣誠可惡然一人之害爾聚斂之臣用則經常之法壞而下不勝其弊焉唐之始時授人以



口分世業田及分後同而取之以租庸調之法其用之也有節蓋其畜兵以府衛之制故兵雖多而無所損設官有常負之數故官不濫而易祿致易反雖不及三代之盛時然亦可以為經常之法也及其弊也兵冗官濫為之大蠹都故反自天寶以來大盜屢起方鎮數叛前上反兵革之興累世不息而用度之數不能節矣加以驕君昏主姦吏邪臣取濟一時屢更其制而經常之法蕩然盡矣由是財利之說興聚歛之臣進蓋口分世業之田壞而為兼并租庸調之法壞而為兩稅至於鹽鐵轉運屯田和糴鑄錢括苗權利權記無反借商進奉獻助無所不為矣蓋愈煩而愈弊以至於亡

焉唐制凡民始生為黃四歲為小十六為中二十一為丁六十為老授田之制丁及男年十八以上者人一頃其八十畝為口分二十畝為永業田多可以足其人為寬鄉少者為狹鄉凡庶人徙鄉及貧無以葬者得賣世業田自狹鄉而徙寬鄉者得并賣口分田已賣者不復授死者收之以授無田者凡授田者丁歲輸粟二斛稻三斛謂之租丁隨鄉所出歲輸絹二匹綾絕二丈布加五之一非蠶鄉則輸銀十四兩謂之調用人之力歲二十日閏加二日不役者日為絹三尺謂之庸有事而加役二十五日者免調三十日者租調皆免正役不過五十日其凶荒則有社倉賑給不足則徙民就食



諸州左丞戴胄建議自王公以下計墾田秋熟所
在為義倉歲凶以給民太宗善之其後洛相幽徐
齊并秦蒲州又置常平倉○貞觀初戶不及三百
萬絹一匹易米一斗至四年米斗四五錢外戶不
開者數月馬牛被野人行數千里不齋糧上津成
持也民物蕃息四夷降附者百二十萬人是歲天
下斷獄死罪者二十九人號稱太平此高祖太宗
致治之大畧及其成效如此高宗承之海內大安
數引刺史八閤問民疾苦即位之歲增戶十五萬
及李義府許敬宗用事役費並起永淳以後給用
益不足加以武后之亂紀綱大壞民不勝其毒○
宗初立求治蠲徭役者給蠲符開元八年頒庸調

法于天下好不過精惡不至濫二十二年詔男十
五女十三以上得嫁娶州縣上戶口登耗採訪使
覆案之刺史縣令以為課最○初永徽中禁買賣
世業口分田其後豪富兼并貧者失業於是詔買
者還地而罰之先是揚州租調以錢嶺南以米安
南以絲益州以羅紬綾絹供春絲因詔江南亦以
布代租是時海內富窳米斗之價錢十三青齊間
斗纔三錢絹一匹錢二百道路列肆具酒食以待
行人店有驛驢行千里不持尺兵天子驕於佚樂
而用不知節大抵用物之數常過其所入於是錢
穀之臣始事朕刻書民日削月減及漢及安祿山反
兩京陷沒民物耗弊天下蕭然肅宗即位百姓殘



於兵盜米斗至錢七千鬻糶為糧糶相結反得米
從變祖下沒反今京師民行乞食者屬路乃詔能賑
貧乏者寵以爵秩故事天下財賦故左藏而太府
以時上其數尚書北部覆其出入是時京師豪將
假取不能禁第五琦為度支鹽鐵使請皆做大盈
庫供天子給賜主以中官自是天下之財為人君
私藏有司不得程其多少○大曆元年代詔流民
還者給復二年復古同反漢高祖過市復其民田
園盡則授以逃田天下苗一畝稅錢十五以國用
急不及秋方苗青則征之號青苗錢又有地頭錢
每畝二十通名為青畝錢魚朝恩恃恩擅權代宗
與元載日夜圖之及朝恩誅帝復與載貳君臣猜

間不協

猜倉才反說也
間居見反說也

邊計兵食置而不議者幾

十年而諸鎮擅地結為表裏日治兵繕壘天子不
能繩以法然帝性儉約身所御衣必浣染至再三
欲以先天下然生日端午四方貢獻至數千萬者
加以恩澤而諸道尚侈麗以自媚○租庸調之法
以人丁為本自開元以後天下戶籍久不更造丁
口轉死田畝賣易貧富升降不察其後國家侈費
無節而大盜起兵興財用益屈而租庸調法弊壞
自代宗時始以詠定稅而歛以夏秋至德宗相楊
炎遂作兩稅法夏輸無過六月秋輸無過十一月
置兩稅使以總之量出制入戶無主客以居者為
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商賈稅三十之一與居



者均役田稅視大曆十四年墾田之數為定議者以租庸調高祖太宗之法也不可輕改而德宗方信用炎不疑也○初陳京請借富商錢京以所聚一在官商出萬錢者指其餘以從軍計天下不逾十餘德宗乃以趙贊判度支學天下負外即各一人約之宜水陸道險之利行借錢令約罷兵乃償之搜督甚峻民有不勝其寃自經者家若被盜然又時荒肅宗時第五琦音身漢有請天下常平倉以備凶庫以畜本錢至德宗時趙贊又言自軍興常平倉廢垂三十年凶荒潰散清胡對反散也象

餒死相食不可勝紀陛下即位京城两市置常平官雖頻年少雨米不騰貴可推而廣之宜兼儲布帛請於兩都江陵成都揚汴蘇洪置常平輕重本錢上至百萬緡緡音中反緡絲也以下至十萬積米粟布帛絲麻貴則下價而出之賤則加估而收之諸道津會置吏閱商賈錢每緡稅二十竹木茶漆稅十之一以贍常平本錢德宗納其策屬軍用迫斃亦隨而耗竭不能備常平之積趙贊復請稅間架筭除陌而民益愁怨所謂稅間架者每戶計錢二千數中稅一千下稅五百吏執筆乃筭八人給除陌及相貿易者約及為率敢德銀百杖六十其罰錢二十償出坐事之家及涇原兵反大諱長安



市中游荒曰不奪爾商戶能質不稅爾間架除陌矣於是間架除陌竹木茶漆鉄之稅皆罷貞元四年詔天下兩稅審等第高下三年一定戶自初定兩稅貨重錢輕乃計錢而輸綾絹既而物價愈下所納愈多雖賦不增而民愈困矣德宗時痛疫水旱戶口減耗賦役日重帝以問宰相陸贄贄上疏請釐革其甚害者大畧有六其一曰國家賦役之法曰租曰調曰庸其取法遠其歛財均其域人固有田則有租有家則有調有身則有庸天下法制均壹雖轉徙莫容其姦故人無搖心天室之季海內波蕩版圖隳於避地賦法壞於奉軍賦後旧法行之百年人以為便兵興供億不

常誅求隱制此時弊非法弊也時有弊而未理法無弊而已更兩稅新制竭耗編氓日日滋甚陛下初即位宜損上益下審用節財夫財之所生必因人力兩稅以資產為宗不以丁身為本為小之制丁及男年十八以上人一歲資產少者稅輕多者稅重不知有蔽於襟懷囊篋反結物貴而人莫窺者有場圃園倉反園直輕而眾以為富者有流通蕃息之貨數寡而日收其贏者有廬舍器用價高而終歲利寡者計估筭緡反失平長偽反所以筭筭也其法用竹注二分長六寸二百七十一枚而成六為一握挾輕費轉徙者脫徭稅敦本業者困歛求此誘之為奸政之避役也今徭賦輕重相百而以舊為準



重處流亡益多輕處故附益衆有流亡者則攤出已重者愈重有故附則散出已輕者愈輕人嬰其弊願詔有司與宰相量年支有不急者罷之廣費者節之每道以知兩稅判官一人與度支叅計戶數量土地沃瘠物產多少為二等州等下者配錢少高者配錢多不變法而逋逃漸息矣其二曰播殖非力不成故先王定賦以布麻繒纈百穀繒纈難繒纈乃定貨泉以節輕重蓋為國之利權守之在官不以任下然則穀帛人所為也錢貨官所為也人所為者租稅取焉官所為者賦歛捨焉國朝著令稅出穀庸出絹調出繒纈布麻曷嘗禁人鑄錢而

以錢為賦今兩稅効筭繒之末法估資產為差以錢穀定稅折供雜物歲目頗殊所供非所業所業非所供增價以市所無減價以買所有買莫使反耕織之力有限而物價貴賤無常初定兩稅萬錢為絹三匹價貴而數不多及給軍裝計數不計價此稅少國用不充也近者萬錢為絹六匹價賤而數加計口蠶織不殊而所輸倍此供稅多人力不及也宜令有司覆初定兩稅之歲絹布定估為布帛之數復庸調舊制隨土所宜各脩家伎物甚賤所出不加物甚貴所入不減且經費所資在錢者獨月俸資課以錢數多少給布廣鑄而禁用銅器則錢不乏有糴鹽以八直權酒以納資



慮無所給裁其三曰庶使奏吏之能者有四科一曰戶口增加二曰田野墾闢三曰稅錢長數四曰率辦先期辨詳夫貴戶口增加詭情以誘姦浮苛法以折親族所誘者將議薄征則遽散所折者不勝重稅而亡有州縣破傷之病貴田野墾闢率民殖荒田限年免租新畝雖闢舊畝蕪矣為昔餘三歲治田人以免租年滿復為污萊有稼穡不增之病貴稅錢長數重困疲羸捶骨瀝髓苟媚聚歛之司有不恤人之病貴率辦先期作威殘人絲不容纖粟不暇春貧者奔逆走也詳反有不恕物之病四病絲考覈不切事情之過反發國家設考課之法非欲崇聚歛也宜命有司詳考課績州稅有定徭役有

等不督課而人人樂耕矣其四曰明君不厚所資而害所養故先人事而借其暇力家給然後歛餘財今督收迫促蠶事方興而輸繻農功未艾而歛穀有者急賣而耗半直無者求假費倍宜隨風俗時俟務於紓人其五曰項師旅亟興官司所儲唯給軍食凶荒不遑賑救人小乏則取息利大乏則粥萬田廬歛獲始畢執契行貸他代反以物借人也下音時從人求物也同稅茶錢積戶部者宜計諸道戶口均之穀麥熟則平糴亦以義倉為名主以巡院時稔傷農則優價廣糴穀貴而止歛則借貸循環歛散使聚穀幸災者無以牟大利其六曰古者百畝地號一夫蓋一夫授田不得過百畝欲使人不廢業田無曠耕



今富者萬畝貧者無容足之居依託彊家為其私
屬終歲服勞常患不充有田之家坐食租稅京畿
田畝稅五升而私家收租畝一石官取一私取十
播者安得足食宜為占田條限裁租價損有餘優
不足此安富恤窮之善經不可捨也贊言雖切以
讒逐事無施行者十二年河南尹齊抗復論其弊
以為軍興國用稍廣隨要而稅吏擾人勞陛下愛
為兩稅督納有時貪暴無容其姦二十年間府庫
充物而振反但定稅之初錢輕貨重故陛下以錢
為稅今錢重貨輕若更為稅名以託其輕其利有
六吏絕其姦一也人用不擾二也靜而獲利三也
用不乏錢四也不勞而易知五也農桑自勸六也

今兩稅出於農人農人所有唯布帛而已用布帛
處多用錢處少又有鼓鑄以助國計何必取於農
人哉疏入亦不報初德宗居奉天儲畜空窘嘗遣
卒視賊以苦寒乞襦袴帝不能致別親王帶金而
鬻之朱泚既平於是帝屬意聚斂常賦之外進奉
不息劍南西川節度使常臯有日進江西觀察使
李兼有月進淮南節度使杜亞等皆徵射恩澤以
常賦八貢名為羨餘上羊而反饒也周常州刺史
裴肅鬻薪炭案紙為進奉得遷浙東觀察使刺史
進奉自肅始也初上以奉天宮之故還宮以來先
增稅外方圓亦云用意數餘其宮成制備私自八
所得二劉贇卒于宣州其判官嚴綬傾軍府為進
唐書 食貨志 二十七

奉召為刑部員外郎判官進奉自綬始也自裴延
齡用事益為天子積私財而生民重困延齡死而
人相賀是時宮中取物於市以中官為宮市使兩
市置自望數十百人以鹽估敝衣絹帛尺寸分裂
酬其直又索進奉門戶及脚價錢有齋物入市而
空故者每中官出沽漿賣餅之家皆徹肆塞門人
不堪其弊韋湊奏小人因宮市為奸真偽難辨宜
下府縣供送帝許之中官言百姓賴宮市以養者
也湊反得罪順宗分天下之賦以為三一曰上供
二曰送使三曰留州宰相裴垵延至又令諸道節
度觀察調費取於所治州不足則取於屬州而屬
州送使之餘與其上供者皆輸度支是時因德宗

府庫之積頗約費用天子身服澣濯及劉闢李錡

既平時警藏皆入內庫營積與贊同山南東道

節度使于頔姓歷河東節度使王鐸進獻甚厚翰

林學士李絳嘗諫曰方鎮進獻因緣為奸以侵百

姓非聖政所宜帝喟然曰誠知非至德事然兩河

中夏貢賦之地朝覲久廢河湟陷沒烽候列於郊

甸方刷祖宗之恥不忍重斂於人也然獨不知進

獻之取於人者重矣司農王遂京兆尹李倫武弁

號能聚斂乃以為宣歙浙西觀察使予之富饒之

地以辦財賦鹽鐵使王播言劉晏領使時自按租

庸然後知州縣錢穀利病虛實乃以副使程異吳音

巡江淮覈州府上供錢穀异至江淮得錢百八十



五萬貫其年遂代播為益鐵使(穆宗)以貨輕錢重
民困而用不充詔百官議革其弊戶部尚書楊於
陵曰王者制錢以權百貨買遷有無交貨莫后反變
通不倦使物無甚貴甚賤其術非他在上而已何
則上之所重人必從之昔散之四方今藏之公府
昔廣鑄以資用今減鑪以廢功昔行之於中原今
洩之於邊裔又有閭井送終之哈胡反商賈貸
舉之積江湖壓覆之耗錢焉得不重貨焉得不輕
今宜使天下兩稅權酒益利上供及留州送使錢
悉輸以布帛穀粟則人寬於所求然後出內府之
積收市塵之滯廣山鑄之數限邊裔之出禁私家
之積則貨日重而錢日輕矣宰相善其議由是兩

稅上供留州皆易以布帛絲纈租庸課調不計錢
而納布帛武宗即位廢浮屠法天下毀寺四千六
百籍僧尼為民二十六萬五千人上都東都每街
留寺二每寺僧三十人諸道留僧以三等不過二
十人武德八年下詔令有司決汰天下僧尼道士
文短其精勤練行者十居大寺觀給其衣食
庸限租賦一者除管罷之元宗開元初命有司沙汰
諸州各留一除管罷之元宗開元初命有司沙汰
僧尼以偽妄還俗
者萬二千餘人

諸儒唐書詳節卷之五



諸儒唐書詳節卷之六

唐志

食貨志

京兆慎獨齋新刊

唐都長安而關中號稱沃野然其土地狹所出不
足以給京師備水旱故常轉漕東南之粟高祖太
宗之時用物有節而易贍水陸漕運歲不過二十
萬石故漕事簡自高宗已後歲益增多而功利繁
興民亦罹其弊矣玄宗開元二十一年裴耀卿為
京兆尹京師兩水穀踊貴玄宗問耀卿漕事耀卿
因請置倉玄宗以為然乃於河陰置河陰倉河西
置栢崖倉三門東置集津倉西置鹽倉鑿山十八



諸儒唐書詳節卷之六

唐志

食貨志

京兆慎獨齋新刊

唐都長安而關中號稱沃野然其土地狹所出不
足以給京師備水旱故常轉漕東南之粟高祖太
宗之時用物有節而易贍水陸漕運歲不過二十
萬石故漕事簡自高宗已後歲益增多而功利繁
興民亦罹其弊矣玄宗開元二十一年裴耀卿為
京兆尹京師兩水穀踊貴玄宗問耀卿漕事耀卿
因請置倉玄宗以為然乃於河陰置河陰倉河西
置栢崖倉三門東置集津倉西置鹽倉鑿山十八





里以陸運自江淮漕者皆輸河陰倉自河陰西至
 太原倉謂之北運自太原倉浮渭以實關中先運
 江淮之末至東都含嘉館車陸運三百里至
 兩斛用千錢陳御令江淮舟運悉輸河陰倉更用
 河舟運至含嘉館及太原倉自太原倉入漕輸關中
 郎兼江淮都轉運使凡三歲漕七百萬斛省陸運
 傭錢三十萬緡是時民久不罹兵革物力豐富朝
 廷用度亦廣不計道里之輸送所出水陸之直增
 以函脚營害之名地害也民間傳言用斗錢運斗
 米其糜耗如此及耀卿罷相北運頗艱米歲至京
 師纔百萬石代宗廣德二年漕事皆決於劉晏晏
 為歇鯨支江船二千艘音皇餘吳王舟名歲
 轉粟百一十萬石無升斗溺者又分官吏主丹楊

湖禁引溉自是河漕不涸自表亂以來江漢括深漕洋

之迂積勞費中外艱食困中斗米錢官明無相應
運之是每歲運米數十萬石以給關中唐世稱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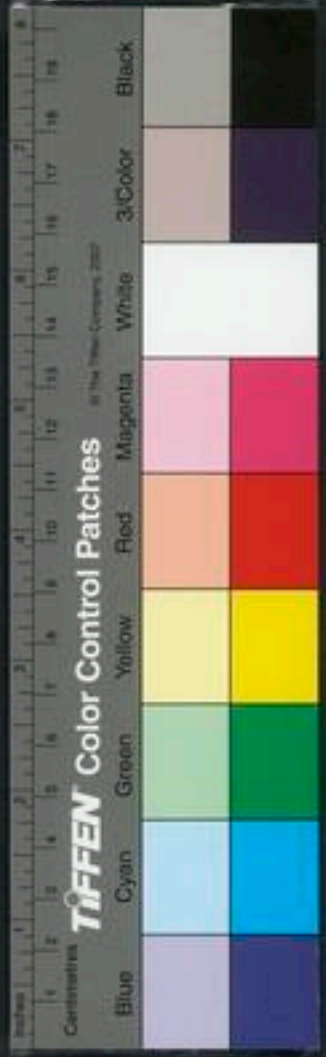
唐開軍府以扞要衝因隙地置營田天下屯總九
 百九十二司農寺每屯三頃州鎮諸軍每屯五十

頃元和中憲宗振武軍飢憲宗以韓重華為振武京

西營田和糴水運使起代北墾田三百頃二歲大
 熟因募人為十五屯每屯百三十人人耕百頃凡

六百餘里列柵二十柵墾田三千八百餘
 頃歲收粟二十萬石省度支錢二十餘萬緡文宗

太和末王起奏立營田後党項大擾河西邠寧節
 度使畢誠胡亦募士開營田歲收三十萬斛省



度支錢數百萬緡○(貞觀)開元後緣邊數十州戍
 重兵營田及地租不足以供軍於是初有和糴反市
 牛仙客為相有彭果者獻策廣關輔之糴京
 師糧廩益羨自是玄宗不復幸東都(天寶)中歲以
 錢六十萬緡賦諸道和糴斗增三錢每歲短遞輸
 京倉者百餘萬斛米賤則少府加估而糴貴則賤
 價而糴反王出糶也(貞元)初吐蕃劫盟召諸道兵
 十七萬戍邊關中為吐蕃蹂躪者二十年矣吐至
 河曲人戶無幾諸道戍兵月給粟十七萬斛皆糴
 於關中宰相陸贄以關中穀賤請和糴可至百餘
 萬斛帝乃命度支增估糴粟三十三萬斛然不能
 盡用贄議貞元二年自興元以來至是歲糶為豐

糶上穀於新唐入民越光奇家同百姓漢字對曰
 不樂上曰今歲頻凶何為不樂曰詔令不信於
 後又云外無他程今此我而歸一求者殆過於
 粟動數百道若如此何樂之有(憲宗)即位之初

有司以歲豐熟請畿內和糴當時府縣配戶督限
 有稽遠則迫蹙鞭撻甚於稅賦號為和糴其害
 民○唐有鹽池十八井六百四十皆隸度支(天寶)至
 (德)間鹽每斛十錢(乾元)元年鹽鐵鑄錢使第五琦
 初變鹽法就山海井竈近利之地置監院游民業
 鹽者為亭戶免雜徭也及盜鬻者論以法及琦
 為州權鹽鐵使盡權天下鹽推音角步渡搗爾推
 是也禁開其事利總入官下無由得石柱今之畧洵
 如度木之權因以立名漢武推船得斛加時價百
 錢而出之為錢一百一十自兵起流庸未復稅賦

不足供費鹽鉄使劉晏以為因民所急而稅之則
國用足於是上鹽法輕重之宜晏之始至也鹽利
歲纔四十萬緡至天曆末代六百餘萬緡天下之
賦鹽利居半宮闈服御軍餼百官祿俸皆仰給焉
晏罷淮西節度陳少游奏加民賦自此江淮鹽每
斛亦增二百為錢三百一十其後復增六十為錢
三百七十江淮豪賈射利或時倍之官收不能過
半民始怨矣其後鹽鉄使李錡強倚盛貢獻以固
寵朝廷大臣皆餌以厚貨鹽鉄之利積于私室國
用耗屈權鹽法大壞多為虛估率千錢不滿百三
十而已兵部侍郎李巽為使以鹽利皆故度支物
無虛估天下糶鹽稅茶其贏六百六十五萬緡初

歲之利如劉晏之季年其後則三倍晏時矣穆宗

命河圯罷權鹽戶部侍郎張平叔議權鹽法弊請

糶鹽可以富國易又請令所由相領鹽鉄糶詔公卿

議其可否韋處厚韓愈條詰之以為不可平叔屈

服無上言以為城郭之外多用雜物貿易鹽商則

鋪自糶非取或賒貸檢送用此兩濟今令人更坐

兩糶之糶以糶得見錢必不致糶極多慮厚糶以糶

相糶非糶道宜事遂發他唐初無酒禁乾元元年

京師酒貴肅宗以稟食方屈乃禁京城酤酒古酤又

也漢古亦作站後同酒期以麥熟如初二年飢復

禁酤非先祿祭祀燕蕃客不御酒廣德二年代定

天下酤戶以月收稅建中元年德罷之三年復禁

民酤以佐軍費置肆釀酒斛收直三千州縣總領





醜薄私釀者論其罪尋以京師四方所湊

罷榷貞元二年

復禁京城畿縣酒天下置肆以酤者斗錢百五十

免其徭役獨淮南忠武宣武河東推麴而已元和

六年罷京師酤肆以推酒錢隨兩稅青苗歛之

太和八年遂罷京師推酤凡天下推酒為錢百

五十六萬餘緡而釀費居三之一貧戶逃酤不在

焉代宗永泰元年河東盜賊使裝騎八復問之

取一以為常平本錢及出奉天乃悼悔下詔亟罷

之貞元中鹽鐵使張滂奏出茶州縣若山及商人

要路以三等定估十稅其一自是歲得錢四十萬

緡然水旱亦未嘗拯之也滂奏去歲水災稅用

尺樓費不可勝計鹽鐵使王播圖寵以自幸乃增

天下茶稅率百錢增五十右拾遺李珣上疏諫

曰權率起於養兵今邊境無虞而厚歛傷民不可

一也茗飲人之所資重稅則價必增貧

弱益困不可二也山澤之饒其出不訾論稅以售

多為利價騰踊則市者稀不可三也其後王涯判

二使置榷茶使徙民茶樹於官場焚其舊積者天

下大怨令狐楚代為使復令納榷加價而已李石

為相以茶稅皆斂於鹽鐵復貞元之制武宗即位

唐書

食貨志

五



崔洪又增江淮茶稅是時諸道置邸以收稅謂之
 捐地錢捐地錢後于綜每斤增稅錢五謂之刺茶錢
 ○凡銀銅鐵錫之冶一百六十八德宗時韓洄建
 議山澤之利宜故王者自是隸鹽鐵使開成
 元年復以山澤之利故州縣刺史選吏主之其後
 諸州牟利以自殖舉天下不過七萬餘緡不能當
 一縣之茶稅及宣宗時裴休請復故鹽鐵使以供
 國用隋末行五銖錢天下盜起私鑄錢行千錢初
 重二斤其後愈輕不及一斤鐵葉皮紙皆以為錢
 高祖入長安民間行綫環錢錢武德四年鑄開元
 其製輕小凡八九萬纔滿半斛錢通寶開元
 通寶得輕重大小之中錢文曰開元通寶

西成陽曰開元通寶其文迴環可讀或讀曰開元通寶
 乾封元年高宗改鑄乾封泉寶以一當舊錢之十
 踰年而舊錢多廢明年以商賈不通米帛踊貴復
 行開元通寶錢天下皆鑄之然私錢犯法日蕃永
 淳元年鑄者抵死鄰保里坊村正皆從坐武后時
 錢非穿穴及鉄錫銅液皆得用之熟銅排斗沙澀
 之錢皆售不澀也自是盜鑄蜂起莫能捕先天
 之際兩京錢益濫開元初宰相宋璟請禁惡錢
 二十二年宰相張九齡建議古者以布帛穀粟不
 可尺寸抄勺而均反抄器乃為錢以通貿易官鑄
 所入無幾而工費多宜縱民鑄議下百官宰相裴

耀卿以為嚴斷惡錢則人知禁稅銅折役則官治
可成計估度庸則私錢以利薄而自息若許私鑄
則下皆棄農而競利矣左監門衛錄事參軍劉秩
曰今之錢古之下幣也若捨之任人則上無以御
下下無以事上不可一也物賤傷農錢輕傷賈物
重則錢輕錢輕由子物多多則作法收之使少物
少則作法布之使輕奈何假人不可二也鑄錢不
雜鉛鉄則無利雜則錢惡今塞私鑄之路人猶冒
死况設陷竄誘之即疾出反不可三也鑄錢
無利則人不鑄有利則去南畝者眾不可四也人
富則不可以賞勸貧則不可以威禁法不行人不
理由貧富不齊若得鑄錢貧者服役於富室乘而

益恣不可五也夫銅之為兵不如鉄為器不如漆
禁銅則人無所用盜鑄者少人不犯法公錢不破
錢又日增是一舉而四美兼也是時公卿皆以縱
民鑄為不便於是下詔禁惡錢而已肅宗乾元元
年經費不給鑄錢使第五琦鑄乾元重寶與開元
通寶參用以一當十及為相復鑄重輪乾元錢與
開元錢并行以一當五十是時民間行三錢大而
重棧者亦號重棧錢法既屢易物價騰踊米斗錢
至七千代宗即位乾元重寶錢以一當二重輪錢
以一當三凡三日而大小錢皆以一當一自第五
琦更鑄犯法者日數百州縣不能禁止至是人甚
便之其後民間乾元重棧二鑄錢為器不復出矣



刑法志

古之為國者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懼民之知爭端也後世作為刑書惟恐不備俾民之知所避也其為法雖殊而用心則一蓋欲民之無犯也然未知夫導之以德齊之以禮而可使民遷善遠罪而不自知也唐之刑書有四曰律令格式令者尊卑貴賤之等數國家之制度也格者百官有司之所常行之事也式者其所常守之法也凡邦國之政必從事於此三者其有所違及人之為惡而入于罪戾者一斷以律律之為書因隋之舊為十有二篇一曰名例二曰衛禁三曰職制四曰戶婚五曰廩庫六曰擅興七曰賊盜八曰關訟九曰詐偽十曰

雜律十一曰捕亡十二曰斷獄其用刑有五一日笞二曰杖三曰徒四曰流五曰死笞刑五自十至于五十杖刑五自六十至于百徒刑五自一年至于三年流刑三自一千里至于二千里死刑二絞斬又有議請減贖當免之法唐皆因之唐興高祖八京師約法十二條惟殺人劫盜背軍叛逆者死及受禪命劉文靜等損益律令武德二年頒新格五十三條唯吏受賕懼尤及以謝犯盜詐冒府庫物赦不原凡斷屠日及正月五月九月不行刑四年又詔裴寂等十五人更撰律令凡律五百麗以五十三條太宗即位詔房玄齡等復定舊令玄齡等以謂肉刑既廢今以笞杖徒流死為五刑而又



則足

刑二反

也五

刑五

是六刑也

於是除

新趾法

也

也

也

人之五臟

皆反也

近背針灸失所則其害致死歎曰夫

箠者五刑之輕死者人之所重安得犯至輕之刑

而或致死遂詔罪人無得鞭背太宗斬張蘊古既

而大悔

事河內人李好德得心疾為妖言詔訊其

御史推為紀勅奏蘊古阿

因詔死刑雖令即決皆

三覆奏久之謂群臣曰死者不可復生決囚雖三

覆奏而頃刻之間何暇思慮自今宜二日五覆奏

決日尚食勿進酒肉教坊太常輟教習諸州死罪

三覆奏其日亦流食務合禮撤樂減膳之意時房

玄岭與法司增損隋律降大辟為流者九十二流

為徒者七十一以為律定令一千五百四十六條

以為令又刪武德以來勅三千餘條為七百以為

格又取尚書省列曹及諸寺監十六衛計帳以為

式然自張蘊古之死也法官以失出為誠有失入

者又不加罪自是吏法稍密帝以問大理卿劉德

威對曰律失入減三等失出減五等今失入無辜

而失出為大罪故吏皆深文帝矍然及遠遂命

失出入者皆如律自此吏亦持平太宗以英武定

天下然其天姿仁恕初即位有勸以威刑肅天下

者魏徵以為不可因為上言王政本於仁恩所以

愛民厚俗之意太宗欣然納之遂以寬仁治天下

而於刑法尤慎四年天下漸死罪二十九人六年

九

刑志

刑法志

九

九

九



親錄囚徒閔死罪者三百九十人縱之還家期以
明年秋即刑及期囚皆詣朝堂無後者太宗嘉其
誠信悉原之然嘗謂群臣曰吾聞語曰一歲再赦
好人啗啞唯於今反啞也吾有天下未嘗數赦者
不欲誘民於幸免也自房玄齡等更定律令格式
訖太宗世用之無所變改高宗詔律學之士撰律
疏又詔長孫無忌等增損格勅其曹司常務曰留
司格頒之天下曰散頒格齊宗時岑羲等著太極
格玄宗時盧懷慎等著開元格文宗時狄兼謨為
開成詳定格宣宗時張戣戣為大中刑律統類
蓋法令在簡簡則明行之在久久則信而中材之
主庸愚之吏常莫克守之而喜為變革至其繁積

則雖有精明之士不能徧習而吏得上下以為姦
此刑書之弊也蓋自高宗以來其大節鮮可紀而
格令之書不勝其繁也武后稱制懼天下不服欲
制以威乃修後周告密之法杜史宇文氏因後
今告誦之類詔官司受訊有言密事者馳驛奏之
引酷吏周興來俊臣輩典大獄集告事數百人共
為羅織織網羅搆陷無辜元札等有百餘突地
號中外畏此殺人甚於狼虎自唐之宗室與朝
廷之士日被告捕不可勝數天下之人為之仄足
如狄仁傑魏元忠等皆幾不免其毒虐所被自古
未之有也玄宗自初即位勵精政事常自選太守
縣令告戒以言而良吏布州縣民獲安樂二十年



間號稱治平衣食富足人罕犯法是歲刑部所漸
天下死罪五十八人往時大理獄相傳烏雀不插
至是有鵲巢其庭封群臣稱賀以為樂致刑措然
而李林甫用事矣自來後臣誅後至此始復起大
獄以誣陷所殺數十百人如韋堅李邕等皆一時
名臣天下冤之而天子亦自喜邊功遣將分出以
擊蠻夷兵數大敗士卒死傷以萬計國用耗之而
轉漕輸送遠近煩費民力既弊盜賊起而獄訟繁
矣天子方惻然詔曰徒非重刑而役者寒暑不釋
械繫杖古以代肉刑也或犯非巨蠹而捶以至死
其皆免以配諸軍自效民年八十以上及重疾有
罪皆勿坐侍丁犯法原之俾終養以此施德其民

然巨盜起天下被其毒民莫蒙其賜也憲宗英果
明斷自即位數誅方鎮欲治僭叛一以法度然用
刑喜寬仁是時李吉甫李絳為相吉甫言治天下
必任賞罰陛下頻降赦令蠲逋負逋負不償曰負
蠲除賑飢民恩德至矣然典刑未舉中外有懈怠
心絳曰今天下雖未大治亦未甚亂乃古平國用
中典之時自古欲治之君必先德化至暴亂之世
始專任刑法吉甫之言過矣憲宗以為然司空于
頔頔歷亦諷帝用刑以收威柄帝謂宰相曰頔懷
姦謀欲朕失人心也元和中詔死罪十惡殺人鑄
錢造印之類論如故其餘死罪皆流蓋刑者政之
輔也政得其道仁義興行而禮讓成俗然猶不敢



廢刑所以為民防也寬之而已今不隆其本顧風俗謂何而廢常刑是弛民之禁弛弛也啓其姦由積水而決其防故自玄宗廢徒杖刑至是又廢死刑民未知德而徒以為幸也文宗好治躬自謹畏然隋宦肆孽不能制至誅殺大臣夷滅其族濫及者不可勝數心知其寃為之飲恨流涕而莫能救止蓋仁者制亂而弱者縱之然則剛彊非不仁而柔弱者仁之賊也武宗用李德裕誅劉稹等大刑舉矣而性嚴刻故時竊盜無死所以原民情迫於飢寒也宣宗自喜刑名常曰犯我法雖子弟不宥也然少仁恩唐德自是衰矣蓋自高祖太宗除隋虐亂治以寬平民樂其安重於犯法致治之美幾乎三

代之盛時考其推心惻物其可謂仁矣自高宗武后以來毒流邦家唐祚絕而復續武后周玄宗初勵精為政二十年間刑獄減省歲斷死罪纔五十人以此見致治雖難勉之則易未有為而不至者自此以後兵革遂興國家多故而人主規規無復太宗之志其雖有心於治者亦不能講考大法而性有寬猛凡所更革一切臨時苟且或重或輕徒為繁文不足以示後世高祖太宗之法僅守而存故自肅宗以來所可書者幾希矣懿宗以後無所稱焉

藝文志

自六經焚於秦而復出於漢其師傳之道中絕而



簡編脫亂訛缺學者莫得其本真於是諸儒章句
之學興焉其後傳註箋解義疏之流轉相講述而
聖道粗明然其為說固已不勝其繁矣至於上古
三皇五帝以來世次國家興滅終始僭竊偽亂史
官備矣而傳記小說外暨方言地理職官氏族皆
出於史官之流也自孔子在時方修明聖經以紂
謬異紂教文下也而老子著書論道德接乎周
衰戰國遊談放蕩之士田駢慎到列莊之徒各極
其辯而孟軻荀卿始專修孔氏以折異端然諸子
之論各成一家自前世皆存而不絕也夫王迹熄
而詩止雅騷作而文辭之士興惟遺也爰動曰騷
歷代盛衰文章與時高下然其變態百出不可

窮極何其多也自漢以來史官列其名氏篇第以
為六執九種七略至唐始分為四類曰經史子集
而藏書之盛莫盛於開元其著錄者五萬三千九
百一十五卷而唐之學者自為之書又二萬八千
四百六十九卷嗚呼可謂盛矣六經之道簡嚴易
直而天人倫故其愈久而益明其餘作者衆矣質
之聖人或雖或合然其精深閎博各盡其術而怪
竒偉麗往往震發於其間然凋零磨滅亦不可勝
數豈其華文少實不足以行遠歟而俚言俗說猥
有存者銀鳥反鄰也亦其有幸不幸歟今著于篇有其
名而亡其書者十蓋五六也可不惜哉初隋嘉則
殿書三十七萬卷至武德初有書八萬卷重複相



民之衆城池之固器甲之利舉而予之何慮於其始也深而易於其後也忽如此之異哉豈其弊有漸馴而致之勢有不得已然哉方鎮之患始也各專其地以自世既則迫於利害之謀故其喜則連衡以叛上怒則以力而相并又其甚則起而弱王室唐自中世以後收功弭亂弭綿也雖常倚兵而其亡也亦終以此可不戒哉

宗室世系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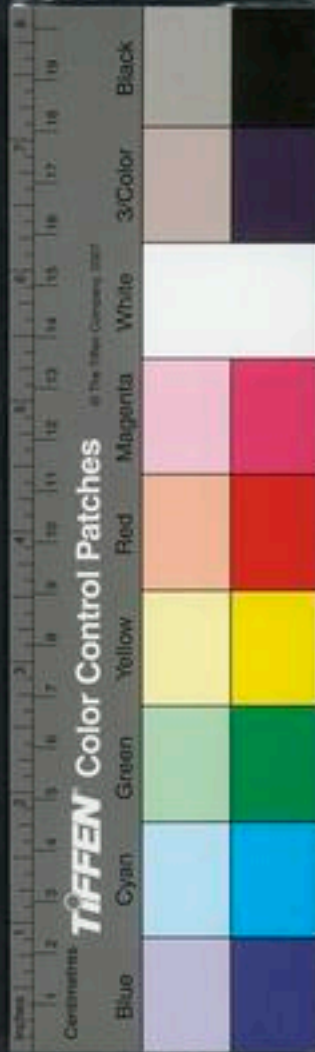
系屬詳

昔者周有天下封國七十而同姓者居五十三焉後世不以為私也蓋所以隆本支崇屏衛雖其弊也以侵陵王室有末大之患然亦崇獎扶持猶四百餘年而後亡蓋其德與力皆不足矣而其勢或

然也至漢鑿秦務廣宗室世其國地不幸世絕若罪除輒復續以存其祭祀以為長久之計故自三代以來獨漢為長世唐有天下三百年子孫蕃行上符表及茂也盛也下爵至其世遠親盡則各隨其人賢愚遂與異姓之臣雜而仕宦或至流落於民間甚可歎也

宰相世系表

唐為國久傳世多而諸臣亦各修其家法務以門族相高其才子賢孫不殞其世德殞用也或父子相繼居相位或累數世而屢顯或終唐之世不絕嗚呼其亦盛矣然其所以盛衰者雖申功德厚薄亦在其子孫



諸儒唐書詳節卷之六

諸儒唐書詳節卷之七

列傳

建陽慎獨齋新刊

后妃

唐制皇后而下有貴妃淑妃德妃賢妃是為夫人
昭儀昭容昭媛脩儀脩容脩媛充儀充容充媛是
為九嬪婕妤上下即涉及美人各九合二十七
是代世婦室林御女采女各二十七合八十一是
代御妻自餘六尚分典乘輿服御皆有負次後世
改復不常開元時以后下復有四妃非是乃置惠
麗華三妃六儀四美人七才人而尚宮尚儀尚服
各三參合前號大抵踵周官相損益云然則尚矣



諸儒唐書詳節卷之六

諸儒唐書詳節卷之七

列傳

建陽慎獨齋新刊

后妃

唐制皇后而下有貴妃淑妃德妃賢妃是為夫人
昭儀昭容昭媛脩儀脩容脩媛充儀充容充媛是
為九嬪婕妤上下即涉及美人各九合二十七
是代世婦宝林御女采女各二十七合八十一是
代御妻自餘六尚分典乘輿服御皆有負次後世
改復不常開元時以后下復有四妃非是乃置惠
麗華三妃六儀四美人七才人而尚宮尚儀尚服
各三參合前號大抵踵周官相損益云然則尚矣



后密諫曰吾國未靖虜且強願抑情撫接以取合
從將容則江南關東不吾梗古者武帝嘉納及崩
哀毀同所生聞隋高祖受禪自投牀下曰恨我非
男子不能救舅家禍殺遽掩其口曰母妄言赤吾
族常謂主曰此女有奇相且識不凡何可妄與人
因畫二孔雀屏間請昏者使射二矢陰約中目則
許之中音介射者閱數十皆不合高祖最後射中
各一目遂做於帝○帝在煬帝時多畜善馬后見
曰上性樂此盍以獻徒留之速罪無益也不聽頃
果坐譴帝後見隋政乱多妄誅殛乃為自安計數
奏鷹犬異駒二歲丁反煬帝果喜擢位將軍因泣
謂諸子曰早用而母言得此久矣○始太宗生有

二龍之符后於諸子中愛視最篤後即位過慶善
宮覽觀梗欬梗音希又許說也顧侍臣曰朕生於此
今母后永遠育我之德不可報因慟哭左右皆流
涕乃享后于正寢他日幸九成宮夢后若平生既
悟潛然不自勝勝音丹反明日詔有司大發
倉廩賑貧瘠以為后報焉

長孫皇后

太宗文德順聖皇后長孫氏父晟涉書史趨驚曉
兵驚音丘狀反仕隋為驍衛將軍后喜圖傳視
古善惡以自鑒矜尚禮法晟兄熾為周學士嘗聞
太稹即太宗母勸撫突厥女每語晟曰此明睿人
必有奇子不可以不圖昏故晟以女太宗女尼攬



曰女人俄為皇后性約素服御取給則止益觀書雖容柳不少廢柳音側從幸九成宮方屬疾太子欲請大赦汎度道人被塞災會即德發后曰死生有命非人力所支若脩福可延吾不為惡使善無效我尚何求且赦令國大事佛老異方教耳皆上所不為豈宜以吾亂天下法太子不敢奏以告房玄岭玄岭以聞帝嗟美時玄岭小謹就第后曰玄岭久事陛下預奇計秘謀非大故願勿置也妾家以恩澤進無德而祿易以取禍妾生無益於時死不可以厚葬願因山為壙無起墳約費送終是妾不見忘也又請帝納忠容諫勿受讒省遊畋作後死無恨○后嘗采古婦人事著女則十篇又為

論斥漢之馬后不能檢抑外家使與政事與音乃戒其車馬之侈此謂開本源恤末事常誠守者吾以自檢故書無條理勿令至尊見之及崩宮司以聞帝為之慟哀不可已已葬昭陵

徐賢妃

太宗賢妃徐惠生五月能言四歲通論語詩八歲自曉屬文屬之欲反綴也父孝德嘗試使擬難騷蘇曹反作為小山篇曰仰幽巖而流盼撫桂枝以凝想將千岭芳此遇荃何為芳獨往荃且綠太宗聞之召為才人手未嘗廢卷而辭致贍蔚反約勿又無淹思帝益禮顧○貞觀末數調兵討定四夷稍稍治宮室百姓勞怨患上疏極諫且言東戍遼海戍音底



隨曰西討崑丘士馬罷耗罷同與潛運漂沒捐有
盡之農趨無窮之壑圖未獲之眾喪已成之軍故
地廣者非常安之術也人勞者為易亂之符也○
又言翠微玉華宮雖因山藉水無築構之苦而工
力和饒即乾反不謂無煩有道之君以逸逸人無
道之君以樂樂身樂音又言伎巧為喪國斧斤珠
玉為蕩心酖毒酖與鴆同除毒不可飲也侈麗纖
美不可以不遏志驕於業恭體逸於時安其剗切
精詣劉古求大略如此帝善其言優賜之永徽元
年卒贈賢妃年齊明齊子堅昏以學問女弟為高宗婕妤亦有文藻世以擬漢班氏
王廢后

高宗廢后王氏從祖母以后婉淑白太宗以為晉

王妃帝即位立為皇后初蕭良娣有寵太子有妃

焉也漢而武才人貞觀末以先帝宮人召為昭儀

婦官昭顯也俄與后良娣爭寵更相毀短而昭儀

詭險即誣后與母挾媚道盡上漢上音古即巫蓋也

帝信之遂下詔廢后良娣皆為庶人因宮中俄為

武后所殺改后姓為蟒世索反良娣姓為梟聖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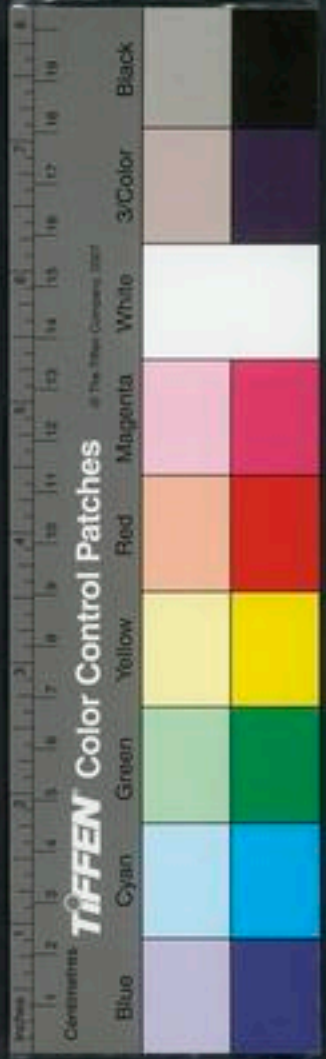
武皇后

高宗則天皇后武氏父士彘鴉特太宗聞士彘女

美召為才人既見帝賜號武媚及帝崩與嬪御皆

為此丘尼北毗志反北丘僧也女高宗為太子時

八侍說之王皇后久無子他日帝過佛庐才人見





且泣帝感動才人有權數反遇詭愛不窮始下辭

降體事太后喜數譽於帝反音色故進為昭儀一

旦顧幸在蕭良娣右帝愈信愛始有廢后意長孫

無忌褚遂良瀕死固爭帝猶豫猶余故反攪屬不

無人不決也下而李義府許敬宗即表請昭儀為后帝

意決詔李勣于志寧奉璽綬進昭儀為皇后命群

臣及四夷酋長朝后甫義門缺前慈內外命婦入謁

朝皇后自此始也○獫狁初后召方士郭行真入禁

中為盡祝也帝怒乃趣使草詔廢之左右馳

告后遽從帝自訴帝羞縮待之如初也○初元舅大

臣怫旨怫音佛大音臣不閱歲屠覆道路目

語政故房帷天子拱手矣群臣朝四方奏章皆曰

二聖○每視朝殿中垂簾帝與后偶坐生殺賞罰

惟所命當其忍斷雖甚愛不少隱也帝晚益病風

不支天下事一付后后乃更為太平文治事大集

諸儒內禁殿譔定列女傳臣執百僚執音執居矣反言之

法新識樂書等大氏千餘篇古曰大氏典禮反○上元年進

因令學士密裁可奏議分宰相權也○上元年進

號天后建言十二事一勸農桑薄徭賦二給復三

輔地復方六反漢高祖過沛復其民○上元年進

巧馮明右三息兵以道德化天下西南北中尚禁浮

降皆冒老子九父在為母服齊衰三年十上元前

勳官已給告身者無追覈列進舉志親品及流外別

唐書 武皇后傳 二

身嚴下其得失口穢十一京官八品以上益稟

八十二百官任事久材高位下者得進階申滯帝

皆下詔畧施行之帝將下詔遜位于后宰相郝處

俊固諫乃止后欲外示寬裕劫人心使故已即奏

言今群臣納半俸百姓計口錢以贍邊兵恐四方

妄商虛實請一罷之詔可○中宗即位天后稱皇

太后廢帝為庐陵王自臨朝太后一日召群臣廷

讓曰朕於天下無負若等知之乎群臣唯唯以水

唯語也太后曰朕輔先帝踰三十年憂勞天下爵

位富貴朕所與也天下安佚朕所養也先帝棄群

臣以社稷為託朕不敢愛身而知愛人今為戎首

者皆將相何見負之遽且受遺老臣抗扈難制有

者皆將相何見負之遽且受遺老臣抗扈難制有

若裴炎乎世將種能合亡命若徐敬業乎李勣本

宗正宿將善戰若程務挺乎彼皆人豪不利

於朕朕能殺之公等才有過彼蚤為之早字古不然

謹以事朕無詒天下笑群臣頓首不敢仰視曰唯

陛下命久之下詔陽若復辟者問書曰朕復子明

睿宗揣非情固請臨朝制可○乃治銅匱反居有為

一室署東曰延恩受千賞自言南曰招諫受時政

失得西曰申寬受抑枉所欲言杜曰通玄受識步

秘策及識書詔中書門下一官典領太后不惜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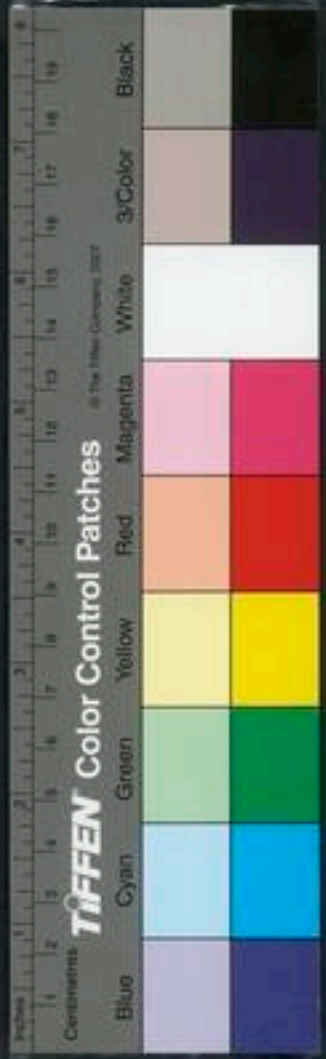
位以籠四方豪傑自為助雖妄男子言有所合輒

不次官之至不稱職尋亦廢誅不少縱務取碩材

真賢○新豐有山因震突出太后以為美祥赦其

唐書

武皇后傳 七



縣更名慶山荆人俞文俊上言人不和疠贅生于疠
求反贅地不和堆阜出今陛下以女處陽位山變
為灾非慶也太后怒投嶺外○毀乾元殿為明堂
以浮屠薛懷義為使督作堂成拜左威衛大將軍
永昌元年享萬象神宮太后毀乾元殿以其地作
三百尺凡三層改服袞冕播大圭執鎮圭周禮王之
古服享先王之制大圭長三尺鎮圭有二睿宗亞
獻太子終獻合祭天地五方帝百神從以高祖太
宗高宗配引魏王士彘從配班九條訓百官遂大
饗群臣○載初中改詔書為制書春官尚書李思
文說言周書武成為篇辭有垂拱天下治為受命
之符后喜皆班示天下稍留革命然畏人心不肯

附乃陰忍鷙害肆斬殺怖天下太后知威柄在已
因改國號周自稱聖神皇帝○太后雖春秋高善
自塗澤雖左右不悟其衷俄而二齒生下詔改元
為長壽○太后又自加號金輪聖神皇帝置七宝
于庭曰金輪宝白蒙宝女宝馬宝珠宝宝主兵臣宝
主藏臣宝率大朝會則陳之○武三思率蕃夷諸
酋及耆老請作天樞紀太后功德以黜唐興周制
可使納言姚璿護作大及神乃大袞銅鉄合冶之錄
張也署曰大周萬國頌德天樞置端門外其制若
柱無慮用銅鉄二百萬斤乃悉鏤群臣尊蕃名氏
其上至及改明堂為通天宮鑄九州鼎各位其方
列廷中○太后自見諸武王非天下意恐百歲後



為唐宗室躡籍及踐也即引諸武誓明堂告天地

為鉄券反區顧使藏史館神龍元年宗太后崩

互註后妃姆抱以見天綱給曰鬼天綱曰龍

瞳鳳頸極貴驗也若為女當作天子綱

韋庶人

中宗庶人韋氏嗣聖初天立為皇后初帝幽廢與

后約一朝見天日不相制至是與三思升御床博

戲帝從旁典籌不為忤○神龍三年宗禁中謬傳

有五色雲起后衣笥帝奮以示諸朝因大赦天下

太史迦葉志忠並書漢表上桑條歌二十篇言

后當受命曰昔高祖時天下歌桃李太宗時歌秦

陳破陣高宗歌堂堂天后歌武媚娘皇帝受命歌

英王石州后今受命歌桑條韋盖后妃之德專蠶

桑共宗廟事也乃賜志忠第一區由是墨敕斜封

出矣時帝后及太平安樂公主等周事於三年帝

親郊引后亞獻明年正月望夜帝與后微服過市

行狎觀覽縱宮女出游皆淫奔不還

上官昭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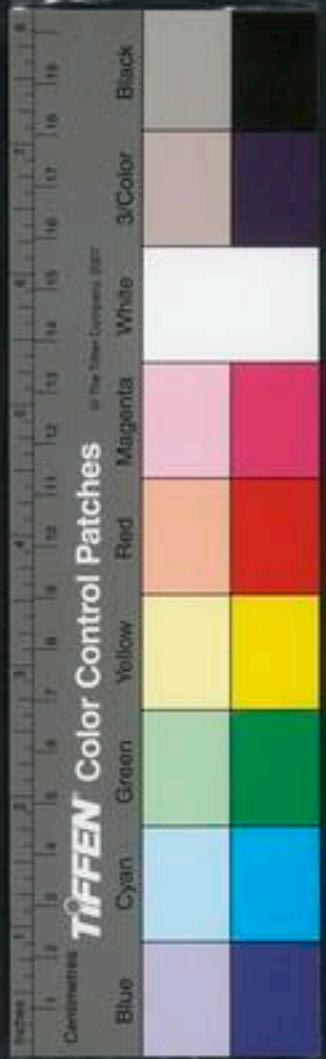
上官昭容名婉兒婉音兒始生與母配掖庭掖庭

召見有所制作者素構自通天以來內掌詔命揆

麗可現反扶舒嘗忤旨當誅后惜其才止黜而不

殺也聖烈在面然群臣奏議及天下事皆與之音與

帝即位大被信任進拜昭容○婉兒通武三思



故詔書推右武氏抑唐家節愍太子不平及舉兵
索婉兒會太子敗乃免詔太子重後中宗子
三年李多祚等舉兵
婉兒功帝後大書館增學士負引大臣名仗充選
數賜宴賦詩君臣賡和婉兒常代帝及后長寧安
樂二主衆篇並作而采麗益新又差第羣臣所賦
賜金爵故朝廷靡然成風當時屬辭者大抵雖浮
靡然所得皆有可觀婉兒力也○帝即婉兒居穿
沼築巖窮飾勝趣即引侍臣宴其所是時左右內
職皆聽出外不可止婉兒與近嬖至皆營外宅衰
人穢夫不表沙並反爭候門下肆狎昵因以求要職
典崔湜亂引知政事韋后之敗斬闕下○初
母鄭方妊依波及孕夢巨人昇大稱曰持此稱量天

下反稱焉

婉兒生踰月母戲之曰稱量者豈爾邪輒

啞然應

格反音鳥

後內秉機政符其夢云

之孫容儀

武皇后

玄宗貞順皇后武氏時王皇后廢故進冊惠妃其
禮秩比皇后妃乃專寵將遂立皇后御史潘好禮
上疏曰禮父母讐不共天春秋子不復讐不子也
陛下欲以武氏為后何以見天下士妃再從叔三
思也從父延秀也皆干紀亂常天下共疾夫惡木
垂蔭志士不息盜泉飛溢廡夫不飲匹夫匹婦尚
相擇况天子乎願慎選華族稱神祇之心今人間
咸言張說欲取立后功而復相今太子非惠妃所
生而妃有子若一儻宸極則儲位將不安古人所



以諫其漸也遂不果立

楊皇后

玄宗元獻皇后楊氏景雲初唐宗入宮為良媛千賴媛方娠升也及帝不自安密語侍讀張說曰用事者不欲吾多子柰何命說挾劑以入劑林帝於曲室自煑之夢若有介而戈者環鼎三而三煑盡覆以告說說曰天命也乃止生男是為肅宗帝即位為貴嬪

楊貴妃

玄宗

貴妃楊氏幼孤養叔父家始為壽王妃壽王妃宗子武惠生也開元二十四年武惠妃薨後廷無當帝意者或言妃姿質天挺宜充掖庭遂召內禁中號太真

太真得幸善歌舞邃曉音律遠音律且智美警穎

迎意輒悟帝大悅遂專房宴宮中號娘子儀體與

皇后等天寶初進冊貴妃三姊皆美劭稱遇及猶

帝呼為姨封韓虢秦三国為夫人伯反出入宮掖

掖宮中恩寵拜煇震天下妃嗜荔枝必欲生致之乃

置騎傳送走數千里味未變已至京師每十月帝

幸華清宮五色車騎皆從家別為隊隊一色俄五

家隊合爛若萬花川谷成錦繡虢國素與國忠仇

頗為人知不恥也每入謁並驅道中從監侍姆補

反女百餘騎炬密如晝靚粧盈里觀疾正反明也

不施帟障時人謂為雄狐○初安祿山有邊功帝

寵之詔與諸姨約為兄弟而祿山母事妃來朝必



寧錢結歡祿山反以誅國忠為名且指言妃及諸
嬖罪帝欲以皇太子撫軍因禪位諸楊大懼哭于
廷國忠八白妃妃銜塊請死反妃請帝意沮乃止
及西幸至馬嵬反陳玄禮等以天下計誅國忠
已死軍不解帝遣力士問故曰禍本尚在帝不得
已與妃訣引而去繼路祠下又一於賜反累尸以紫
茵瘞道側繼於謂反年三十八帝至自蜀道過其
所密遣中使者具棺槨他葬焉啓瘞故香囊猶在
中人以獻帝視之悽感流涕命工貌妃於別殿朝
夕往必為鯁歎上音希反
贊曰或稱武韋亂唐同一轍武持久韋亟滅何
哉議者謂否武后自高宗時挾天子威福脅制

四海雖逐嗣帝改國號然賞罰已出不假借群
臣僭於上而治於下故能終天年附亂而不亡
韋氏乘夫淫烝于朝斜封四出政令不一既鸞
殺帝引睿宗輔政權去手不自知戚地已踈人
心相挺玄宗籍其事以撼豪英故取若撥遺本
旋踵宗族夷丹執棄而事淺也然二后遺後
王戒顧不厚哉

張庶人

肅宗廢后庶人張氏肅宗為太子以后為良娣玄
宗西幸娣與太子從度渭民障道乞留復長安太
子不聽中人李輔國密啓娣又贊其謀遂定計杜
趣靈武時軍衛單寡夕次娣必寢前太子曰暮夜



可虞且捍賊非婦人事宜少戒對曰方多事若倉卒遂反妾自當之殿下可徐為計駐靈武產子三日起縫戰士衣以縫符客反太子敕止對曰今豈自養時邪○乾元初遂立為皇后詔內外命婦悉朝光順門后能牢寵稍稍豫政事與李輔國相助多以私謁撓權撓女高女巧女教二反援也其字從手親蠶苑中群命婦相禮儀物甚盛二年群臣上帝尊號后亦諷群臣尊已號翊聖帝問李揆固爭不可會月蝕帝以咎在後宮乃止又與輔國謀徙上皇西內端午日帝召見山人李唐帝方擁幼女顧唐曰我念之無怪也唐曰太上皇今日亦當念陛下帝泫然涕下及流而內制於后卒不敢謁西宮帝不

敢謁西宮帝不豫后自箴血寫佛書以示誠宝應九年帝大漸后與內官朱輝光等謀立越王係代宗已立群臣白帝請廢為庶人殺之

吳皇后

肅宗章敬皇后吳氏后幼入掖連肅宗在東宮李林甫陰構不測太子內憂鬢髮班禿玄宗見不悅因幸其宮顧廷宇不汛掃汛思香反樂器塵蠹左右無嬪侍帝愀然愀大變小詔選京兆良家子五人虞侍太子取掖遮衣冠子得三人而后在中因蒙幸忽寢殿反於不寤太子問之辭曰夢神降我介而劍決我脊以入殆不能堪燭至其文尚隱然生代宗為嫡皇孫生之三日帝臨澡之大喜向日視之曰



福過其父帝還盡留內樂宴具顧力士曰可與太子飲一日見三天子樂哉后性謙柔太子禮之甚渥年十八薨代宗即位追尊為皇后

王皇后

順宗莊憲皇后王氏生憲宗性仁順宮中化其德莫不柔雍憲宗內禪尊為太上皇后后謹畏深抑外家無毫絲假貸借他代反訓厲內職有古后妃風

郭皇后

憲宗懿安皇后郭氏汾陽王子儀之孫父曖於代反尚昇平公主實生后后生穆宗帝崩中人有為后謀稱制者后怒曰吾效武氏耶今太子雖幼尚可選重德為輔吾何與外事哉與穆宗立號太皇

太后室曆倉卒

穆宗室后王氏文宗時移室居太后

后乃召江王嗣

位是為文宗文宗性謹孝事后有禮凡羞果鮮珍及四方貢奉必先獻宗廟三宮而後御之武宗喜畋游他日問后起居從容請曰如何可為盛天子后曰諫臣章疏宜審覽度可用用之有不可以詢宰相母拒直言勿納偏言以忠良為腹心此盛天子也帝再拜還索諫章閱之徃徃道遊獵事自是遊幸稀

蕭皇后

穆宗貞獻皇后蕭氏生文宗文宗立上尊號曰皇

太后初太和中文懿安太后壽宗居興慶宮室

曆太后穆宗王居義安殿后居太內號三宮太后



帝每五日問安有司獻四時新物送三宮亦稱賜
帝曰上三宮何可稱賜遽索筆減賜為奉開成中
帝文正月望夜帝御成泰殿大燃燈作樂迎三宮太
后奉觴進壽禮如家人

韋皇后

穆宗宣懿皇后韋氏生武宗武宗立后已亡追冊
為皇太后帝下詔朕因誕日展禮于太皇太后謂
朕白天子之孝莫大於承續今穆宗皇帝虛合享
之位而宣懿太后宗生嗣君當以祔廟祔符過反
合食於先
祖由是奉后合食穆宗室

宋尚宮

尚宮宋若昭世以伎聞父廷芬數文反能辭章生五

女皆警慧善屬文廷芬男昭長若莘次若昭

若倫若憲若荀莘昭文尤高皆性素潔鄙薰澤觀

故觀疾邪反不願故人欲以學名家家亦不欲與

寒鄉凡裔為姻對聽其學若莘誨諸妹如嚴師著

女論語十篇大抵準論語以韋宣文君代孔子曹

大家等為顏冉推明婦道所宜若昭又為傳申釋

之○貞元中李抱貞表其才德宗召入禁中試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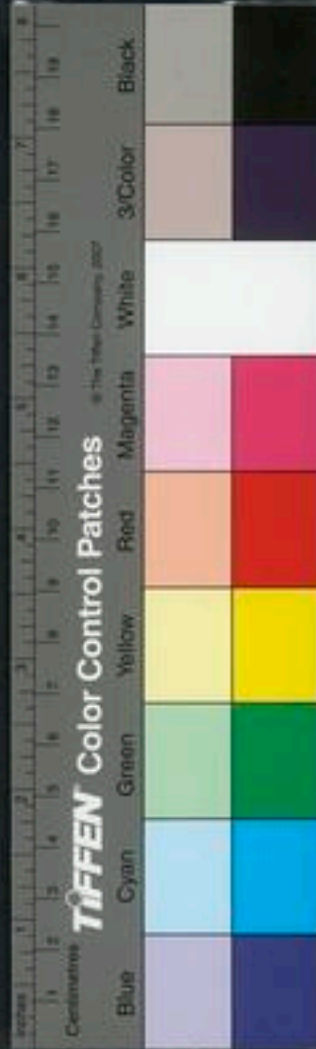
章并問經史大義帝咨美悉留宮中帝能詩每與

侍臣賡和五人者皆預凡進御未嘗不蒙賞又高

其風操不以妾侍命之呼學士○元和末憲若莘

卒自貞元七年祕禁番籍詔若莘摠領穆宗以若

昭尤通練拜尚宮嗣若莘所職歷憲穆敬三朝皆



呼先生后妃與諸王主率以師禮見室歷初卒若
憲代司祕書文宗尚學以若憲善屬辭粹論議尤
禮之

諸儒唐書詳節卷之七

諸儒唐書詳節卷之八

列傳

京兆慎獨齋新刊

太祖八子

廷伯

璋

真

世祖

璋

江夏郡王

璋

子

江夏郡王道宗字承範年十七從秦王討賊王謂

道宗曰賊怙衆欲戰怙徒古反爾計謂何對曰武

周席勝鋒未若當若堅壁以頓其銳須食盡氣老

可不戰禽也王曰而意與我合既而賊糧匱夜引

去追戰滅之○出為靈州總管時梁師都弟洛仁

連突厥兵數萬傅于壘道宗開城守伺隙出戰破

之封任城王正觀三年為大同道行軍總管助李



呼先生后妃與諸王主率以師禮見室歷初卒若
憲代司祕書文宗尚學以若憲善屬辭粹論議尤
禮之

諸儒唐書詳節卷之七

諸儒唐書詳節卷之八

列傳

京兆慎獨齋新刊

太祖八子

廷伯

璋

真

世祖

璋

江夏郡王

璋

子

江夏郡王道宗字承範年十七從秦王討賊王謂

道宗曰賊怙衆欲戰怙徒古反爾計謂何對曰武

周席勝鋒未若當若堅壁以頓其銳須食盡氣老

可不戰禽也王曰而意與我合既而賊糧匱夜引

去追戰滅之○出為靈州總管時梁師都弟洛仁

連突厥兵數萬傳于壘道宗開城守伺隙出戰破

之封任城王正觀三年為大同道行軍總管助李





靖破虜親執頡利可汗胡曰汗音寒可賜封六百

戶○久之坐賊貪乃免官削封戶以王就第○明

年拜晉州刺史遷禮部尚書侯君集破高昌還

國都交河城漢車師之頻怨望道宗言君集且為

戎首既而君集反帝笑曰如公素揣○已將討高

麗翻知反本道宗請以百騎往入賊地相易險度

營陣便處及還帝曰賁育之勇何以過乃詔與李

勳為前鋒濟遠拔蓋牟城會賊救至道宗曰賊遽

來其兵必疲我一鼓摧之固矣昔耿弇不以賊遺

君父吾為前軍當情道迎乘輿天子法駕六馬駕

突進賊營大破之帝至咨美道宗晚好學接士大

夫不倨于貴國初宗室唯道宗孝恭為最賢

互証當今名將雖不能大勝亦未嘗大敗萬辭

均義貫休戚効挺夷險嘉庸懿績簡在帝心

淮陽壯王道玄本祖子

淮陽壯王道玄性謹厚習技擊然進止都雅年十

五從秦王擊宋金剛於介州先登王壯之每赴敵

飛矢著身如蝟氣益厲東都平為洛州總管六世

孫漢

漢字南紀少事韓愈通古學屬辭雄蔚為人剛略

類愈愈愛重以子妻之擢進士第遷累左拾遺后武

無批元年置補敬宗後宮室舶賈獻沈香亭材薄

卷書 淮陽壯王道玄傳 三

射時嶺表未平乃分遣使者綏輯安慰其款附者
四十九州朝廷號令暢南海矣○未幾輔公柝反
柝音石寇壽陽詔孝恭為行軍元帥討之引兵趨九
江李靖李勣黃君漢皆稟節度將發大饗士栝水
變為血坐皆失色孝恭自如徐曰禍福無基唯所
召爾顧我不負於物無重諸君憂公柝禍惡貫盈
今仗威靈以問罪栝中血乃賊臣授首之祥乎盡
飲罷衆心為安遂破公柝生禽之江南平璽書褒
美進授東南道行金左僕射孝恭再破巨賊杜自
淮東包江度嶺而南盡統之欲以威重夸遠俗乃
築第石頭城陳序徽自衛或誣其反召還頗為憲
司錫詰既無狀赦為宗正卿貞觀初改王河間性

奢豪後房歌舞妓百餘然寬恕退讓無矜伐色太
宗用是親重之宗室莫比也嘗謂人曰吾所居頗
壯麗非吾心也當別營一區令粗足充事而已吾
歿後子也才易以守不才不為它人所利十四年
薨○始隋亡賊盜徧天下皆太宗身自討定謀臣
驍將並隸麾下無特將專勲者唯孝恭獨有方面
功以自見云子晦

互註正觀十四年配饗高祖廟見前義

貫休感效挺夷險嘉庸懿績簡在帝心長孫

晦乾封中為營州都督即柳城郡屬河北道後

治狀聞璽書勞賜檢校雍州長史摧擢姦伏無留



隱吏下畏之高宗將幸洛詔晦居守謂曰關中事
一以屬公然法令帝制不可以成政法令外苟可
以利人者行之毋須以聞故晦治有異績卒贈幽
州都督

漢陽郡王瓌孝恭

漢陽郡王瓌高祖使持節遺突厥頡利可汗言和
親事頡利始見瓌倨甚瓌開說示以厚幣乃大喜
改容加禮因遣使隨入獻名馬後復聘頡利謂其
下曰前瓌來悔不少屈之當使拜我瓌伺知之既
見頡利即長揖頡利怒留不遣瓌意象自若不為
屈虜知不可劫卒以禮遣還荊州都督政務清靜
嶺外酋豪數相攻瓌遣使諭威德皆如約不敢亂

後例為公長史馮長命者嘗為御史大夫素貴事
多專決瓌怒杖之坐免起為宜州刺史薨○子國
政剛鯁有吏才清白善用法世稱辨吏

膠東郡王道彥亮祖子

膠東郡王道彥幼孝謹武德五年同封者孝譽孝
同孝慈孝友孝節孝義皆為王於是唐始興務廣
支藩鎮天下故從昆弟子自勝衣以上皆爵郡王
○太宗即位舉屬籍問大臣曰盡王宗子於天下
可乎封德彝曰漢所封唯帝子若親昆弟其屬遠
非大功不王如周郇滕漢賈澤尚不得節士所以
別親疎也先朝一切封之爵命崇而力役多以天
下為私奉非所以示至公帝曰朕君天下以安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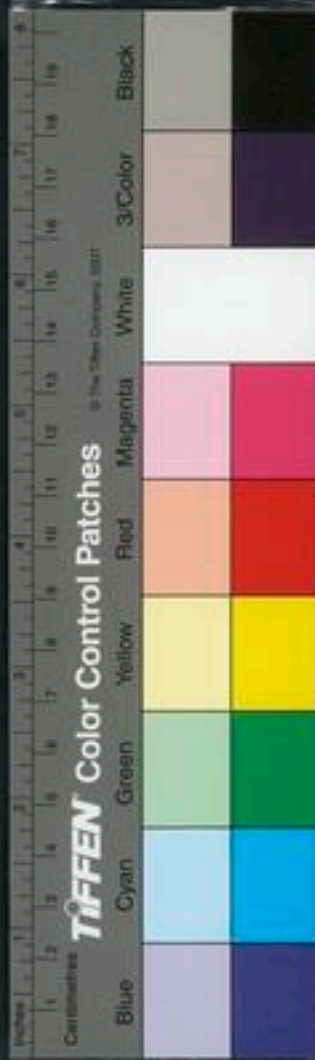


姓不容勞百姓以養已之親於是疏屬王者皆降
為公唯嘗有功者不降故道彥等並降封公○孝
節神道曾孫高反古少孤事母孝始為荊州長史
張柬之曰帝宗千里駒吾得其人累擢衛尉少卿
居母喪柴瘠訖除家人未嘗見言笑開元初竄為
汝州刺史政嚴簡有治稱昆弟繇東都候之輒羸
服而往州人無知者其清慎舉如此檢校太原以
北諸軍節度使太原俗為浮屠者死不葬以尸棄
郊飼鳥獸相及為至中厲條禁遂革其風二十一
年以工部尚書持節使吐蕃還以奉使有指再遷
吏部尚書美風儀以莊重稱當時有宰相望累為太
子少傅○齊物神通子李徐字道用性苛察少恩

人生齊物

字道用性苛察少恩

喜發人私然潔廉自喜吏無敢欺者忿陝尉裴冕
械而折愧之及冕當國除齊物太子賓客世善冕
能損怨○子復字初陽衛伯玉才之表江陵令得
士心改容州刺史先是西原亂吏獲反者沒為奴
婢長役之復至使訪親戚一皆原縱在容三年人
賴以安轉嶺南節度使時安南經略使高正平張
應緒卒其佐李元度胡懷義等因阻兵費州縣肆
為姦賊復至誘懷義杖死流元度南裔肅然教民
作陶瓦鑄諭魯皓收瓊州置都督府以綏定
其人貞元十年總鄭滑節度使李融卒軍亂以復
代融節度復下令墾營田以廩其軍而賦不及民
眾悅復更方鎮而在祿治然頗嗜財為世所讒



世祖四子

澄生子博又洪

高祖奉慈

龐西恭王博義

龐西恭王博義高宗時擢累禮部尚書驕侈不循法度妓妾數百曳羅紈甘梁肉放於舞樂以自娛其弟奉慈亦荒縱皆為帝所鄙嘗曰吾仇人有善且用之况親戚乎王等昵小人昵女與反專為不軌軌屬法制及不先王墳典不聞學何以為善哉各賜市書絹二百匹以愧切之然不自克也奉慈七世孫戡戡若舍字定臣幼孤好學大寒撥薪自炙夜無然膏默念所記年三十明六經舉進士就禮部試吏唱名乃入戡恥之明日徑返江東隱陽羨里陽羨民有鬪爭不決不之官而詣戡以辨凡論著數

百篇常惠元和有元白詩多纖艷不逞而世競重之乃集詩人之類夫古者斷為唐詩以說正其失云

贊曰景元子孫

高祖之祖曰太祖追諡元皇帝太祖入

四子世也當草昧之初乘運而奮方高祖攘除四

方所以宣力皆顯顯為世豪英至河間之功江夏之略可謂宗室標的者也始唐興疏屬畢王至太宗稍稍降封時天下已定帝與名臣蕭瑀等喟然講封建事欲與三代比隆而魏徵李百藥皆謂不然徵意以唐承大亂民人彫喪始復生業遽起而瓜分之故有五不可之說百藥稱帝王自有命曆祚之長短不緣封建又舉春秋



二百四十二年之禍極於哀平桓靈而詆曹元首陸士衡之言以為繆悠而顏師古師議建諸侯當少其力與州縣雜治以相維持然天子由是罷不復議至名佞刘秩目武氏之秋則建論以為設爵無土署官不職非古之道故權移外家宗廟絕而更存存之之理在取順而難逆絕之之原在單弱而無所憚至謂郡縣可以小寧不可以久安大抵與曹陸相上下而杜佑柳宗元深探其本捫古驗今而反覆焉佑之言曰夫為人置君欲其蕃息則在郡縣然而主祚常促為君置人不病其寡則在建國然而主祚常永故曰建國利一宗列郡利百姓且立法未有不

故者聖人在度其患之長短而為之建國之制初若磐石然故則鼎峙力爭陵遲而後已故為患也長列郡之制始則天下一軌故則世崩俱潰然而戡定者易為功故為患也短又謂三王以來未見郡縣之利非不為也後世諸佞因泥古疆為之說非也宗元曰封建非聖人意然而歷堯舜三王莫能去之非不欲去之勢不可也秦破六國列都會置守宰捫天下之國攝制四海此其得也二世而亡有由矣暴刑威竭人力天下相合劫令殺守圍視而並起時則有叛民無叛吏漢矯秦枉剖海內立宗子功臣數十年間奔禽扶傷不給時則有叛國無叛郡唐興制



州縣而桀黠時起失不在州而在於兵時則有
叛將無叛州以為篤而革之垂二百年不在諸
侯明矣又言湯之興諸侯故者三千資以勝夏
武王之興會者八百資以滅商徇之為安故仍
以為俗是湯武之不得已也不得已非公之大
也私其力於已也秦革之者其為制公之大者
也其情私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云觀諸
侯之言誠然然建侯置守如質文迭救亦不可
一槩責也救土崩之難莫如建諸侯削尾大之
勢莫如置守宰唐有鎮帥古諸侯比也故王者
視所救為之勿及於敵則善矣若乃百藥推天
命佑言郡縣利百姓而主朕促乃臆論也

高祖二十二子

建成

太宗

元霸

元吉

元懿

元軌

元嘉

元慶

元裕

隱太子建成

實皇

元鳳

元慶

元裕

元懿

元軌

元嘉

元慶

元裕

隱太子建成資簡弛不治常檢荒色嗜酒

子建成素驕不恤士雖甚暑晝夜馳獵眾不堪其

勞亡者過半王珪魏徵以帝初興建成不知謀而

秦王數平劇寇功冠天下英豪故之陰許立為皇

太子勢危甚會劉黑闥亂河北珪等進曰殿下特

以嫡長居東宮非有功德為人所稱道今黑闥

叛殘孽眾不盈萬利兵鏖之盡於刀反唾手可決

唐書

隱太子建成傳

九



請往討因結山東英俊心自封殖建成遂請行討
之禽黑陶○帝晚多內寵建成與元吉通謀內結
妃御以自固帝謂秦王曰吾起晉陽平天下皆爾
力將定東宮爾丞讓故成而美志又太子立多歷
年吾重棄之觀而兄弟終不相下同在京師愈闕
且深爾還洛陽行臺自陝以東悉主之連天下旌
旗如梁孝王故事王泣曰非所願也不可遠滕下
帝曰陸賈漢臣也猶遽過諸子況我天下主東西
兩宮思汝即往何所悲耶王將行建成等謀曰秦
王得土地甲兵必為患留之京師一匹夫耳因密
使人說帝言秦王左右皆山東人聞還洛皆洒然
喜觀其意不復來矣事果寢俄而突厥寇邊太子

薦元吉北討欲因其兵作亂建成元吉乘馬至玄
武門秦王先至元吉引弓欲射不能殺者三秦王
射建成即死元吉中矢走尉遲敬德追殺之○蕭
瑀陳叔達曰臣聞內外無限父子不親失而弗斷
反蒙其亂建成元吉自草昧以來未始與謀既立
又無功德貳相濟為蕭牆憂秦王功蓋天下內
外故心立為太子付軍國大務陛下釋重負矣帝
曰此吾志也乃召秦王至尉撫之曰朕絕有授杼
之感王崇曰史記人其母曾參同姓名者授人成
行三母遂投秦王號泣不能止建成死年三十八

巢刺王元吉

寶皇后生

巢刺王元吉猜鷲好兵也鷲音至反殺居邊久益驕



侈喜鷹狗出常載置罔三十車置罔曰我寧三日不食不可一日不獵

韓王元嘉

韓王元嘉少好學藏書至萬卷皆以古文參定同異與弟灵夔友愛燕見終日如布衣禮閨門修整當世稱之

霍王元軌

霍王元軌始王蜀後徙吳多材藝高祖愛之太宗嘗問群臣曰朕子弟孰賢魏徵曰臣愚不盡知其能唯吳王數與臣言未嘗不自失帝曰朕亦器之然卿以為前代孰比對曰經學文雅漢河間東平也至孝行曾閔不能過帝由是遇益厚○嘗從獵

遇群丞帝使射之答不虛發若若丞為盡帝撫

其背曰爾藝過人顧今無所施方天下未定得若

豈不用乎○貞觀七年為壽州刺史高祖崩去官

毀瘠甚服除遂菜食布衣終身至忌日輒累晝不

食○十年徙王歷絳徐定三州刺史實封至千戶

所至閉閣讀書以吏事委長史司馬謙慎未嘗與

物忤反五故○數引見處士劉玄平為布衣交或問

王所長玄平曰人有短所以見長若王無所不備

吾何以稱之○突厥寇定州元軌令開城門偃旗

幟或志反虜疑不敢入夜遁州人李嘉運

潛結賊詔窮誅支黨元軌以寇近且強人心危但

殺嘉運餘無所詰因自劾帝喜曰朕固悔之非王

嘉運



之明幾失定州矣○元軌每朝敷上疏陳得失多
所裨正帝尊重之有大事常密驛咨逮帝崩與侍
中劉齊賢同知山陵事元軌淹練故事齊賢嘆曰
是非吾等及已趙王敗生密通謀

舒王元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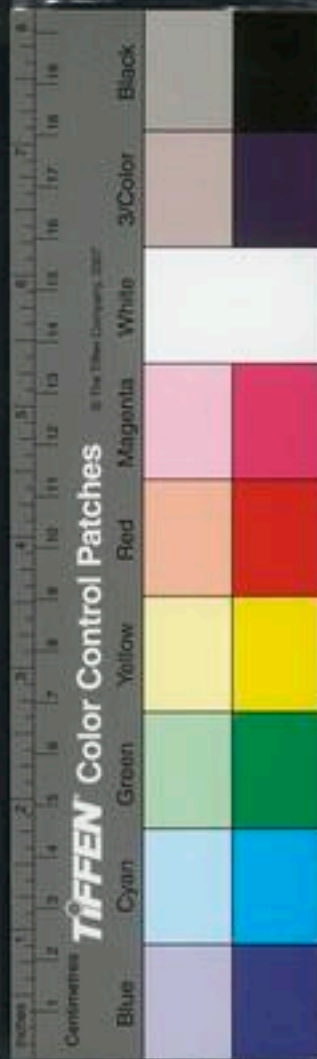
舒王元名矜嚴疏財未嘗問家人生業歷五州刺
史子豫章王賈治江州有美政高宗以元名善訓
子手詔褒美又欲授元名大州辭曰臣忝屬籍豈
以州郡為仕進資耶治石州二十年數游山林有
高蹈意○垂拱中徙鄭州境接東畿諸王貴戚
為刺史者縱家人暴百姓至一革之為治廉威進
加司空

江安王元祥

江安王元祥四為州刺史性庸濇所至營財產無
厭時滕蔣勳三王皆貪暴故時語曰寧向儂崖振
白不事江滕蔣勳

滕王元嬰

滕王元嬰為金州刺史驕縱失度在太宗喪集官
屬燕飲歌舞狎昵廝養上音斯巡省部內從民
借狗求置所過為害以丸彈人覘其走避則樂城
門夜開不復有節高宗以書切責之曰朕以王室
至親不忍致于法令署下上考異媿王心久之遷
洪州都督帝嘗賜諸王綵五百以元嬰及蔣王貪
黷但下書曰滕叔蔣弟不須賜給麻二車助為錢



撫異母弟祗以友稱當襲封固讓祗中宗嘉其意
持封嗣江王開元時徙信安郡王累為州刺史治
嚴辨遷朔方節度使初吐蕃掘石堡城音必老及堡障數
盜塞詔禕與河西隴右議攻取既到此詠日進師
或謂城險賊必固守不如持重伺賊勢禕曰人臣
之節豈憚險不進乎必眾寡不敵者吾以死縉之
於是分兵追賊路督諸將倍道進遂拔之自是河
隴諸軍游奕拓地至千里玄宗喜更號其城曰振
武軍禕功多執政害之賞不讐為當時所恨治家
嚴教子有法度故恒嶧峴皆顯恒性質厚歷宦有
美名乾元元年持節都統江淮節度宣慰觀察使
都統之號自恒始

濮恭王泰

濮恭王泰字惠褒始王冝都後改王魏帝以泰好
士善屬文帝詔即府置文學館得自引學士司馬
蘇勗勸泰延賓客著書如古賢王泰乃奏拱括地
志於是士有文學者多與而貴游子弟更相因藉
門若市然泰悟其過欲速成乃分道計州繙緝統
錄凡五百五十篇歷四碁成詔藏祕閣所賜萬段
泰月廩過皇子遠甚褚遂良諫曰聖人尊嫡卑庶
謂之儲君儲陳如故用物不會與王共之王皇古
反大計也周禮曰有成月有要歲有庶子不得為
比所以塞嫌萌杜秋源先王制法本諸人情知有
國家者必有嫡庶庶子雖愛不得過嫡子如當親



者疏當尊者卑則私恩害公惑志亂國今魏王廩料過東宮議者以為非是今魏王新出閣且當示以節儉勉以文學就成德器此所謂聖人之教不肅而成也帝常持奏表語左右曰秦文辭可喜豈非才士我心念秦無已時但為社稷計遣居外使兩相完也二十一年進王濬

越王貞

武后時中宗廢居房陵貞與韓王元嘉等反子冲謀殺反正兵敗死

越王貞善騎射涉文史有吏幹為宗室材王始貞臨水自鑿不見其首未樂及禍

紀王慎

紀王慎貞觀中遷襄州刺史以治當最曰上天子重書勞勉人為立石頌德慎少好學善星步與越

王齊名當世號紀越女東光縣主時妃主多恃貴以奢豫相矜主獨儉素姊弟誚曰人生富貴在得志獨勤苦欲何求答曰我幼好禮今行之不違非得志謂何且自古賢妃淑女以恭遜著名驕縱敗德况榮寵貴盛倘來物也可恃以陵人乎及王死免喪絕膏沐者二十年

臯

曹王明子諱

字子蘭事母以孝聞後為温

州長史俄授州事州大飢發官廩數十萬石賑餓者僚吏叩連請先以聞臯曰人日不再食且死何俟命後發我苟殺我而活衆其利大矣既貸乃自劾優詔開許就進少府監時殿中侍御史李鈞與其弟鏐官既遂不肯還鄉母窮不自給臯行縣見



諸儒唐書詳節卷之八

之歎曰八則孝出則悌有餘力則學若二子者可
與事君子哉舉劾之並錮死○建中元年進拜湖
南觀察使凡戰大小三十二未嘗敗師所過不敢
伐桑東踐禾稼貞元初吳少誠擅祭故徒阜鎮山
南東道軍練兵峙糧市回鶻馬以益戰騎歲時大
畋以教士少誠畏之○阜性勤儉能知人疾苦參
聽微隱盡得吏下短長其賞罰必信卒年六十阜
嘗自創意為欹器以髮木髮木通作髮反上出五觚髮木通作髮反
髮木通作髮反下銳圓為孟形所容二豆少則水弱多則彊中
則水器力均雖動搖乃不覆云髮木通作髮反



諸儒唐書詳節卷之九

列傳

高宗八子

弘忠

賢孝

中宗

睿宗

燕王忠



睿宗

睿宗

燕王忠字正本王皇后無子后舅柳奭說后以忠

母徽立之必親已后然之請於帝遂立為皇太子

后廢武后子弘甫三歲許敬宗希后旨建言國有

正嫡太子宜同漢劉彊故事帝曰立嫡若何對曰

正本則萬事治太子國本也帝曰忠固自讓敬宗

曰能為太伯不亦善乎於是降封梁王

許王素節

方羈非

即誦書日千言

唐書

燕王忠傳

一



師事徐齊聘卒勉自彊帝愛之○乾封初高宗詔素節病無入朝而宗不病乃著忠孝論自明儀鳳三年高宗死○子瑒初封嗣澤王降為郢國公初張九齡撰龍池頌刊石與慶宮宗子以為不稱盛德更命瑒為頌蓮花萼樓北天寶初宗元復拜宗正卿性友弟聰敏宗子有一善無不薦延故宗室在首聞者多瑒所啓

孝敬皇帝弘

孝敬皇帝弘顯慶元年立為皇太子受春秋左氏於郭瑜及羊至楚世子商臣弑其君喟然廢卷曰聖人垂訓何書此邪瑜曰孔子作春秋善惡必書褒善以勸貶惡以誠故商臣之罪雖千載猶不得

減弘曰然所不忍聞願讀他書瑜拜曰里名勝母曾子不入殿下齊孝天資黜凶悖之迹不存視聽臣聞安上治民莫善於禮請改受禮太子曰善○四年又命許敬宗揚思儉即文思殿擿采古今文章號摘山玉彩凡五百篇書奏帝賜物三萬段餘臣賜有差總章元年高宗釋采國學請贈顏回為太子少師曾參太子少保制可○帝幸東都詔監國時關中饑弘視廡下兵食有榆皮蓬宗者悄然命家令寺給米又請以同州汝苑分餒貧民帝嘗語侍臣洪仁厚寶禮大臣未嘗有過而后將騁志弘奏請數拂旨上元二年薨謚為孝敬皇帝

章懷太子賢



章懷太子賢字明允容止端重少為帝愛甫數歲
讀書一覽輒不忘至論語賢賢易色一再誦之帝
問故對曰性柔愛此帝語李世勣解其夙敏○上
元元年立為皇太子俄詔監國賢於慶決尤明審
朝廷稱焉○賢又招集諸儒張大安等共注范曄
後漢書書奏帝優賜段物數萬時明崇儼為盜所
殺后疑出賢謀遣人發太子陰事乃廢為庶人殺
中宗四子重潤 重福 重俊 重壽

懿德太子重潤

懿德太子重潤高宗立為皇太孫開府置官屬帝
問王方慶對曰禮有嫡子無嫡孫漢魏太子在子
但封王晉立愍懷太子為皇太孫齊立文惠子為

皇太孫皆居東宮今有太子又立太孫於古無有
帝曰自我作古若何對曰禮君子抱孫不抱子孫
可以為王父尸者昭穆同也又董仲舒曰子為孫下
肇建皇孫本反千億之慶或譖重潤后怒杖殺之
重潤秀容儀以孝愛稱誅不緣罪人皆流涕

睿宗六子

讓皇帝憲

讓皇帝憲武后以睿宗為皇帝故憲立為皇太子
睿宗將建東宮以憲嫡長又嘗為太子而楚王有
大功始王 始王 始王 始王故久不定憲辭曰儲副天下公
器時平則先嫡國亂則先功重社稷也使付授非
宜海內失望臣以死請因涕泣因讓時大臣亦言



楚王有定社稷功不宜更議帝嘉憲讓遂許之以
憲為雍州牧○初帝五子列第東都積善坊號五
王子宅及賜第上都隆慶坊亦號五王宅玄宗為
太子嘗製大衾長枕將與諸王共之（睿宗）知喜甚
及先天後繕畫以隆慶舊邸為與慶宮而賜憲及
薛王第於勝業坊環列宮側天子於宮西南置樓
其西署曰花萼相輝之樓南曰勤政務本之樓帝
時時登之聞諸王作樂必亟召升樓與同榻坐
世相
林也或託幸第賦詩燕嬉賜金帛侑歡及也
世
謂天子友悌古無有者帝於救睦蓋天性然雖譏
邪亂其間而卒無以搖時有鵠鷄千數集麟德殿
廷樹翔棲浹日次中鳩及十日左清道率府長史魏

光乘作頌以為天子友悌之祥帝喜亦為作頌○
憲尤謹畏未嘗干政而與人交帝益信重嘗以書
賜憲等曰魏文帝詩西山一何高高高殊無極上
有兩仙童不飲亦不食賜我一丸藥光曜有五色
服之四五日身輕生羽翼朕每言服藥而求羽翼
寧如兄第天生之羽翼乎陳思王之才足以經國
絕其朝謁卒使憂死魏祚未終司馬氏棄之豈神
丸效邪虞舜至聖捨象傲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
章百姓今數千載天下攸善焉此朕廢寢忘食所
慕歎也頃日餘暇選仙錄得神方云餌之必壽今
持此藥願與兄弟共之偕至長齡永永無極也○
號年六十三帝失聲號慟左右皆泣下帝以憲宗



奉天皇帝

太子瑛

太子瑛開元三年立為皇太子七年詔太子諸王
 八國學行齒胄禮太常擇日謁孔子太子獻詔褚
 無量執經羣臣學官諸生以次賜帛○帝種麥苑
 中瑛諸王侍登帝曰是將薦宗廟故親之亦欲若
 等知稼穡之難因分賜侍臣曰春秋書無麥禾古
 所甚重此詔使者閔田訃所對不以稟故朕自蒔
 以觀其成云○初瑛母以倡進鄂光二王母以色
 選及武惠妃寵幸傾後宮生壽王愛與諸子絕等
 而太子二王以母失職頰怏怏不於亮反也惠妃女
 壻楊洄搗妃皆伺太子短詳為醜語惠妃訴于帝

且泣帝大怒召宰相議廢之張九齡諫曰太子諸王
 日受聖訓天下共慶陛下享國久子孫蕃衍奈何一
 日棄三子昔晉獻公惑嬖姬之綏申生憂死國乃大
 亂漢武帝信江充巫蠱音禍及太子京師喋血湯上徒
 晉惠帝有賢子賈后譏之乃至喪止隋文帝聽后
 言廢太子勇遂失天下今太子無過二王賢父子
 之道天性也雖有失尚當掩之惟陛下裁赦帝默
 然太子得不廢俄而九齡罷李林甫專國遂遇害

肅宗十四子

承天皇帝俊

承天皇帝俊又俊始王建寧英毅有才略善騎射
 祿山亂典親兵扈車駕度渭戶底音百姓遮道留太

唐書

太子瑛傳

六



子太子使喻曰至尊播遷吾可以違左右乎僕曰
逆胡亂常四海崩分不因人情畜與復雖欲從上
入蜀而散關以東非國家有夫大孝莫若安社稷
殿下嘗募豪傑越河西收牧馬今防邊屯士不下
十萬而光弼子儀全軍在河朔與謀與復策之上
者廣平王亦贊之於是議定太子北過渭兵仗濫
惡士氣崩沮日數十戰僕以驍騎數百從反馳也
每接戰常身先血殷袂不告也太子或過時未食
僕輒滷泔不自勝三軍皆屬目○太子即位詔僕
典親軍以李輔國為府司馬時張良娣有寵與輔
國交構欲以動皇嗣者僕忠奪數為帝言之由是
為良娣輔國所譖妄曰僕恨不總兵鬻鬻有異志

帝惑偏語賜僕死○明年廣平王收二京使李泌
獻捷泌與帝雅素從容語僕事泌曰爾時臣在河
西知其詳廣平於兄弟篤睦至今言建寧則嗚咽
不自已陛下此言得之護口耳陛下嘗聞黃臺瓜
乎高宗有八子天后所生者四人睿宗最幼長曰
弘為太子仁明孝友后方圖臨朝鳴殺之而立次
子賢賢日憂惕每侍上不敢有言乃作樂章使工
歌之欲以感悟上及后其辭曰種瓜黃臺下瓜熟
子唯難一摘使瓜好再摘令瓜稀三摘尚云可四
摘抱蔓故而賢終為后所斥死黔中陛下今一摘
矣慎無再帝愕然曰公安得是言是時廣平有大
功亦為后所構故泌因對及之廣平遂安大曆三



年代有詔以僕當艱難時首定大謀排衆議於中
與有功乃進謚承天皇帝

代宗二十子 德宗 德宗十一子 順宗

順宗二十七子 憲宗 憲宗二十子 穆宗

惠昭太子寧

惠昭太子寧帝即位進王郅於是國嗣未立李絳
等建言聖人以天下為大器知一人不可獨化四
海不可無本故建太子以自副然後人心定宗祏
安有國不易之常道陛下受命四年而冢子未建
王崇曰家也故是開窺覲之端乖慎重之義非
太宰亦謂之家宰所以承列聖示萬世帝曰善以寧為皇太子

穆宗五子 敬宗 敬宗五子

文宗二子 永 宗儉

莊恪太子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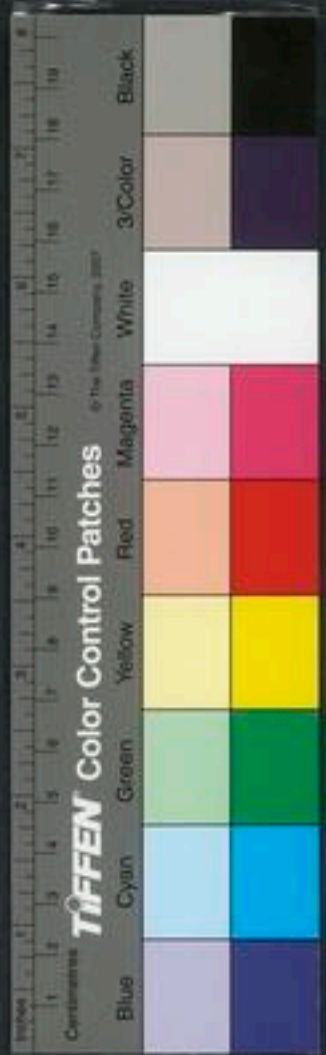
莊恪太子永太和六年立為皇太子帝承寶曆荒
怠身勤儉率天下謂晉王生謹敏欲引為嗣會蚤
夭故久不議東宮事及太子立天下屬心焉太子
稍事慈豫不能壹循法帝議庶之羣臣曰太子春
秋盛雖有過尚可改且天下本不可輕動帝意稍
釋

武宗五子 宣宗十一子 懿宗

懿宗八子 僖宗 僖宗二子

昭宗十七子 裕 裕

唐自中葉宗室子孫多在京師幼者或不
唐書 莊恪太子永傳 八



出閣雖以國王之宗與匹夫不異故無赫赫過
惡亦不能為王室軒輊音致傳言居前不能令輕
運極不還與唐俱殫然則曆數長短自有底止
彼漢七國晉八王不得其效愈速禍云七國及

八王自
諸公主

高祖十九女

平陽昭公主

平陽昭公主下嫁柴紹初高祖兵與主與紹發家
贊反中修招南山凶命得數百人以應帝遠近咸附
勒兵七萬威振國中帝渡河紹以數百騎並南山
來迎主引精兵萬人與秦王會渭北紹及主對置

幕府分定京師號娘子軍帝即位以功給資不涯
武德六年薨葬加前後部羽葆天物說反拜葆蓋
鼓吹反尺偽大路麾幢虎賁音官奉名甲卒班劍太常議
婦人葬古無鼓吹帝不從曰鼓吹軍樂也往者主
身執金鼓參佐命于古有邪宜用之

太宗二十一女

襄城公主

魏卒更
嫁姜簡

襄城公主下嫁蕭銳性孝睦動循矩法帝數諸公
主視為師式有司告營別茅辭曰婦事姑舅如父
母異宮則空省闕止葺故第門列雙戟而已前七
長樂公主

長樂公主下嫁長孫冲帝以長孫皇后所生故較



有司裝費視長公主而倍之魏徵曰昔漢明帝封諸王曰朕子安得同先帝子乎然則長公主者尊公主矣制有等差渠可越也帝以語后后曰嘗聞陛下厚禮徵而未知也今聞其言乃納主於義社稷臣也妾於陛下夫婦之重有所言猶候顏色况臣下情備禮殊而敢犯嚴顏陳忠言哉願許之與天下為公帝大悅因請齋帛四百匹錢四十萬即徵家賜之

城陽公主

城陽公主下嫁杜荷坐太子承乾事誅又嫁薛瓘初主之婚帝使卜之繇曰二火皆食始同榮末同戚請晝昏則吉馬周諫曰朝謁以朝思相戒也講習以晝思相成也燕飲以晝思相歡也婚合以夜思相親也故上下有成内外有親動息有時吉凶有儀今先亂其始不可為也夫卜所以決疑若黷禮慢先聖人所不用乃止

高宗三女

太平公主

太平公主則天皇后所生后愛之傾諸女嫁武承嗣會承嗣小疾罷婚后殺武攸暨妻以配主主方額廣順多陰謀后常謂類我而主內與謀外檢畏終后世無他嘗此反韋后上官昭容用事自以謀出主下遠甚憚之主亦自以軋而可勝故益橫於是推進天下士謂儒者多窶狹厚謝之以動大



命帝知至意乃許之

玄宗二十九女

萬安公主

萬安公主天寶時為道士開元新制長公主封戶二千帝妹戶千率以三丁為限皇子王戶二千主半之左右以為薄帝曰百姓租賦非我有士出萬死賞不過束帛女何功而享多戶邪使知儉嗇亦可乎於是公主所稟殆不給車服

代宗十八女

齊國昭懿公主

齊國昭懿公主下嫁郭曖代大曆末代襄內民訴淫水為磔壅反磔五對不得溉田京兆尹黎幹以

請詔撤磔以水與民時主及曖家皆有磔而留帝曰吾為蒼生若可為諸戚唱即日毀由是齊者八十所

順宗十一女

漢陽公主

漢陽公主下嫁郭縱代永貞元年與諸公主皆進戚近爭為奢謂事主獨以儉常用鐵簪畫壁記田租所入文宗尤惡世流侈因主入問曰姑所服何年法也今之弊何代而然對曰妾自貞元時辭宮所服皆當時賜未嘗敢變元和後數用兵悉出禁箴織麗物賞戰士由是散於人間內外相矜恣以成風若陛下示所好于下誰敢不變帝悅詔宮



人視主衣製廣狹徧諭諸主且教京兆尹禁切浮靡主嘗誨諸女曰先姑有言吾與若皆帝子驕盈貴侈可戒不可恃

宣宗十一女

萬壽公主

萬壽公主下嫁鄭顥

胡老

主帝所愛前此下詔先

王制禮貴賤共之萬壽公主奉舅姑宜從士人法

舊制車輿以繅金鈿飾

知錄

主每進見帝必諄勉

儉率天下宜自近始易以銅主每進見帝必諄勉

篤誨曰無鄙夫家無忤時事又曰太平安樂之禍

不可不戒故諸主祇畏爭為可喜事帝遂詔夫婦

教化之端其公主縣主有子而寡不得復嫁

贊曰婦人內夫家雖天姬之貴史官猶外而不

詳又僖昭之亂典策埃滅故諸帝公主降日薨

年粗得其槩亾者闕而不書

諸儒唐書詳節卷之九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十

列傳

李密

李密字玄邃隴西成紀人雄遠多策略散家貲養
容禮賢不愛藉以蔭為東宮千牛備身額銳角方
瞳子黑白明澈煬帝見之謂宇文述曰左仗下黑
色小兒為誰曰蒲山公李寬子密帝曰此兒顧眄
不常無八衛他日述諭密曰君世素貴當以才學
顯何事三衛間執密大喜謝病去感厲讀書聞包
愷在緱山觀古侯反河南往從之以蒲鞮乘牛明
并挂漢書一帙角上行且讀揚素適見于道按轡
躡其後曰何書生勤如此密識素下拜問所讀曰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十

列傳

李密

李密字玄邃隴西成紀人雄遠多策略散家貲養
容禮賢不愛籍以蔭為東宮千牛備身額銳角方
瞳子黑白明澈煬帝見之謂宇文述曰左仗下黑
色小兒為誰曰蒲山公李寬子密帝曰此兒顧眄
不常無八衛他日述諭密曰君世素貴當以才學
顯何事三衛間執密大喜謝病去感厲讀書聞包
愷在緱山觀古侯反河南有故縣往從之以蒲韉乘牛明
并挂漢書一帙角上行且讀楊素適見于道按轡
躡其後曰何書生勤如此密識素下拜問所讀曰



頌羽傳因與語奇之傲謂子玄感曰吾觀密識度
非若等輩玄感遂傾心結納○大業九年隋玄
感舉兵黎陽遣人入關迎密密至謀曰今天子遠
在遼左去幽州尚千里南限鉅海北阻強胡號令
所通惟榆林一道甬若鼓而入吉州直扼其喉
高麗抗其前我乘其後不旬月齋糧竭舉麾召之
衆可盡取然後傳檄而南天下定矣上許也關中
四塞之地役留守衛文昇易人耳若徑行勿留直
保長安據函嶺東制諸夏是乃隋亡襟帶我勢萬
全中許也若因近趣便先取東都頓兵堅守城下
不可以勝負決下許也玄感曰公之下許乃吾上
策今百官家屬皆在洛當先取之以搖其心且經

城不拔何以示武密許不行玄感至東都所戰必
克自謂功在旦暮會李子雄得罪奪玄感勸舉大
號玄感問密密曰公雖屢勝而郡縣未有應者東
都尚強救兵踵來公當率精甲身定關中奈何丞
自帝玄感笑而止○及隋軍至玄感留攻三日不
能拔引去密竄行入關為邏所獲通密謂衆
曰吾等至行且薙醢反密謂衆
今尚可以計脫遂夜亡去之淮陽歲饑削木皮
以食麥姓名為劉智遠教授諸生自給鬱鬱不得
志哀吟泣下人有告太守趙佗者佗捕之復亡去
○時東郡賊翟讓聚黨萬人密以策干讓曰今主
昏於上人怨於下銳兵盡之遼海和親絕於突厥



南巡流連空棄關輔即漢也此宗劉項挺與之會
足下資豪傑士馬精勇拍罪誅暴為天下先楊氏
不足亡也讓由是加禮遣說諸賊至輒下因為讓
詐曰今廩無見糧難以持久卒遇賊其亡無時不
如取蒙陽休兵館穀待士逸馬肥乃可與人爭利
讓聽之遂破金隄開徇蒙陽諸縣皆下十三年讓
分兵與密別為牙帳牙帳王蒙口突厥帳立號蒲山
公○密持軍嚴雖盛夏號令士皆若負霜雪然戰
得金寶盡散之繇是人為用復說讓曰今羣豪競
與公宜先天下攘除羣凶寧常剽奪草間求活哉
若直取與洛倉發粟以賑窮乏百萬之衆一朝可
附霸王之業成矣二月密以千人出陽城北踰方

山自羅口發與洛倉據之開倉賑食衆繼屬至數
十萬居兩讓等乃推密為主建號魏公鞏南設壇
場即位刑牲歃血改元永平大赦以讓為司徒城
洛口○四月隋虎牢將裴仁基以所部啟密以仁
基為上柱國與讓率兵二萬襲回洛倉守之入都
城掠居人火天津橋密令幕用移撤州縣列煬帝
十罪天下震動護軍柴孝和說密曰秦地阻山帶
河項背之凶漢得之王今公以仁基歸回洛翟讓
保洛口公束鎧可亥日倍道趨長安百姓誰不郊
迎是征而不戰也衆附兵強然後東向拍揮豪傑
天下靡靡無事矣今遲之恐為人先密曰僕懷此
久顧我部皆山東人今未下洛安肯與我偕西且



諸將皆羣盜不相統一敗則掃地矣遂止○高祖起師太原密自謂主盟遣將軍張仁則致書于帝請以步騎會河內帝覽書笑曰密陸梁不可折簡致之古以竹簡為書吾方定京師未能東略若不與是生一隋密適為吾守戍臯拒東都兵使不得西更遣粟將莫如密吾寧推順使驕其志我得留撫關中大事濟矣令溫大雅作報書厚禮尊讓密大喜示其下曰唐公見推顧天下無可慮者遂專事隋○自是小大六十餘戰翟讓部將王儒信憚密威望勸讓收密權密聞陰圖讓殺之并殺儒信密既殺翟讓心稍驕不郵士戰勝無所賜與人心始難民食回洛倉者給授無檢至負取不勝委

於道踐縣狼扈密喜自謂足食司倉賈潤甫諫曰人國本食人天令百姓饑捐暴骨道路公雖受命然賴人之天以固國本而粟取不節教庾之歲有時而凋蓋時也又粟竭人散胡仰而成功不聽○武德元年高祖世克悉眾決戰先以騎數百度河裴仁基曰世克悉勁兵來東都必虛請選二萬向洛世克必自拔彼我整軍徐還兵法所謂彼故我出彼出我故以疲之也密眩於衆不能用仁基擊地歎曰公後必悔遂出兵陣世克陰索額密者使縛之既兩軍接埃霧蹶塞世克督衆疾戰使索額密者過陣謀曰獲密矣士皆呼萬歲密軍亂遂潰時王伯當屯河陽密輕騎故之謂曰幸不相棄當唐書李密傳



共做開中諸君必富貴及入關兵尚二萬高祖使
迎勞寇蓋相望密大喜謂其徒曰吾所舉雖不能
而思結百姓山東連城數百以吾故當盡做國功
不減竇融豈不以台司處我及至拜光祿卿封邢
國公殊怨望高祖詔密以本兵就黎陽招撫故部
曲經略東都馳駟東至稠桑驛有詔復召密密大
懼謀叛盛彥師斬之年三十七

贊曰或稱密似項羽非也羽與五年霸天下密
連兵數十百戰不能取東都始玄感亂密首勸
取關中及自立亦不能就而西宜其亡也然禮
賢得士乃田橫徒歟賢陳涉遠矣噫使密不為
叛其才雄亦不可容於時云

王世充

王世充字行滿射聲卷髮忌刻深阻涉書傳喜兵

法通龜策推步大業初為民部侍郎煬帝數

南幸世充善伺帝顏色以媚帝帝愛昵之

拜江東通守兼知宮監事世充觀隋政方亂乃陰

結豪傑揚玄感反兵十餘萬世充以偏將募江都

萬人頻擊破之每捷必做功於下虜獲盡推與士

卒故人爭為效由是功最多煬帝以世充有將帥

略復委捕諸盜所向輒定○李密破化及

還屯金墉勦兵良馬多死世充欲擊之恐士心

未一乃謀以鬼動衆令張永通言夢人謂已曰我

周公能以兵助討密世充下皆楚人信妖遂請戰



密衆大潰○於是世充自為太尉尚書令以尚書
省為府置官屬乃設三榜於府外其一求文學堪
濟世務者其一武幹絕衆摧鋒陷陣者其一能治
冤抑不申者繇是上書陳事日數百皆慰勞省接
雖吏卒必飾辭誘納而世充素詭妄不能讎其語
士大夫遂貳○武德二年高祖矯詔封鄭王授九
錫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四月矯詔策禪位世
充戎服入宮更衣冕即正殿僭位建元開明國號
鄭六月鸞殺侗以絕衆望七月高祖詔秦王率兵
攻之敗世充於慈澗城發府庫資將士以世充敗
長安高祖數其罪世充曰詐臣罪不容誅但秦王
許臣以不死乃赦為庶人與其族徙于蜀將行為

獨孤修德所殺世充篡凡三年滅

竇建德

竇建德貝州人世為農材力絕人必重然許喜俠
節鄉人喪親貧無以葬建德方耕聞之太息遽解
牛與給喪事鄉黨異之○隋大業七年募兵伐遠
東建德補隊長會山東羣盜起乃謀曰往歲西征
十不一返今創夷未平又重發兵人情危駭曷以
搖動丈夫不死當建功于世渠為亡命虜乎○十
三年自立為長樂王十四年更號夏王建元丁丑
署官屬分治郡縣河間丞王琮聞煬帝遇弒琮率
吏發喪乘城大臨建德遣使入吊琮率屬素服而
縛軍門建德親釋徽纒莫北反昔索名三或言河
唐書 竇建德傳 六



間久拒守多殺士今力窮而下建德曰琮誼士也
吾方旌推以勵事君者乃授琮瀛州刺史○武德
四年高祖五月建德自板渚出為陣秦王登虎牢城
周得土地名其地曰虎牢關後虎牢關望其軍乃率吏大
奈纒麾幟志反馳出賊陣後建德軍顧而驚
遂大潰建德竄牛口谷車騎將軍揚武威獲之傳
而西斬長安市初其軍譎曰豆入牛口勢不得久
至是果敗

贊曰煬帝失德天醜其為生人顛辜羣盜乘之
如蝟毛而奮蚩尤其劇者若李密因黎
陽蕭銑始江陵建德連河北王世充舉東都皆
磨牙搗毒以相噬螫行毒其間亦假仁義禮

賢才因之擅王隋帝所謂盜亦有道者本夫孽
氣腥焰所以亾隋觸唐明德折北不反禍極凶
殫乃就殲夷殲子也宜哉

薛舉 子仁果

薛舉蘭州金城人容貌魁岸武敢善射殖產鉅萬
好結納邊豪為長雄隋大業末與子仁果起兵因
郡縣官發粟以賑貧乏自號西秦霸王建元秦兵
十三年偕帝號于蘭州以仁果為太子未幾死仁
果代立○仁果多力善射騎軍中號萬人敵性賊
悍多殺人舉每戒曰汝材略足辦事而傷於虐終
覆吾宗秦王率諸將復壁高塘之亦仁果糧乏挑
戰不許率偽官屬降王受之以仁果斂京師及首



黨數十人皆斬之舉父子盜隴西五年滅

李軌

李軌字處則涼州人略知書有智辯家以財雄邊好賙人急鄉黨稱之○大業中與曹瑋等共舉兵曹瑋曰我聞識書李氏當王今軌賢非天啓乎遂共降拜以聽命自起至亾凡三年

蕭銑

蕭銑及思後梁宣帝曾孫也煬帝以外戚擢為羅川令大業十三年鄭文秀等謀反且推董景瑜為主景瑜曰吾素微雖假名號衆不厭羅川令故梁裔也寬仁大度有武皇遺風且吾聞帝王之與必有符命隋寇帶悉號起梁蕭氏中與衆也今推之

以應天順人不亦可乎乃遣人告銑銑即報景瑜

書曰我先君昔事隋職貢無齊乃貪我土宇滅我

宗祊下曰反前我是以痛心疾首思刷厥恥括所

也今天誘乃衷公等降心將大復梁緒微福于先

帝吾敢不糾厲士衆以從公哉即募兵數千揚言

誅盜不五日遠近爭附衆數萬乃趨巴陵景瑜遣

徐德基率強姓數百迎謁於是築壇城南柴上帝

自稱梁王義寧二年隋煬帝偕稱皇帝署百官一

用梁故事武德元年徙都江陵四年高祖詔孝恭

與李靖率巴蜀兵圍銑大破之靖直逼其都諸軍

門降銑至高祖讓之對曰隋失其鹿英雄競逐銑

無天命故為陛下禽帝怒其不屈詔斬都市自僭



至滅凡五年

賈曰銑故梁子孫起文吏掩東南而有之荆楚好亂氣俗然也觀銑武雖不足文有餘矣大抵盜仁義說世亂俗者聖人所以必誅若銑力因許彈以好言自釋於下王莽曰銑謂其下曰天可克也係虜在廷抗辭不屈偽

辯易窮卒以殊死高祖聖矣哉
范祖禹曰蕭銑因隋亂保據荆楚欲復其祖宗之業雖偕大號非唐之叛臣也以百姓之故不忍固守而降完府庫奉圖籍而故之唐然則唐初割據之主銑最無罪高祖誅之淫刑甚矣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十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十一

列傳 諸臣

劉文靜

劉文靜字肇仁世居京兆涇陽有器略側也

大業末為晉陽令與晉陽宮監裴寂善寂夜見邏

堞傳烽叱曰實曰邏即在此反洗兵堞堞反城上

天下方亂吾將安舍文靜笑曰如君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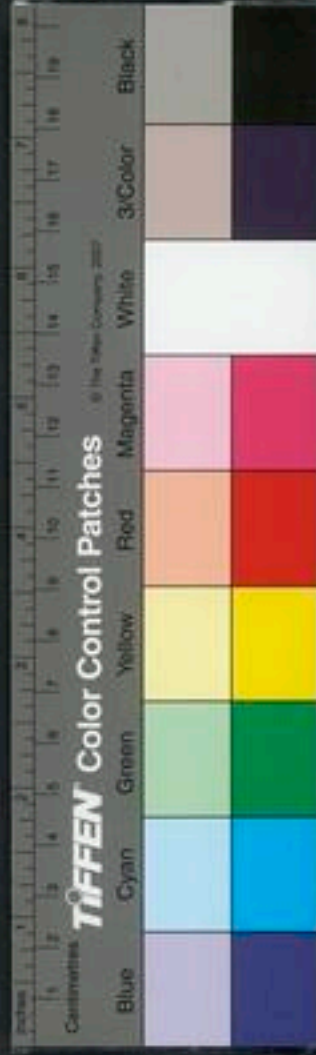
豪英所資也吾二人者可終羈賤乎高祖為唐公

鎮太原文靜察有大志深自結既又見秦王謂寂

曰唐公子非常人也密達神武漢高祖魏太祖之

徒歟殆天啓之也寂未謂然文靜俄坐李密姻屬

繫獄秦王顧他無可與計者私入視之文靜挑言



至滅凡五年

賈曰銑故梁子孫起文吏掩東南而有之荆楚好亂氣俗然也觀銑武雖不足文有餘矣大抵盜仁義說世亂俗者聖人所以必誅若銑力因許彈以好言自釋於下王莽曰銑謂其下曰天不降梁子特窮而下係虜在廷抗辭不屈偽

辯易窮卒以殊死高祖聖矣哉

范祖禹曰蕭銑因隋亂保據荆楚欲復其祖宗之業雖偕大號非唐之叛臣也以百姓之故不忍固守而降完府庫奉圖籍而故之唐然則唐初割據之主銑最無罪高祖誅之淫刑甚矣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十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十一

列傳 諸臣

劉文靜

劉文靜字肇仁世居京兆涇陽有器略側他

大業末為晉陽令與晉陽宮監裴寂善寂夜見邏

堞傳烽叱曰實曰邏即在此反洗裴寂有警擊大

豪英所資也吾二人者可終羈賤乎高祖為唐公

鎮太原文靜察有大志深自結既又見秦王謂寂

曰唐公子非常人也密達神武漢高祖魏太祖之

徒歟殆天啓之也寂未謂然文靜俄坐李密姻屬

繫獄秦王顧他無可與計者私入視之文靜挑言

繫獄秦王顧他無可與計者私入視之文靜挑言



曰喪亂方剗反以非湯武高光不能定王曰安知
無其人哉今過此非兒女子媼相憂者子媼反世
道將革直欲共大計試為我言之文靜曰上南幸
兵填河洛盜賊蜂結上結大謀反大連州縣小阻山
澤以萬數須真主取而用之誠能授夫會機奮機
大呼本機則反則海內不足定也今汾晉避盜者
皆在文靜素知其豪傑一朝號召則十萬眾可得
也加公府兵數萬一下令誰不願從鼓而入關以
震天下王業成矣王笑曰君言正與我合乃陰部
署賓客將發恐唐公不從文靜謀因裴寂開說遂
得進議及突厥敗高君雅兵唐公被劾王遣文靜
寂共說曰公據嫌疑之地勢不畜全今部將敗方

以罪見收事急矣尚不為計乎晉陽士健馬彊宮
庫饒豐大事可舉也唐公私可會得釋而止文靜
謂寂曰公聞先發制人後發制於人乎唐公名載
圖識聞天下尚可帖帖以待禍哉帖他及又魯
寂曰公為監以宮人侍容公死何憾奈何累唐公
寂懼乃勸起兵會王威高君雅猜貳反上倉才文靜
與劉政會為急變詣留守告二人反候唐公與威
君雅視事文靜曰有密牒告反者公驚曰誰有是
乎讀已語威曰人告公等信乎君雅諾曰反加若
也切反人欲殺我耳文靜叱左右執之由是舉兵
唐公乃開大將軍府以文靜為司馬文靜請與突
厥連和唐公從之遣文靜使始畢可汗突厥
唐書 劉文靜傳 二



始畢曰唐公兵何事而起文靜曰先帝廢冢嗣先
大帝帝以授後主故大亂唐公國近歲懼毀王室起
兵黜不當立者願與突厥共定京師金幣子女盡
以餽可汗始畢大喜即遣二千騎隨文靜至又獻
馬千匹公喜曰非君何以致之○尋拒屈突通於
潼關與其將桑顯和若闕死者數千文靜度顯和
軍急以奇兵從後掩之顯和敗績○唐公踐天子
位推納言時多引貴臣共相文靜諫曰今幸土莫
不臣而延見羣下言尚稱名帝坐嚴尊屈與臣子
均席此王導所謂太陽俯同萬物者也帝曰我雖
應天受命宿昔之好何敢忘公其無嫌○文靜自
以材能過裴寂遠甚又屢有軍功而寂獨用故舊

思居其上意不平每論政多戾駁遂有隙嘗與弟
文起飲酣有怨言拔刀擊柱曰當斬寂文靜妾失
愛告其兄上變遂下吏帝遣裴寂蒲瑀訊狀對曰
昔在大將軍府司馬與長史略等今寂以僕射居
甲第寵賚不貲臣官爵等衆人家無贏誠不能無
少望帝曰文靜此言反明甚李綱蒲瑀明其不反
秦王亦以文靜首決非常詐事戍乃告寂今任遇
弗等故怨望非敢反宜賜全宥帝素疏忌之寂又
言文靜多權詭而性猜險忿不顧難醜言惟節已
暴驗今天下未靖恐為後憂帝殺之文靜臨刑撫
膺曰高鳥盡良弓藏果不妄

裴寂



裴寂字玄真蒲州桑泉人偉容貌涉知書傳家貧
徒步走京師過華山祠祈神自卜夜夢老人謂曰
君年踰四十當貴○大業中為晉陽宮副監唐公
雅與厚及留守太原契分愈密至酒通晝夜○
秦王與劉文静方建大計未敢白公以寂最善太
宗以情告之許諾寂嘗以宮人侍唐公恐事發誅
間飲酣乃白秦王將舉兵狀因言今盜徧天下城
闕外即戰場雖徇小節猶不脫死若舉義師不特
免禍且就大功唐公然所許兵起至河東屈突通
未下而三輔豪傑多啟者唐公欲先取京師恐通
倚其後備簡舉也猶豫未決寂說曰今通據蒲關
未下而西我腹背反敵敗之符也不若破通而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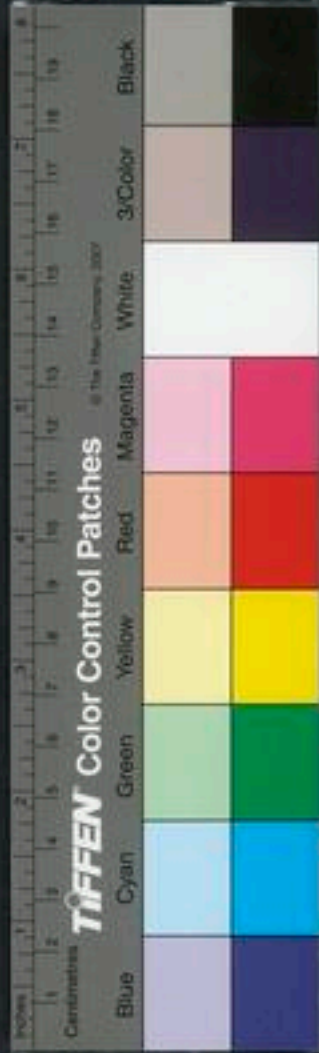
趨京師秦王曰不然兵尚權權利於速今乘機度
河以奪其心且關中群盜處處屯結疑力相扶易
以招懷撫而有之衆附兵強何向不克通自守賊
耳庸能患我一失其機勝負未可計也唐公兩從
之留兵圍蒲而遣秦王入關長安平賜寂田千頃
甲第一區遷大丞相府長史進魏國公隋帝禪位
唐公即位曰使我至此者公也拜尚書右僕射賜
服玩不貲子斯反貨財也詔尚食日給御膳視
朝必引與同坐入閣則延卧內言無不從呼為裴
監不名也貴震當世帝每巡幸必委以居守麟州
刺史韋雲起告寂反按訊無狀帝謂曰朕有天下
公推轂成之也容有貳執所以訊吏欲使天下人



信公不反耳詔三貴妃齋王食寶器宴其家經宿去○帝嘗從容夸語曰前王多與細微間關行陣而後成功我家隴西舊埃世姻姬帝室一呼唱義不三月而有天下公復華胄職宦光顯非劉季亭長蕭曹刀筆吏比也我與公無媿焉四年改鑄錢賜一鑪得自鑄遷左僕射○帝置酒含章殿歡甚寂頓首曰始陛下發太原約天下已定許上印綬今四海晏安願賜骸骨故田里帝泣下曰未也要當相與老耳公為宗臣我為太上皇遺遠晚歲不亦善乎○貞觀初太宗親郊命寂與長孫無忌升金輅寂辭帝曰公有佐命勲無忌宣力王室非二人誰可參乘者遂同載故○浮屠法雅坐妖言辭

連寂坐免官削封邑半故郡寂請留京師帝讓曰公勲不稱位徒以恩澤居第一武德之政間或弛紊職公為之今故掃墳墓尚何辭寂遂故未幾汾陰狂男子謂寂奴曰公有天分監奴白寂寂惶懼不敢聞遣監奴殺所言者奴盜封邑錢百萬寂捕急遂上變帝怒曰寂有死罪四為三公與妖人游一也既免官乃恚稱國家之兵皆其所謀二也匿妖人言不奏三也專殺以滅口四也我戮之非無辭議者多請貸乃放靜州會山羌反或言劫寂為主既而寂率家僮破賊帝念寂功詔入朝會卒年六十贈相州刺史工部尚書河東郡公

許世緒



許世緒并州人隋鷹揚府司馬知隋將亡請唐公
曰天輔德人與能乘機不發後必蹈悔隋政不綱
天下搖亂公姓名已著謠錄今擊五郡之兵據四
戰之衝苟無奇計禍不反踵若收取英俊為天下
倡帝王業也公奇之兵起授右一府司馬累除蔡
州刺史真定郡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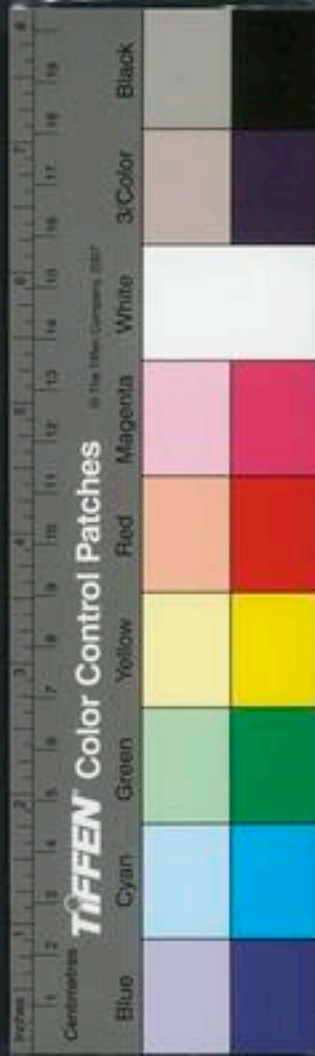
贊曰應龍之翔雲霧瀚然而從雲音蒙震風
薄怒萬空不約而號物有自然相動耳觀二子
非有踔越之資踔音教當高祖受命赫然利見於
世故能或翼或從尸天之功文靜教履軍臨陣
以才自進而寂專用事昵顯外者易乘遁者難
疏故文靜先被躁望誅寂後坐妖言斥誠異夫

蕭何曹參云

屈突通

屈通勿反屈突音視姓

屈突通其先蓋昌黎徒何人後家長安任隋為虎
賁郎將文帝命覆隴西牧簿得隱馬二萬匹帝怒
收太僕卿慕容悉達監牧官吏千五百人監音市將
悉殊死通曰人命至重死不復生陛下以至仁育
四海豈容以畜產一日而戮千五百士帝叱之通
進頓首曰臣願身就戮以挺衆死帝寤曰朕不明
乃至是今當免悉達等旌爾善言遂皆以減論○
擢左武衛將軍益官勁正有犯法者雖親無所回
縱其笏蓋為長安令亦以方嚴顯時為語曰寧食
三斗艾不見屈突蓋寧食三斗葱不逢屈突通○



秦隴盜起授關內討捕大使安定人劉迦論反古也
反擊衆十餘萬據雕陰通發關中兵擊之初不與戰
軍中意其怯通陽言旋師而潛入上郡賊未之覺
引而南去通七十里舍分兵徇地通候其無備夜
簡精甲襲破之斬迦論并首級萬餘新工案口秦法
一級築京觀於上郡南山時觀七其上謂之
觀京觀如關高五也虜老弱數萬口後隋政益亂盜賊
多士無鬪志諸將多覆通每向必持重雖不大克
亦不敗負高祖起代王遣通守河東戰久不下高
祖留兵圍之遂濟河破其將桑顯和於飲馬泉通
大懼或說之降曰吾蒙國厚恩事二主安可逃難
獨有死報爾每自摩其頸曰要當為國家受人一

刀其訓勉士卒必流涕故力雖窮而人尚為之感
奮俄聞京師平家盡沒乃留桑顯和保潼關率兵
將如洛既行而顯和來降文靜遣竇琮段志玄精
騎追及於稠桑通結陣拒之琮縱其子壽往諭使
降通大呼曰昔與汝父子今則讎也命左右射之
顯和呼其衆曰京師陷諸君皆家關西何為復東
衆皆捨兵通知不免遂下馬東南向再拜號哭曰
臣力屈兵敗不負陛下遂被擒送長安帝勞曰何
相見晚耶泣曰通不能盡人臣之節故至此為本
朝羞帝曰忠臣也釋之授兵部尚書蔣國公○為
秦王行軍元帥長史從平薛仁果時賊琮用山積
諸將爭得之通獨無所取帝聞曰清以奉國名定



不虛○判陝東道從討王世充時通二子在洛帝
曰今以東略屬公如二子何通曰臣老矣不足當
重任然疇昔陛下釋俘累加恩禮以蒙更生是時
口與心誓以死許國今日之行正當先驅二兒死
自其分終不以私害義帝太息曰烈士徇節吾今
見之貞觀初卒年七十二贈尚書左僕射謚曰忠
後詔配享太宗廟廷○二子壽詮壽襲爵太宗幸
洛思通忠節故諡以少子拜果毅都尉賜粟帛卹
其家初桂州都督李洪節亦以清慎顯既歿其家
賣珠太宗疑洪節竊欲追坐舉者魏徵曰陛下
過矣且今號清白死不變者屬突通張道源通三
子來調共一馬道源子不能自存審其清者不加

卹疑其濁者罪所舉亦好善不篤矣帝置不問

尉遲敬德

尉遲

尉遲敬德名恭以字行朔州善陽人為劉武周偏

將武德二年與尋相舉地降尉遲引為右府

統軍從擊王世充會尋相叛諸將疑敬德且亂囚

之屈突通殷開山曰敬德慄敢今執之猜貳已結

猜會才不即殺後悔無及也王曰不然敬德必叛

寧肯後尋相耶釋之引見卧内曰大丈夫以氣相

許小嫌不足置宵中我終不以讒害良士因賜之

金曰必欲去以為汝資○是日獵榆窠會世充自

將兵數萬來戰單雄信者賊驍將也騎直趨王敬

德躍馬大呼橫刺雄信墜乃翼王出率兵還戰大



敗之禽其將陳智略獲排稍兵六千新王顧
曰此衆人意公必叛我獨保無他何相報速耶○
時世克兄子琬使於建德乘隋帝廐馬鎧甲華整
出八軍中以夸衆王望見問誰可取者敬德請與
高龍生梁建方三騎馳往禽琬引其馬以故賊不
敢動○從討劉黑闥賊以奇兵襲李勣王勒兵掩
其後俄而賊衆四面合敬德率壯士馳入賊王乘
陣亂乃得出○隱太子嘗以書招之贈金一車
水一册辭曰敬德起幽賤會天下喪亂久陷逆地秦
王宗生之方以身徇思今於殿下無功其敢當賜
若私許則懷二心徇利棄忠殿下亦焉用之哉太
子怒而止敬德以聞王曰公之心如山嶽然雖積

金至斗豈能移之然恐非自安計其後巢隱詐日
急敬德與長孫無忌入白曰大王不先決社稷危
矣王曰我惟同氣所未忍伺其發而後以義討之
如何敬德曰人情畏死衆以死奉王此天授也天
與不取反得其咎大王即不聽請從此不能交
手蒙戮無忌曰王不從敬德言敬德亦非王有今
敗矣王曰寡人之謀未可全棄公更圖之敬德曰
處事有疑非智臨難不決非勇王今自計如何勇
士八百人悉入宮控弦被甲矣尚何辭後又與侯
君集等懇勸進詐乃定隱太子死敬德領騎七
十趨玄武門王馬逸墜林下元吉將柙弓窮王敬
德馳叱之元吉走遂射殺之官府兵屯玄武門戰



不解敬德持二首示之乃去時帝泛舟海池王命
敬德往侍不解甲趨行在帝驚曰今日之亂為誰
爾來何邪對曰秦王以太子齊王作亂舉兵誅之
恐陛下不安遣臣宿衛帝意悅於是南衙北門兵
與府兵尚雜聞敬德請帝手詔諸軍聽秦王節度
內外始定王為皇太子授左衛率時坐隱巢者百
餘家將盡殺入之敬德曰為惡者二人今已誅若
又窮反黨非取安之道由是普原論功為第一封
吳國公○突厥入寇授涇州道行軍總管虜至涇
陽輕騎與戰敗之敬德所得財必散之士卒然婦
直實曰下頗以功自負又廷貨大臣得失與宰
相不平出為襄州都督累遷同州刺史○嘗侍宴

慶善宮有班其上者敬德曰爾何功坐我上任城
王道宗解諭之敬德勃然擊道宗目幾眈太宗不
懌罷召讓曰朕觀漢史嘗恠高祖時功臣少全者
今視卿所為乃知韓彭夷戮非高祖過國之大事
惟賞與罰橫思不可救得勉自備飭悔可及乎敬
德頓首謝後改封鄂國公○帝將討高麗敬德上
言乘輿至遼太子次定州兩京空虛恐有玄感之
變夷緬小國不足枉萬乘願委之將臣以時摧滅
帝不納師還復致仕卒高宗冊贈司徒謚曰忠武
○敬德晚節謝賓客不與通飭觀沼奏清商樂自
奉養甚厚○其戰善避稍及世每單騎入賊羣刺
之不能傷又能奪取賊稍還刺之帝嘗問奪稍與



避猶孰難對曰奪猶難試與齊王戲小選王三失
稍遂大愧服

(互註)世襲刺史義賁休戚效挺夷險嘉庸懿
績簡在帝心傳圖形凌煙閣

張公謹

張公謹字弘慎魏州繁水人為王世充洺州長史
挈城啟天子授檢校鄒州別駕遷累右武侯長史
未知名李勣討遲敬德數啓秦王乃引入府王將
討隱巢亂使卜人占之公謹自外至投龜於地曰
凡卜以定猶豫張上除於及獲居山中問人聲決
無發木無人乃下謂不火也嫌疑今事無疑何卜之為卜而不吉其可已乎王
曰善○(貞觀)初為代州都督置屯田以省餽運教

言時政得失太宗多所采納○後副李靖經略突
厥條可取狀於帝曰頡利王昏於上可取一也象
叛於下可取二也兵挫將敗可取三也粟糧乏絕
可取四也頡利踈突厥親諸胡胡性翻覆大軍臨
之內必生變可取五也華人在北者甚衆比聞屯
粟保據山險王師之出常有應者可取六也帝然
所謀及破定襄敗頡利重詔慰勞封鄒國公○改
襄州都督以惠政聞卒帝將出次笑之有司養日
在辰不可帝曰君臣猶父子也情感於內安有所
避遂哭之

秦瓊

秦瓊字叔寶以字顯齊州歷城人始為隋將來護



兒帳內母喪護兒遣使吊之吏恠曰士卒死喪將軍未有所問今獨吊叔寶何也護兒曰是子才而武志節完整豈久處卑賤耶○後故王世充署龍驤大將軍與程璣金訐曰即魏王世充撥亂主也於是來降高祖俾事秦王王尤獎禮拜馬軍總管戰美良川破尉遲敬德功多帝賜以黃金瓶勞曰卿不卹妻子而來救我且又立功使朕肉可食當割以啖爾正統秦王右三統軍走宋金剛於介休從討世充建德黑闥三盜未嘗不身先鋒鏖陣前無堅對積賜金帛以千萬計封冀國公每敵有驍將銳士震曜出入以夸衆者秦王輒命叔寶往取之躍馬挺槍刺

於萬衆中莫不如志以是頗自負○後稍移疾嘗曰吾少長戎馬間歷二百餘戰數重創出血且數斛安得不病乎卒贈徐州都督陪葬昭陵太宗詔有司琢石為人馬立墓前以旌戰功貞觀十三年改封胡國公○後四年詔趙國公無忌河間王孝恭萊國公如晦鄭國公徵梁國公玄齡鄂國公敬德衛國公靖宋國公瑀襄國公志元夔國公弘基蔣國公通鄭國公開山韓王燕國公紹邳國公亮陳國公君集鄭國公公謹盧國公知節永興郡公世南渝國公政會營國公儉英國公勳并叔寶並圖形凌煙閣高宗永徽六年遣使致祭名臣圖形凌煙閣者凡七人徵士廡瑀志玄弘基世南叔寶



皆終始著名者也

唐儉

唐儉字茂系并州晉陽人英邁少繩檢然事親以孝聞見隋政寢亂陰說秦王建大詐高祖嘗召訪之儉曰公日角龍廷姓協圖識係天下望久矣若外嘯豪傑北招戎狄右收燕趙濟河而南以據秦雍湯武之業也高祖曰湯武之事豈可羨然喪亂方剌反以并私嘗圖存公欲拯溺者吾方為公思之武德初永安王孝基為劉武周所虜儉亦見擒俄而武周敗止入突厥儉封府庫籍甲兵以待秦王帝嘉儉身幽辱而不忘朝廷復舊官仍為天策長史莒國公○貞觀初使突厥還太宗謂儉曰卿觀

頡利可取乎對曰銜國威令庶有成功四年馳傳

往誘使倣款

傳乘及傳以本為之長尺五言符共上以為信號傳者將而疾行也

頡利許之兵懈弛李靖因襲破之儉脫身還○從

獵洛陽苑羣豕突出于林帝射四發輒殪四豕一

豕躍及鐙豕豕儉授馬搏之帝拔劍斫豕顧笑

曰天策長史不見上將擊賊耶何懼之甚對曰漢

祖以馬上得之不以馬上治之陛下神武定四海

豈復快心于一豕帝為罷獵○儉居官不事事與

賓客縱酒為樂坐小法貶光祿大夫顯慶初卒

年七十八謚曰襄裔孫次

互註有辭善和解人酒杯流行發言可喜事

朕二十年未嘗一言國家事長孫圖形凌



煙閣秦樓

唐次

次字文編建中初宗及進士第竇參數薦之改禮部員外郎參貶出為開州刺史積十年不遷次身在遠久抑不得申以為古忠臣賢士罹讒毀被放至殺身君且不悟者因采獲其事為辨謗略三篇上之帝益怒曰是乃以古昏王方我改夔州刺史憲宗立召還授知制誥憲宗雅惡朋比傾陷者嘗覽辨謗略善之謂學士沈傳師曰凡君人者宜所觀者然次編未盡卿可廣其書傳師乃與令狐楚杜元穎論次起周訖隋增為十篇更號元和辨謗略

段志玄

段志玄齊州臨淄人姿質偉岸以栗果栗為秦王所識從討王世充深入馬跌跌為賊禽兩騎夾持其髻將度洛志玄怒騰而上二人者俱墮於是奪其馬馳啟尾騎數百不敢近破竇建德平東都○文德皇后之葬與宇文士及勸兵衛章武門太宗夜遣使至二將軍所士及披戶內使志玄拒曰軍門不夜開使者示手詔志玄曰夜不能辨不納比曙帝歎曰真將軍周亞夫何以加封褒國公卒謚曰壯肅三世孫文昌

段文昌

文昌字墨卿任義節不為齷齪小行裴胄採古今



禮要為書數從文昌質判所疑李吉甫才之擢左
補闕憲宗數欲親用頗為韋貫之苛詆偃蹇不得
進貫之罷引為翰林學士○穆宗即位屢召入思
政殿顧問率至夕乃出俄拜中書侍郎未踰年自
表還政授劍南西川節度使文昌索諳蜀利病大
抵治寬靜間以威斷不常任也羣蠻震服長慶二
年宗黔中蠻叛文昌使一介開曉蠻即引還彭澤
蠻大酋蹠祿來請立石刊誓脩貢獻○文宗立徙
帥荆南州或旱禱必雨及物或久雨遇出游
必霽民為語曰旱不苦禱而雨雨不愁公出游南
詔襲南安帝以文昌得蠻夷心詔使下檄慰責即
日解而去太和九年卒墓在荊州歲時享祀薦以

音樂歌舞習禮者譏其非○子成式博學強記著
酉陽書教十篇

贊曰屈突通盡節於隋而為唐忠臣何哉惟其
一心故事兩君而無嫌也敬德之來太宗以赤
心付之桑蔭不徙而大功立君臣相遇古人謂
之千載顧不諒哉投機之會間不容縫水可
此公謹所以抵龜而決也德也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十一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十二

列傳

劉弘基

劉弘基雍州池陽人大業末陰事高祖從攻下西
河宋老生敗弘基斬其首下馮翊為渭北道大使
西徇扶風南度渭次長安故城振隊金光門隋將
衛文昇來拒弘基逆擊擒甲士千餘馬數百時諸
軍尚未至弘基最先勝高祖悅賜馬二十匹京師
平功第一授右驍衛大將軍○討薛舉戰淺水原
八總管軍皆沒唯弘基一軍戰力矢盡為賊拘帝
以臨難不屈優護其家仁果平乃克故官之如初
○劉武周犯太原弘基復陷賊俄自拔故從秦王

唐書

劉弘基傳

一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十二

列傳

劉弘基

劉弘基雍州池陽人大業末陰事高祖從攻下西
河宋老生敗弘基斬其首下馮翊為渭北道大使
西徇扶風南度渭次長安故城振隊金光門隋將
衛文昇來拒弘基逆擊擒甲士千餘馬數百時諸
軍尚未至弘基最先勝高祖悅賜馬二十匹京師
平功第一授右驍衛大將軍○討薛舉戰淺水原
八總管軍皆沒唯弘基一軍戰力矢盡為賊拘帝
以臨難不屈優護其家仁果平乃克故官之如初
○劉武周犯太原弘基復陷賊俄自拔故從秦王

唐書

劉弘基傳

一



屯栢壁以勁卒二千躡賊攸路及宋金剛逾走率
騎尾之介休與王合擊大破之累封任國公○會
突厥患邊督步騎萬人備塞自幽北東拒子午嶺
西抵臨涇築障遮虜貞觀初卒謚曰襄○始弘基
病給諸子奴婢各十五人田五頃謂所親曰使賢
固不藉多財即不賢守此可以脫饑凍餘悉散之
親黨

○五註圖形凌煙閣○終始著名秦

殷開山

殷開山名嶠以字行高祖兵起召為元帥長史從
秦王討薛舉為舉所乘遂大敗下吏當死詔貸之
除名為民從平仁果討王世充以功進爵鄭國公

征劉黑闥道病卒謚曰節貞觀十四年與淮安王
神通河間王孝恭尚書劉政會俱配饗高祖廟庭

○五註圖形凌煙閣秦

劉政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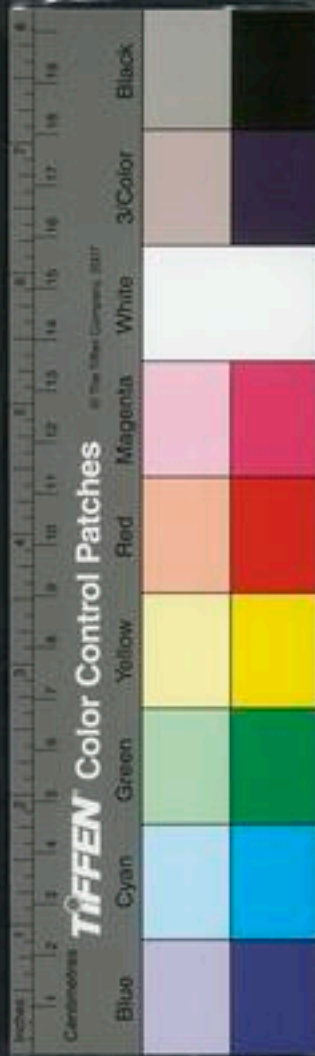
次子奇 七世孫榮聖 榮魯

劉政會滑州柘人隋大業中為司馬以兵隸高祖
麾下王威等既肅秦王欲先事除之遣政會告其
反時募士已集乃執威等囚之然後舉兵政會功
也武德初留守太原調輯戎政遠近懼服○會劉
武周寇并州政會為武周所擒每密表賊形勢既
平復官爵封邢國公貞觀初卒太宗手詔政會昔
預義舉有殊功葬宜異等謚曰襄後徙渝國公子
玄意襲爵

唐書

劉政會傳

二



次子奇長壽中為天官侍郎薦張鷟司馬鏗奇正色曰
為監察御史二人因申屠瑒以謝奇正色曰
舉賢本無私何見謝聞者皆竦七世孫崇望

劉崇望傳

崇望字希徒及進士第昆弟四人同幕府世以為
才崇望後主南曹選事清辨僖宗幸山南王重榮
怨宦豎不肯率職時高選使者即河中竊諭使自
新崇望以諫議大夫持節往陳君臣大義動之重
榮頓服○昭宗即位為侍郎判度支玉山都將王
守信夜陳兵闕下帝列兵延喜門命崇望守度支
庫遽旦吳上含光門未開禁卒左右植立持大掠

長安中俄聞傳呼宰相來者門闕崇望駐馬勞曰
上自將在中營公等禁軍也不帝前殺賊取功而
苟欲剽掠上成惡名乎士皆唯唯以至長樂
門賊望兵至乃遁去軍中咸呼萬歲是日京師不
亂繫其力

第崇魯字郊文亦進士第僖宗景福中知制誥雅

與崔昭緯善帝以韋昭度李璣輔政璣而昭緯

外倚邠岐兵為援以久其權於是天子厚禮璣昭

緯懼見棄共謀沮之及璣墨麻出崇魯輒掠麻大

笑帝問焉崇魯曰今雖乏人豈宜取檢人為宰相

璣由是不得相璣亦劾奏其奸兄崇龜始聞笑麻

惠不食曰吾兄弟未始以聲利敗名今不幸乃生



是兒後昭緯誅崇魯貶崖州司戶參軍

許紹

許紹字嗣宗安州人為兒時與高祖同學相愛也大業末任夷陵通守會盜起州境獨完流人自占數千萬開倉賑給王世充募立以黔安武陵澧陽岐國授陝川刺史封安陸君公高祖賜書道平生舊以加慰納蕭銑遣揚道生圍陝州紹擊走之制書褒美許以便宜紹境連王世充及銑其下為賊剽者皆見殺紹得賊人獨資遣之二邦感義殺掠為止進譙國公次子圍師

(互註)圖形凌煙閣

許圍師

圍師有器幹研涉藝文擢進士第(龍朔)中為左相高宗自書詔賜遼東諸將謂許敬宗曰圍師愛書可示之俄坐其子獵犯人田有辭怒而射之圍師掩不奏為人告摘帝讓曰宰相而暴百姓非作威福乎圍師謝且言作威福者強兵重鎮慢天子法臣文吏何敢然帝曰憚無兵邪敬宗因是劾抵遂免官久之為虔州刺史稍遷相州專以寬治州人刻石頌美部有受賕者以財相謝反圍師不忍按但賜清白箴其人自媿後脩飾更為廡士卒謚曰簡

程知節

程知節本名釁金濟州東阿人事李密後李密敗

唐書

程知節傳

四



與秦叔寶來奔投秦王左三統軍從破宋金剛竇
建德王世充並領左一馬軍總管塞旗先登者不
一以功封宿國公○七年隱太子諧之出為康州
刺史白秦王曰大王去左右手矣身欲久全得乎
知節有死不敢去貞觀中改封盧國公

五註圖形凌煙閣

崇紹

崇紹字嗣昌晉州臨汾人幼趨悍以越反有武力以
任俠聞義兵起授長史領毅騎發晉陽先抵霍邑
城下覘形勢覘視還白宋老生一夫敵我兵到必
出戰可虜也大師至老生果出紹力戰有功從下
臨汾絳郡隋將桑顯和來戰紹引軍縶其背縶音

與史大奈合攻之顯和敗遂平京師封臨汾郡公
高祖即位累從征討以多戰戰進封霍國公○吐
谷渾党項寇邊寇敕紹討之虜據高射紹軍兩
矢如天而士失色紹安坐遣人彈胡琵琶使二女子
舞虜疑之休射觀紹伺其懈以精騎從後掩擊虜
大潰貞觀二年平梁師都徙譙國卒謚曰襄

任瓌

任瓌字緯廬州合淝人父七寶陳將忠之弟為任
瓌早孤忠撫愛甚每曰吾子雖多庸保耳所以
寄門戶者瓌也義師起瓌至龍門請見高祖曰隋
失其政四海羣沸吾不忍坐觀其亡晉陽天下用
武慶兵精馬彊今率之將厭國難公將家子智美



練達論吾此舉其濟乎瓌曰今主政殘酷兵役不止天下之人思見拯亂與之息肩公天付神武扶順而起軍令嚴明所下城邑無秋毫之犯關中起兵者跣踵而待擁義師迎衆欲何不濟哉瓌在馮翊久悉其人情願為一介使入關宣布威靈以收左輔繇梁山濟河直趨韓城逼郃陽郃陽關徇朝邑蕭造文吏勢官自下次招諸賊然後鼓行而前據永豐積粟雖未得京師關中固已定矣高祖曰是吾心也乃遣陳演壽曰聞外事與任瓌籌之既而賊孫華等果降且具舟于河以濟師瓌行說下韓城與諸將進擊飲馬泉破之○貞觀四年卒瓌歷職有功然補吏多親故負勢賅請瓌不禁過世以

此譏之

丘和

丘和河南洛陽人少重氣俠加叶開弓馬長

乃折節自將入隋歷三州刺史以寬惠著名煬帝

北巡和饋獻精腆帝盛稱和差用為博陵太守後

帝過博陵和上食加豐愈喜由是所過競為珍侈

獻自和發也○然和善撫吏士得其心大業末海

南若吏侵數怨畔以和所莅稱淳良遂拜交趾太

守撫接盡情荒憬安之遠居也自江都來乃審隋

亡和即陳款故國而嶺嶠開坦乃權附銑銑平遂

得故及謁見高祖引入卧内語平生歡甚奏九部

樂饗之和時已老以授州其故鄉也今為刺史以



自養尋除時進貞觀十一年卒有子十五人而行
恭為知名

丘行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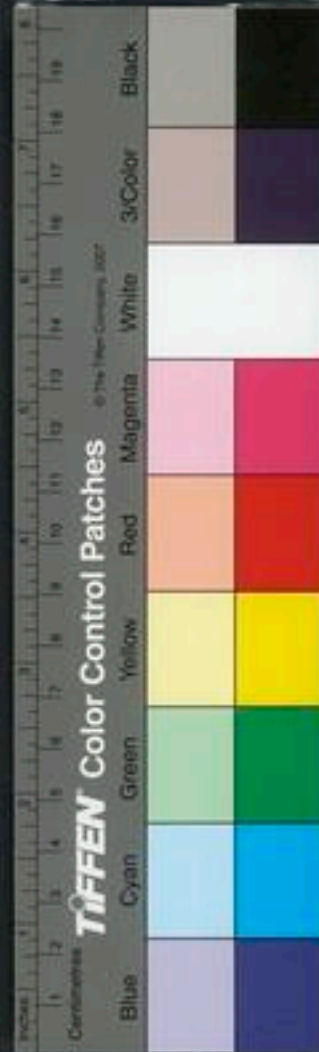
行恭有勇善騎射大業末聚兵萬人保郿城人多
依之羣盜不敢窺境後率其衆與師利迎謁秦王
於渭北拜光祿大夫○累從戰伐功多錫勞甚厚
從侯君集平高昌封天水郡公卒○行恭所守嚴
烈僚吏畏之初從討王世充戰邛山太宗欲嘗賊
虛索與數十騎衝出陣後與諸騎相失唯行恭追
及流矢著太宗馬行恭四射之發無虛鏃賊不敢
前遂下拔箭以已馬進太宗步執長刀大呼導之
斬數人突陣而還

贊曰帝王之將與其威靈氣焰有以動人悟物
者故士有一繫皆填然躍而附之若攘楮梁柱
棟所
也所
也及以成大室又負偃植各安所施而無
遺材諸將之謂耶然皆禮法自完賢矣哉

溫大雅

溫大雅字彥弘并州祁人性至孝與弟彥博大有
皆知名薛道衡見之歎曰三人者皆卿相才也高
祖兵興引為大將軍府記室參軍主文檄符文
檄書帝
受禪與竇威陳叔達討定儀典遷黃門侍郎而彥

博亦為中書侍郎對管筆近帝嘗從容謂曰我起
晉陽為卿一門耳○隱太子圖亂秦王表大雅鎮
洛陽須變數陳秘書多所嘉納王即位封黎國公



溫彥博

彥博字大臨通書記警悟而辯隋亂幽州總管羅
藝以州降彥博與有謀召入為侍郎高麗貢方物
高祖欲讓而不臣彥博執不可曰遼東本周箕子
國不使北面則四夷何所瞻仰帝納而止○突厥
入寇彥博戰敗被執突厥數問唐兵多少及國虛
宗彥博不肯對囚陰山苦寒地太宗立突厥款
得還○尋檢校吏部侍郎彥博欲汰擇士類寡術
不能厭衆訟牒簿廷時議其煩碎○貞觀四年突
厥降詔議所以安邊者彥博請如漢置漢匈奴五
原塞以為捍蔽與魏徵廷爭徵不能勝其辯天子
卒從之其後突利可汗第結社謀反帝始悔云彥

博善辭令每問四方風俗臚布詰命如臚口體也若
成誦然進止詳華人皆拭目觀後遷尚書右僕射
卒○彥博性周慎既掌機務謝賓客不通進見必
陳政事利害卒後帝歎曰彥博以憂國故耗思殫
神我見其不逮再祺矣恨不許少閑以究其壽贈
特進謚曰恭

溫大有

大有字彥將高祖舉兵引為太原令從秦王徇西
河高祖曰士馬軍火要須經略以君參軍事事之
濟否卜是行也西河下攝大將軍府記室與兄大
雅同掌機近不自安請徙它職帝曰我許心待卿
何所自疑



溫造 大雅五世孫

造字簡與姿表瑰傑性嗜書然盛氣少所降屈不
 喜為吏隱王屋山人號其居曰處士墅永與反壽
 州刺史張建封聞其名書幣招禮造往從之建封
 雖咨謀而不敢廢以職事造謝傲慨然有高世心
 ○時李希烈反天下兵鎮陰相撼遂主帥自立德宗
 患之以劉濟方納忠于朝密詔建封擇縱橫士往
 說濟建封彊署造節度參謀使幽州造與濟語未
 訖濟俯伏流涕曰僻陋不知天子神聖大臣盡忠
 願率先諸侯效死節造還建封以聞詔馳駟入奏
和之贊天子愛其才問造家世及年對曰臣五世
反解祖大雅外五世祖李勣臣犬馬之齒三十有二帝

奇之復隱東都烏重胤奏置幕府○長慶初初為

太原幽鎮宣諭使召見辭曰臣府縣吏也不宜行

恐四方易朝廷穆宗曰朕東宮時聞劉總比年上

書請觀使問行期乃不報卿為我行喻意毋多遜

至范陽總囊鞬郊迎囊鞬音帶反鞬也一曰鞬上造

為開示禍福總懼翼然翼音反若兵在頸繇是籍

所部九州入朝還遷殿中侍御史○李景儉以酒

得過宰相造坐與飲出為朗州刺史開後鄉渠百

里溉田二千頃民獲其利誦右史渠○授侍御史

彈奏夏州節度使李祐拜大金吾遠詔珽馬造正

衙捍劾祐曰吾夜入蔡州擒吳元濟未嘗心動今

日膽落於溫御史○造性剛急人或忤已反忤也



雖貴勢亦以已出其上彈擊無所回畏威望隱然
○遷尚書右丞具元軍亂殺李絳衆謂造可夷其
亂文宗亦以為能乃授山南西道節度使許以便
宜從事命神策將董重質等從造而具元將達志
忠張丕李少直自蜀還造喻以意皆曰不敢二乃
用八百人自從五百人為前軍既入前軍呵護諸
門造欲大宴視聽事曰此隘狹不足饗士更徙牙
門坐定將卒羅拜徐曰吾欲聞新軍去住意可悉
前舊軍無得進勞問畢就坐酒行從兵合卒有覺
者欲引去造傳言叱之叱也乃不敢動即問
軍中殺絳狀志忠丕夾階立拔劍傳呼曰悉殺之
圍兵爭奮皆斬首八百餘人○俄節度河陽奏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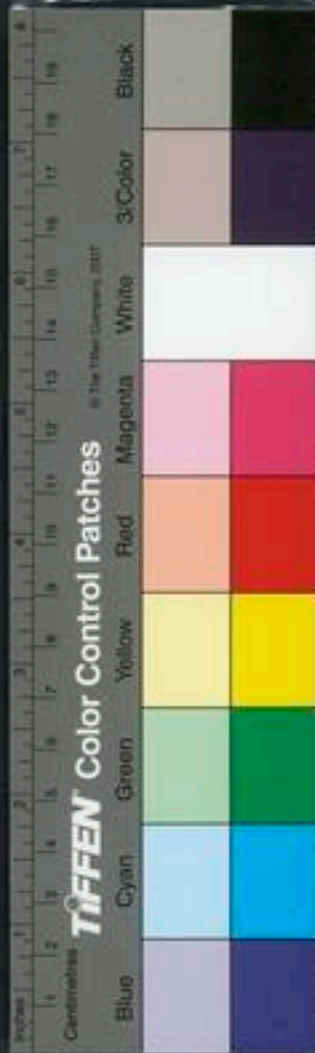
懷州古秦渠枋口堰枋口堰以溉濟源河內温
武陵陵四縣田五千頃召為御史大夫方倚以相
會疾卒

温廷筠

字博壽

京兆人

廷筠少敏悟工為辭章然薄於行又多作側辭艷
曲太中末禮試有司廉視尤謹廷筠不樂上書千
餘言然私占授者已八人執政鄙其為授方山尉
○第廷皓咸通中禮署徐州觀察使崔彥曾幕府
龐勳反以刃脅廷皓使為表求節度使廷皓給曰
表聞天子當為公信宿思之勳故明日復見勳索
表倨答曰我豈以筆硯事汝耶其速殺我勳熟視
笑曰儒生有膽邪吾動衆百萬無一人操檄乎因



之更使周重章表彥曾遇害廷皓亦死

皇甫無逸

皇甫無逸字仁儉京兆萬年人事隋歷涇陽太守治為天下最○王世充篡棄母妻斬關自故高祖以無逸本隋勳舊尊遇之遷御史大夫時蜀新定吏多橫恣人不聊詔無逸持節巡撫得承制除吏既至黜貪暴用廉善法令嚴明蜀人以安皇甫希仁誣告無逸陰交王世充帝斬希仁又有告無逸交通蕭銑者按之無狀遂斬告者及還帝勞曰此多諧毀但以正直為佞人憎爾○徙益州大都督長史所至輒開閣不通賓客左右無敢出入者卒謚曰良

李襲志

李襲志字重光隴西狄道人天業末盜賊起傾私產募士得三千人乘城拒盜或說曰公臨郡久士大夫悅向蠻夷畏威雖曰隋臣宗君長也今四海分裂自王者非一姓宜遂據嶺表取百粵豈遽不若尉陀乎尉陀名陀因為之對陀姓趙治南方漢立為南王襲志曰吾世隋臣今江都雖淪宗社尚有奉

諸君當相與戮力刷讐恥豈恬亂圖不義執吾寧蹈忠死不逆節以生尉陀不足為吾法也欲斬說者衆諫乃止遂固守兵三年力窮援絕為蕭銑所

陷○武德初高祖賜書命其子玄嗣召之襲志故

國及銑平嶺南六十餘州皆送款襲志誘而致云



後討輔公祐音右為水軍總管轉桂州都督守桂二十八年政尚清省南荒便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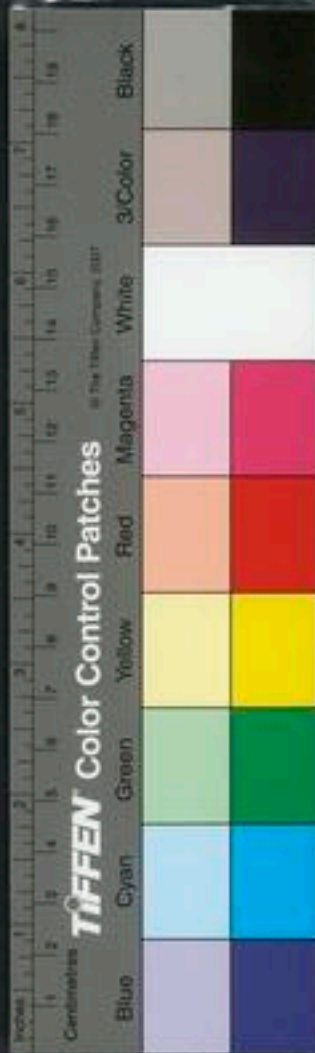
李襲譽 襲志牙

襲譽字茂宗通敏有識度高祖召授太府少卿伐王世充拜潞州總管時突厥已和親又通使世充襲譽捕斬之詔委曲運以饟東軍○擢江南巡察大使多所黜陟揚州江兵大都會俗喜商賈不事農襲譽為引雷陂水築句城塘溉田八百頃以盡地利民多故本○為人嚴慤以威肅聞居家儉厚子宗親祿粟隨多少散之以餘資寫書罷揚州書遂數車載嘗謂子孫曰吾性不喜財遂至窶之然負京有賜田十頃能耕之足以食河內千樹桑事

之可以衣江都書力讀可進求宦吾歿後能勤此無資於人矣

姜謩

姜謩秦州上邽人隋天業末為晉陽長謂所親曰隋政亂將止必有聖人受之唐公負王霸資度其必撥亂得天下乃深自結從平霍邑絳郡兵遂渡河謩部勒一夕濟高祖歎其略薛舉寇秦州以謩山西豪望詔安撫隴外將行請曰公天人之望已屬宜膺圖緯光有神器謩老矣恐先朝露幸一見踐祚死不恨高祖嘉納○後仁景平拜擢秦州刺史帝曰昔人稱衣錦還故鄉今以本州相授所以償功涼州荒梗宜有以靖之謩至撫邊俗以恩信



盜賊衰止人喜曰不意復見太平官府貞觀元年
卒謚曰安子確

姜確

確字行本以字顯貞觀中為將作少正護作九成
洛陽宮及諸苑禦禁苑以幹力稱太宗選趨才

越立好衣五色袍乘六閑馬閑馬直屯營宿衛仗內飛

騎每出幸即以從拜左屯衛將軍分典之帝將

征高麗行本諫未宜輕用師不從至蓋牟城中流

矢卒帝賦詩悼之贈郟國公謚曰襄

姜皎

皎長安中大為尚衣奉御元宗在藩邸皎識其有

非常度委心焉及即位召授殿中少監出入卧內

陪燕私詔許捨發呼之不名也議者譏短皎遇任

太過帝以其藩邸舊恩有以宣布之乃下詔曰皎

往事朕於藩國雖彭祖同書子陵共學不過也朕

嘗遊長揚鄴柱間郭反皎于時一意保護固或貳

言中宗詔貶潤州專以忠力戴朕謂天且有命故

履危蹈藉而無變焉朕既即位又參誅姦臣將厚

以光寵每所搆遜造膝非躬舉多規益而悠悠之

談醜正惡直天下之人其不識皎之功何見之異

也昔漢昭之任霍光魏祖之名程昱音朕之不德

庶幾於此豈流言之聽而厚德之忘哉尋遷太常

卿監修國史開元十年坐洩禁中語流欽州道病



死世以為冤第晦

姜晦

晦起家蒲州參軍累為高陵令治有聲遷長安令
人畏愛之開元初擢御史中丞先是永徽顯慶時
崇高御史不拜宰相銜命使四方者廷中揖見後
稍屈下至晦獨徇舊體謂御史曰不如故事且奏
譴公等魏由是臺議復振○轉太常少卿時國
馬乏晦請以詔市馬六胡州率得馬三十署游擊
將軍詔可開廐乃稍備魏改為吏部侍郎主選
曹史嘗請託為姦前領選者周棘扈藩檢窻內外
猶不禁至晦悉除之示無防限然處事精明私相
屬譏魏罪輒得皆以為神始晦革舊示簡廷

議恐必敗既而賍賂路塞流品有叙象乃伏蛟殺
放晦亦貶春州司馬卒

崔善為

崔善為具州武城人為巧曆數仕隋調文林郎督
工徒營仁壽宮總監揚素索簿閱宗善為執板暗
唱無一差謬素大驚自是四方有疑獄悉令按訊
皆究其情○善為見隋政日紊密勸高祖圖天下
及兵起擢尚書左丞用清察稱諸曹史惡之以其
短而偃魏嘲曰曲如鉤例封侯欲沮罷所任
帝聞下令購謗者謗乃止○傳仁筠撰戊寅歷李
淳風詆其疏帝令善為考二家得失多所裁正時
議戶狽地狹者徒寬鄉善為奏畿內戶衆而丁壯



悉籍府兵若聽從皆在關東虛近宗遠非經通計
詔可卒謚曰忠

李嗣真

李嗣真字承胄趙州栢人多藝教舉明經中之賀
蘭欽之脩撰東臺表嗣真直弘文館與學士劉獻
臣徐昭皆少有名號三少○調露中高宗為始平令
風化大行時章懷太子作寶慶曲閱於太清觀嗣
真謂道人劉藥曰宮不召尚君臣乖也角與徵戾
父子疑也死聲多且哀若國家無事太子任其咎
俄而太子廢藥奏其言擢太常丞知五禮儀嗣真
常曰隋樂府有堂堂曲明唐再受命比日有側堂
堂橈堂堂之譎側不正也橈危也皇帝病日侵事

皆決中宮持權與人收之不易宗室雖叢居中制
外勢且不敵諸王殆為后所蹂踐歷代吾見難
作不久矣卒謚曰昭○武后嘗問嗣真儲貳事對
曰程嬰杵臼存趙氏孤古人嘉之后悟中宗乃安

杜伏威

杜伏威齊州人少豪蕩與輔公祐約劍頸交公祐
數盜姑家羊以餽伏威縣跡捕急乃相與亡命為
盜賜帝遣衛將軍陳稜以精兵討之稜軍大潰是
時秦王方討王世充遣使招懷伏威乃獻款高祖
授以上柱國吳王賜姓豫屬籍入朝詔拜太子太
保位在齊王元吉上以寵之

張士貴



張士貴虢州盧氏人(大業)末為盜(高祖)移檄招之
即降從征伐有功授虢州刺史帝曰顧令卿衣錦
畫游耳(貞觀)中為行軍總管破反獠還太宗聞其
冒矢石先登勞之曰嘗聞以忠報國者不顧身於
公見之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十二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十三

列傳

李靖

李靖字藥師京兆三原人姿貌魁秀通書史嘗謂
所親曰丈夫遭遇要當以功名取富貴何至作章
句儒其舅韓擒虎每與論兵輒歎曰可與語孫吳
者非斯人尚誰哉仕隋為殿內直長吏部尚書牛
弘見之曰王佐才也左僕射楊素拊其牀謂曰卿
終當坐此○(大業)末為馬邑丞(高祖)擊突厥靖察
有非常志自囚上急變傳送江都靖亦反至
長安道梗高祖已定京師將斬之靖呼曰公起兵
為天下除暴亂欲就大事以私怨殺誼士乎秦王



張士貴虢州盧氏人(大業)末為盜(高祖)移檄招之
即降從征伐有功授虢州刺史帝曰顧令卿衣錦
畫游耳(貞觀)中為行軍總管破反獠還太宗聞其
冒矢石先登勞之曰嘗聞以忠報國者不顧身於
公見之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十二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十三

列傳

李靖

李靖字藥師京兆三原人姿貌魁秀通書史嘗謂
所親曰丈夫遭遇要當以功名取富貴何至作章
句儒其舅韓擒虎每與論兵輒歎曰可與語孫吳
者非斯人尚誰哉仕隋為殿內直長吏部尚書牛
弘見之曰王佐才也左僕射楊素拊其牀謂曰卿
終當坐此○(大業)末為馬邑丞(高祖)擊突厥靖察
有非常志自囚上急變傳送江都靖亦反至
長安道梗高祖已定京師將斬之靖呼曰公起兵
為天下除暴亂欲就大事以私怨殺誼士乎秦王



亦為請得釋引為三衛唐制天子居曰衛凡五
從龍衛內五衛皆帶力從平王世充以功授開府
銑據江陵詔靖安輯同於進至峽州阻銑兵不得
前帝謂逗留音且留也詔都督許紹斬靖紹為請
而免開州蠻冉肇則寇夔州趙郡王孝恭戰未利
靖率兵八百破其屯要險設伏斬肇則俘擒五千
帝謂左右曰使功不如使過靖果然因手敕勞曰
既往不答向事吾久已忘之靖遂陳圖銑十策有
詔拜靖行軍總管軍政一委焉○武德四年大閱
兵夔州時秋潦濤瀨漲惡銑以靖未能下不設備
諸將亦請江平乃進靖曰兵機以速為神今士始
集銑不及知若乘水傳壘是震霆不及塞耳有能

倉卒召兵

辛金反及會

無以禦我此必禽也九月

舟師叩夷陵銑將支士弘以卒數萬屯清江孝恭

欲擊之靖曰不可孝恭不聽留靖守屯自往與戰

大敗還賊委舟散掠靖視其亂縱兵擊破之取四

百艘蘇鳴反溺死者萬人孝恭軍繼進銑大

懼撤召江南兵不及到明日降靖入其都號令靜

嚴軍無私焉或請籍銑將拒戰者家貲以賞軍音贊

來籍以拒師本非所情不容以叛逆比之今新定

荆郢宜示寬大以慰其心若降而籍之恐自荆而

南堅城劇屯歐之死守非詐之善也止不籍由是

江漢列城爭下以功檢校荊州刺史乃度嶺至桂



州分道招尉得郡凡九十六戶六十餘萬詔書勞
勉授嶺南撫慰大使以嶺海迥遠久不見德非震
威武示禮義則無以變風即率兵南巡所過問疾
苦亟見長老宣布天子恩意遠近歡服○輔公柝
右音據丹陽反詔孝恭為帥召靖入朝受方略副孝
恭東討李世勣等七總管皆受節度靖將輕兵至
丹陽公柝懼乃出走禽之帝歎曰靖乃鈍公柝之
膏肓也膏肓也音之呼死又膏也八所不及古韓白衛霍何
以加○八年突厥寇太原時諸將多敗獨靖以完
軍故太宗踐祚突厥部落離畔靖率勁兵三千趨
惡陽嶺頡利可汗大驚曰兵不傾國來靖敢提孤
軍至此於是帳部數恐靖縱謀者詳述也離其腹

心夜製定襄破之帝曰李陵以步卒五千絕漢以

騎三千蹀血虜庭及後也遂取定襄古未有鞞足

澡吾渭水之恥矣至德九年頡利走保鐵山遣使者

謝罪請舉國內附以靖為定襄道總管往迎之又

遣唐儉安脩仁慰撫靖謂副將張公謹曰詔使到

虜必自安若萬騎齋二十日糧自白道襲之必得

所欲公謹曰上已與約降行人在彼奈何靖曰機

不可失韓信所以破齊如唐儉輩何足惜哉督兵

疾進斬萬餘級俘男女十萬頡利止去為大同道

行軍總管張寶相擒以獻於是斥地自陰山北至

唐書 李靖傳 三



大漢矣

其陸山北代之地東西十里餘高曰漢御

史大夫蕭瑀劾靖持軍無律縱士大掠散失奇寶
帝召讓之靖無所辯頓首謝帝徐曰隋史萬歲破
達頭可汗不賞而誅朕不然赦公之罪錄公之功
乃進左光祿大夫增戶至五百既而曰向人諧短
公朕今悟矣加賜帛遷尚書右僕射靖每參議恂
恂似不能言以沉厚稱○時遣使十六道巡察風
俗以靖為畿內道大使會足疾懇乞骸骨帝遣奉
文本諭旨曰自古富貴而知止者蓋少雖疾頓億
皇步猶力于進公今引大體朕甚嘉之欲成公
美為一代法不可不聽乃授檢校特進乾第加賜
靈壽杖○頃之吐谷渾寇邊

詳胡星反帝謂侍臣

曰靖能復起為帥乎靖徃見房玄齡曰吾雖老尚
堪一行帝喜以為西海道行軍大總管靖決策深
入遂踰積石山大戰數十多所殺獲殘其國國人
多降吐谷渾伏允愁感自經死靖更立大寧王慕
容順而還○改衛國公帝將伐遼召靖入謂曰公
南平具謂蒲鏡也本北破突厥西定吐谷渾唯高
麗未服亦有意乎對曰徃憑天威得效尺寸功今
疾雖衰陛下誠不棄病且瘳矣帝憫其老不許病
甚帝幸其第流涕曰公乃朕生平故人於國有勞
今疾若此為公憂之薨年七十九謚景武○第客
師累戰功封丹楊郡公致仕善騎射喜馳獵雖老
猶未衰○孫令問玄宗為臨淄王時與雅舊及即



都督貞觀三年為通漢道行軍總管出雲中與突

厥戰走之引兵與李靖合因曰頡利若度磧七連及水

諸府保於九姓果不可得我若約齊薄之不戰縛

虜矣靖大喜以與已合於是意決靖率衆夜發勅

勒兵從之頡利欲走磧勅前屯磧口不得度由是

酋長率部落五萬降于勅詔拜光祿大夫行并州

大都督府長史治并州十六年以威肅聞帝嘗曰

煬帝不擇人守邊勞中國築長城以備虜今我用

勅守并突厥不敢南賢長城遠矣○薛延陀子大

度設以八萬騎侵李思摩思摩利於人本宗詔

勅為朔方道行軍總管將輕騎六千擊度設青山

斬名王一俘口五萬以功封一子為縣公○帝自

將征高麗以勅為遼東道總管破蓋牟遼東白崖

等城從戰于駐蹕山太宗親征高麗回師所守山

功多封一子為郡公延陀部落亂詔將二萬騎

發突厥兵討之大戰烏德鞬山魏書言天即薛

破之降其首領磧北遂定○勅既忠力帝謂可託

大事嘗暴疾瘳曰用鬚灰可治帝乃自剪鬚以和

藥及愈入謝頓首流血帝曰吾為社稷許何謝為

後留宴顧曰朕思屬幼孤無易公者公昔不遺李

密豈負朕哉勅感涕因嚙指流血俄大醉帝親解

衣覆之帝疾謂太子曰爾於勅無恩今以事出之

我死宜即授以儀射彼必致死力矣乃授疊州都

督○高宗立召為尚書左僕射



范祖禹曰太宗以李勣為何如人哉以為愚也則不可以託幼孤而寄天下矣以為賢也當任而勿疑何乃憂後嗣之不能懷服先黜之而後用之邪是以犬馬畜之也豈堯舜親賢之道乎利祿之士可得而使也

始太宗時勣已畫象凌煙閣至是帝復命圖其形自序之○帝欲立武昭儀為皇后畏大臣異議未決帝召勣與長孫無忌于志寧褚遂良許之勣稱疾不至帝曰皇后無子罪莫大於絕嗣將廢之遂良等持不可志寧顧望不對帝後密訪勣曰將立昭儀而顧命之臣皆以為不可今止矣荅曰此陛下家事無須問外人帝意遂定而王皇后廢詔勣

志寧奉冊立武氏

范祖禹曰高宗欲廢立而猶難於顧命大臣取決於勣之二言勣若以為不可則武氏必不立矣勣非唯不諫又勸成之尊后之立無忌遂良之死唐室中絕皆勣之由其禍豈不博哉

○總章二年卒高宗帝曰勣奉忠事親孝歷三朝

未嘗有過性廉慎不立產業今凶當無贏貲有司其厚贈卹之因泣下舉哀光順門七日不視朝贈太尉謚貞武給祕器陪葬昭陵起冢象陰鐵烏德鞬山以旌功烈○初勣拔黎陽倉就食者象高季輔枉正倫往客焉及平虎牢獲戴胄咸引見卧內推禮之後皆為名臣世以勣知人○平洛陽得單



雄信戰時故人也表其材武且言若僨死必有以報請納官爵以贖不許乃踊割股肉啗之反曰生死永訣此肉同做于土為收養其子○性友愛其婦病嘗自為粥而燎其須婦戒止答曰婦多疾而勳且老雖欲教進粥尚幾何其用兵多籌筭料敵應變皆契事機聞人善抵掌嗟歎及戰勝必推功于下得金帛盡散之士卒無私貯然持法嚴故人為之用臨事選將必嘗相其奇龐福艾者遣之或問故答曰薄命之人不足與成功名既沒士皆流涕○自屬疾家欲呼醫巫不許諸子固以藥進輒曰我山東田夫耳位至三公年踰八十非命乎生死係天寧就醫求活耶○勳疾第弼首侍忽

語曰我似少愈可置酒相樂於是奏樂宴飲列子孫于下將罷謂弼曰我見房玄齡杜如晦高季輔皆辛苦立門戶亦望貽後悉為不肖子敗之我子孫今以付汝汝可慎察有不屬言行交非類者急榜殺以聞及榜此也母今後人笑吾猶吾笑房杜也後配享高宗廟庭○季第感年十五有奇操李密敗陷于世充世充令作書召勳對曰兄尚節義今已事主昆弟不能移也固不從殺之○勳子震終桂州刺史震子敬業少從勳征伐有勇名為眉州刺史嗣聖元年天則坐賊貶柳州司馬諸武擅命唐子孫誅戮天下憤之敬業乘人怨謀起兵旬日兵十餘萬武后遣李孝逸兵三十萬往擊之削其祖



父官爵毀冢嚴除屬籍中宗反正詔還勳官封屬籍葺完塋冢焉

五註當令名將謝方圖形凌煙閣景瓊

贊曰唐與其名將曰英衛摧皆罪止之餘遂能依乘風雲勒功帝籍蓋君臣之際固有以感之獨推期運非也若靖國門稱疾畏遠權逼反于功大而主不疑雖古哲人何以尚茲勳之節現于黎陽故太宗勤勤於託孤誠有為也至以老臣輔少主會房惟易奮天子畏大臣依違不專委誠取決惟議是聽勳乃私已畏禍從而導之武氏奮而唐之宗屬幾滅焉魏子康及其孫因民不忍舉兵覆宗至掘冢而暴其骨嗚乎不幾

一言而喪邦乎惜其不通學術昧夫臨大節不可奪之義反與許李同科可不戒哉世言靖精風角鳥占雲祲孤虛之術為善用兵是不然特以臨機果料敵明根于忠智而已俗人傳著恠詭機祥皆不足信故列靖所設施如此

侯君集

侯君集幽州三水人以材雄稱少事秦王幕府從征討有功王即位封潞國公李靖討吐谷渾以君集為磧石道行軍總管師次鄯州屬金議所向君集曰王師已至而賊不走險走音天贊我也若以精兵掩不備彼不我虞必有大利靖然其計簡銳士約齋梁入梁此移也追及其衆於庫山大戰破之



○進吏部尚書君集本以行伍奮不知學後貴益
自喜好書及典選分明課最有譽於時○高昌不
臣西域小國拜交河道行軍大總管出討王麴文
泰笑曰唐去我七千里磧鹵二千里無水草冬風
裂肌夏風如焚安能致大兵乎君集次磧口而文
泰死子智盛襲位進營柳谷諸將請襲之君集曰
不可天子以高昌驕慢使吾翼行天罰今襲人於
墟墓間非問罪也於是鼓而前賊嬰城自守遣諭
之不下乃刊木塞塹引撞車毀其堞飛石如雨所
向無敢當因拔其城智盛乃降高昌平君集刻石
紀功還○初君集私取珍寶婦女及還京師有司
劾之詔君集詣獄簿對簿口書之於岑文本諫曰

高昌之罪議者以其遐遠欲置度外惟陛下奮獨
見之明授決勝之略君集得指期平殄今推勞將
帥從征之人悉蒙重賞未踰數日更以屬吏天下
聞之謂陛下錄過遺功無以勸後且古之出師克
敵有重賞不勝蒙顯戮當其有功也雖貪財縱欲
尚蒙爵邑其無功也雖勤躬潔已不免銖銖上見
後破刀下王故日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為君者
也昔李廣利貪不受卒陳湯盜所收康居財物二
主皆赦其罪封侯賜金夫將帥之臣慮慎火而貪
沒多軍法曰使智者勇使貪者愚故智者樂立其
功勇者好行其志貪者邀趨其利愚者不計其死
是以前聖使人必收所長而棄所短陛下宜申宥



君集以勸有功帝寤釋不問待君集如初

皇太子承乾數有過慮廢知君集怨望私引入問

自安許君集舉手謂曰此手當為殿下用之承乾

事覺捕君集下獄帝自臨問曰我不欲令刀筆吏

辱公古昔用鐵君集辭窮不能對帝語

羣臣曰君集於國有功朕不忍寘諸法將丐其命

公卿其許我乎羣臣皆曰君集罪大逆不道請論

如法帝乃謂曰與公訣矣今而後徒見公遺像已

因泣下遂斬之君集臨刑色不變謂監吏曰我豈

反者蹉跌至此此語時反始帝命靖教君集兵法

既而奏靖且反兵之隱微不以示臣帝以讓靖靖

曰方中原無事臣之所教足以制四夷而求盡臣

術此君集欲反耳靖嘗語人曰君集其有異慮乎
後果如言

長孫 互註 圖形凌煙閣秦壇 嘉庸懿績簡在帝心

張亮

張亮鄭州滎陽人志趣奇譎外敦厚而內不情房

玄齡以亮沈果有謀白秦王引為車騎將軍歷相

州長史亮為政多伺察發擿隱微示神明抑強恤

弱所至有績君集誅以刑部尚書參預朝政亮為

相州刺史假子公孫節以讖有弓長之主當別都

亮自以相舊都陰有怪謀陝人常德發其謀并言

亮養假子五百帝曰正欲反耳遣房玄齡謂曰法



者天下平與公不自脩乃至此將奈何於是斬西市

(五註)圖形凌煙閣秦現

薛萬均

薛萬均燉煌人上音屯下音皇與弟萬徹因客幽州以材武為羅藝所厚善與藝故歎(高祖)授萬均上柱國竇建德寇范陽藝迎拒之萬均曰衆寡不敵宜以詐勝即教藝羸兵阻水以誘之萬均以精騎百匿城左建德師渡水邀半渡擊之大敗其衆(柴紹)之討梁師都也以萬均為副萬徹亦從拒朔方數十里突厥兵驟至王師却萬均兄弟橫擊之斬其驍將突厥走遂圍師都諸將以城險未可下萬均

曰城中氣死鼓不能聲破止兆也既而賊果斬師都降拜左屯衛將軍(○)從李靖討吐谷渾萬均萬徹各以百騎行前卒與虜遇萬均單騎馳突無敢當者勇蓋三軍追奔至積石山風折旗萬均曰虜且來俄而虜至萬均直前斬其將衆遂潰璽書勉勞遷本衛大將軍又副侯君集擊高昌(魏)智盛懼乃降萬均進潞國公會(有)訴萬均與高昌女子亂太宗欲窮治魏徵曰君使臣以禮若所訴寔罪且輕虛則所失重矣詔勿治後帝幸芙蓉園(在興慶宮)坐清宮不謹下獄憂憤卒帝驚悼為舉哀後嘗賜羣臣膜皮及萬徹而誤呼萬均愴然曰萬均朕勲舊忽口其名豈死者有知冀此賜乎因命取焚之



舉坐感歎○萬徽事隱太子太子誅萬徽督宮兵
戰秦府衆失色乃示以太子首然後去王以其忠
於所事不之罪也○從李靖討頡利可汗以功授
統軍副李勣擊薛延陀率數百騎為先鋒繞擊陣
後統虜顧見遂潰太宗嘗曰當今名將唯李勣
道宗萬徽而已勣道宗雖不能大勝亦未嘗大敗
至萬徽非大勝即大敗○貞觀二十二年以青丘
道行軍總管帥師三萬伐高麗拔其城萬徽在軍
中任氣不能下人或有上書言狀者帝愛其功直
加讓勣而已即為焚書○高宗永徽二年授寧州
刺史入朝與房遺愛昵甚實因曰我雖病足坐
置京師諸輩猶不敢動遺愛曰若國有變當與公

共朝荆王謀洩下獄誅臨刑顧監刑者曰丞斬我
斬之不殊叱曰胡不力三斬乃絕

盛彥師

盛彥師宋州虞城人高祖兵至汾陰彥師率賓客

上謁授行軍總管從平京師與史萬寶鎮宜陽武

師曰密驍賊也以王伯當輔之挾思東倣之士非

詐出萬全不為也殆不可當彥師笑曰請以數千

兵為公梟首與萬寶問詐答曰兵詭道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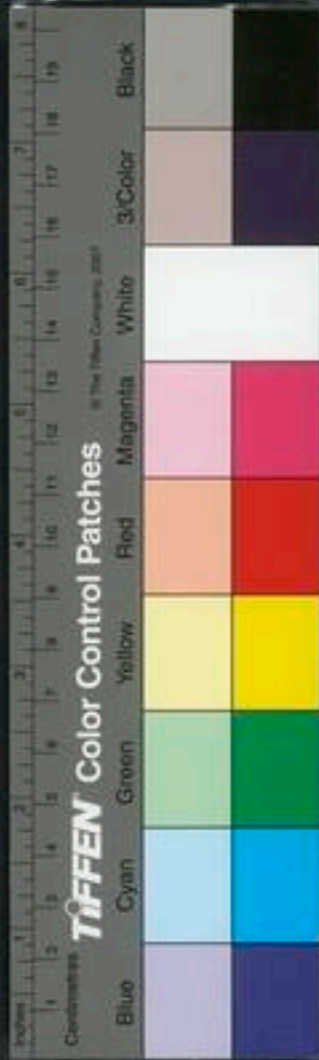
難豫言即引衆入熊耳山命士持蒲夾道伏短兵

溪谷間令曰賊半度乃擊所部皆笑曰賊趨洛州

何為備此彥師曰密聲言入洛其宗

名河元更南府

唐書 盛彥師傳 十三



走襄城我據其要必擒之密果至彥師橫擊首尾
不相救遂斬密以功封葛國公○徐圓朗反詔為
安撫大使戰敗為賊所執圓朗待之厚命作書招
其弟使舉慶城叛彥師為書曰吾奉使無狀為賊
禽誓死報國若宜善待毋勿以我為念圓朗笑曰
將軍壯士也置之武德六年圓朗平彥師得還高
祖以罪誅之

盧祖尚

盧祖尚字季良光州人天業末募壯士捕盜善御
衆所向有功盜畏不入境字文化及之亂據州稱
刺史王世充僭位以州故高祖授刺史歷蔣州刺
史壽州都督瀛州刺史有能名○貞觀二年交州

都督以賄敗太宗方擇人任之咸以祖尚才備文
武可用也召見內殿謂曰交州去朝廷遠前都督
不稱職公為我行無以道遠辭也祖尚頓首奉詔
既而託疾帝遣杜如晦等諭意曰匹夫不負然諾
公既許朕豈得悔三年當召不食吾言對曰嶺南
瘴癘而臣不能飲當無還理遂固辭帝怒曰我使
人不從何以為天下命斬朝堂既而悔之詔復其
官

劉世讓

劉世讓字元欽京兆人高祖入長安以潯州故
授通議大夫時唐弼餘黨寇扶風世讓自請安
輯許之因授安定道行軍總管○突厥入寇詔以



兵屯鴈門世讓馳騎赴之而可汗軍大至乃保武州鄭元璠先使可汗由神反可汗使來說世讓叱曰丈夫奈何為夷狄作說客邪虜引去元璠還具道其忠○帝問以備邊策答曰突厥數南寇者恃有馬邑為地耳如使勇將數出竒兵馬邑可圖也帝曰非公無可任者乃使經略世讓至馬邑高蒲政以地來降突厥患之縱反間云世讓與可汗為亂帝不之察因誅之及貞觀初突厥降者言世讓無逆謀乃原其妻子

李君羨

李君羨洛州人為王世充驃騎率其屬馭高祖秦王引置左右從破竇建德劉黑闥所向必先登摧

其鋒突厥至渭橋君羨與尉遲敬德擊破之太宗曰使皆如君羨者虜何足憂改左武侯中郎將封武連縣公○貞觀初太白教晝見太史占曰女主昌又謠言當有女武王者會內宴為酒令各言小字君羨自陳曰五娘子帝愕然因笑曰何物女子乃此健邪又君羨官邑屬縣皆武也忌之會御史劾奏君羨與狂人為妖言謀不軌下詔誅之○天授中武后亦欲自詔詔復其官爵

贊曰侯君集位將相私謁太子張亮養子五百人薛萬徹與狂豎謀皆死有餘責又何咎哉以太宗之明德蔽于謠讖濫君羨之誅徒使孽后引以自伸顧不哀哉



高儉

高儉字士廉敏惠有度量觀書一見輒誦敏於占對隋薛道衡崔祖潛皆宿臣顯重與為忘年友繇是有名○武德五年秦王薦士廉為治中親重之王為皇太子授右庶子進益州大都府長史蜀人畏鬼而惡疾雖父母病皆委去望舍投餌哺之謂昆弟不相假財士廉為設條教辯告督勸風俗翕然為變又引諸生講授經藝學校復與秦時李冰導汶江水灌田瀕水者願千金民相侵冒士廉附故渠廝引旁出謂息以廣溉道人以富饒○入為吏部尚書封許國公雅負裁鑑又詳氏譜所署用人地無不當者遷右僕射士廉三世居此官世

榮其貴○太宗幸洛陽命攝火師手詔曰端拱三

川秦時郡名有河洛伊故曰三川不憂關中者以屬卿也帝伐高

麗皇太子監國駐定州又攝太傅同掌機務太子

令曰寡人資公訓導而比聽政據按對公情所未

安所司宜別設按奉太傅士廉固辭還至并州有

疾帝即所舍問之貞觀二十一年卒帝又欲臨吊

房玄齡以帝餌金石諫不宜近喪帝曰朕有舊故

姻戚之重君臣之分卿置勿言即從數百騎出長

孫無忌伏馬前陳士廉遺言乞不臨喪謂乃還

詔贈司徒方寒食敕尚宮以食四舉往祭羊如

者帝自為文喪出橫橋又登城西北樓望哭以過

喪高宗即位加贈太尉配享太宗廟廷士廉進止



詳華凡有獻納縉紳皆屬以目奏議未嘗不焚藁

家人無見者○初太宗嘗以山東士人尚闕閱

既功也明其後雖衰猶負世望嫁娶必多取

貲故人謂之賣婚由是詔士庶與韋挺岑文本令

狐德榮令勳反責天下譜謀參考史傳檢正真

偽進忠良先宗室後外戚退新門進舊望右膏梁

左寒畯●合二百九十三姓千六百五十一家為

九等孫曰氏族志而崔幹仍居第一帝曰我於崔

盧李鄭無嫌顧其世衰不復寇冕猶恃舊地以取

貲不肖子偃然自高販鬻松檟山嶽也不解人間

何為貴之齊據河北梁陳在江南雖有人物偏方

下國無可貴者故以崔盧王謝為重今謀士勞臣

以忠孝文藝從我定天下者何容納貨舊門向聲

背宗買昏為榮邪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

有立言其次有爵為公卿大夫世世不絕此謂之

門戶今皆反是豈不惑邪朕以今日寇冕為等級

高下遂以崔幹為第三姓班其書天下高宗時許

敬宗以不叙武后世又李義府恥其家無名更以

孔志約等十二人刊定之裁廣類例改為姓氏錄

當時軍功入五品者皆昇譜限縉紳恥焉目為勲

格義府奏悉索氏族志燒之其後天下衰宗落譜

昭穆所不齒者皆稱禁婚家蓋自貴凡男女皆潛

相聘娶天子不能禁世以為敝云

互註心術警悟臨亂不易節所乏者骨鯁耳



宗孫世

賈曰古者受姓受氏以旌有功是時人皆土著

直略及言善土地有故名宗望姓舉郡國自表

而譜系與焉所以推叙昭穆使百代不得相亂

也遭晉播遷胡醜亂華百宗蕩析士去墳墓子

孫猶挾系錄以示所承而代閱顯者至賈婚求

財汨喪廉恥唐初流弊仍甚天子屢抑不為衰

至中葉風教又薄譜錄都廢公靡常產之拘士

忘舊德之傳言李悉出隴西言劉悉出彭城悠

悠世昨與裕訖無考按冠冕包隸混為一區可

太息哉色昨早及左傳人有十等王臣公公臣

除保區登區臣

賈威

賈威字文蔚岐州人父熾在周為上柱國入隋為

太傅威沈邃有器局貫覽群言家世貴子第皆喜

武力獨威尚文諸兄誣為書癡起之內史令李德

林舉秀異授秘書郎當遷不肯調者十年故其學

益博而諸兄以軍功位通顯矣薄威職閑冗更謂

曰昔仲尼積學成聖猶棲遲不偶汝尚何求邪威

笑不荅○高祖入關召補丞相府司錄參軍方天

下亂禮典湮缺威多識朝廷故事乃裁定制度帝

語裴寂曰威今之叔孫通也武德元年授內史令

史中書令也魏文帝置中書令為內每論政事得失

必陳古為諭帝益親賜也欲嘗引入卧內謂曰

唐書 賈威傳 十八



昔周有八柱國吾與公家是也今我為天子而公
為內史令事固有不等邪威曰臣家在漢再為外
戚至元魏有三皇后今陛下龍興臣復以姻戚進
夙夜懼不克任帝曰公以三后族夸我邪關東人
與崔盧婚者猶矜大公世為帝戚不亦貴乎

竇軌

威九子

軌字士則性剛果有威從秦王討王世充明年還
蜀軌既貴蓋嚴酷然能自勤若每出師臨敵身未
嘗解甲其下有不用命即誅至小過亦鞭箠流血
人見者皆重足股慄由是蜀盜悉平○貞觀元年
為洛州都督周洛間因隋亂人不士著軌下令諸
縣有游手末作者按之由是威信大行民皆趨本

卒兄子抗

五註赤脉千腫方語而浮赤入大宅為將必

多殺

表傳大

竇抗

抗字道生美容儀性通率涉見圖史以帝甥蚤貴
侍父疾束帶五旬不弛居喪哀癯過常

禮其反

○轉

幽州總管所至以寬惠聞抗與高祖少相狎及楊

玄感反抗謂高祖曰李氏名在圖籙天所啓也高

祖曰為禍始不祥公無妄言煬帝遣抗出靈武連

護長城聞高祖定京師喜曰此吾家壻也達有大

度真撥亂主也因敍長安高祖見之喜握手曰李

氏果王何如因置酒為樂授將作大匠帝聽朝或

唐書

竇抗傳

三十九



引升御坐既退入卧内從容談笑極平生歡以兄呼之宮中稱為舅或留宿禁省侍燕豫然未嘗干朝廷事後從秦王平薛舉功第一又從征王世充東都平冊勳於廟者九人抗與從弟軌與馮子靜誕製爵

竇靜

靜字元休(高祖)入京師擢并州大總管府長史時突厥數為邊患糧道不屬靜表請屯田太原以首餽運帝從之歲收粟十萬斛詔檢校并州大總管又請斷石嶺以為鄣塞制突厥之入○(太宗)即位授司農卿趙元楷為火卿靜鄙其聚斂因會官屬大言曰如煬帝奢侈竭四海自奉司農須公矣今

天子躬節儉屈一人安兆庶惡用公款元楷大慙○改夏州都督突厥攜貳諸將出征者過靜靜為陳虜中虛索諸將由是大克獲及擒頡利詔處其衆河南靜上書曰夷狄窮則搏噬飽則羣聚不可以刑法繩仁義教也衣食仰給不時耕桑今損有為之民資無知之虜得之無益於治失之不害於化况首丘未忘首手又反禮記葬也首丘首注丘則一旦變生犯我王略矣不如因其破亡其初不忘假以賢王一踰妻之宗女技其土地部落使權弱勢分易為羈制則世為蕃臣矣帝雖不從然嘉其忠優詔答曰北方之務悉以相委以卿為寧朔大使朕無北顧憂矣再遷民部尚書卒○(貞觀)初



為宗正卿太宗與語昏謬失對乃下詔曰誕比襄
耗不能事朕知而任之是謂不明且為官擇人者
治為人擇官者亂其以光祿大夫罷就第

贊曰

高竇雖緣外戚姻家

高士庶以女配太宗

以從兄弟女配高然自以才猷結天子厠跡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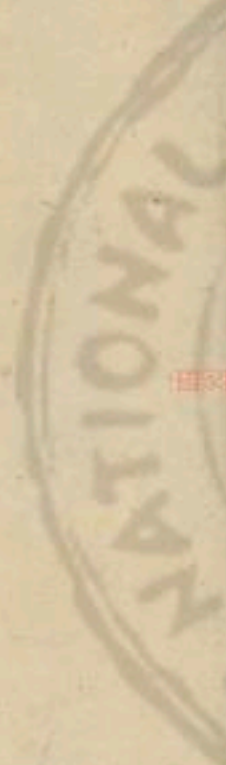
臣垂榮無窮時有遇合故見諸事業古來賢豪

不遭與運埋光錐采鏡迨唐友冑扶疏數百年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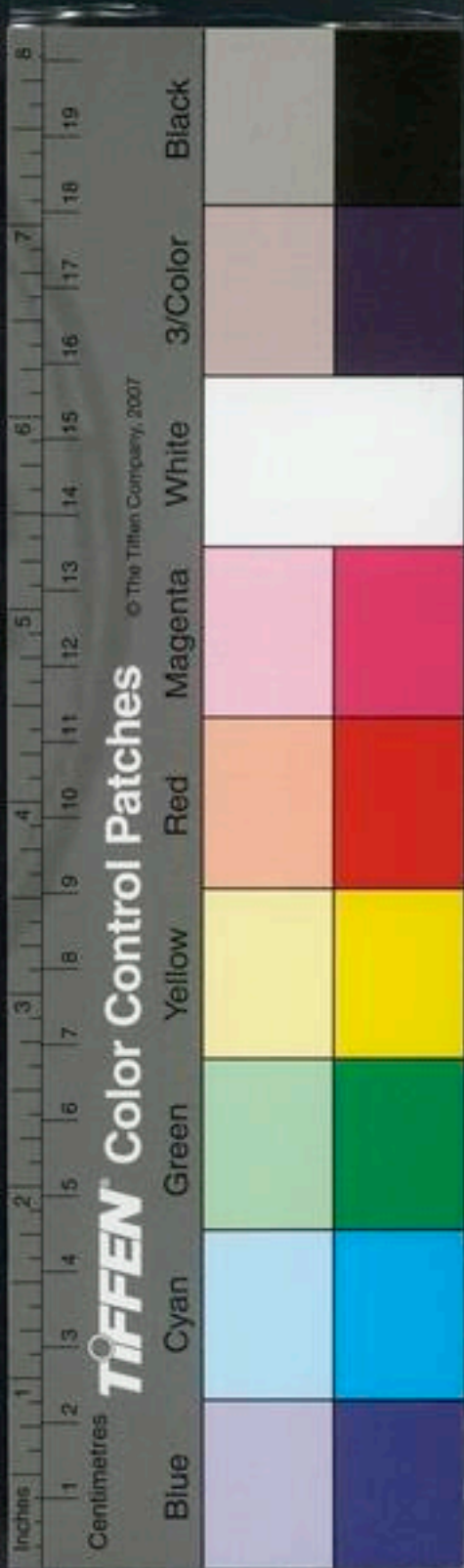
屹執峻竇宗自魏反唐友冑扶疏數百年所

馮厚矣在漢為上柱國入隋為太傅在唐文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十三



© 2007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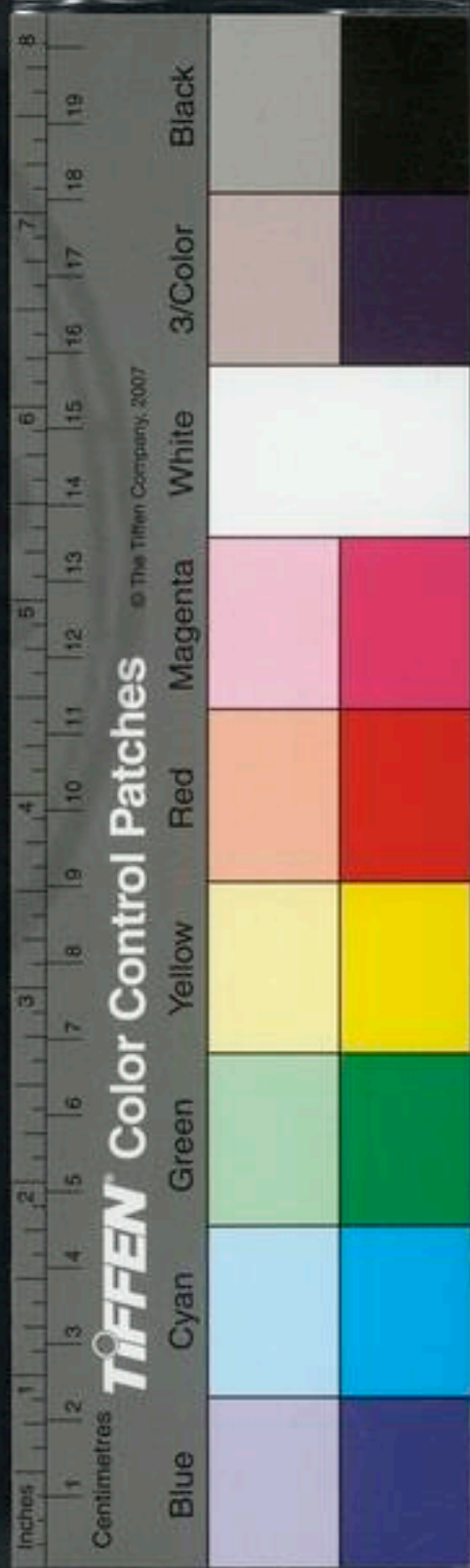
十七史

五十三

唐列傳

| | | | | | | | | | | | | | |
|-----|-----|------|-----|-----|-----|-----|-----|-----|-----|-----|-----|-----|-----|
| 薛稷 | 房玄齡 | 杜如晦 | 杜楚客 | 杜淹 | 杜元穎 | 杜審權 | 杜讓能 | 魏徵 | 魏謩 | 王珪 | 薛收 | 薛元超 | 薛元敬 |
| 馬周 | 韋挺 | 李綱 | 李安靜 | 李大亮 | 李迥秀 | 戴胃 | 戴至德 | 劉洎 | 崔仁師 | 崔凝 | 陳封達 | 楊恭仁 | 楊恭仁 |
| 楊師道 | 封倫 | 宇文士及 | 鄭善果 | 鄭元璠 | 鄭萬紀 | 權懷恩 | 權立德 | 閻立本 | 蔣儼 | 韋弘機 | 姜師度 | 強循 | 李安期 |
| 張知謩 | 蕭瑀 | 蕭高 | 蕭復 | 蕭儉 | 蕭倣 | 蕭遘 | 蕭定 | 岑文本 | 岑義 | 虞世南 | 李百藥 | | |
| 褚亮 | 李守素 | 姚思廉 | 姚璠 | 姚思廉 | 姚璠 | | | | | | | | |

十七史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十四

列傳

房玄齡

房玄齡字喬齊州人父彥謙仕隋歷司隸刺史玄

齡幼警敏貫綜墳籍善屬文書兼草隸開皇中天

下混一皆謂隋祚方永玄齡密白父曰上無功德

徒以周近親妄誅殺攘神器有不為子孫立長

久計淆置嫡庶嫡音的嫡也競侈僭相傾闕闕音缺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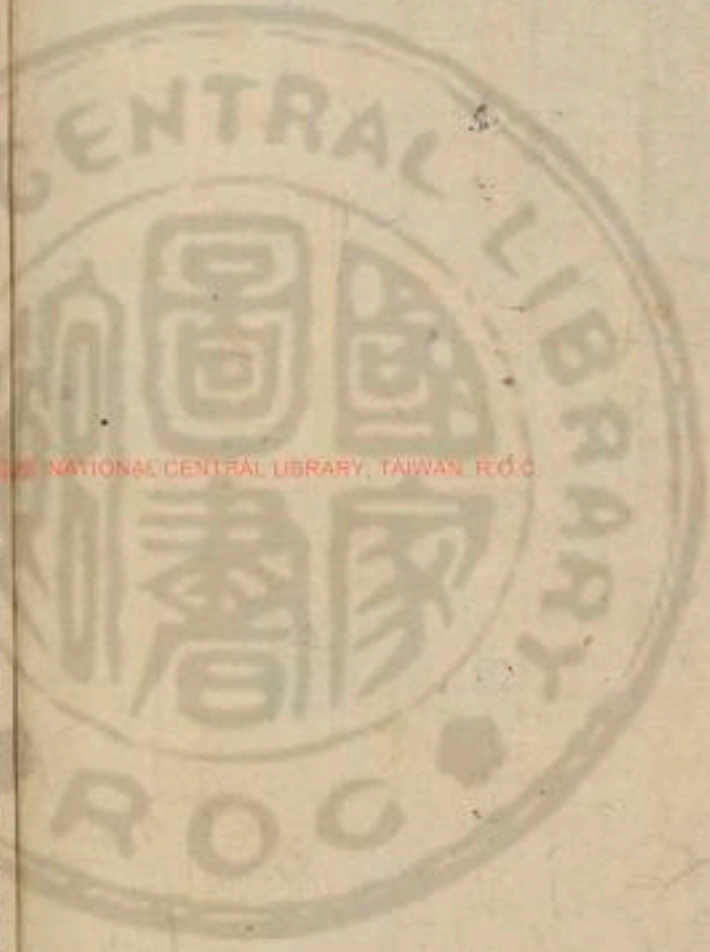
終當內相誅夷視今雖平其亡跬可須也跬音大也

彥謙驚曰無妄言○年十八舉進士授羽騎

尉校讎祕書省吏部侍郎高孝基名知人謂裴矩

曰僕觀人多矣未有如此郎者當為國器但恨不

得盡其才



見其聳壑昂霄云顧中原方亂慨然有憂天下志
會父疾縣十旬不解衣乃喪勺_辟若飲不入口五
日太宗以燉煌公徇渭北杖策上謁軍門一見如
舊公為秦王即授府記室封臨淄侯征伐未嘗不
從衆爭取怪珍玄齡獨收人物致幕府與諸將密
相申結人_二願盡死力王嘗曰漢光武得鄧禹門
人益親今我有玄齡猶禹也居府出入十年軍符
府檄或駐馬即辨文約理盡初不著藁高祖曰若
人機識是宜委任每為吾兒陳事千里外猶對面
語○隱太子與王有隙王召玄齡與計對曰國難
世有惟聖人克之大王功蓋天下非特人謀神且
相之乃引杜如晦協判大計事平王為皇太子擢

右庶子即位為中書令第功班賞與如晦長孫無
忌尉遲敬德侯君集功第一進爵列_朝安國公食

邑千三百戶餘皆次叙封拜帝顧羣臣曰朕論公
等功定封邑恐不能盡無有諱各為朕言之淮安

王神通曰義師起臣兵最先至今玄齡等以刀筆
吏居第一臣所未論帝曰叔父兵誠先至然未嘗

躬行陣勞故建德之南軍敗不振討黑闥反動壁
風輒奔今玄齡等有決勝帷幄定社稷功此普何

所以先諸將也叔父以親宜無愛者固不可緣私
與功臣競先後爾初將軍丘師利等皆怙跋攘袂

_彌或指畫自陳說見神通愧屈乃曰陛下至不
私其親吾屬可妄訴耶○進尚書左僕射監脩國



史更封魏帝曰公為僕射當助朕廣耳目訪賢材
比聞閔牒訟日數百豈暇求人哉乃救細務屬左
右丞大事關僕射帝嘗問創業守文孰難玄齡曰
方時草昧羣雄競逐攻破乃降戰勝乃剋創業則
難魏徵曰王者之興必乘衰亂覆昏暴殆天授人
與者既得天下則安于驕佚與逸人欲靜儻役毒
之世方敝哀刻窮之與窮國繇此衰則守文為難
帝曰玄齡從我定天下畏富貴則驕亡則怠亡則見
難徵與我安天下畏富貴則驕亡則怠亡則見
守文之難方與公等慎之居宰相十五年女為
王妃男尚主自以權寵隆極累表辭位詔不聽頃
之進司空仍總朝政玄齡固辭帝遣使謂曰讓誠

美德也然國家相眷賴久一日去良弼如亡左右
手顧公筋力未衰毋多讓會伐遼留守京師詔曰
公當蕭何之任朕無西顧之憂矣凡糧械飛輪飛輪
輸軍伍行留悉裁總之玄齡數上書勸帝願毋輕
敵久事外夷晚節多病顧諸子曰今天下事無不
得惟討高麗未止上含怒意決羣臣莫敢諫吾而
不言抱愧沒地矣遂上疏曰上古所不臣者陛下
皆臣之所不制者陛下皆制之矣為中國患無如
突厥而大小可汗相次束手弛辯握刀辯交珍分
典禁衛延陀鉄勒披置州縣高昌吐渾偏師掃除
惟高麗歷代通命莫克窮討陛下責其弒逆身自
將六軍征荒裔不旬日拔遼東虜獲數十萬殘衆



擊君縮氣不敢息可謂功倍前世矣易曰知進退存亡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蓋進有退之義存
有亡之機得有喪之理為陛下惜者此也傳曰知
足不辱知止不殆陛下威名功烈既云足矣拓地
開疆亦可止矣邊夷醜種不足待以仁義責以常
禮古者以禽魚畜之必絕其類恐歎窮則搏苟救
其死且陛下每決死罪必三覆五奏進蔬食作蔬
停音樂以人命之重為感動也今士無一罪驅之
行陣之間委之鋒鏑之下鏑音的使肝腦塗地老
父孤子寡妻慈母望柩車反柩音抱枯骨摧心掩
泣其所以變動陰陽傷害和氣宗天下之痛也使
高麗違失臣節誅之可也侵擾百姓滅之可也能

為後世患夷之可也今無是三者而坐敎中國為

舊王雪耻新羅報仇新羅東夷地非所存小所損

大乎臣願下沛然之詔許高麗自新焚陵波之船
罷應募之衆即臣死骨不朽帝得䟽謂高陽公主

愛子道曰是已危懼時尚能憂吾國事乎疾

甚帝命鑿苑垣以便候後薨年七十一贈太尉謚

曰文昭高宗詔配享太宗庙廷玄齡當國夙夜

勤強任公竭節不欲一物失所無媚忌非聞人
善若已有之明達吏治而緣飾以文雅議法屢令
務為寬平不以已長望人取人不求備雖卑賤皆

得盡所能或以事被讓必稽顙請罪畏惕視若無
所容貞觀末以譴還茅褚遂良言於帝曰玄齡事



君自無所負不可以一青所景便示斥外非天子
任大臣意帝悟遽召于家後避位不出○久之會
帝幸芙蓉園觀風俗玄齡教子第泚掃廷堂董思
晉反曰乘輿且臨幸有頃帝果幸其第因載玄齡
還宮帝在翠微宮以李緯為民部尚書會有自京
師來者帝曰玄齡聞緯為尚書謂何曰惟稱緯好
鬚無他語帝遽改太子詹事○帝討遼玄齡守京
師有男子上急變玄齡詰狀曰我乃告公玄齡駭
遣追帝王榮曰帝視奏已斬男子下詔責曰公
何不自信其委任類如此○治家有法度常恐諸
子驕侈席勢凌人續山乃集古今家誠書為屏
風令各取一具曰留意於此足以保躬矣漢袁氏

累葉忠節吾心所尚爾宜師之

五註太宗詔復定舊令與法司增損隋律自

玄齡更定律令格式詔太宗之世用之無所
變改並列致奉國知無不為王公輔才王並

辛若立門戶亦望貽後悉為不肖子敗之
轉州世襲刺史喜庸懿績簡在帝心無忌在

十八學士選中天下慕向謂之登瀛洲褚遂

杜如晦

如晦字克明京兆杜陵人少英爽喜書以風流自

命內負大節臨機輒斷隋大業中煬帝預吏部選

侍郎高孝基異之曰君當為棟樑用願保令德

高祖平京師秦王引為府兵曹參軍徙陝州總管

唐書

杜如晦傳

五



府長史時府屬多外遷王患之房玄齡曰去者雖多不足吝如晦王佐才也大王若終守藩無所事必欲經營四方捨如晦無共功者王曰非公言我幾失之因表留莫府從征伐常參帷幄機稅方多事裁處無留僚屬共才之莫見所涯○王為皇太子進尚書右僕射仍領選與玄齡共筦朝政筦引士賢者下不肯咸得其職當時浩然故重監察御史陳師合上拔士論謂一人不可揔數職陰劉諷如晦等諷帝曰玄齡如晦不以勲舊進特其才可與治天下者師合欲以此離間吾君臣邪邪亦嶺表

孫甫曰人主之任大臣不可不專亦不可專若

深知其人可付國事不專任之何以責成功蓋專任則責重責重則人必盡其才力也

久之以疾辭職薨贈司空謚曰成手詔虞世南勒文于碑使言君臣痛悼意他日食亦美輟其半奠焉嘗賜玄齡黃銀帶曰如晦與公同輔朕今獨見公泫然不淚泫曰世傳黃銀鬼神畏之更取金

帶遣玄齡送其家後忽夢如晦若平生明日敕所御饌往祭勞問妻子恩禮無少衰後詔功臣世襲贈密州刺史徙國策策方為相時天下新定臺閣制度憲物各典率二人討裁裁每議事

帝所玄齡必曰非如晦莫籌之及如晦至卒用玄齡策蓋如晦長於斷而玄齡善謀兩人深相知故



能同心濟謀以佐佑帝當世語良相必曰房杜云

互註辛苦立門戶亦望貽後悉為不肖子敗

傳在十八學士選中天下慕向謂之登瀛洲

傳在十八學士選中天下慕向謂之登瀛洲

傳在十八學士選中天下慕向謂之登瀛洲

杜楚客 如晦弟

楚客少尚奇節方建成難作楚客遁舍嵩山貞觀四年召為給事中太宗曰君居山似之矣謂非宰相不起渠然邪夫走遠者自近人不郵無官患才不副而况與我異支一心者甬當如况事吾而輔我楚客頓首謝進蒲州刺史政有能名遷工部尚書攝府事以威肅聞

杜淹 如晦叔父

淹字執禮材辯多聞有美名隋開皇中與其友韋福嗣謀曰上好用隱民蘇威以隱者召得美官乃共入太白山為不仕者文帝惡之謫戍江表洛陽平秦王引為文學館學士嘗侍宴賦詩充工賜銀鍾及踐阼召為御史大夫淹建言諸司文按稽期請以御史檢促太宗以問封倫曰設官各以其事治御史劾不法而索按求疵是太苛備且候官淹嘿然帝曰何不申執對曰倫所引國大體臣伏其議又何言帝悅以資博練帝敕東宮儀典簿最悉聽淹裁訂平議也俄檢校吏部尚書參豫朝政所薦羸四十人皆知名嘗曰邳懷道可用麟音帝



問狀淹曰懷道及隋時位吏部主事方煬帝幸江
都羣臣迎阿獨懷道執不可帝曰卿時何云曰臣
與衆帝折曰事君有犯無隱卿直懷道何不謹言
謝曰臣位下又顧諫不從徒死無益帝曰內以君
不足諫尚何仕食隋粟忘隋事忠乎因顧羣臣公
等謂何王珪曰此干諫而死孔子稱仁泄治諫亦
死則曰民之多僻無自立辟祿重責深從古則然
帝笑曰卿在隋不諫宜置世充親任胡不言世充
置淹用抑對曰固常言不見用帝曰世充復諫
節非復銀也何而免淹辭窮不得對帝勉曰今任
卿已可有諫未答曰願死無隱貞觀二年卒始淹
典二職責重於朝矣而公清白名獲譏當世

互註以吏部尚書參議朝政百官表天綱曰

公蘭臺學堂全且博將以文章顯錄

杜元穎如晦五世孫

元穎及進士第為林翰學士穆宗以元穎多識朝
章九被寵不閱歲至宰相搢紳駭異出為西川節
度使敬宗驕僻不君元穎每欲中帝意以幸固乃
巧索珍異獻之踵相躡於道百工造作無程歛取
苛重至削軍食以助裒畜於是人上咨苦太和三
年文南詔乘虛襲我嵩等州文遣使臨撫
南詔南詔上言蜀人祈我誅虜師不能克請陛下
誅之以謝蜀人由是斥為循州司馬死於貶所錄



審權字殷衡清重寡言性長厚居翰林最久終不
漏禁近語在方鎮視事有常處要非日入未始就
內寢坐必飲祗常若對大賓客與杜悰俱位將相
悰先進故世謂審權為小杜云

杜審權 元祥子

杜讓能 審權子

讓能字羣懿(僖宗)狩蜀奔謁行在召為翰林學士
方關東兵興調發綏徠書詔兼浩讓能思精敏凡
號令行下處事值機無所遺美帝倚重之○李克
用兵至帝夜出鳳翔蒼黃無知者讓能方直宿直
徒步從十餘里得遺馬襜紳為鞞乘之鞞王蒙反
也鞞俄而進狩梁是時棧道為山南石君涉所毀鞞

說反天子間闕險涉讓能未嘗暫去側

帝勞曰朕失道再違宗廟方艱難時卿不火舍朕

蓋古所謂忠於所事邪讓能頓首曰臣世蒙國厚

恩陛下不以臣不肖使扞牧圉臨難苟免臣之耻

○(昭宗)立進尚書左僕射李茂貞守鳳翔自大順

後昭宗兵竄強恃有功不奉法朝廷弱弗能制帝怒

詔讓能計議時宰相崔昭緯陰結茂貞讓能所言

悉漏之帝曰今詔令不出城門國制撓弱賈生慟

哭時也卿為我羞之讓能曰陛下欲削滌僭慢賈

反剛主威隆王室此中外大臣所宜共成之不宜

專任臣帝曰卿元輔休戚與我均何所避泣曰臣

位宰相所以未乞骸骨者思有以報陛下敢計身



乎且陛下之心憲祖心也但時有所未便他日臣
蒙晁錯之誅顧不足弭七國患然敢不奉詔景德
二年李茂貞悉兵至三橋請必殺之乃賜死

贊曰太宗以上聖之才取孤隋攘羣盜天下已
平用玄齡如晦輔政興大亂之餘紀綱彫弛而
能興仆植僵過也使號令典刑粲然罔不完
雖數百年猶蒙其功可謂名宰相然求所以致
之上蹟逮不可見何哉唐柳芳有言帝定禍亂
而房杜不言功王魏善諫繼繼而房杜讓其直
英衛善兵封勳而房杜濟以文持衆義效之君
是後新進更用事玄齡身處要地不吝權善始
以終此其成令名者諒其然乎如晦雖任事日

淺觀玄齡許與及帝所親款則謨謀果有大過
人者方君臣明良志協議從相資以成固千載
之遇蕭曹之勳與無不足進焉雖然宰相所以
代天者也輔贊彌縫而藏諸用使斯人由而不
知非明哲曷臻是哉彼揚已取名瞭然使戶曉
者蓋房杜之細邪蘇執書曰唐之房杜賢無可
見房杜已底而人不知

魏徵

魏徵字玄成少孤落魄地各棄貲產不營有大志

通貫書術隱太子引為洗馬徵見秦王功高

陰勸太子早為計太子敗王責謂曰爾閱吾兄券

問反計奈何答曰太子蚤從徵言不死今日之禍王



器其直無恨意即位拜諫議大夫或引至卧内訪
天下事徵亦自以不世遇乃展盡底蘊無所隱凡
二百餘奏無不剴切當帝心者劉反古左右有毀徵
阿黨親戚者帝使溫彥博按訊反非非是彥博曰
徵為人臣不能著形迹遠嫌疑及干而被飛謗足
宜責也帝謂彥博行讓徵仁見帝謝曰臣聞君臣
同心是謂一體豈有置至公事形迹若上下共由
茲路邦之興喪未可知也帝矍然曰燮吾悟之
矣徵頓首曰願陛下俾臣為良臣毋俾臣為忠臣
帝曰忠良異乎曰良臣稷契咎陶也古各與皇忠
臣龍逢比干也良臣身荷美名君都顯號子孫傳
承流祚無疆忠臣已嬰禍誅君臨昏惡喪國國家

祇取空名此其異也帝曰善因問為君者何道而
明何失而暗徵曰君所以明兼聽也所以暗偏信
也堯舜開四門明四目達四聰雖有共鯀不能塞
也靖言庸違不能惑也秦二世隱蔽其身以信趙
高天下潰叛而不得聞梁武信朱异音侯景向闕
而不得聞隋煬帝信虞世基賊徧天下而不得聞
故曰君能兼聽則姦人不得壅蔽而下情通矣鄭
仁基息女美而才皇后建請為充華官典冊具或
言許聘矣徵諫曰陛下處臺榭上高曰臺榭則欲民
有棟宇食膏粱則必民有飽適顧嬪御則欲民有
室家今鄭已約婚陛下取之豈為人父母意帝痛
自咎即詔停冊○貞觀三年以秘書監參豫朝政



高昌王麴文泰將入朝西域諸國欲因文泰悉遣使者奉獻帝詔文泰使人厭怛紇于迎之昭常謝其今又加諸國焉則瀕塞州縣以之致罪者衆彼以商賈來則邊人為之利若賓客之中國蕭然耗矣漢建武時西域請置都護送侍子光武不許不以蠻夷弊中國也帝曰善追止其詔○於是帝即位四年歲斲死二十九歲至刑措米斗三錢先是帝嘗嘆曰今大亂之後其難治乎徵曰大亂之易治譬饑人之易食也帝曰古不云善人為邦百年然後勝殘去殺邪曰此不為聖哲論也聖哲之治其應如響晷月而可蓋不其難封德彝曰不然三

代之後澆詭日滋秦任法律漢雜霸道皆欲治不能非能治不欲徵書生好虛論徒亂國家不可聽徵曰五帝三王不易民以教行帝道而帝行王道而王顧所行何如耳皇帝逐蚩尤七十戰而勝其亂因致無為九黎害德顓頊征之已克而治桀為亂湯放之紂無道武王伐之湯武身及太平若人漸澆詭不復反朴今當為鬼為魅時尚安得而化哉德彝不能對然心以為不可帝納之不疑至是天下大治蠻夷君長襲衣冠帶刀宿衛東薄海南踰嶺戶闔不閉行旅不齎糧取給於道帝謂羣臣曰此徵勸我行仁義既效矣惜不令封德彝見之時德彝已死俄檢校侍中進爵郡公○帝幸九成宮仁



御舍園川宮下李靖王珪繼至吏改館宮御以舍
靖珪帝怒曰威福由是等邪何輕我宮人詔并按
之徵曰靖珪皆陛下腹心大臣宮人止後宮掃除
隸耳方大臣出官吏謬朝廷法式歸來陛下問人
間疾苦夫官舍因靖等見官吏之所吏不可不謁
也至宮人則不然供饋之餘無所參承以此按吏
且駭天下耳目帝悟寢不問後帝宴丹霄樓酒
中謂長孫無忌曰魏徵王珪事隱太子巢刺王時
誠可惡我棄怨用才無羞古人然徵每諫我不從
我發言輒不即應何哉徵曰臣以事有不可故諫
若不從輒應恐遂行之帝曰第即應須別陳論願
不得徵曰昔舜戒羣臣爾無而從退有後言若面

從可方別陳論此乃後言非稷契所以事堯舜也

帝曰人言徵舉動疏慢我但見其嫵媚耳魏文徵

拜曰陛下導臣使言所以敢然若不受臣敢數批

逆鱗龍鱗有逆鱗七年為侍中高書省滯訟不

決者詔徵平治徵不素習法但存大體慶事以情

人心悅服○進封鄭國公多病辭職帝曰公獨不

見金在鑿反古猛何足貴邪善冶鍛而為器人乃室

之朕自比於金以公為良匠而加礪焉卿雖疾未

及衰庸得便爾徵懇請數却愈牢乃拜特進知門

下省事詔朝章國典參議得失文德皇后既葬帝

即苑中作層觀以望昭陵引徵同升徵熟視曰臣

眊昏不能見帝指視之徵曰臣以為陛下望獻陵



若昭陵臣固見之帝泣為毀觀○尋以定五禮
高祖當封一子縣男徵請封孤元子叔慈帝愴
實嘉然曰此可以勵俗即許之○後幸洛陽次昭仁宮
多所譴責徵曰隋惟責不獻食或供奉不精為此
無限而至於亡故天命陛下代之正當兢兢戒約
奈何令人悔為不奢若以為足今不啻足矣以為
不足萬此寧有足耶帝驚曰非公不聞此言退又
上疏曰書稱明德慎罰惟刑之恤禮曰為上易事
為下易知則刑不煩上多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
君長勞夫上易事下易知君長不勞百姓不惑故
君有一德臣無二心夫刑賞之本在乎勸善而懲
惡帝王所以與天下畫一不以親疎貴賤而輕重

者也今之刑賞或由喜怒或出好惡喜則矜刑於
法中怒則求罪於律外好則鑽皮出羽惡則洗垢
索瘢漢書蓋刑濫則小人道長賞謬則君子道消
小人之惡不懲君子之善不勸而望治安刑措非
所聞也且暇豫而言皆教尚孔老至於威怒則專
法申韓故道德之旨未弘而錮薄之風先推魏
魏昔州犂上下其手而楚法以弊張湯輕重其心
而漢法以謬况人主而自高下乎頂者罰人或以
供張不贖或不能從欲皆非致治之惠也且以隋
府箴况今之資儲以隋甲兵况今之士馬以隋戶
口况今之百姓絜長度大曾何等級焉然隋以富
彊而喪動之也我以貧寡而安靜之也靜之則安



動之則亂人皆知之非隱而難見微而難察也不
蹈平易之塗而遵覆車之轍何哉安不思危治不
念亂存不慮亡也方隋未亂自謂必無亂未亡自
謂必不亡所以甲兵亟動徭役不息以至殘辱而
不悟滅亡之所由也豈不哀哉夫監形之羨惡必
就止水監政之安危必取亡國臣願當今之動靜
以隋為鑑則存亡治亂可得而知思所以危則安
矣思所以亂則治矣思所以亡則存矣存亡之所
在在節嗜慾省游畋息靡麗罷不急慎偏聽近忠
厚遠佞佞而已魏野夫守之則易得之實難
今既得其所難豈不能保其所易保之不固驕奢
滋汰有以動之也帝宴羣臣積翠池酣樂賦詩徵

賦西漢其卒章曰終藉叔孫禮方知皇帝尊帝曰
徵言未嘗不約我以禮○他日從容問曰此政治
若何徵見久承平帝意有所忽因對曰陛下貞觀
之初導人使諫三年以後見諫者悅而從之比一
二年勉強受諫而終不平也帝驚曰公何物驗之
對曰陛下初即位論元律師死孫伏伽諫以為法
不當死陛下賜以蘭陵公主園直百萬或曰賞太
厚荅曰朕即位未有諫者所以賞之此導人使諫
也後柳雄妄訴隋資有司得以劾其偽將論死戴
胄奏罪當徒執之四五然後赦謂胄曰第守法如
此不畏濫刑此悅而從諫也近皇甫德參上書言
脩洛陽宮勞人也收地租厚斂也俗尚高髻



宮中所化也陛下志反於曰是子使國家不役一人不收一租宮人無髮乃稱其意臣奏人臣上書不激切不能起人主意激切則近訕謗于時陛下雖從臣言賞帛罷之意終不平此難於受諫也帝悟曰非公無能道此者人苦不自覺之耳先是帝作堽仙宮徵上疏曰隋有天下三十餘年風行萬里威儋殊俗德徒一旦舉而棄之彼煬帝者豈惡治安喜滅亡哉恃其富強不虞後患也驅天下役萬物以自奉養子女玉帛是求宮宇金榭是飾徭役無時干戈不休外示威重內行險忌譏邪者進忠正者退上下相蒙人不堪命以致殞匹夫之手為天下笑聖哲乘機拯其危溺今宮觀臺榭盡居

之矣奇珍異物盡收之矣姬姜淑媛好備盡侍於側矣四海九州盡為臣妾矣若能鑑彼所以亡念我所以得焚寶衣毀廣殿安慶卑宮德之上也若成功不廢即仍其舊除其不急德之次也不惟玉葉之艱難謂天命可恃因基增舊甘心侈靡使人不見德而勞役是聞斯為下矣以暴易暴與亂同道夫作事不法後無以觀人怨神怒則災害生災害生則禍亂作禍亂作而能以身名令終者鮮矣○是歲大雨穀洛溢毀宮寺十九漂居人六百家徵陳事曰臣聞為國基於德禮保於誠信誠信立則下無二情德禮形則遠者來格故德禮誠信國之大綱不可斯湏廢也傳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



以忠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又曰同言而信信
在言前同令而行誠在令外然則言而不行言不
信也令而不從令無誠也不信之言不誠之令君
子弗為也自王道休明縣十餘載倉廩愈積土地
益廣然而道德不日博仁義不日厚何哉由待下
之情未盡誠信雖有善始之勤而無克終之美故
便佞之徒得肆其巧謂同心為朋黨告訐為至公
強直為擅權忠讜為誹謗謂之朋黨雖忠信可疑
謂之至公雖矯偽無咎強直者畏擅權而不得盡
忠讜者慮誹謗而不敢與之爭羨惑視聽鬱於大
道妨化損德無斯甚者今將致治則委之君子得
失或訪諸小人是毀譽常在小人而賢責常加君

子也夫中智之人豈無小慮然慮不及遠雖竭力
盡誠猶未免頹敗况內懷奸利承顏頤肯乎故孔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未有小人而仁者然則
君子不能無小惡惡不積無害於正小人時有小
善善不積不足以忠今謂之善人矣復慮其不信
何異立直木而疑其景之曲乎故上不信則無以
使下下不信則無以事上信之為義大矣昔齊桓
公問管仲何以害霸管仲曰不能知人害霸也知
而不能用害霸也用而不能任害霸也任而不能
信害霸也既信而又使小人參之害霸也晉中行
穆伯攻鼓中行穆伯鼓穆伯經年而不能下覬間倫
曰鼓之嗇夫聞倫知之請無疲士大夫而鼓可得



穆伯不應左右曰不折一戟不傷一卒而鼓可得君矣不為穆伯曰間倫之為人也佞而不仁若使間倫下之吾不可以不賞若賞之是賞佞人佞人得志是使晉國捨仁而為佞雖得鼓安用之矣夫穆伯列國之大夫管仲霸者之佐猶能慎於信任遠避佞人穆伯况陛下之上聖乎若欲令君子小人是非不雜必懷之以德待之以信厲之以義節之以禮然後善善而惡惡審罰而明賞無為之化夫何遠之有善善而不能進惡惡而不能去罰不又有罪賞不加有功則危亡之期或未可保帝手詔嘉答於是發明德宮玄圃院賜遭水者他日宴羣臣帝曰貞觀以前從我定天下間闕草昧玄齡

功也貞觀之後納忠諫正朕違為國家長利徵而

已雖古名臣亦何以加親解佩刀以賜二人○帝

嘗問羣臣徵與諸葛亮孰賢岑文本曰亮才兼將

相非徵可比帝曰徵蹈履仁義以弼朕躬欲致之

亮舜雖亮無以抗時上封事者衆或不切事帝狀

之欲加譙黜徵曰古者立謗木欲聞已過封事其

謗木之遺乎陸陛下思聞得失當恣其所陳

言而是予為朝廷之益非予無損於政帝悅皆勞

遣之○十三年阿史那結社率作亂突厥時

反伏誅先是貞觀四年突厥降溫處時為

五月不雨徵上疏極言曰臣奉侍帷幄十餘年陛



下許臣以仁義之道守而不失儉約朴素終始弗
渝德音在耳不敢忘也頃年以來寔不克終謹用
條陳裨萬分一陛下在貞觀初清靜寡欲化被荒
外今萬里遣使市索駿馬并訪怪珍昔漢文帝却
千里馬晉武帝焚雉頭裘陛下居常議論遠革堯
舜今所為更欲處漢文晉武下乎此不克終一漸
也子貢問治人孔子曰懷子若朽索之馭六馬子
貢曰何畏哉對曰不以道導之則吾讎也若何不
畏陛下在貞觀初護民之勞煦之如子謂此不輕
營為頃既奢肆思用人力乃曰百姓無事則易驕
勞役則易使自古未有百姓逸樂而致傾敗者何
有逆畏其驕而為勞役哉此不克終二漸也陛下

在貞觀初役已以利物比來縱欲以勞人雖憂人
之言不絕於口而樂身之事案切諸心無慮營構
輒曰弗為此不便我身推之人情誰敢復爭此不
克終三漸也在貞觀初親君子斥小人比來輕褻
小人禮重君子重君子也恭而遠之輕小人也狎
而近之近之莫見其非遠之莫見其是莫見其是
則不待問而踈莫見其非則有時而昵昵乙昵小
人踈君子而欲致治非所聞也此不克終四漸也
在貞觀初不貴異物不作無益而今難得之貨雜
然並進玩好之作無時而息上奢靡而望下朴素
力役廣而冀農業興不可得已此不克終五漸也
貞觀之初求士如渴矣者所舉即信而任之取其



所長常恐不及比來由心好惡以衆賢舉而用以
一人毀而棄雖積年任而信或一朝疑而斥夫行
有素履事有成迹一人之毀未必可信積年之行
不應頓虧陛下不察其原以為臧否臧否反也
使讒佞得行守道疏間此不克終六漸也在貞觀
初高居深拱無田獵畢弋之好數年之後志不克
固鷹犬之貢遠及四夷晨出夕返馳騁為樂變起
不測其及救乎此不克終七漸也在貞觀初遇下
有禮羣情上達今外官奏事顏色不接間因兩短
詰其細過雖有忠款而不得申此不克終八漸也
在貞觀初致治道常若不足比恃功業之大員
聖智之明長傲縱欲長及無事興兵問罪遠裔親

狎者阿旨不肯諫踈遠者畏威不敢言積而不已
所損非細此不克終九漸也貞觀初頻年霜旱畿
內戶口並就闕外携老扶幼來徃數年卒無一戶
亡去此由陛下矜育撫寧故死不携貳也此者疲
於徭役閭中之人勞弊尤甚雜匪番下顧而不遣
正兵番上復別驅任市物繼屬於廛連子背望於
道脫有一穀不收百姓之心恐不如前日之怙託
秦此不克終十漸也夫禍福無門惟人之召人
無繫焉妖不妄作今旱暵之災遠被郡國凶醜之
孽起於穀下孽穀之下此上天示戒乃陸
下恐懼憂勤之日也千載休期時難再得明主可
為而不為臣所以鬱結長嘆者也疏奏帝曰朕今



聞過矣願改之以終善道有違此言當何施顏面
與公相見我方以所上疏列為屏障庶朝夕見之
兼錄付史官使萬世知君臣之義○高昌平帝宴
兩儀殿歎曰高昌若不失德豈至於亡然朕亦當
自戒不以小人之言而議君子庶幾獲安也徵曰
昔齊桓公與管仲鮑叔牙甯戚四人飲桓公請叔
牙曰盍起為寡人壽叔牙奉觴而起曰願公無忘
在莒時使管仲無忘束縛於魯時使甯戚無忘飯
牛車下時桓公避帝而誓曰寡人與二大夫能無
忘夫子之言則社稷不危矣帝曰朕不敢忘布衣
時公不得忘叔牙之為人也○帝遣使者至西域
立葉護可汗譯音未還又遣使賫金帛諸國市馬

徵曰今立可汗未定即詣諸國市馬必以為意在
馬不在立可汗可汗得立必不懷恩諸蕃聞之以
中國薄義重利未必得馬而先失義矣魏文帝欲
求市西域大珠蘇則以為惠及四海則不求自至
求而得之不足貴也陛下可不畏蘇則言乎帝遂
止○後皇太子承乾與魏王泰交惡帝曰當今忠
寒貴重無踰徵我遣傳太子一天下之望羽冀固
矣即拜太子太師徵以疾辭詔荅曰漢太子以四
皓為助我賴公其義也公雖卧可擁全之十七年
疾甚藥膳賜遺無筭帝親問疾屣左右語終日乃
還後復與太子至徵笏徵加朝服拖帶蓋徒我帝
悲憫反拊之流涕問所欲對曰瘳不恤緯反

夫無而憂宗周之亡帝將以衡山公主降其子叔王
時主亦從帝曰公彊視新婦徵不能謝及旦薨帝
臨哭為之慟此良罷朝五日太子舉哀西華堂詔
內外百官朝集使皆赴喪贈司空謚曰文貞晉王
奉詔致祭帝作文于碑遂書之○帝後臨朝歎曰
以銅為鑑可正衣冠以古為鑑可知興替以人為
鑑可明得失朕嘗保此三鑑內防已過今魏徵逝
一鑑亡矣朕比使人至其家得書一紙始半藁其
可識者曰天下之事有善有惡任善人則國安用
惡人則國弊公卿之內情有愛憎二者唯見其惡
愛者止見其善愛憎之間所宜詳慎若愛而知其
惡憎而知其善去邪勿疑任賢勿猜若可以興

矣其大略如此朕顧思之恐不免斯過公卿侍臣
可書之於笏知而必諫也徵狀貌不踰中人有志
膽每犯顏進諫雖逢帝甚怒神色不徙而天子亦
為霽威漢書始喪亂後典章湮散徵奏引諸

校集秘書國家舊籍聚然完整嘗以小戴禮綜彙

不倫更作類禮二十篇數年而成帝美其書錄實

內府帝本以兵定天下雖已治不忘經略四夷也

故徵侍宴奏破陣武德舞則俛首不顧至慶善樂

則諦玩無斁太宗為秦王時破列武周軍中相與

奏之後曰七德舞太宗生於唐善宮王規大并幸

口功成度善舉有所諷切如此徵去帝思不已



登凌煙閣觀畫像賦詩悼痛聞者媚之毀短百為
徵嘗薦杜正倫侯君集才任宰相及正倫以罪黜
君集坐逆誅殲人遂指為阿黨又言徵嘗錄前後
諫爭語示史官褚遂良帝滋不悅乃停叔玉昏而
仆所為碑碑顧其家衰矣○遼東之役高麗韃
鞬犯陣鞬李勣等力戰破之軍還悵然
曰魏徵若在吾豈有此行邪復立碑思禮加焉四
子叔王叔琬叔璿叔瑜叔瑜為豫州敕史善草隸
以筆意傳其子華及甥薛稷世稱善書者前有虞
褚後有薛魏

五註太宗得徵參禪闕失魏以諫諍為心
耻君不及堯舜王以秘書監參預朝政詔

志貞觀中為秘書請購天下書藏于內庫以

宮人掌之魏家多藏虞褚書薛應事彈

舉無所回撓百司震肅不敢懈列朝夕進

諫上一言賢十萬眾時以王道佐時近文

愛君忘身近貞故曰文貞昭才以切諫居要

職吳太宗曰魏徵隨事諫正如明鑑照形

美惡必見上太宗詔徵等哀次經史百氏帝

王所以興衰帝愛其書曰使我稽古臨事不

惑公等力也清畜形凌煙閣○高宗永徽

六年致祭名臣圖形者凡七人皆終始著名

者也秦太宗曰朕始即位惟徵勸我脩文

德安中夏則遠人服今天下大安四夷君長



皆來獻此微力也傳以直言致太宗于堯
舜上忠臣也辭長孫皇后曰徵納主於義
社稷臣也敢犯嚴顏陳忠言主指事直
言無所回避參禪得失見下

魏謩

徵五世孫
吳胡友

謩字申之擢進士第文宗嘗讀貞觀政要思徵賢
詔訪其後楊汝士薦為右拾遺謩姿宇魁秀帝異
之邕管經略使董昌齡誣殺參軍衡方厚貶澶州
司戶徵徐俄徙峽州刺史謩諫曰王者赦有罪惟
故無赦比昌齡專殺不辜事迹暴章家人銜冤萬
里投訴獄窮罪得特被矜貸中外以為屈法今又
授刺史復使治人秦憲章乖至治不見其可有詔

改洪州別駕○御史中丞李孝本宗室子坐李訓
事誅死其二女没入宮謩上言陛下即位不悅群
色于今十年未始採擇數月以來稍意群伎教坊
閨選百十未已莊宅收市壘二有聞今又取孝本
女內之後宮宗姓不育寵幸為累傷治道之本速
塵穢之嫌疑曰止寒莫若重裘止誇莫若自脩惟
陛下崇千載之盛德去一旦之玩好帝即出孝本
女詔曰乃祖在貞觀時指事直言無所回避每覽
國史朕與嘉之謩為拾遺屢有獻納夫備洒掃於
內非曰群妓恤宗女之幼不為漁承然疑似之間
不可戶曉謩辭深切其惜我之失不亦至于謩雖
居位日淺朕何愛一官增直臣之氣其以謩為右

補闕先是帝謂宰相曰太宗得徵參禪闕失朕今得蕃又能極諫朕不敢仰希貞觀庶幾屢無過之地教坊有工善為新舞者詔授揚州司馬議者頗言司馬品高郎官刺史迭處不可以授賤工帝意右之宰相諭諫官勿復言蕃諫不可上降潤州司馬○俄為起居舍人帝問卿家書詔頗有存者乎蕃對惟故笏在詔令上送鄭覃曰在人不在笏帝曰覃不識朕意此笏乃今甘棠帝因教蕃曰事有不當毋嫌論奏蕃對臣頃為諫臣故得有所陳今則記言動不敢侵官帝曰兩省屬皆可議朝廷事而毋辭也○帝索起居注蕃奏古置左右史書得失以存鑑戒陛下所為善無畏不書不善天下之

人亦有以記之帝曰不然我既嘗觀之蕃曰向者取觀史氏為失職陛下一見則後所書必有諱屈善惡不案不可以為史且後代何取信哉乃止○中尉仇士良捕妖民賀蘭姓進興及黨與治軍中反狀具帝自臨問詔命斬囚以徇中丞高元裕建言獄當與眾共之刑部大理法官也決大獄不與知律令謂何請歸有司未報蕃上言事繫軍即推軍中如齊民宜付府縣今獄不在有司法有輕重何從而知帝停決宣宗嗣位遷御史中丞發駙馬都尉杜中立姦賊權戚縮氣箴無戶部侍郎事蕃奏中丞紀綱所寄不宜雜領錢穀乞專治戶部詔可頃之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建言今天下粗治



惟東宮未立不早以正人傳導之非所存副貳之
重且泣下帝為感動自敬宗後惡言儲嫡事故公
卿無敢開陳者時帝春秋高嫡嗣未辨蕃輔政白
發其端朝議歸重○會詹毗國獻象蕃以為非土
性不可畜請還其獻詔可節度使李業殺降虜
邊部震擾業內恃憑藉秦夜人無敢言者蕃奏徙
滑州遷檢校尚書右僕射卒○蕃為宰相議事天
子前它相或委抑規諷惟蕃謹切無所回畏宣宗
嘗曰蕃名臣孫有祖風朕心憚之然卒以剛正為
令狐綯所忌今孫綯讒罷之

贊曰君臣之際顧不難哉以微之忠而太宗之
睿身歿未幾猜譖遽行始微之諫累數十餘萬
言至君子小人未嘗不反復為帝言之以佞邪
之亂忠也久猶不免故曰皓仁者易汙峽者
難全自古所歎云唐柳芳稱微死知與不知莫
不恨惜以為三代遺直諒哉蕃之論議挺有
祖風烈詩所謂是以似之者歟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十四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十五

列傳

王珪

王珪字叔玠世居郿

武德反郿州

性沈澹志量隱正

恬於所遇交不苟合季父有鑑裁充所器許○高

祖入閔李綱薦署世子府諮議參軍事建成為皇

太子授中允禮遇良厚太子與秦王有隙帝責珪

不能輔導流雋州

杜陵

○太子已誅太宗召為諫

議大夫帝嘗曰正主御邪臣不可以致治正臣事

邪主亦不可以致治唯君臣同德則海內安朕雖

不明幸諸公數相諫正庶致天下於平珪進曰古

者天子有爭臣七人諫不用則相繼以死今陛下

唐書

王珪傳

一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十五

列傳

王珪

王珪字叔玠世居郿

武德反郿州

性沈澹志量隱正

恬於所遇交不苟合季父有鑑裁充所器許○高

祖入閔李綱薦署世子府諮議參軍事建成為皇

太子授中允禮遇良厚太子與秦王有隙帝責珪

不能輔導流雋州

杜陵

○太子已誅太宗召為諫

議大夫帝嘗曰正主御邪臣不可以致治正臣事

邪主亦不可以致治唯君臣同德則海內安朕雖

不明幸諸公數相諫正庶致天下於平珪進曰古

者天子有爭臣七人諫不用則相繼以死今陛下

唐書

王珪傳

一



開程德收采芻言臣願竭狂瞽佐萬分一帝可乃
詔諫官隨中書門下及三品官入閣唐制天子御
殿百官入
他日進見有美人侍帝側本虜江王瑗姬帝指之
曰虜江不道賊其夫而納其室何有不亡乎珪避
席曰陛下以虜江為是耶非耶帝曰殺人而取妻
乃問朕是非何也對曰臣聞齊桓公之郭問父老
曰郭何故亡曰以其善仁而惡也公曰若予之
言乃賢君也何至於亡父老曰不然郭君善仁不
能用惡仁不能去所以亡今陛下知虜江之亡其
姬尚在竊謂陛下以為是審知其非所謂知惡而
不能去也帝嗟美其言○帝使太常以卿祖孝孫

以樂律授宮中音家伎不進數被讓珪與溫彥博
同進曰孝孫備謹土陛下使教女樂又責譙之天
下其以士為輕乎帝怒曰卿皆我腹心乃附下罔
上為人游說邪彥博俱謝罪珪不謝曰臣本事前
宮罪當死陛下矜其性命引致樞密責以忠効今
疑臣以私是陛下負臣不負陛下帝默然慙遂
罷明日語房玄齡曰昔武王不用夷齊宣王殺杜
伯自古帝王納諫固難矣朕夙夜庶幾于前聖昨
責珪等痛自悔公等勿懲是不進諫也○時珪與
玄齡李靖溫彥博戴胄魏徵同輔政帝以珪善人
物且知言因謂曰卿標鑒通晤為朕言玄齡等材
且自謂孰與諸子賢對曰孜孜奉國知無不為臣



不如玄齡兼資文武出將入相臣不如靖救奏詳
明出納惟允臣不如彥博濟繁治劇眾務必舉臣
不如胄以諫諍為心恥君不及堯舜臣不如徵至
潔濁揚清疾惡好善臣於數子有一日之長帝稱
善而玄齡等亦以為盡已所長謂之確論○坐漏
禁近語左除同州刺史帝念名臣拜禮部尚書兼
魏王泰師王見之為先拜珪亦以師自居王問珪
何以為忠孝珪曰陛下王之君事思盡忠陛下王
之父事思盡孝忠孝可以立身可以成名王曰忠
孝既聞命矣願聞所習珪曰漢東平王蒼稱為善
最樂願王志之帝聞喜曰兒可以無過矣○子敬
直尚南平公主是時諸主下嫁以帝女貴未嘗行

見舅姑禮珪曰主上循法度吾當愛公主謁見豈

為身榮將以成國家之美於是與夫人坐堂上主

執斧盥饋乃退按蜀本文珪道儒釋文并至矣反

而巴氏今地唐書韋正文作并拜云皮髮反

其是其後公主降有舅姑者備婦禮本於珪十三

年病卒年六十九贈吏部尚書謚曰懿○珪少孤

且貧人或饋遺反以解初無讓及貴厚報之雖已亡

必酬贍其家性不苛察臨官務舉綱維去甚不可

者至僕妾亦不見喜愠奉寡嫂家事咨而後行教

撫孤姪雖其子不過也宗族匱乏周卹之薄於自

奉獨不作家廟四時祭于寢為有司所劾帝為立

廟愧之不罪也世以珪儉不中禮少之○始隱居



時與房玄齡杜如晦善母李嘗曰而必貴然未知
所與游者何如人而試與偕來會玄齡等過其家
李聞大驚敕具酒食歡盡日喜曰二客公輔才汝
貴不疑

五品天網謂珪法令成天地相臨不十年官

薛收

薛收字伯襄蒲州人年十二能屬文開高祖興遂
挺身歸國房玄齡亟言之秦王召見問方略所
對合旨授府主簿是時方討世充軍事繁綜收為
書檄露布後魏書冠放天下聞知乃或馬上占
辭該敏如素構初不窺定寶建德來援諸將爭言

斂軍以觀賊形勢收獨曰不然世充據東都府庫
盈衍其兵皆江淮逆卒正苦乏食耳是以求戰不
得為我所持今建德身總眾以來必飛轂轉糧更
相資哺兩賊連固則伊洛間勝負未可歲月定也
不若勒諸將嚴兵締壘浚其溝防戒毋出兵大王
親督精銳據成阜厲兵按甲邀建德路彼以疲老
當吾堂上之鋒一戰必舉不旬日二賊可縛致麾
下矣王曰善遂擒建德降世充○王入觀隋宮室
且歎煬帝無道殫人力以事奢侈收進曰峻宇雕
牆殷辛以亡土階茅茨唐堯以昌始皇興阿房煬
反宮而秦禍速文帝罷露臺而漢祚永後主曾不
是察奢虐是矜死一夫之手為後世笑何此之能



醜遣使兇謀竊發將何以禦哉夫為人子者不登
高不臨深謂其近危辱也惟殿下罷馳射之勞留
情墳典豈不美歟帝知之遣使厚賜慰其意帝疾
劇政出武后因陽暗於金乞骸骨卒子暉

薛元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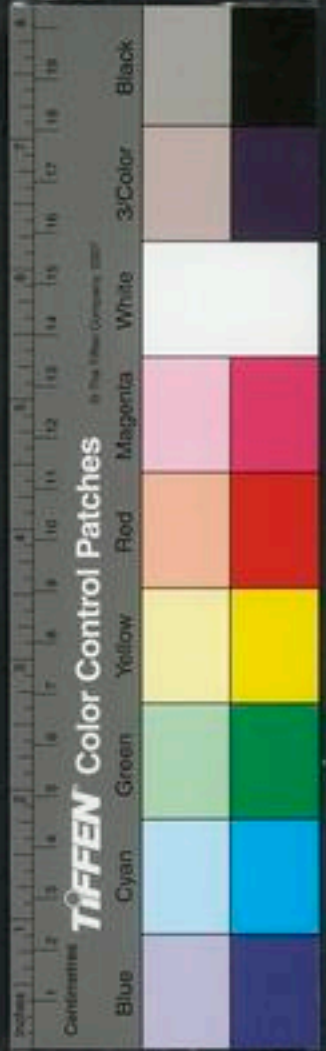
元敬隋蓮部侍郎邁之子與枚及族兄德音齊名
世稱河東三鳳枚為長德音為鶯鶯上逆各反
元敬年以為鶯雛上於袁反武德中為天策府參
軍直記室文學館學士時枚與房杜履心腹之寄
更相結附元敬謹畏未嘗申款曲如晦嘆曰小記
室不可得而踈秦王為皇太子除舍人於是軍國
之務總於東宮而元敬掌文翰號稱職卒于官

薛稷

稷字嗣通衡曾孫擢進士第累遷中書舍人與
從祖兄曜更踐兩省俱以辭章自名初虞世南褚
遂良以書顯家後莫能繼稷外祖魏徵家多藏虞
褚書故銳精臨微結體道麗吐反遂以書名天下
畫又絕品睿宗在藩端喜之及踐阼封晉國公會
鍾紹京為中書令稷入言於帝曰紹京本胥吏無
素才望今特以勲進師長百僚恐非朝廷具瞻之
美帝然之帝以翊贊功每召入宮中與決事恩絕
羣臣竇懷貞誅稷以知本謀賜死

馬周

馬周字賓王博州茌平人在士少孤家窶狹嗜學
居志薛元敬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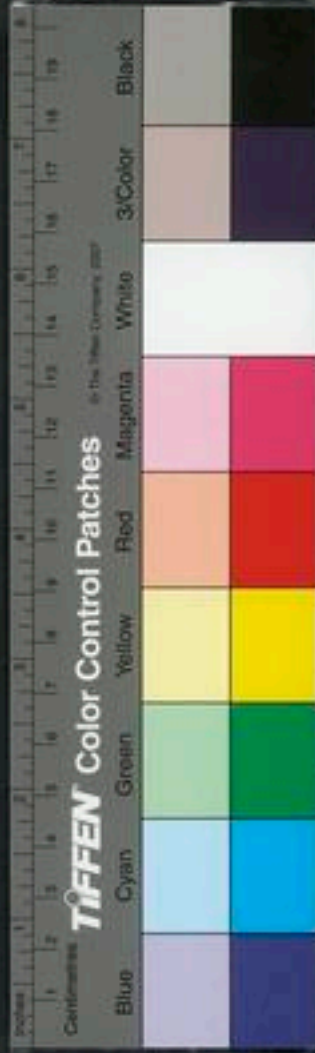
善詩春秋資曠邁鄉人以無細謹薄之武德中補
州助教不治事乃去客密州趙仁本高其才厚以
裝使入閩留客汴為浚儀令崔賢所辱遂感激而
西舍新豐逆旅主人不之顧周命酒一斗八升悠
然獨酌众異之○至長安舍中郎將常何家貞觀
五年詔百官言得失何武人不涉學周為條二十
餘事皆當世所切太宗怪問何曰此非臣所能
家客馮周教臣言之客忠孝人也帝即召之問未
至遣使四輩趣及謁見與語帝大悅拜監察御史
奉使稱職帝以何得人賜帛三百匹○周上疏曰
臣每讀前史見賢者忠孝事未嘗不靡卷長想思
履其迹臣不幸早失父母犬馬之養已無所施顧

來事可為者惟忠義而已是以徒步二千里歸于
陛下陛下不以臣愚擢臣不次竊自惟念無以論
報輒竭區區惟陛下所擇臣伏見大安宮在宮城
右墻宇門闕方紫極為卑小東宮皇太子居之而
在內大安至尊居之反在外太上皇雖志清儉愛
惜人力陛下不敢違而蕃夷朝見四方觀聽有不
足焉臣願營雉堞門觀周禮王宮門阿之制五雉
城門之制九雉注云雉長
三尺高一丈務從高顯以稱萬方之望
則大孝昭矣臣伏讀明詔以二月幸九成宮竊惟
太上皇春秋高陛下宜朝夕視膳今所幸宮去京
三百里而遠非能旦發而暮至也萬一太上皇思
感欲即見陛下何以逮之今茲本為避暑行也太



上皇留熱處陛下走涼處溫清之道臣所未安然
詔書既下業不中止願示還期以開众惑臣伏見
詔宗室功臣悉就藩國遂貽子孫世守其政竊惟
陛下之意誠愛之重之欲其裔緒承守與國無疆
也臣謂必如詔書者陛下宜思所以安存之富貴
之何必使世官也且堯舜之父有朱均之子若令
有不肖子襲封嗣職兆庶被殃國家蒙患正欲絕
之則子文之治猶在也正欲存之則樂厲之惡已
暴也在氏傳晉士鞅曰樂厲無禮已甚猶可惡也
於已亡之臣則向所謂愛之重之者適所以傷之
也臣謂宜賦以茅土右者天子以五色土宜以白茅

社稷之使疇以尸邑必有材行隨器而授雖幹翮
非彊亦可以免累漢光武不任功臣以吏事所以
終全其世良得其術也願陛下深思其事使得奉
大恩而子孫終其福祿也臣聞聖人之化天下莫
不以孝為本故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
天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孔子亦言吾不與祭如不
祭是聖人之重祭祀也自陛下踐祚宗廟之享未
嘗親事竊惟聖情以乘輿一出所費無藝故忍孝
思以便百姓而一代史官不書皇帝入廟將何以
貽厥孫謀示來葉耶臣知大孝誠不在於俎豆之
間然聖人訓人必以已先之示不忘本也臣聞致
化之道在求賢審官孔子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



人是言慎舉之為重也臣伏見王長通白明達本

樂工與阜雜類

左傳士臣雜類

韋槃提斛斯正

政勇核

其名姓

本無他材獨解調馬

雖術踰等夷可厚賜

金帛以富其家今起授高爵與政外廷朝會

騶豎倡子鳴玉曳履臣竊耻之若朝命不可追改

尚宜不使在列與士大夫為伍帝善其言除侍御

史○又疏奏歷觀夏商周漢之有天下傳祚相繼

多者八百餘年少者猶四五百年皆積德累業恩

結於人豈無僻王賴先哲以免自魏晉逮周隋多

者五六十年少者三二十年而亡良由創業之君

不務仁化當時僅能自守後無遺德可思故傳嗣

之主其政少衰一夫大呼天下土崩矣今陛下雖

以大功定天下而積德日淺固當隆禹湯文武之

道使恩有餘地為子孫立萬世之基豈特當年而

已然自古明王聖主雖因人設教而大要節儉於

身恩加於人故其下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畏

之如雷霆卜祚遐長而禍亂不作也今百姓承喪

亂之後比於隋時纔十分一而徭役相望兄去弟

還往來遠者有六千里春夏秋冬略無休時陛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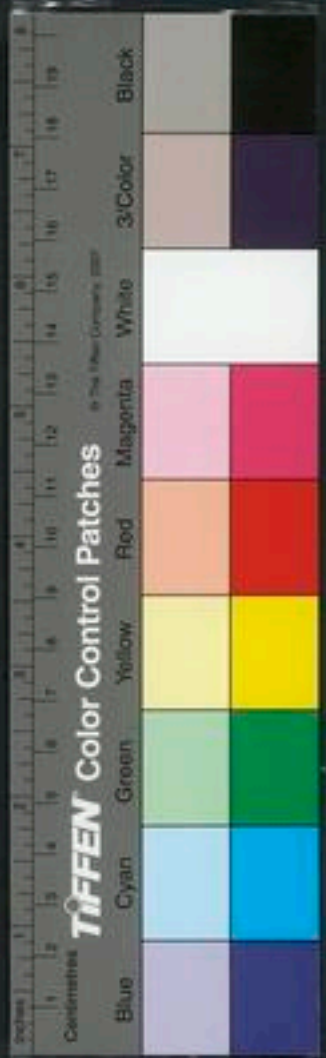
雖詔減省而有司不得廢作徒行文書役之如故

四五年來百姓頗嗟怨以為陛下不存養之堯之

茅茨土階禹之惡衣菲食臣知不可復行於今漢

文帝惜百金之費而罷露臺集上書囊以為殿帷

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景帝亦以錦繡纂組妨害



女工特詔除之所以百姓安樂至孝武帝雖窮奢
極侈承文景遺德故人心不搖向使高祖之後即
值武帝天下必不能全此時代差近事迹可見今
京師及益州諸處營造供奉器物并諸王妃主服
飾皆過靡麗臣聞昧且丕顯後世猶怠作法於治
其弊猶亂陛下少處人間知百姓辛苦前代成敗
目所親見尚猶如此而皇太子生長深宮更不外
事即萬歲後聖慮之所當憂也臣竊尋自古黎庶
怨叛聚為盜賊其國無不即滅人主雖悔未有能
安全者凡備政教當備之於未可備之時若事變
一起而後悔之無益也故人主每見前代之亡則
知其政教之所由喪而不知其身之失故紂笑桀

之亡而幽厲笑紂之亡隋煬帝又笑齊魏之失國
也今之視煬帝猶煬帝之視齊魏也往貞觀初率
土窮歛一匹絹纔易斗米而天下帖然者陛下憂
憐之故人自安無誇讒也五六年來頻歲豐稔
一匹絹易粟十餘斛而百姓咸怨以為陛下不憂
憐之何則今營為者多不急之務故也自古以來
國之興亡不由積畜多少在百姓苦樂也且以近
事驗之隋貯洛口倉而李密因之積布帛東都而
王世充掘之西京府庫亦為國家之用向使洛口
東都無粟帛王世充李密未能必聚大眾但貯積
者固有國之常要當人有餘力而後收之豈人勞
而強斂之以資寇耶夫儉以息人貞觀初陛下已



躬為之今行之不難也為之一日則天下知之式
歌且舞矣若人既勞而用之不息萬一中國水旱
而邊方有風塵之警狂狡切發非徒旰食晏寢而
已古語云動人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以
陛下之明誠欲厲精為政不煩遠采上古但及貞
觀初則天下幸甚昔賈誼謂漢文帝云可痛哭及
長嘆息者言當韓信王楚彭越王梁吳布王淮南
之時使文帝即天子位必不能安又言賴諸王年
少傅相制之長大之後必生禍亂後世皆以誼言
為是臣竊觀今諸將功臣陛下所與定天下無威
畧振主如韓彭者而諸王年並幼少縱其長大陛
下之日必無它心然則萬代之後不可不慮漢晉

以來亂天下者何嘗不在諸王皆由樹置失宜不
豫為節制以至滅亡人主豈不知其然溺於私愛
爾故前車既覆而後車不改轍也今天下百姓尚
少而諸王已多其寵遇過厚者臣愚慮之非特恃
恩驕矜也昔魏武帝寵陳思王文帝即位防守禁
閉同獄囚焉何則先帝加恩太多故嗣主疑而畏
之也此武帝寵陳思王適所以若之也且帝子身
食大國何患不富而歲別優賜曾無限極里語曰
貧不學儉富不學奢言自然也今大聖創業豈唯
處置見子弟而已當制長久之法使萬代奉行臣
聞天下者以人為本必也使百姓安樂在刺史縣
令爾縣令既眾不可皆賢但州得良刺史可矣天



下刺史得人陛下端拱巖廊之上夫復何為古者
郡守縣令皆選賢德欲有所用必先試以臨人或
由二千石高第入為宰相今獨重內官縣令刺史
頗輕其選又刺史多武夫勲人或京官不稱職始
出補外折衝果殺身力強者入為中郎將其次乃
補邊州而以德行才術擢者十不能一所以百姓未
安殆在于此帝稱善轉中書舍人○周善敷奏機
辯明甄動中事會中中及中裁處周密時譽歸之帝每
曰我慙不見周即思之岑文本謂所親曰馬君論
事會文切理無一言可損益聽之纔反所轉令人
忘倦蘇張終賈正應此耳然為肩火色騰上必速
恐不能久十八年遷中書令帝嘗以飛白書賜周

曰鸞鳳冲霄必假羽翼股肱之寄要在忠力○周
病消渴連年帝幸翠微宮求勝地為構茅每詔上
醫使者視護躬為調藥疾甚周取所上章奏悉焚
之曰管晏暴君之過取身後名吾不為也二十二
年卒年四十八○初帝遇周厚周頗自負為御史
時遣人以畜購宅众以其與書生素無貲皆竊笑
它日白有佳宅直二百萬周遽以聞詔有司給直
并賜奴婢什物由是人乃悟周每行郡縣食必進
鷄小吏訟之帝曰我禁御史食肉恐州縣廣費雞
尚何與榜吏斥之及領選猶庠浚儀令崔賢也周
其弟○先是京師晨暮傳呼以警众後置鼓代之
俗曰鑿鼓鑿鼓品官舊服止黃紫於是三品
唐書



服紫四品五品朱六品七品綠八品九品青城門
入由左出由右龍驛以達警急納居人地租宿衛
大小番直截驛馬尾城門衛舍守捉士月散配諸
縣各取一以防其過皆周建白○自周亡帝思之
甚將假方士術求見其儀形高宗即位追贈右僕
射高唐縣公垂拱中配享高宗廟庭○子載咸亨
中誦為司列少常伯與裴行儉分掌選事言吏
部者稱裴馬馬終雍州長史

互註敏銳而正評裁人物直道而行所任皆
稱朕意長孫無忌代人作奏起逆旅卒為名臣

贊曰周之遇太宗顧不異哉由一介草茅言天

下事若素宦于朝明習憲章非王佐才疇以及
茲其自視與築巖釣渭亦何以異迹夫帝銳于
立事而周所建皆切一時以明佐聖故君宰間
不膠添而固恨相得晚宜矣然周才不逮傳說
呂望使後世未有述焉惜乎

韋挺

韋挺京兆萬年人貞觀初王珪數薦之拜御史大
夫太宗謂曰卿之任大夫獨朕意左右無為卿地
者挺曰臣駕下不足以辱高位且非勲非舊而在
藩邸故僚上願後臣以勸立功者不聽○是時承
隋大亂風俗薄惡人不知教挺上疏曰父母之恩
昊天罔極創臣之痛終身何已今衣冠士族辰日



不哭謂為重喪親賓來吊輒不臨舉又閭里細人每有重喪不即發問先造邑社待營辦具乃始發哀至假車乘棺槨以榮送葬既葬隣伍會集相與酣醉名曰出孝夫婦之道王化所基故有三日不熄燭不舉樂之感今昏嫁之初雜奏絲竹以窮宴歡官司習俗弗為條禁望一切懲革申明禮憲○俄兼魏王泰府事時泰有寵太子多過失帝密欲廢立語杜正倫正倫以漏言貶帝謂挺曰不忍復置卿于法改太常卿初挺為大夫時馬周為監察御史挺不甚禮及周為中書令帝欲湔拭用之前及子周言挺狠于自用非宰相器遂止○帝將討遼東擇主餉運者周言挺才任竈使帝謂然挺父

故為營州總管嘗經略高麗故扎巖家挺上之帝曰自崑崙遠二千里無州縣吾軍靡所仰食前史並挺向為朕畜之苟吾軍用之不足是公之功詔河北列州皆取挺節度帝親解貂裘上及及中廐馬賜之挺遣燕州司馬王安德行渠作漕艦轉糧渠塞不可通挺以方苦寒未可進待凍泮乃運以為鮮帝不悅曰兵寧拙速無工逢即詔韋懷質馳按麻為民

五註面如虎當以武處官練天脩氏族志凡升降天下允其議李義府傳

贊曰王者用人非難益其才之為難觀太宗之責任也謀斯從言斯聽才斯奮洞然不疑故人



臣未始遺力天子高拱操成功致太平矣始皆奮亡命布衣嬪然列置上衮薛收雖蚤天帝本以中書令待之御臣之方顧不善哉挺晚節流落盖有致而然

李綱

李綱字文紀觀州藩人

上反四

少慷慨尚風節始名

瑗慕張綱為人改焉○事隋為太子洗馬太子勇

宴宮臣左庶子唐令則奏琵琶又歌武媚娘曲

同武

綱曰令則官調謏乃自此倡優進淫聲惑視聽

誠使上聞之豈不為殿下累乎臣請正其罪勇曰

置之我欲為樂耳後勇麻文帝切讓官屬無敢對

綱曰陛下不素教故太子至此太子資中人

之中資人

得賢者輔而善得不肖導而惡奈何歌舞鷹犬織兒使日侍側帝曰以汝為洗馬何不擇人綱曰臣非東宮得言者帝曰朕過矣○高祖平京師綱上謁封新昌縣公領選舉受禪拜禮部尚書兼太子詹事齊王元吉為并州總管縱左右攘奪民愁苦宇文歆諫不聽劉武周入太原元吉懼棄軍奔京師并州陷帝怒謂綱曰王年少不習事故以歆及竇誕佐之太原興王地兵十萬粟支十年奈何一旦棄去歆建此計我當斬于軍綱曰王過惡誕養成之歆事王日淺有關必諍今賴歆計使陛下不失愛子且有功又可加罪乎翼日帝悟引綱升御榻勞曰卿不言我幾濫罰於是釋歆○帝以舞工

安叱奴為散騎常侍網諫曰周家均工樂胥不得
顯士伍雖復妙如師襄才如子野皆繼世不步業故
魏武使補衡擊鼓衡先解朝衣曰不敢以先王法
服為伶人衣齊高緯封曹妙達為王以安馬駒
開府有國家者可為鑒戒今新造天下開太平之
基功臣賞未及徧高才猶伏草茅而先令舞胡鳴
玉曳組位五品趨丹墀殆非創業垂統貽子孫之
道也帝不納○網在東宮太子建成尤加禮嘗游
溫湯網疾不從有進魚者太子使膾之唐儉趙元
楷自言其能太子曰操刀膾鯉和鼎味公等善之
若弼諧審論固屬網矣○後太子寢狎亡賴猜聞
朝廷網頻諫不見聽遂乞骸骨帝罵曰卿為潘

仁長史而羞朕尚書邪網頓首曰潘仁賊也志殘
殺然每諫輒止為其長史故無愧陛下功成厚自
伐臣言如持水內石敢久為尚書乎且臣事東宮
東宮又與臣忤是以上印綬帝曰知公直士幸卒
輔吾兒乃拜太子少保尚書詹事如故網上書太
子曰殿下飲酒過量非養生之道凡為人子務孝
謹以慰上心不宜聽愛邪說與朝廷生甚間上音
諫太子覽書不憚所為益縱網悒不自賴固請
老優詔解尚書帝以網名臣手救未嘗名○貞觀
四年復為少師以足疾賜步輿聽乘至閣問以政
事每聽政必詔網與玄齡王珪待坐嘗言託六尺
之孤寄百里之命古人為難網以為易故發言陳



事毅然不可奪及疾帝遣玄齡至家存問卒謚曰貞太子為立碑○初齊王憲女嫠居嫠里之反網厚卹之及卒女被髮號哭如喪其親然網在隋官不進筮之得鼎筮人曰君當為卿輔然待易姓乃如志仕不知退折足為敗故網顯於唐數稱疾辭位云

互註可謂誼臣孫伏犀貫腦背若有負責驗也近古若臣相遇未有及者然面澤赤而耳無根後骨不隆壽不長也續天

李安靜綱孫

安靜天授中武為右衛將軍武氏革命羣臣皆勸進安靜獨無所請及收繫獄來俊臣問狀安靜曰

正以我唐舊臣殺之可也若詰其狀吾誰欺俊臣誣殺之會昌中錄忠臣後訪子孫已絕乃贈安靜太子少師自綱五世同居安靜復以義烈聞世稱李氏不衰

李大亮

李大亮京兆涇陽人有文武才曷高祖入關大亮自歸授土門令方歲饑境多盜賊大亮招亡散撫貧瘠賣所乘馬稍仁資業之勸墾田歲大熟間出擊盜所至輒平頃之胡賊大至大亮度不能拒乃單馬詣營說豪帥為分別禍福賊衆感服遂相率降大亮殺所乘馬與之食至步而返帝聞之悅擢金州總管府司馬○貞觀初徙交州召授太府卿



復出涼州都督嘗有臺使見名鷹諷大亮獻之大
亮密表曰陛下絕畋獵久矣而使者求鷹信陛下
意耶乃乖昔旨如其擅求是使非其才太宗報書
曰有臣如此朕何憂古人以一言之重訂千金丁
定今賜胡餼一及水死雖亡千鎰乃朕所自御又賜
荀悅漢紀曰悅論議深博極為政之體公宜繹味
之○時突厥亡帝欲懷四夷諸部降者人賜袍帛
首領拜將軍中郎將列五品者羸百負又置降胡
河南詔大亮為西北道安撫大使以綏大度設拓
及七姓鍾落之未附者峙糧磧口中上有石礎反米賑
其饑大亮上言臣聞欲綏遠者必自近中國天下
本根四夷猶枝葉也殘本根厚枝葉而曰求安未

之有也屬者突厥傾國入朝陛下不即俘江淮變

其俗而加賜物帛悉官之引處內地豈久安計哉

臣以為諸藩請附者宜羈縻受之使居塞外畏威

懷德永為藩臣愚願停招慰省勞役使邊人得就

虛忠收案福臣愚願停招慰省勞役使邊人得就

農晦字此中國利也帝納其計○八年會討吐

谷渾與李靖俱出大戰破之俘其名王獲雜畜數

萬進爵為公拜右衛將軍晉王為皇太子詔大亮

兼右衛率又兼工部尚書身三職宿衛兩宮每番

直常假寐帝勞曰公在我得酣卧○十八年幸洛

陽詔副房玄齡居守玄齡稱有王陵周勃節可倚

大事俄寢疾帝親和藥和驛賜之臨終表請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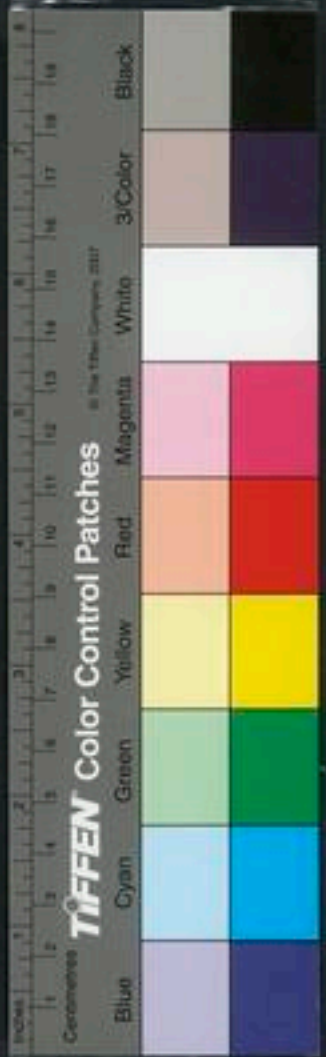


遼東役又言京師宗廟所在願以關中為意就豪
歎曰吾聞男子不死婦人生命屍左右言終卒將
斂家無珠玉以為含反胡惟貯米五斛布三十端
帝哭為慟謚曰懿○大亮性忠謹外若不能言而
內剛烈不可干非其義對天子爭是非無回撓至
妻子未始見墮容事兄嫂以禮聞位通顯居陋狹
甚○初破公祐以功賜奴婢百口謂曰而曹皆衣
冠子女不幸破亡吾何忍錄而為隸乎縱遣之高
祖聞咨美更賜俚婢二十後破吐谷渾復賜奴婢
百五十口悉以遺親戚大亮降未署職上
賞祿加焉○嘗以張弼脫其死行軍無督令將
東帝王戰敗大亮救擒及貴念有以報之時弼為

將作丞匿不見大亮求之不能得一日識諸塗持
弼泣悉推家財與之弼拒不受乃言於帝曰臣及
事陛下張弼力也願悉臣官爵授之帝為遷弼中
郎將代州都督世皆賢大亮能報而多弼不自伐
也

李迥秀

迥秀字茂之及進士第又中英材傑出科累轉考
功負外郎武后愛其才檢校夏官仍領選銓汰文
武號稱職○張易之兄弟貴驕因撓意諧媚士論
頓減中宗即位拜兵部尚書卒○迥秀少聰悟多
通賓客喜飲酒雖多不亂當時稱其風流○母少
賤妻嘗詈媵婢女聞不樂迥秀即出其妻或問之



荅曰娶婦要欲事姑苟違顏色何可留後所居堂
產芝草犬乳鄰猫中宗以為孝感旌大門閭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十五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十六

列傳

戴胄

戴胄字玄胤相州安陽人性堅正幹局明彊善簿
最王世充謀篡胄說曰君臣大分均父子休戚同
之公當社稷之任與存與亡正在今日願尊輔王
室擬伊周以幸天下世充說曰善俄費九錫胄切
諫不納使與王行本守武牢即虎牢秦王攻拔之引
為府士曹參軍大理少卿缺太宗曰大理人命所
繫胄清直其人哉即日命胄長孫無忌被召不解
佩刀入東上閣封德彝論監門校尉不覺罪死
當無忌贖胄曰校尉與無忌罪均若罰無忌殺校



荅曰娶婦要欲事姑苟違顏色何可留後所居堂
產芝草犬乳鄰猫中宗以為孝感旌大門閭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十五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十六

列傳

戴胄

戴胄字玄胤相州安陽人性堅正幹局明彊善簿
最王世充謀篡胄說曰君臣大分均父子休戚同
之公當社稷之任與存與亡正在今日願尊輔王
室擬伊周以幸天下世充說曰善俄費九錫胄切
諫不納使與王行本守武牢即虎牢秦王攻拔之引
為府士曹參軍大理少卿缺太宗曰大理人命所
繫胄清直其人哉即日命胄長孫無忌被召不解
佩刀入東上閣封德彝論監門校尉不覺罪死
當無忌贖胄曰校尉與無忌罪均若罰無忌殺校



尉不可謂刑帝曰法為天下公朕安得阿親戚詔
復議德彛固執帝將可胄曰校尉緣無忌致罪法
當輕若皆誤不得獨死由是與校尉皆免○時選
者盛集有詭資蔭胄驟取調者詔許自首不首者
當死俄有詐得者獄具胄以法當流帝曰朕詔不
首者死而今當流是示天下不以信卿賣獄耶胄
曰陛下登殺之殺登之時非臣所及既屬臣敢虧法乎
帝曰卿自守法而使我失信奈何胄曰法者布大
信於人言乃一時喜怒所發陛下以一朝忿將殺
之既知不可而寘諸法此忍小忿存大信也帝從
其言胄犯顏據正參處法意至析秋毫漢書注毫
豪言按隨類指擿言若泉涌帝益重之○遷尚書

左丞帝曰尚書總國綱維失一事天下有受其弊
者今以令僕委卿宜副朕舉胄明敏長于操決無
宿疑議者美其振職謂武德以來殆無其輩復拜
諫議大夫○杜如晦遺言請以選舉委胄由是檢
校吏部尚書然好抑文雅獎法吏時以寡學為訾
○帝將復脩洛陽宮胄上諫曰大亂之後戶口
單破一人就役舉室捐業賦調不給則帑藏虛矣
今宮殿足庇風雨容羽衛何遽自生勞擾耶帝覽
奏罷役○胄所敷納緣政得失咸有可觀奏已即
削藁帝嘗曰胄於我非肺附親漢書注肺附謂
附之相然事之機切無不聞惟其忠藥所激耳卒
謚曰忠以兄子至德為後



互註濟繁治劇衆務必舉王應事彈舉無
所回撓百司震肅劉洎

戴至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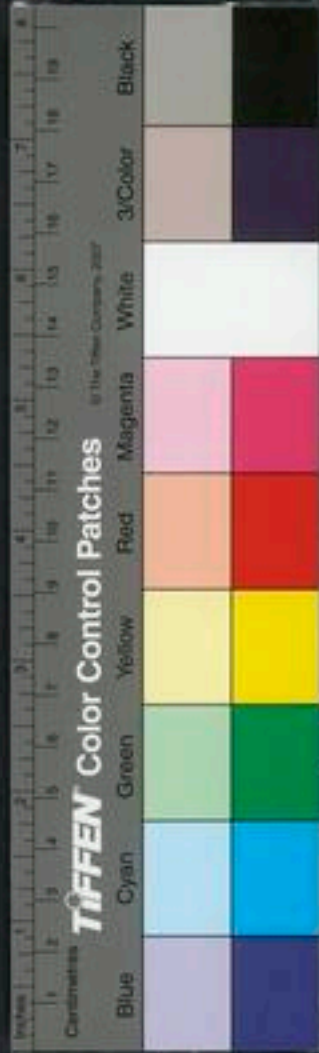
至德乾封中累遷西臺侍郎閏數十年父子繼為
宰相世說其榮高宗嘗為飛白書賜侍臣賜
至德曰汎洪源俟舟楫郝處俊曰飛九霄假六翮
李敬玄曰資啓沃整丹誠崔知悌曰竭忠節贊皇
猷皆見意於辭云○遷尚書右僕射時劉仁軌為
左左僕射人有所訴率優容之至德乃詰究本末理
直者密為奏終不顯私恩時號仁軌為解事僕射
嘗更日聽訟有嫗詣省至德已收謀嫗乃復取曰
初以為解事僕射今乃非是至德笑還之人伏其

長者或以問至德答曰慶賞刑罰人主之柄為臣
宣得與人主爭也帝知歎美之儀鳳四年卒謚曰
恭

互註歸善於君為時所服

劉洎

劉洎字思道荊州江陵人貞觀七年為治書侍御
史於時尚書省詔救稽壅按成復下彌年不能決
洎言尚書萬機本貞觀初未有令僕職併務繁左
丞戴胄右丞魏徵應事彈舉無所回撓百司震肅
不敢懈比者勲親在位功勢相傾雖欲自彊先懼
驚謗故郎中嘿棄惟事咨稟尚書依違不得專裁
覽輅玩弛綱紀不振今宜精選左右丞兩司郎中



使皆得人非唯救曠滯之弊固當矯拂趨說也未
幾拜尚書右丞洎健于曠於是尚書復治如徵時
○太宗好持論與公辨言古今事必往復難詰究
誠否辨以洎諫曰帝王之與臣庶聖哲之與
庸愚等級遠絕勢不給擬故謀愚對聖持卑抗尊
維思自強不可得已陛下降慈旨假柔顏虛心聽
納猶恐羣臣俯縮不敢進況以神機天辯歸辭被
古而述其議欲以夫天以無言為尊聖以不
言為德且多詭指心多詭耗氣心氣內損形神外
勞初雖無覺久且為弊今之雍平陛下力行所至
耳欲其長久理由辨博但當忘愛博慎取捨若貞
觀初可矣手詔答曰非慮無以陛下非言無以述

慮雖然騎人輕物恐由推論致之若形神心
氣不為勞也○皇太子初立洎謂宜尊賢重道上
書曰太子宗祧是繫善惡之習興亡在焉故堯錯
上書令通政街賈誼奏計以務知禮教今太子
孝友仁愛擬自天安然春秋鼎盛學當有漸以陞
下多才多藝尚垂稽厲志以博異聞每退朝引見
羣臣訪以古今治以得失而太子處內不接正人
不聞正論臣所未諭古者問安而退以廣敬也異
宮而處以遠嫌也心問者太子一人侍適旬不
出師傳索求具貢而已非所謂愛之也臣愚以為
授以良書娛以佳賓使耳目所未聞觀所未見儲德
愈光羣生之福也帝於是教洎與岑文本馬周述



日直東宮○帝嘗怒苑西監穆裕有詔斬朝堂皇太子驟諫帝喜曰朕始得魏徵朝夕進諫徵亡劉洎岑文本馬周褚遂良繼之兒在吾膝前見朕悅諫熟矣故有今日言也誠習以性成矣○稍遷侍中帝忽謂羣臣曰朕今欲聞已過卿等為朕言之長孫無忌李勣楊師道同辭對曰陛下以盛德致太平臣等愚不見其過洎曰然頃上書有不稱旨或面窮詰無不羞汗恐非所以進言者路帝曰卿言善朕能改之○及征遼東詔輔皇太子監國帝曰以卿輔太子社稷安危在焉宜識朕意洎曰願無憂即大臣有罪臣謹按法誅之帝怪其語謬戒曰卿性疏而果恐以此敗洎與褚遂良不相中帝

還不豫遂良即誣奏洎曰國家不足慮正當輔少主行伊霍事大臣有異者誅之帝愈召洎問狀洎引馬周為左遂良執不已帝惑之乃賜死

互註堅正其言有益不輕然諾於人能自補

關長孫無忌

贊曰劉洎之才之烈易所謂王臣蹇蹇者然性剛疏輔太子欲身任安危以言掩其衆為媚忌所乘報及卒陷罪誅嗚呼以太宗之明蔽於所忿洎之忠不能自申於上况其下哉古人以言為戒可不慎歟

論曰劉洎其知言者太宗以英睿之資取天下於歲月之間凡先王太平之盛觀粗見乎當時寇



帶四夷刑措俗阜建功造事疊々向乎治矣然其所以操持者大抵在於智術故多有卓犖奇偉之名且三代之君其得天下非一朝一夕之故積德累仁既久矣天命人心佑助如膠漆是以享國多歷年久後雖有僻王而綱紀文章猶足以維持而不亡蓋其得之也不驟故其衰也亦如之唐盛於正觀太宗身沒未幾閹君艷后禍自衽席以延於四方其患害變故之事無一君獲免矣不起於夷狄則起於宦官不起於藩鎮則起於大臣忠義之士曾不得一夕莫拯之安此無它太宗始所以取天下者不用積累急救而遽集薄道德而尚智術然也劉洎之諫曰

秦政彊辯失人心於自矜魏文宏才虧衆望於虛說才辯之累較然可見夫劉洎豈以太宗一日好辨遽達此議哉蓋太宗竒才有餘而大道不足洎探究其治體之失在此使之力行淡泊務為久大洪深之業夫諫太宗者多矣未有若洎之卓識者也

此論不無正史

崔仁師

崔仁師定州安喜人武德初陳叔達薦仁師才任史官遷右武衛錄事參軍與脩梁魏史貞觀初改侍御史時青州有男子謀逆有司捕支黨累係填獄詔仁師按覆始至悉去囚械為具食飲以情訊之坐止魁惡十餘人它悉原縱大理少卿孫伏伽



謂曰原雪者衆誰肯讓死就決而事變奈何仁師
曰治獄主仁恕故諺稱殺人則足亦皆有禮豈有
知枉不申為身謀哉使吾以一介易十囚命固吾
願也及敕使覆訊諸囚皆叩頭曰崔公仁恕必無
枉者舉無異辭由是知名○遷度支郎中嘗口陳
移用費數千緡太宗怪之詔杜正倫持簿使仁師
對唱無一謬帝奇之○遷中書侍郎參知機務被
遇尤渥褚遂良忌之會有伏閣訴者仁師不時上
帝大怒流連州子挹仁子湜

崔湜

湜字澄淵少以文稱第進士景龍中俄檢校吏
部與鄭愔同典選愔於納賂遺以銓品無序為

李尚隱劾奏貶襄州刺史景雲中太平公主引為
中書令後坐蕭至忠等事賜死○初在襄州坐罪
當死賴劉幽求張說護免及為宰相陷幽求嶺表
與太平公主逐張說其猜毒詭險雖蠶虺不若也
王○與弟液澄從兄液並以文翰居要官每自
比東晉王謝嘗曰吾一門八仕歷官未嘗不為第
一丈夫當先據要路以制人豈能默受制於人哉
進趣不已至於敗○湜執政時年三十八嘗暮出
端門緩轡諷詩張說見之歎曰文與位固可致其
年不可及○液字潤甫尤工五言詩湜呼曰海子
我家龜龍也坐湜當流亡命郢州作幽征賦以見
意詞甚典麗



陳叔達

陳叔達字子聰陳宣帝子也高祖西師授丞相府主簿與溫大雅同筦機秘方禪代時書冊詔皆其筆也武德初判納言封江國公叔達明辯善為容每占奏措紳屬目嘗賜食得蒲萄不舉帝問之對曰臣母病渴求不能致願歸奉之帝流涕曰卿有母遺乎以因賜之○貞觀初擢禮部尚書始太子建成等問間太宗明貞觀初擢禮部尚書始意救辯至是謂曰武德內難卿有讜言故以此報叔達謝曰宣獨為陛下乃社稷計耳後閹薄汙慢為有司靈初帝以名臣為護掩

楊恭仁

楊恭仁隋觀王雄子也仁壽中累遷甘州刺史臨事不苛細微人安之文帝謂雄曰匪特朕得人乃卿善教子矣大業初楊玄感叛詔率兵與玄感戰敗之遂與屈突通追獲賊煬帝召見曰比聞與賊戰尤力向但知卿奉法而乃勇決如此蘇威曰仁者必有勇殆謂此耶高祖素知之授涼州總管恭仁久乘邊習種落情偽悉心綏慰由葱嶺以東皆奉貢贄就加納言頡利獵其境恭仁應機設拒張疑屯虛幟示之頡利懼而走太宗時遷洛州都督○性冲厚以禮自閑衛未嘗與物忤時人方漢石慶相慶為漢既貴不以勢尚人故譽望益重後以特進歸第卒弟師道



揚師道

師道字景猷清警有才思貞觀中參祿朝政親遇
隆溼性周謹未嘗語禁省事嘗曰吾讀孔光傳想
其餘風或庶幾云○太宗數訪羣臣才行師道雖
有所推進而乏甄品為吏部尚書師道起貴胄四
海人物非所練悉至詮署專抑勢貴親黨以遠嫌
師速反用人多遠其才不為時所稱帝亦曰師道資
性純淑自應無過而實怯懦罕更事緩急不得其
力○師道善草隸工詩每燕集歌詠自適後賜宴
帝曰聞公每酣嘗捉筆賦詩如宿構者試為朕言
之師道再拜少選輒成無所竄定一坐嗟伏

封倫

封倫字德彝以字顯觀州脩人

反田聊

倫年方少舅

盧思道曰是兒識略過人當自致卿相揚素異其
為人以從妹妻之素營仁壽宮表為土工監規構
鴻侈隋文帝怒曰素殫百姓力為吾括怨天下素
大懼倫曰毋恐皇后至自當免明日帝果勞素曰
公知吾夫婦老無以自娛樂而盛飾此宮邪因大
悅素退問何料而知倫曰上節儉故始見必怒然
雅聽后言后婦人惟侈靡是好后悅則帝安矣素
曰吾不及也素負才勢多所凌藉惟於封倫降禮
嘗接或與論事衮衮不勸每撫其林曰封郎終當
據此薦之帝擢內史舍人虞世基得幸煬帝然不
悉史事處可失宜倫陰為裁畫內以諷承主意外



以峻文繩天下有功當賞輒抑不行由是世基之
寵日隆而隋政日壞矣○後與宇文士及來降倫
以秘策干帝二悅秦王討王世充命倫參謀軍事
賊平帝謂侍臣曰始議東討時多沮解者唯秦王
謂必克倫贊其行雖張華叶策晉武何以加晉武帝
吳張華○頃之突厥寇太原且遣使和親帝問計
羣臣咸請許之可紓戰倫曰彼有輕中國心謂我
不能戰若乘其怠擊之勢必勝上而後和威德兩
全今雖不戰後必復來臣以為擊之便詔可○封
密國公太宗立拜尚書右僕射始倫之歸蕭瑀數
薦之及是瑀為左僕射每議事倫初堅定至帝前
輒變易由是有隙貞觀元年卒謚曰明倫資險

倭內挾數刺人主意陰導而陽合之外謹順其居

處衣服陋素而交官府賄贈狼藉然善矯飾居之

自如人莫能探其膺肺○隱刺之亂隱太子建德

數進忠策太宗以為誠橫賜累萬又密言於高祖

曰秦王恃功頡頏太子下頡頏若不蚤立則

亟圖之情白太子曰為四海者不顧其親乞養者

謂何項羽欲烹太公漢高祖曰吾翁及高祖議廢

立倫固諫止當時語秘無知者卒後事漫聞十七

年侍御史唐臨追劾姦狀帝下其議百官民部尚

書唐倫等議倫寵狂生前而罪暴身後請還贈改

謚以懲儉壬有詔改謚曰繆

裴矩

唐書

裴矩傳

十



裴矩字弘大絳州聞喜人好學有文藻智數隋煬
帝時西域諸國悉至張掖交市及郡名帝令矩護
視矩知帝勤遠略乃訪諸商胡國俗山川險易撰
西域圖記奏之帝引問西方事矩盛言胡多瓌怪
名寶曰珠俗土著易并吞帝由是甘心四夷委矩
經略○大業三年帝有事恒山西方來助祭者十
餘國矩遣人說高昌伊吾等以厚利使八朝帝
西巡燕支山高昌等二十七國謁道左皆使佩金
玉服錦罽奏樂歌舞令士女盛飾縱觀亘數十里
示中國強富○後遂破吐谷渾拓地數千里遣兵
出戍歲委輸巨億萬計帝謂矩有綏懷略○帝在
東都矩以蠻夷踵至諷帝悉召天下奇倡怪伎大

陳端門前曳錦轂珥金緋者十餘萬詔百官都人
列繒樓幔閣夾道被服光麗塵邸皆供張池酒林
肉譯長縱蠻夷與民貿易在所邀飲酒相娛樂蠻
夷嗟咨謂中國為仙晨帝所天子以為誠謂宇文
述牛弘曰矩所建白皆朕之志要未發輒先以聞
非悉心奉國疇能是耶○矩因奏言高麗本孤竹
國周以封箕子漢分三郡今乃不臣先帝疾之欲
討久矣陛下安得不事帝納焉高麗不聽命征遼
自此始時網紀汨振宇文述虞世基用事官以賄
遷唯矩挺節無穢聲世頗稱之○高祖八閏帝令
虞世基問方略矩曰唯陛下亟西天下定矣矩性
勤謹未嘗忤物見天下方亂其待遇士尤厚雖厮



役皆得其歡○後為竇建德所獲建德敗來朝○
高祖遣使約西突厥連和突厥因請婚矩曰北虜
方熾歲苦邊若權順許以示外援復我完實更識
之帝然其計○太宗即位疾貪吏欲痛懲之乃
問遣人遺諸曹禮道以一吏受饋緡帝怒詔殺之矩
曰吏受賕死固宜然陛下以計給之給為交反欺也因即
行法所謂罔人以罪非道之以德之誼帝悅為羣
臣言之曰矩遂能廷爭不面從物口若此天下有
不治我年八十精明不忘音多識故事見重于時
司馬溫公曰裴矩佞於隋而忠於唐非其性之
有變也君樂貞言則佞化為忠也
論曰裴矩事唐無他過然所以亡隋者矩也先

王示蠻夷以威德而矩則夸之以淫觀復開征
遼之謀既以巧佞亂人之國矣勢窮歸唐安受
富貴不足尚也

宇文士及

宇文士及字仁人京兆長安人秦王即位改蒲州
刺史政尚寬簡人皆宜之○太宗延入閣語或至
夜分帝嘗玩禁中樹曰此嘉木也士及從旁美歎
帝正色曰魏徵嘗勸我遠佞人遠于佞反不識佞人為
誰乃今信然謝曰南衙羣臣面折廷爭陛下不得
舉手今臣幸在左右不少有將順雖貴為天子亦
何聊帝意解○又嘗割肉以餽拭手帝屢目陽若
不省徐啗之其機悟率類此士及撫幼弟孤兄子



以友睦稱好周卹親戚然過自奉養服玩食欲必
極豐侈卒謚曰恭劉洎曰士及居家侈肆不可謂
恭乃改曰縱

贊曰封倫裴矩其姦足以亡隋其知反以佐唐
何哉惟姦人多才能與時而成敗也妖禽孽狐
當晝則伏自如得夜乃為之祥若倫偽行匿情
死乃暴聞免兩觀之誅孔子語少正幸矣太宗
知士及之佞為游言自解亦不能斥彼中才之
主求不惑於佞難哉

鄭善果

鄭善果鄭州滎澤人仕隋為魯郡太守母崔氏賢
明曉政治嘗坐閣內聽善果處決或當理則悅有

不可則引至床下責愧之故善果所至有績號清
吏歸唐檢校大理卿奉法持正風績顯公卿間從
父兄元璿

鄭元璿

鄭元璿字德芳性察慧愛尚文藝大業末為文城
太守高祖兵興遣張倫西略地攻拔其城係致軍
門釋之使突厥還為參旗將軍元璿習軍旅事高
祖令教諸屯軍法○宋金剛與突厥犄角寇汾晉

齊率領反偏引也左傳

晉人角之諸戎犄之 詔元璿諭罷可汗兵不聽

留帳中數年帝既許可汗婚始得還帝勞曰卿不
辱於虜可葦蘇武張騫矣○會突厥自將攻太原
詔元璿持節徃勞既至虜以不信咎中國元璿隨



語折責無所屈徐乃數其背約突厥愧服因好謂
頡利曰突厥得唐地無所用唐得突厥不可臣而
使兩不為用而相攻伐何哉令掠財資劫人口皆
入所部可汗一無所得宣若什旗接好則金玉重
幣一歸可汗且唐有天下約可汗為兄弟使駟銜
箠於道今坐受其利不肯乃德德貽怨若何頡利
當其言引還太宗賜書曰知公口伐可汗如約遂
使邊火息燧朕何惜金石賜於公哉貞觀三年復
使突厥還言夷狄以馬羊準盛衰今突厥六畜不
蕃人色若菜牙內飯粟化為血不三年必亡無幾
突厥果敗○元壽幹敏所至常有譽五聘絕域危
不脫終不自為解然譯事後毋不謹詳元隋文帝

嘗賜孝經愧勗之至元壽亦不以孝聞士醜其行

權萬紀

權萬紀京兆萬年人悻直齋約擢治書侍御史房
玄齡王珪掌內外官考萬紀劾其不平太宗按狀
珪不伏魏徵奏言玄齡等皆大臣所考有私萬紀
在考堂無訂正今而彈發非誠心為國者帝乃置
之然以為不阿貴近由是獎禮○萬紀既以言得
進頗掉螿自肆象情慄二徵奏萬紀閣大體詆訐
彈射皆不實陛下救其一切遂敢附下周上鈞彊
直名迷棄聖明以小謀大羣下離心如玄齡等且
不得申况踈賤之臣哉帝寤從萬紀散騎常侍○
數年復召為侍書御史即奏言宣饒部中可鑿山



治銀歲收數百萬帝讓曰天子所乞嘉謀善政有益於下者公不推賢進善乃以利規我欲方我漢桓靈耶斥使還第

權懷恩

懷恩萬紀族孫以蔭遷尚乘奉御取人安畢羅為高宗所寵見帝戲慢不恭懷恩奏事適見之退杖四十帝嗟賞曰良吏也○擢萬年令賞罰明見惡輒取時語曰寧飲三斗塵無逢權懷恩其姿狀沈毅每盛服妻子不敢仰視○更五州刺史所居威名赫然吏重足立嘗過汴州時刺史楊德幹亦以嚴稱與懷恩名相埒龍觀反汴橋新成立木中途止過車者懷恩通過之示德幹曰民不可止耶焉

用此德幹慙服

閻立德

閻讓字立德以字行京兆人與弟立本皆機巧有思武德初遷尚衣奉御制袞冕六服嘗與傘扇咸有典法貞觀初拜大匠即洪州造浮海大航五百艘蘇造反舟遂從征遼師還至遼澤亘二百里凍不可通津奴後反泥也立德築道為橋梁無留行帝悅永徽五年卒

閻立本

閻立本總章元年拜右相初太宗與侍臣泛舟春苑池見異鳥容與波上悅之詔坐者賦詩而召立本佯扶閣外傳呼畫師閻立本是時已為主爵郎



中俯伏池左研吮丹粉反吮望坐者羞恨流汗
歸戒其子曰吾少讀書文辭不減儕輩今獨以畫
見名與廝役等若曹慎毋習然性所好雖被訾屈
亦不能罷也既輔政高宗總章元年拜右相但以應務俗材
無宰相器時姜恪以戰功擢左相時人有左相宣
威沙漠右相馳譽丹青之嘲

蔣儼

蔣儼常州人擢明經第太宗將伐高麗募為使者
人皆憚行儼奮曰以天子雄武四夷畏威蕞爾國
反小也敢圖王人有如不幸固吾死所也遂請行
為莫離支所囚莫離支高麗官名蓋蘇文為之以兵脅之不屈內
窟室中高麗平乃得歸帝奇其節○遷殿中少監

數陳時政利病高宗優納進蒲州刺史發隱禁姦
號良二千石○中宗在東宮儼數爭過失不見用
田游巖為洗馬太子所尊禮儼論書責之曰太子
年鼎盛聖道有所未盡足下受調護之寄居責難
之地唯口悠口不出一談尚何酬塞游巖愧不能
答

韋弘機

韋弘機京兆萬年人貞觀人使西突厥冊拜同俄
設為可汗會石國叛道梗三年不得歸裂裾錄所
過諸國風俗物產為西征記比還太宗問外國事
即上其書帝大悅顯慶中為檀州刺史以遣人僻
陋不知文儒貴乃脩學官畫孔子七十二子漢晉
唐書



名儒像自為贊教勸生徒由是大悅○擢司農少卿帝嘗言兩都我東西宅然因隋宮室日什不完朕將更作奈財用何弘機即言臣任司農十年省惜常費積三十萬緡以治宮室可不勞而成帝大悅終檢校司農少卿事○孫岳子武后時歷廬海等州刺史皆著風迹恩嚴兩施岳子景駿

姜師度

姜師度魏州人擢明經調丹陵尉龍岡令有清白稱神龍初為河北道巡察兼度支營田使好興作治所溝於薊門以限奚契丹循魏武帝故迹並海鑿渠並渠以通餉路罷海運省功多○遷司農卿出為陝州刺史太原倉水陸運所湊轉屬諸河師

度使依高為齋齋古外反而注米于舟以故人勞○**玄宗**進為河中尹安邑鹽池涸廢師度大發卒洩引其流置鹽屯公私收利不貲徒同州刺史又派洛灌朝邑河西二縣閼河以灌通靈陂池又收棄地二千頃為上曰置十餘屯師度喜渠漕所至繇役紛紜不能皆便然所就必為後世利是時太史令傅孝忠以知星顯時為語曰孝忠知仰天師度知相地朝所嗜也

強循

強循字季光鳳州人仕累雍州司士參軍華原無泉人畜多暍死上於敬反循教人渠水以浸田一方利之號強公渠



張知審

張知審字匪躬幽州人兄弟五人知玄知晦知泰知默皆明經高第曉吏治清介有守公卿爭爲引重知審歷十一州刺史所益有威嚴○萬歲通天中武自德州刺史入計后竒其貌詔工圖之稱其兄弟容而才謂之兩絕又門皆列戟中宗即位拜知審左衛將軍知泰御史臺太夫伯仲華首同貴時以爲榮知審敏且亮惡請謁求進任或不才冒位視之若仇每教子孫經不明不得舉家法可稱云○武后革命知泰奏置東都諸關十七所讖飲出入百姓驚駭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十六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十七

列傳

蕭瑀

蕭瑀字時文後梁明帝子也愛經術善屬文性鯁急鄙遠浮華嘗以劉孝標辯命論說悖不經乃著論非之以爲人稟天地而生謂之命至吉凶禍福則係諸人今一於命非先王所以教人者通儒柳顧言諸葛穎歎曰是足鍼孝標膏肓矣○高祖入關招之挈郡自歸授光祿大夫封宋國公武德元年遷內史令帝帝委以樞筦內外百務悉關決或引升御榻呼曰蕭郎瑀自力致上抑過繩違無所憚上便宜每見納用手詔曰得公言社稷所賴



張知審

張知審字匪躬幽州人兄弟五人知玄知晦知泰知默皆明經高第曉吏治清介有守公卿爭爲引重知審歷十一州刺史所益有威嚴○萬歲通天中武自德州刺史入計后竒其貌詔工圖之稱其兄弟容而才謂之兩絕又門皆列戟中宗即位拜知審左衛將軍知泰御史臺太夫伯仲華首同貴時以爲榮知審敏且亮惡請謁求進任或不才冒位視之若仇每教子孫經不明不得舉家法可稱云○武后革命知泰奏置東都諸關十七所讖飲出入百姓驚駭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十六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十七

列傳

蕭瑀

蕭瑀字時文後梁明帝子也愛經術善屬文性鯁急鄙遠浮華嘗以劉孝標辯命論說悖不經乃著論非之以爲人稟天地而生謂之命至吉凶禍福則係諸人今一於命非先王所以教人者通儒柳顧言諸葛穎歎曰是足鍼孝標膏肓矣○高祖入關招之挈郡自歸授光祿大夫封宋國公武德元年遷內史令帝帝委以樞筦內外百務悉關決或引升御榻呼曰蕭郎瑀自力致上抑過繩違無所憚上便宜每見納用手詔曰得公言社稷所賴



朕既寶之故賜黃金一函○是歲州置七職秦王
為雍州牧以瑀為州都督詔嘗下中書未即行帝
責其稽瑀曰朝廷初基所以安危者繫號令比承
一詔必覆審先後不謬始得下此所以稽留也帝
曰若爾朕何憂乎○久之遷左僕射貞觀初房杜
新得君事任稍分瑀不能無少望乘釅切詆誅時
辭旨疏躁太宗怒廢于家○俄復位帝問朕欲長
保社稷奈何瑀曰三代有天下所以能長久者類
封建諸侯以為藩屏秦置守令二世而絕漢分王
子弟享國四百年魏晉廢之亡不旋踵不止反此
封建之有明效也帝納之始議封建坐與陳叔達
爭御前不恭免○歲餘遷御史大夫參預朝政瑀

論議明辯然不能容人短意或偏駁不通而向法
深房玄齡魏徵溫彥博頗裁正之其言多黜瑀益
不平會玄齡等小過瑀即痛劾不報由是自失
罷為太子少傅○九年復參預朝政帝嘗曰武德
季太上皇有廢立議顧朕挾不賞之功於昆弟弗
見容瑀於爾時不可以利怵死懼林達律反社稷臣
也因賜詩曰疾風知勁草阪蕩識誠臣又曰公守
道耿介古無以過然善惡太明或有時而失瑀頓
首謝曰既蒙教又許以忠亮雖死日猶生年也魏
徵曰臣有逆衆持法主怨之以公孤特守節主怨
之以介昔聞其言今乃見之使瑀不過陛下庸能
自保耶○晉王立為皇太子拜太子太保帝曰三



師以德導太子者也禮不尊則無所取法乃詔師
入謁太子出門迎拜師答拜每門讓乃入師坐然
後坐書前後著名稱惶恐○瑀素貴但中狹每燕
見輒言玄齡輩朋黨盜權若膠固然持未反身帝
曰知臣莫若君朕雖不明寧頓懣臧否揣出惡反
曰揣惡反因為瑀曉解瑀以帝有所偏信帝積久
亦不平卒謚曰肅帝以其性忌改謚貞禰

論曰蕭瑀倭佛至欲祝髮此固乃祖餘習所染
不足責瑀好佛習法捨家為彼房杜者唐相
第一流而以朋黨反側者詆之罪莫大於毀賢
幸值太宗之明灼見其心術不然開君得此能
免惑乎此論不係正史

蕭鈞

鈞瑀從子有才譽為諫議大夫盧文操姚瑛連瑛
上盜庫財高宗以其職主幹當自盜罪死鈞曰囚
罪誠死然恐天下聞謂陛下重貨輕法任喜怒殺
人帝曰真諫議也詔原死○太常工為宮人通訊
遺詔殺之且附律鈞言禁當有漸雖附律工不應
死帝曰如姬竊符朕以為戒今不濫工死然喜得
忠言即宥工徙遠裔終太子率更令子瓘

蕭嵩 鈞孫瓘子

嵩瓘子貌偉秀美鬚髯始娶會稽賀晦女僚督陸
象先時為洛陽尉已有名士爭往交而嵩汨口未
仕人不之異夏榮者善相謂象先曰君後十年貴



寇人臣然不若蕭卽位高年父舉門藩熾時人不
許○開元初擢中書舍人時崔琳王丘齊幹皆
有名以嵩少學術不以輩行許也行立獨她崇稱
其遠到後以兵部尚書領朔方節度使既赴軍有
詔供帳錢定鼎門外○玄宗賦詩勞行○會吐蕃陷
瓜州嵩遣副將與吐蕃戰祁連城下大潰虜哭震
山谷露布至帝大悅授嵩同中書門下三品進無
中書令在公慎密人莫見其際○帝委嵩擇宰相
嵩推韓休及休同位峭正不相假至校曲直帝前
嵩慚乞骸骨帝慰之曰朕未厭卿何庸去乎嵩伏
曰臣待罪宰相爵位既極幸陛下未厭得以乞身
有如厭臣首領且不保又安得自遂因流涕帝為

改容曰卿言切矣朕未決第歸夕當有詔俄遣高
力士詔嵩曰朕將爾留而君臣誼當有始有卒者
乃授右丞相與休皆罷是日荊州進黃柑帝以紫
盼包賜之說文份數久之進太子太師嵩因請老
退脩蔣園區優游自怡家饒財而子華為工部侍
郎子衡尚主位三品就養年踰八十士豔其榮

蕭復

復字履初衡子生戚里姍從豪汰實曰姍右文姍

以服御與馬相夸復常衣垢弊居一室學自力

非名士夙儒不與游以清操顯華每歎曰此子當

興吾宗○廣德中代歲大饑家百口不自振議鬻

昭應墅王朱曰宰相王縉欲得之使弟絃說曰以



君才宜在左右胡不以豎奉丞相取右職復曰嚮
先人豎以濟孀單董曰孀也吾何用羨官使門內
餒且寒乎緡憾之由是廢數歲○改同州刺史歲
歎州有京畿觀察使儲粟復輒發以貸人有司劾
治詔削階停刺史或吊之復曰苟利於人胡責之
辭久進戶部尚書德宗狩奉天帝惡庫隘庫音欲
西如鳳翔依張鑑復曰鳳翔乃祀舊兵今此悖亂
當有同惡者雖鑑臣畏不免帝曰朕業行留一日
以驗爾言俄而鑑為李楚琳所害○於是拜史部
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復嘗言艱難以來始用
宦者監軍權望太重是曹正可委宮掖事兵要政
機臣使參領正音大切不可也帝不聽又言陛下厥初清

明自揚炎盧祀放命穢盛德播越及茲今玷于危

而却依阿偷免不敢當宰相祀對上或諂使阿諛若

復厲言祀詞不正帝色貽直謂左右曰復

慢我因詔復充山南宣撫使○興元初德進門下

侍郎建言陛下反正惟甄善汰惡未明陳少游位

將相首臣賊韋臯名淺官下獨挺上抗忠如以臯

代少游則天下瞭然知逆順之理帝許之宰相劉

從密諭復曰董曰詔也有詔與公議向所奏不

欲令李勉盧翰聞知復曰堯舜有僉曰之言朝廷

大事尚當謀及公卿如勉等非其人當罷去既曰

宰相而謀議可獨避之乎從一以聞帝不悅復辭

唐書 蕭復傳 五



疾上政事許之廢居饒州卒○復望闕高華厲名節不通狎流俗及為相臨事嚴方數拂帝意故居位丞鮮然性孝友既貶晏然口未嘗言所累子湛潛子真咸通中_宗位宰相無顯功史逸其傳

互註謂蕭復為輕已

蕭俛

俛_音字思謙恒子_{貞元中}及進士第又以賢良方正對策異等元和_宗中皇甫錡與令狐楚皆善俛兩

人同輔政數稱其善故帝待俛厚穆宗立進門下侍郎吐蕃寇涇州調兵設邊帝因問兵法有必勝乎俛曰兵凶器聖人不得已用之故武不可玩則無震夫以仁討不仁以義討不義先招懷後掩

襲其救人如免水火此必勝術也若乃小不忍輕任干戈師曲而敵怨非徒不勝又將自危是以聖王謹於兵帝重其言○王播賂權倖求宰相俛劾播纖佞不可污台宰帝不許自請罷冀有感寤帝亦不省俄罷為尚書左僕射俛固辭僕射以少保分司東都性簡潔以聲利為汙疾邪太甚孤特一繫故輕去位無所藉俛既老家於洛歲時賓客請謝以為煩乃舍濟源墅自放山野優游窮年然其居位頗介謹持法重名器狹於用人每除吏嘗憂不稱鮮有簡拔○穆宗初兩河底定俛與段文昌當國謂四方無虞遂議太平事以為武不可黷勸帝偃革尚文乃密詔天下鎮兵十之歲限一為逃



死不補謂之銷兵既而籍卒逋亡無生業曹聚山林為盜賊會朱克融王廷奏亂燕趙一日悉收用之朝廷調兵不充乃召募市人烏合戰輒北遂復失河朔矣

贊曰倪議銷兵寧不野哉當此之時河朔雖挈地還天子而悍卒頑夫開口仰食者故在彼皆不能自返於本業者也又朱克融等容長安餓且死不得一官而倪未有以措置便欲去兵使羣臣失職一日叫呼其從如市幽魏相挺又連也復為賊淵可謂見豪末而不察與新矣宰相非其人禍可既乎

蕭傲子廩

傲字思道悟子

悟子

擢進士第累除給事中宣

宗力治喜直言以李璣為嶺南節度使二者已賜

節而傲封還詔書帝以法當罰孔溫裕曰給事中

駁奏為朝廷論得失不應罰詔可自集賢學士拜

嶺南節度使南方環貺叢夥反謂不以八門家人

病取槁梅於厨以和劑傲知趣市還之懿宗怠

政事喜佛道引桑門詳文云入禁中為禱祠事數

幸佛庐廣施予傲諫以為天竺法割愛取滅非帝

王所尚慕今筆梵言口佛音不若懲謬賞濫罰振

殃祈福况佛者可以悟取不可以相求帝雖昏縱

猶嘉歎其言時天下盜起宦人持兵柄傲以鯁

正為權近所忌卒年八十子廩字富侯第進士



遷尚書郎倣領南海解官往侍南海多穀紙倣救
諸子繕補殘書廩諫曰州距京師且萬里書成不
可露齋必貯於囊笥貪者伺望得無意故嫌乎倣
曰善吾思不及此乃止

蕭遘

遘字得聖賓子

賓乃

擢進士第姿宇秀偉氣孤峻

嘗慕李德裕為人由起居舍人斥播州司馬道三

峽方迫畏瞋若有人謂曰公無恐予為公呵禦遘

怍悟亮俄謁白帝祠見帝貌類向所睹異之

僖宗八蜀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始王鐸主貢舉

而得遘及是與鐸並位鐸年老嘗入對殿中

帝遘掖起之帝喜曰遘善事長大臣和予之幸

遘曰不止以長乃鐸門生帝笑曰鐸選士朕選宰

相卿無負我累拜司空封楚國公遘負大節以王

佐自任既當國風采峭整天子器之時藩鎮橫放

莫制權綱推弛及時田令攷持禁軍權寵可

炙公卿無不附頤唯遘未嘗少下後令攷取安邑

池益給衛軍王重榮固爭乃徙重榮他鎮不受詔

令攷以兵討之重榮引沙陀拒王師王師敗遂而

西帝驚幸鳳翔諸節度共劾令攷生事准間大臣

遘素惡之召朱玫於邠起兵奉迎令攷迫帝

幸陳倉夜出百官不及從攷怒令攷并望帝不諒

其心謂遘曰上奔播六年中原之民與賊肝髓流

野得復宗廟遺老殘民間與馬音流涕相繼上曾



不念以諸侯勤王功為教使之寵今姦臣為國產
怨我奉命而來反以為負君羣臣報國極矣戰力
殫矣尚能垂頭塌翅求生於黃門哉遘曰上無負
天下顧為令致掣制每言必涕數行下陳倉之行
又劫於兵公誠有憂王室意宜請天子復國政曰
諸王才可任天下者不乏遘曰人非伊霍欲為禍
首未或利也政退曰我擇一王為帝遘者斬尚何
事乃立嗣襄王熲而召遘作冊遘苦辭熲罷
遣為太子太保帝還宮孔緯與遘雅深乃劾嘗為
偽臣即賜死○遘見柄任凡五替行完而林逢世
多故召復臣以濟亂力復身汗偽署不得其死人
為哀之

蕭定

定字梅臣瑀曾孫以蔭為金城丞後事清挺歷六
州刺史大曆中有司差天下刺史治最定與常州
蕭復豪州張鑑為第一而劾桑稼均付稅業徠游
口在鑑復右朱泚反詭姓名為張誕不浼于賊擢
太子太師卒年七十七

贊曰梁蕭氏興江左實有功在民厥終無大惡

以寢微而亡故餘祉及其後裔自瑀逮遘凡八

葉宰相時昭太宗時高宗時日華肅時一復德宗

書時並月中名德相望與唐盛衰世家之盛古

未有也

岑文本



本文本字景仁鄧州人性沈敏有姿儀善文辭多
所貫綜貞觀元年除秘書郎兼直中書省太宗既
籍田又元日朝羣臣文本奏籍田三元頌二篇文
致華贍○擢中書舍人時顏師古為侍郎自武德
以來詔詰或大事皆所草定及得文本號善職而
敏速過之或策令叢遽敕吏六七人批筆待分口
占授成無遺意師古以謹罷溫彥博為請帝曰師
古練時事長於文詰人少逮者幸得復用帝曰朕
自舉一人公毋憂乃授文本侍郎專典機要○時
魏王泰有寵侈第舍冠諸王文本上疏勸崇節儉
陳嫡庶分宜有抑損帝善之踰年為令中書從茂
遼東事一委倚至糧漕最目甲兵凡要料配差序

籌不廢手由是神用頓耗容止不常帝憂曰文本
今與我同行恐不與同返矣至幽州暴病卒○始文
本貴常自以興孤生居處卑室無茵褥幃幃帝事母
以孝顯撫弟姪篤恩義生平故人雖羈賤必鈞禮
帝每稱其忠謹親之信之○晉王為皇太子大臣
多兼官官帝欲文本無攝辭曰臣守一職猶懼其
盈不願希恩東宮請一心以事陛下帝乃止但詔
五日一參東宮○始為中書令有憂色母問之答
曰非勲非舊責重位高所以憂也有來慶者輒曰
今日受吊不受賀或勸其營產業文本曰吾漢南
一布衣徒步八關所望不過秘書郎縣令耳今無
汗馬勞以文墨位宰相奉稍已重奉稍用反尚何



殖產業耶故口未嘗言家事既任職久資賜豐饒
皆令弟文昭主之文昭任校書郎多交輕薄帝曰
卿弟多過朕將出之文本曰臣少孤母所鍾念者
弟也不欲離左右今若外出母必憂無此弟是無
老母也泣下嗚咽帝愍其意召文昭讓教卒無過
孫羲

互註以功諫名稱職

岑羲

文本源

羲字伯華第進士遷金壇令時弟仲翔為長洲令
仲休為溧水令據及力皆有治績宰相宗楚客語本
道巡察御史母遺江東三卒○武后拜天官負外
郎俄為中書舍人中宗時武三思用事敬暉欲上

表削諸武封王者衆畏三思不敢為單獨羲為之
詞勁切由是下遷秘書少監○進吏部侍郎時崔
暹鄭愔及李元恭分掌選皆以賄聞獨羲勁廉為
時議嘉仰睿宗時羲兄獻為國子司業仲翔陝州
刺史仲休商州刺史兄弟子姪在清要者數十人
羲嘆曰物極則反可以懼矣然不能抑退坐豫太
平公主謀誅

長倩

從文

不垂拱初自夏官尚書遷內史俄拜文昌

右相封鄧國公和州浮屠上大雲經著革命事
后喜始詔天下立大雲寺長倩爭不可由是與諸武
忤來俊臣賈誼長倩與格輔元等謀反斬于市睿
宗立追復官爵輔元者汴州人與同郡王孝繁師

唐書

岑羲傳

十一



天見彗為戒耳景公懼而脩德後十六日而滅臣
願陛下勿以功高而自矜勿以太平久而自驕彗
雖見猶未足憂帝曰吾無景公之過但年十八舉
義兵二十四平天下未三十即大位自謂三王以
來撥亂之主莫吾若故負而矜之輕天下士上天
見變其為是乎秦始皇刻除六國隋煬帝有四海
之富卒以驕敗吾何得不戒耶○帝嘗作宮體詩
使賡和世南曰聖作誠工然體非雅正上之所好
下必有甚者臣恐此詩一傳天下風靡不敢奉詔
帝曰朕試卿耳○帝嘗命寫列女傳於屏風於時
無本世南暗疏之無一字謬帝每稱其五絕一曰
德行二曰忠直三曰博學四曰文詞五曰書翰○

卒謚曰文懿帝手詔魏王泰曰世南於我猶一體
拾遺補闕無日忘之蓋當代名臣人倫準的今其
云亡石渠東觀中無復人矣○後帝為詩一篇述
古興亡既而歎曰鍾子期死伯牙不復鼓琴朕此
詩何所示耶敕褚遂良即其灵坐焚之後數歲夢
進讜言若平生翌日下制卹其家

互註

以書專家後莫能繼

詳後

圖形凌煙閣

終始著名

秦瓊

在十八學士選中天下所慕

向謂之登瀛洲

褚遂良

李百藥

李百藥字重規定州人隨內史令德林子也幼多
病祖母趙以百藥名之七歲能屬文父友陸乂等



共讀徐陵文有刈瑯琊之稻之語歎不得其事百
藥進曰春秋邾子籍稻邾王名杜預謂在邾邪容
大驚號奇童○百藥轉側寇亂中會高祖遣使招
杜伏威百藥勸朝京師既至歷陽中悔欲殺之飲
以石灰酒因大利瀕死既而宿病皆愈○貞觀元
年拜中書舍人時議裂土與子弟功臣百藥上封
建論理據詳切帝納其言而止四年授太子右庶
子太子數戲媒無度外乃作贊道賦以諷它日
帝曰朕見卿賦述古儲貳事勸勵甚詳向任卿固
所望耳○帝嘗與偕賦帝京篇歎其工手詔曰卿
何身老而才之壯盛宿而意之新乎卒謚曰康○
百藥名臣子才行世顯為天下推重好獎薦後進

得俸祿與親黨共之翰藻沉鬱詩尤其所長樵所
皆能諷之所撰齊史行於時

互註百藥工詩人稱李詩謝注

李安期百藥子

安期亦七歲能屬文高宗即位遷中書舍人數預
決國事帝屢責侍臣以不能進賢衆不敢對安期
進曰邑十室且有忠信天下至廣不為無賢此見
公卿有所薦進皆劾為朋黨滯抑者未申而主薦
者已訾反即所以人爭禁默以避囂謗若陛下
忘其親離曠然受之唯才是用塞讒毀路其誰敢
不竭忠以聞上乎帝納之卒謚曰烈自德林至安
期三世掌制誥時人榮之



褚亮

褚亮字希明杭州人少警敏博見圖史一經目輒誌于心陳後主召見使賦詩詰詞人在席皆服其工○後為薛舉黃門侍郎舉滅秦王謂曰寡人受命而來嘉於得賢公久事無道君得無勞乎亮曰舉不知天命抗王師今十萬眾兵加其頸大王釋不誅豈獨亮蒙更生哉王悅即授王府文學高祖獵親格虎亮息懼致諫帝禮納其言王每征伐亮在軍中嘗預秘謀有裨補之益貞觀中累遷散騎常侍以老于家卒○初武德四年太宗為天策上將軍寇亂稍平乃鄉仗宮城西作文學館收聘賢才於是下教以杜如晦房玄齡及于志寧蘇世長

薛收褚亮姚思廉陸德明孔穎達李玄道李守素虞世南蔡允恭顏相時許敬宗薛元敬蓋文達蘇勗並以本官為學士七年收卒復召劉孝孫補之凡分三番遞宿于閣下悉給珍膳每暇日訪以政事討論墳籍權畧前載無常禮之間命闕立本喬像使亮為之贊題名字爵里號十八學士藏之書府以章禮賢之重方是時在選中者天下所慕向謂之登瀛洲

李守素

王崇曰海中有三神洲

李守素趙州人王世充平召署天策府倉曹參軍通氏姓學世號肉譜虞世南與論人物始言江左山東尚相酬對至此地則笑而不答歎曰肉譜定



可畏許敬宗曰倉曹此名豈雅目耶宜有以更之世
南曰昔任彥昇通經時稱五經笥今以倉曹為人
物志可乎時李淹亦明譜學守素所論惟淹能抗
之

姚思廉

姚思廉本名簡以字行萬年人陳吏部尚書察之
子陳亡察自吳興遷京兆遂為萬年人少受漢書
於察盡傳其業寡嗜欲惟一於學任隋補河間郡
司法書佐初察在陳嘗修梁陳二史未就死以屬
思廉故表父遺言有詔聽續(煬帝)又詔與崔祖潛
脩區寓圖志○(高祖)定京師府僚皆奔亡獨思廉
侍王兵將升殿思廉厲拜曰唐公起義兵本安王

室若等不宜無禮於王衆貽却

史略反

布列階下帝

義之聽扶王至順陽閣泣辭去觀者歎曰仁者有

勇謂此人乎○秦王嘗語隋事慨然嘆曰姚思廉

蒙素刃以明大節古所難者遣使遺物三百段致

書曰景想節義故有是贈○王即位改弘文館學

士詔與魏徵共撰梁陳書思廉采顧野王諸家言

推究綜括以卒父業○帝幸九成宮

詩宮

思廉

以為雉宮游幸是秦皇漢武事非堯舜禹湯所為
帝諭曰朕嘗苦氣疾熱即煩劇豈游賞者乎孫璿

五註在十八學士選中天下所慕向謂之登

瀛洲

褚亮

論事稱可帝為設宴

杜正

贊曰隋煬帝失德高祖總豪英興北方鼓行入



闕舉京師轟若震霆思廡以諸生侍孱王
將褫駭自卻反不敢加無禮於其君誠使有
國家者舉不失義天下其何以抗之哉宜太宗
之尊表云

姚瑋

神五反下

瑋字令璋少力學才辯探邁永徽中高舉明經第
武后以符瑞自神瑋取山川草樹名有武字者以
為上應國姓哀類以聞后大悅擢文昌左丞○永
徽中左右史唯對仗承旨仗下謀議不得聞瑋以
帝王謨訓不可闕紀請仗下所言軍國政要責宰
相自撰號時政記以授史官從之時政有記自瑋

始○證聖初天則加秋官尚書明堂火后欲避正殿

應天癸瑋奏此人火非天災也昔宣榭火周世延

前漢五行志曰宣公十六年夏五月宣榭火周世延

所以能行政令也何也禮樂為正之左

建章焚漢業昌曰文顯注漢書曰起宮室以

壞聖人之道隨物示化况明堂布政之宮非宗廟

不宜避正殿貶常禮○后立天樞著已功德命瑋

董之功費浩廣乃歛天下農器并鑄大食使者獻

師子瑋曰是獸非肉不食自碎葉至都所費廣矣

陛下鷹犬且不蓄而厚資養猛獸我有詔大食停

獻時九鼎成后欲用黃金塗之瑋奏鼎者神器貴

應天癸瑋奏此人火非天災也昔宣榭火周世延

質朴不待外飾后乃止○遷益州長史始蜀吏貪
暴瑋摘芥之無所容資后聞降璽詔慰勞因謂左
右曰為二千石清其身者易使吏盡清者為難唯
瑋為兼之拜地官冬官二尚書致仕卒

姚班瑋傳

班篤學有立志擢明經歷六州刺史政皆有績後
遷太子詹事時節愍太子甲崇子稍失道班凡四
上書諫其一曰臣聞賈誼稱選天下端士使與太
子居處出入故太子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
前後皆正人也左右正則太子正太子正則天下
定矣伏見內置作坊諸工伎得入宮闈之內禁衛
之所或言語內出或事狀外通小人無知因為詐

偽有點盛德臣望悉出宮內造作付所司其二曰

漢文帝身衣弋絺反杜美足華舄齊高帝闔檻用銅

者皆易以鉄經侯帶玉貝劍環佩以過魏太子太

子不視經侯曰魏國亦有室乎太子曰主信臣忠

魏之室也經侯委劍佩去杜門不出夫聖賢以簡

素為貴皇王以菲薄為德惟殿下留心恭儉損省

玩好以訓天下其三曰前世東宮閣門往來各有

簿籍殿下時有所須唯門司宣令姦偽乘之因緣

增損近呂昇之乃代署宣敕賴殿下糾芥其姦以

後墨令及覆事並請內印畫署冀免詐謬其四曰

聖人不專其德矣智必有所師今司經無學士供

奉無侍讀宜視膳時奏請其人俾奉講勸夫經所



以立行脩身史所以諳識成敗斯急務也太子雖稱善不能用其言及敗索宮中得班諫書中宗嘉歎時宮臣皆得罪獨班擢右散騎常侍睿宗立拜戶部尚書卒始曾祖察嘗撰漢書訓纂而後之注漢書者多竊取其義為己說班著紹訓以發明舊義云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十七





2025.001.001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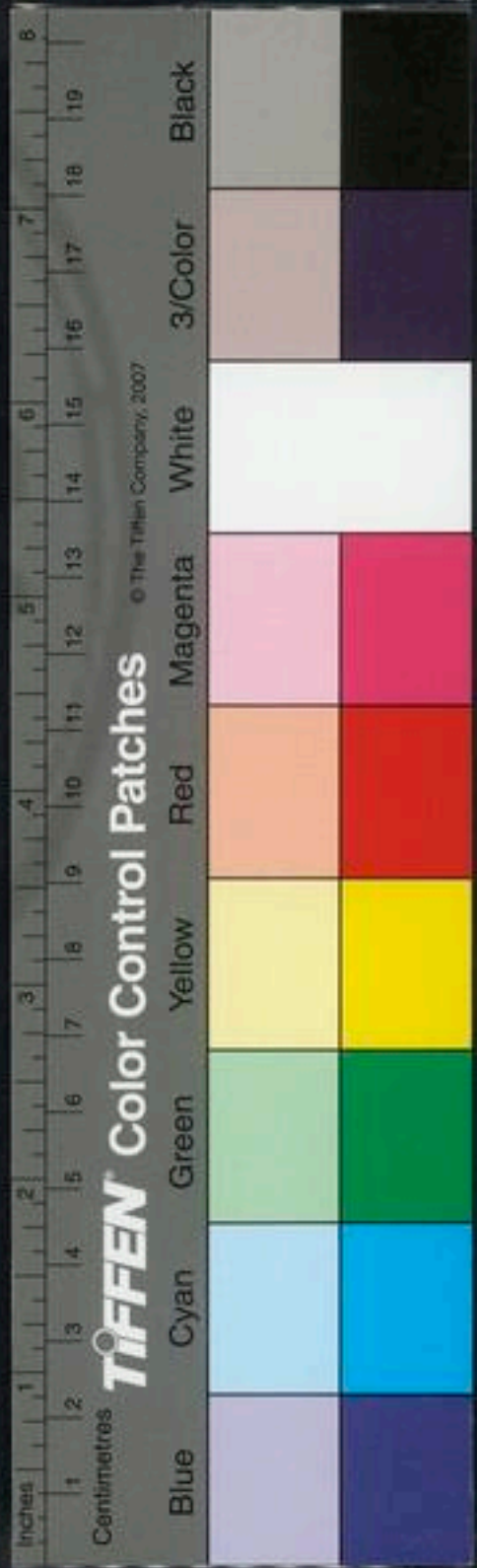


十七史

五十四

| | | | | | | | | | | | | | |
|-----|-----|-----|-----|------|------|-------|-----|-----|-----|-----|------|------|-----|
| 張行成 | 高馮 | 于休烈 | 于志寧 | 張玄素 | 孫伏伽 | 韋雲起 | 蘇弁 | 蘇良嗣 | 蘇世長 | 令狐恒 | 李延壽 | 令狐德棻 | 唐列傳 |
| 盧承慶 | 楊弘禮 | 崔敦禮 | 郭心一 | 高智周 | 杜正倫 | 上官儀 | 李義球 | 來濟 | 韓瑗 | 褚遂良 | 長孫順德 | 長孫無忌 | 張易之 |
| 崔琳 | 崔神慶 | 姜師德 | 裴光廷 | 裴行儉 | 劉仁軌 | 陳子昂 | 呂才 | 傅奕 | 邢文偉 | 孫處約 | 劉德威 | 李敬玄 | 劉祥道 |
| 王方翼 | 張儉 | 郭孝恪 | 李多祚 | 黑齒常之 | 契心何力 | 阿史那社尒 | 馮蓋 | 史大柰 | 王璵 | 祝欽明 | 宗楚客 | 竇懷貞 | 楊再思 |
| | | | | | | | 王賧 | 張仁愿 | 唐璿 | 程務挺 | 薛訥 | 薛仁貴 | 蘇烈 |

廿六



三斗尖老尺南小五尺

寺田 南並長二百尺 東西房七尺寺

十下七束 量並王 今凡二邊

寺田 南並長二百尺 東西房七尺

十下六束 七下前長起 南並長一百尺 東西房七尺

量並王 今存少印

寺田 南並長二百尺 尖十尺南小九尺

十下六束 量並王 今三金

寺田 南並長二百尺 尖十尺南小八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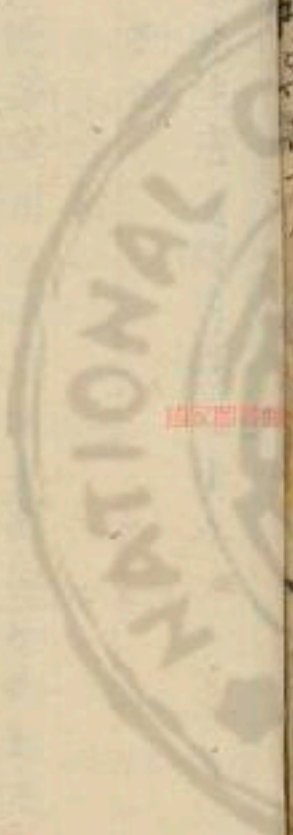
十下八束 量並王 今同八

寺田 南並長二百尺 東西房七尺

十下八束 量並王 今貴奉

寺田 南並長二百尺 東西房七尺

十下八束 量並王 今同八 四上東房用皮 東並長二百尺 尖十尺南小九尺 大五尺西房七尺 十下七束



1027150 44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十八

列傳

令狐德棻

字 令 德 棻 字 德 棻 字 德 棻

令狐德棻宜州人博貫文史武德初為起居舍人
帝嘗問丈夫冠夫人髻及古比高大何耶德棻對
曰冠髻在首君之象也晉之將亡君弱臣強故江
左士女衣小而裳大宋武帝受命君德尊嚴衣裳
隨亦變改此近事驗也帝然之○是時大亂後經
籍止散祕書湮缺德棻始請帝重購求天下遺書
置吏補錄不數年圖典略備○又建言近代無正
史梁陳齊文籍猶可據至周隋事多脫捐今耳目
尚相及史有所憑一易世事皆汨暗無所撥拾陸

德棻



下受禪于隋隋承周二祖功業多在周今不論次
各為一王史則先烈世庸不光明後無傳焉帝謂
然於是詔蕭瑀王敬業發聞禮主魏封德彝顏師
古主隋崔善為孔紹安蕭德言主梁裴矩祖孝孫
魏徵主齊竇瑒歐陽詢姚思廉主陳陳叔達庾儉
及德業主周整振論讓歷年不能就罷之貞觀三
年復詔撰定議者以魏有魏收魏澹二家書為已
詳惟五史當立德業更與岑文本次周史李百藥
次齊史姚思廉次梁陳二史魏徵次隋史房玄齡
總監脩撰之原自德業發之書成遷禮部侍郎兼
修國史又坐事免會修晉家史房玄齡奏起之預
東凡十有八人德業為先進故類例多所諫定

子上

于反

○永徽初高宗坐中華殿問何修而王何為

而霸又當孰先德業曰王任德霸任刑夏殷周純
用德而王秦專刑而霸至漢雜用之魏晉以降王
霸兩失若用之王為先而莫難焉帝曰今茲何為
而要對曰古者為政清心簡事為本今天下無虞
年穀豐行惟薄賦斂省征役為要○又問禹湯桀
紂所以興亡對曰傳稱禹湯罪已其興也勃焉桀
紂罪人其亡也忽焉然二主威變色戮諫者造炮
烙之刑各始反此所以亡也帝悅厚賜以答其言時
又有鄧世隆顧胤李延壽李仁宗皆以史學稱當

世

五註修氏族志凡升降天下允其義

李黃



李延壽

李延壽世居相州貞觀中兼直國史初延壽父太師多識前世舊事常以宋齊梁陳周隋天下參備南方謂北方為索虜北方指南方為島夷其史於本國詳他國略往往營美失傳思所以改正擬春秋編年刊究南北事未成而歿延壽追終先志本魏登國元年盡隋義寧二年作本記十二列傳八十八謂之北史本宋永初元年盡陳禎明三年作本紀十列傳七十謂之南史凡八代合二書百八十篇上之其書頗有條理刪落醜辭過本書遠甚○時人見年少位下不甚稱其書嘗撰太宗政典高宗觀之咨美直筆

五註

以史學稱

今孤垣

今孤垣

反制

今孤垣

今孤垣德業五世孫天寶末及進士第撰玄宗宗錄屬起居注亡散垣稟擬詔策備一朝之遺自開元天寶間名臣事多漏略拙于取棄不稱良史贊曰文本才猷世南鯁諤百藥之持論思廉之達雅德業之辭章皆治世華采而泮汨於隋也用亡不必多賢以見用與夫典章畜史有國者尤急所以考存亡成敗陳諸前而為之戒方天下初定德業首發其議而後唐文物繁然誠知治之本歟



蘇世長

蘇世長京兆武功人十餘歲上書周武帝帝異其
幼問讀何書對曰治孝經論語帝曰何言可道答
曰為國者不敢侮於鰥寡為政以德帝曰善○為
王世充太子太保洛陽平始故帝誚世長謝曰古
帝王受命以此逐鹿一人得禽萬夫歛手豈有獲
鹿後念同獵者問爭肉罪耶今陛下應天順民安
可忘管仲雍齒事帝笑釋之授玉山屯監○與語
平生調之曰卿自謂佞耶直耶對曰愚且直帝曰
若直者何為背賊故我對曰洛陽平天下為一臣
智窮力屈乃故陛下使世充不死臣據漢南尚為
勍敵矣帝初反帝大笑嘲曰何名長而意之短口正

而心之邪世長曰名長意短誠如聖旨口正心邪不
敢奉詔昔竇融以河西降漢十世侯之臣舉山南
以故惟蒙屯監帝悅拜諫議大夫○從獵涇陽大
獲帝詫左右曰又說今日豈樂乎世長曰陛下
廢萬機事游獵不滿十旬未為樂也帝笑曰狂態
發耶對曰為臣計則狂為陛下計則忠矣○侍宴
投香殿酒酣進曰此場帝作耶何雕麗底此帝曰
卿好諫似直然詐也豈不知此殿我所營乃詭云
場帝耶對曰臣但見瓊宮鹿臺非受命聖人所為
者陛下武功舊第才蔽風雨時以為足今天下厭
隋之侈以故有道陛下宜刈奢濬復朴素今乃即
其宮加彫飾焉欲易其亂得乎帝咨重其言貞觀

初使突厥與頡利爭禮不屈拒却賂遺朝廷壯之
出為巴州刺史舟敗溺死○世長有機辯淺于學
嗜酒簡率無威儀

蘇良嗣

世長

良嗣高宗時遷荊州長史帝遣宦者采竹江南
將時上苑宦者所過縱暴至荆良嗣囚之上書言
狀帝下詔慰獎取竹棄之徙雍州政尚嚴每盜發
三日內必禽號稱神明○垂拱初拜納言封溫
國公留守西京賞遇尤渥尚方監裴匪躬案諸苑
建言鬻果蔬儲利佐公上良嗣曰公儀休一諸侯
相拔葵去織未聞天子鬻果蔬與人爭利遂止○
遷文昌左相遇薛懷義于朝懷義偃蹇良嗣怒叱

左右批其頰曳去武后聞之戒曰第出入北門彼
南衙宰相行來毋犯之而當世恨其少學云

蘇弁

弁字元容擢進士帝召見延英賜紫衣金魚以度
支郎中副知度支事度支有副自弁始○弁通學
術吏事精明平賦緩役略煩苛人賴其寬○弁聚
書至三萬卷手自讎定當時稱與秘府埒

韋雲起

韋雲起京兆人隋開皇中嘗奏事文帝前帝曰外
事不便可言之時兵部侍郎柳述侍雲起奏述性
豪侈未嘗更事特緣主壻弘握兵要議者謂陛下
官不擇賢此不便者帝顧述曰雲起言而藥石也



可師之○仁壽初隋文帝詔百官舉所知述舉雲

起通事舍人大業初改謁者建言今朝廷多山東

人自作門戶附下周上為明黨不抑其端必亂政

會契丹所突厥兵討之啓民可汗以二萬騎受節度

雲起使雉為二十屯相聯絡四道并引今日鼓

而行角而止非公使無走馬三喻五復之既已紇

斤一人犯令即斬以徇於是突厥酋長入謁者皆

膝而進莫敢仰視既入境使突厥給又云詣柳

城與高麗市場敢言有隋使在者斬契丹不疑因

引而南過賊營百里夜還陣以遲明明云詣柳

引而南過賊營百里夜還陣以遲明明云詣柳

引而南過賊營百里夜還陣以遲明明云詣柳

畜產半賜突厥男子悉殺之以餘衆還帝大喜會

百官於廷曰雲起將突厥兵平契丹以奇用師有

文武才朕自舉之拜治書御史○高祖入關上謁

長樂宮授司農卿時議討王世充雲起上言以為

不若戢兵務農復關守安安大士氣餘飽然議

討伐一舉可定從之雲起弟事隱太子太子死竇

軌疑雲起為建成黨遂殺之○初雲起師太學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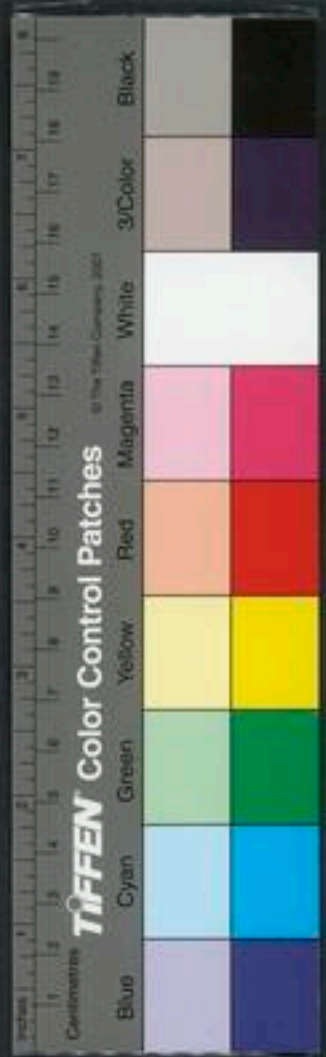
士王頌每歎曰韋生識悟富貴可自致然疾惡甚

恐不得死託如言○孫方實光宅初初為地官

尚書嘗屬疾武承嗣兄弟往候方實據床自若或

曰倨見權貴且速禍答曰吉凶命也丈夫豈能折

節近戚以為免邪俄為酷吏所陷流死



孫伏伽

孫伏伽貝州人武德初上言三事其一臣聞天子有爭臣雖無道不失其天下隋失天下者何不聞其過也方自謂功德盛五帝邁三王窮侈極欲使天下士肝腦塗地戶口殫耗盜賊日滋當時非無直言之臣卒不聞悟者君不受諫而臣不敢告之也向使開不諱之路官賢授能賞罰時當人人樂業誰能搖亂者乎陛下舉晉陽天下響應詐不旋趾大業以成勿以得天下之易而忘隋失之不難也天子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凡蒐狩當順四時日也遊獵也反春也秋也不可妄動且陛下即位之明日有獻鷄者天子不卻而受此前世糞事奈何

行之相國參軍事盧牟子獻琵琶長安丞張安道獻弓矢並被資賞以率土之富何索不致豈少此物哉其二百戲散樂本非正拜隋末始見崇用此謂淫風不得不衰近太常假民裙襦五百稱家孫之謀傳曰放鄭拜遠佞人今散妓者匪韶匪夏請並廢之以復雅正其三臣聞性相近習相遠今皇太子諸王左右執事不可不擇大抵不義無賴及馳騁射獵歌舞拜色慢游之人止可悅耳目備驅馳至拾遺補闕決不能也况觀前世子姪不克孝兄弟不克友莫不由左右亂之願選賢材澄僚友之選帝大悅即詔周隋之晚忠臣結舌是謂一

言表邦者朕冀弼諧以輔不逮而群公卿士宰進
直言伏伽至誠慷慨據義懇切指朕失無所諱其
以伏伽為治書侍御史初帝授禪伏伽最先諫帝
欲盡下情故不次見拔以示群臣是時軍與賊歛
重伏伽數請釐損○帝語裴寂曰隋為無道為下
蔽蒙至身死匹夫手寧不痛哉我今不然平亂責
武臣守成責儒臣程能付事以佐不逮虛心盡下
冀聞嘉言若李綱孫伏伽可謂誼臣矣俛首紫黑
宣朕所望哉○東都平大赦天下又欲責賊反黨
伏伽諫曰臣聞王者無戲言陛下制詔曰常赦不
免皆原之此非直赦有罪是亦與天下更新辭也
昔天下未平容應機制變今四方已定設法須與

人共之法者陛下自作須自守之使天下百姓信
而畏也自為無信欲人之信若為得哉賞罰之行
無貴賤親疎惟義所在臣愚以為賊黨於赦當免
者宜一切加原則天下幸甚帝欽納○太宗即位
數出馳射伏伽諫曰臣聞天子之居禁衛九重出
也警入也蹕非直尊其居處為社稷生靈計也比
聞陛下走馬射帖娛悅群臣殆非所以尊養聖躬
垂憲後代此直少年諸王務耳帝悅曰卿能言朕
失朕能改之天下庶有瘳乎○累遷大理卿時司
農市木檀可徒布反本名其花倍直與民右丞韋暉
劾吏隱沒事下大理訊鞠伏伽曰緣官市貴故民
直賤臣見司農識大體不見其罪帝悟顧棕曰卿

不速伏如遠矣顯慶三年卒○始伏如拜御史時
先被內旨而制未出故卧于家無喜色頃之御史
造門子笏驚白伏如徐起見之時人稱其有量以
此顧雍云

五註雖廣坐陳說往事無少隱焉見下

張玄素

張玄素蒲州人任隋為景城縣戶曹竇建德陷景
城執將殺之邑人千餘號泣請代曰此清吏殺之
是無天也大王即定天下無使善人解體釋之○
太宗即位問以政對曰自古未有如隋亂者得非
君自專法日亂乎且萬乘之尊身決庶務日斲十
事五不中中者信善有如不中者何一日萬機積

其失不亡何待若上賢右能使百司善職則高居
深拱疇敢犯之陛下聖神跡所以危鑑所以亡日

慎一日雖堯舜何以加帝曰善○貞觀四年詔發

卒治洛陽宮乾陽殿且東幸玄素上書曰昔阿房

成秦宮也秦人散章筆就筆筆皆盡楚象雜乾

陽畢功隋人解體今民力未及隋日而後殘創之

人襲亡國弊臣恐陛下之過甚於煬帝帝顧房玄

齡曰洛陽朝貢天下中朕營之意欲便四方百姓

今玄素言如此即詔罷役魏徵名梗挺聞玄素言

歎曰張公論事有回天之力可謂仁人之言哉○

歷太子少詹事時太子承乾事游畋不悅學玄素

上書曰探道在學古學古在師訓博選賢傑朝夕



侍左右與相規摩此則善美性不勝情耽惑成亂
下有諛言君道乃虧古人有云勿以惡小不去善
小不為禍福之來皆根於初護終若始猶懼其替
始不護焉終將安故又上書曰周公資聖人而握
沐吐殮下白屋况下周公執殿下睿質天就尚須
學而表飾之孔穎達趙弘智皆宿德鉅髦兼識政
機望數召見述古今增懿明德騎射政游藝戲耐
歌悅耳目移精靈不可以御夫心為萬事主動而
無節則亂敗德之原案在於此帝知教財正太子
與漢書同擢左庶子○太子不俊醜德日聞玄素
不能已上書曰周武帝平山東庫宮陋食以安海
內而太子積有穢德及踐祚狂暴日熾宗祀以亾

隋文帝所代是也文帝因周襄藉女資雖無大功
於人然布德行惠上下安賴勇為太子驕肆敢度
今宮中山池殿下所親見者也當是時自謂有秦
山之安詎知壬臣敢進其說哉向使動靜有常進
止有度親君子踈小人黜浮華守恭儉雖有雉間
烏能致慈父之隙哉蓋積德弗純令問不著一遭
謗遂成其禍今上以殿下父子親故所資用不為
限節然詔未六旬而用踰七萬驕奢亾藝誰有過
此龍樓望苑為工匠之肆既闕視膳問安之宜又
無悅學好道之宗上違君父慈訓之方下有因緣
戮辱之罪所施與者不游手雜色則畜畫雕鏤之
人外所瞻仰此失已暴內隱密者尚可勝計哉右

庶子趙弘智經明行脩臣謂宜教進召見反猜嫌
飾非拒諫禍可既乎書入太子怒遣刺客伺之會
宮廢玄素坐除名為民頃之召授潮州刺史使麟德
初高卒○始玄素與伏伽在隋皆為令史太宗嘗
問玄素官立所來深自羞汗褚遂良見帝曰君子
不失言於人明主不失言於戲故言則史書之禮
成之樂歌之居上能禮其臣乃盡力以奉其上近
世宋武帝侮斬朝臣攻其門戶至恥懼狼狽陛下
昨問玄素在隋任何官玄素出不能徒步顏若死
灰精爽頓盡見者咸驚惟唐家創業任官以才卜
祝庸保量能並用陛下以玄素擢任三品佐皇儲
豈宜復對群臣使辭窮負恥欲責其伏節死義安

可得乎帝曰朕亦悔之伏伽雖廣坐陳說往事無
少隱焉

論曰太宗問玄素官所從來為玄素者昔雖屠
販當夷然叙荅將相烏有種令史何足為累而
遽至慚忸耶太宗德度不如漢高帝高帝恢廓
不以貴氣自居冠竹吏冠歌大風歌初不異亭
長時太宗自謂隴西著姓意比商周之君非若
布衣崛起者故於臣下亦以家風拜勢為輕重
焉駟不及右可勝惜哉

贊曰始唐有天下懲刈隋敝敷內讜言而世長
等仇然缺忠時主方褒聽藉以勸天下雖觸禁
忌而無忤情及禍亂已平君位尊安後者視前



人之為猶以鯁論期榮故時時遭斥讓為所厭
若非言有巧拙所遭之時異也如文宗志皇前
衣冠七夫性有不可移雖堯舜弗能訓承乾之
惡根著于心而做責玄素其何救哉此士壺辭
不能傳太子諒矣唐文宗

于志寧

于志寧字仲謚京兆人高祖入關率群從近謁詔
授記室薛仁果平讖褚亮於囚虜中引亮與同列
貞觀三年為中書侍郎帝詔功臣世襲刺史志
寧奏古今異時慕虛名遺宗患非久安計帝皆從
之嘗謂志寧曰古者太子既生士負之即置輔弼
昔成王以周召為師傅日聞正道習以成性今太

子幼卿當輔以正道無使邪僻啓其心勉之承乾
數有過惡志寧欲救止之上諫苑以諷帝見大悅
俄兼詹事以母喪免有詔起復本官固請終喪帝
遣岑文本敦譬曰忠孝不兩立今太子須人教約
卿強起為我卒輔導之志寧乃就職○太子以農
時造曲室又好音樂過度志寧諫不納而左右多
任宦官志寧復諫曰閹宦體非全氣專事便佞託
親近為威權假出納為禍福故伊戾敗宋芴牙亂
齊趙高亾秦張讓頌漢近高齊任鄧長顛為侍中
陳德信為開府內預宴私外干朝政齊卒頌覆今
殿下左右前後皆用寺人輕忽高班陵轍貴任品
命失序經紀不立行路之人咸以為恠太子益不

悅東宮儀御舊得番休而太子不聽又私引突厥
與相狎比及翔林志寧依不能已上疏極言曰竊見
僕寺司馭爰及讞醫自春迄夏不得番息或家有
慈親以闕溫清或室有幼弱以虧撫養殆非怨愛
之意又突厥達哥反等人狀野心不可以禮教期
不可以仁信待狎而近之無益今望有損盛德况
引內閣中使常親近人皆震駭而殿下獨安此乎
太子大怒遣張師政往刺之見志寧然在苦塊
中及晉王為皇太子復拜左庶子監脩國史永徽四年隕石十八于馮翊高宗問曰此何祥也朕欲悔往脩來以自戒志寧對春秋隕石于宋五內史過曰是陰陽之事

非吉凶所生物固有自然非繫人事雖然陛下無
災而戒不害為福也○遷太傅與張行成高季輔
俱賜田志寧奏臣家自周魏來世居關中資業不
墜今行成季輔始營產土願以臣有餘賜不足者
帝嘉之分其田以與二人王皇后之廢武后以其
不右已銜之後因殺無忌坐免官卒謚曰定○志
寧愛賓客樂引後進然多嫌畏不能有所薦達也
為士議所少凡格式律令禮典皆與論撰與音○
初與李勣脩定本草并圖合五十四篇其書大行
論曰高宗將立武昭儀召長孫無忌褚遂良李
勣于志寧入高宗將聽四人之可否而後決使
四人者同辭而進則帝意少回無忌遂良既以

死爭矣而李勣則曰陛下家事何須問外人志
寧則初無一言史官乃賢志寧意所賴大臣者
以主闇而進忠耳若謂主闇不言為賢則無忌
遂良之爭非賢也而可爭嘗謂志寧之罪无甚
於勣何則逢君之惡以顯媚一世此姦人之常
情志寧不言則是舞兩端以觀望焉高宗從無
忌等言則已以不言為忠從李勣言則已以不
言免禍然則賢志寧果誤矣

互註在十八學士選中天下所慕向謂之登

瀛洲

傳

于休烈

志寧

休烈機鑒敏善文章開元初擢制科歷秘書省

正字吐蕃金城公主請文籍四種玄宗詔秘書寫
賜休烈上疏曰戎狄國之寇經籍國之典也戎之
生心不可以無備昔東平王求史記諸子漢不與
之以史記多兵謀諸子雜詭術也東平漢之懿戚
尚不示征戰之書今西戎國之寇饑安可貽以經
典且吐蕃之性慄悍果決善學不回若達於書則
知戰深於詩則知武夫有師干之試深於禮則知
月令有廢與之兵深於春秋則知用師詭詐之詐深
於文則知往來書檄之制此何異假寇兵資盜糧
也公主下嫁異國當用夷禮而反求良書恐非本
意殆非姦人勸導其中若陛下慮失其情示不得
已請去春秋夫春秋當周德既衰諸侯盛強征伐

競與情偽於是乎生變詐於是乎起有以臣召君
取威定霸之事誠與之國之患也狄固貪婪貴貨
易士正可錫以線絲厚以金玉無足所求以資其
智疏入裴光庭曰吐蕃稽顙降附漸以詩書陶一
拜教斯可致也帝曰善遂與之○肅宗立兼脩國
史帝嘗謂曰良史者君舉必書朕有過失顧卿何
如對曰有德之君不忘規過○於時經大盜後史
籍燬缺休烈奏國史開元案錄起居注及餘書三
千八百餘篇流與慶宮兵與焚蕩皆盡請下御史
覈史館所由購府縣有得者許上送官一書進官
一資一篇編十匹凡數月止獲一二篇唯韋述以
其家藏國史百三十篇上獻中興文物未全休烈

獻五代論討著舊章天子嘉之轉工部侍郎仍修
史○代宗嗣位甄別名品元載稱其清諒進工部
尚書○雖歷清要不治產性恭儉仁愛無喜愠之
容樂賢下善推轂士甚衆年老篤意經籍嗜學不
厭卒年八十一謚曰元二子益甫及休烈時相繼
為翰林學士

高馮

高馮字季輔以字行德州人居母喪以孝聞貞觀
初拜監察御史彈治不避權要累轉中書舍人列
上五事以為今天下大定而刑未措者何哉蓋謀
猷之臣臺閣之吏不崇簡易而昧經遠故執憲者
以深刻為奉公當官者以侵下為益國如尚書八



座人主所責成者也宜擇溫厚備潔者任之敦朴
素革浮偽使家識慈孝人知廉恥自然禮節與矣
陛下身帥節儉而營繕未息願愛其財無使殫惜
其力無使弊畿內數州京師之本土狹人庶儲蓄
少而科役多宜蒙優資令得休息強本弱反之義
也至江南河北人頗舒閑宜為差等均量勞逸公
族勲戚之家邑入俸稍足_以奉養而貸息出
舉爭求什一下民化之竟為錐刀宜加懲革令外
官卑品皆未得祿故飢寒之切夷忠不能全其行
為政之道期於易從不恤其置而須其庶正恐巡
察歲出輜軒繼軌_反而侵漁不息也宜及戶
口之繁倉庾且窳稍加廩賜使得事父母養妻子

然後督責其效則官人畢力矣書奏太宗稱善○
數上書言得失辭誠切至帝賜鍾乳一劑_分
曰而進藥石之言朕以藥石相報○後為吏部侍郎
善銓叙人物帝賜金背鏡一况其清鑒焉卒謚
曰憲

張行成

張行成字德立定州人少師事劉炫_反炫謂門
人曰行成體局方正廊廟才也○高祖召補侍御
史糾劾嚴正太宗以為能謂房玄齡曰古今用人
未嘗不因介紹若行成者朕自舉之無先容也○
常侍宴帝語山東及關中人意有同異行成曰天
子四海為家不容以東西為限是示人以隘矣帝



稱善自是有大政事令與議焉○帝嘗謂群臣朕
為人主兼行將相事豈不是奪公等名舜禹湯武
得稷契伊呂而四海安漢高祖有蕭曹韓彭而天
下寧茲事朕皆兼之行成退上疏曰有隋失道天
下沸騰陛下撥亂反正拯人塗炭何周漢君臣所
能比數雖然盛德含光規摹宏遠左右文武誠無
將相才矣用大庭廣衆與之量校損萬乘之尊與
臣下爭功哉帝嘉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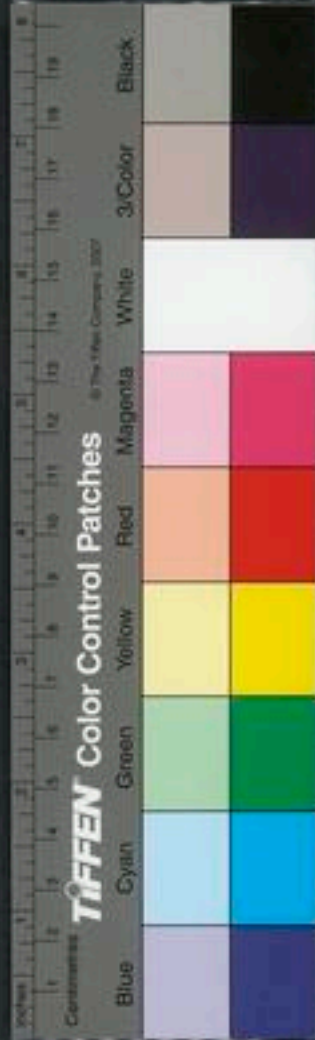
范祖禹曰人主不患有過患不能改過也太宗
一言之失而其臣已校正之惟能親賢以自輔
諫以自防所以為

○帝幸靈州詔皇太子從行成諫曰太子宜有監

國對百僚日決庶務既為京師重且示四方盛德
帝以為忠○高宗時晉州地震不息帝問之對曰
天陽也君象地陰也臣象君宜動臣宜靜今靜者
顧動恐女謁用事大臣陰謀又諸王公主參承起
居或伺間隙宜明設防閑以杜未萌帝然之詔五
品以上言得失俄拜左僕射永徽四年自三月不
雨至五月行成懼以老乞身制荅曰古者策免乖
罪已之義此在朕寡德非宰相咎行成固請帝曰
公朕之舊奈何舍朕去邪汝然流涕行成不得復
視事未幾卒謚曰定詔配享高宗廟廷

張易之

易之以門蔭仕既冠頗習美姿音技多所曉通武



后時太平公主薦其弟昌宗得侍昌宗白進易之才用過臣善治鍊藥石即召見悅之兄弟皆幸出入禁中傅朱粉衣純錦盛飾自喜不旬日貴震天下諸武兄弟及宗楚客等爭造門伺望顏色親執轡策號易之為五郎昌宗為六郎后每燕集則二張諸武雜侍搏博爭道為笑樂或嘲詆公卿淫盜顯行無復羞畏時無檢輕薄者又謠言昌宗乃王子晉後身后使被羽裳吹簫乘寓鶴裴回庭中如仙去狀詞臣爭為賦詩以媚后后知醜甚思有以掩覆之乃詔昌宗即禁中論著引李嶠張說宋之間富嘉謨徐彥伯等二十六人撰三教珠英權勢震赫后既春秋高易之兄弟頗政姦賊狼藉已而

后久疾昌宗恐后不諱禍且及乃引反黨日夜與謀為不軌事然小人性疏險道路皆知之至有榜其事於衢左者神龍元年中張柬之等率羽林兵迎皇太子入誅易之兄弟於迎仙院士庶歡踊

互註人言六郎似蓮花非也正為蓮花似六郎

耳楊再思傳

贊曰于志寧諫太子承乾幾遭賊殺然未嘗懼知太宗之明雖已首搃胸知不愧也及武后立不敢出一言知高宗之昧雖死無益也季輔行成教進諫然雍容有禮皆長厚君子哉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十八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十九

列傳

長孫無忌

長孫無忌字輔機性通悟博涉書史從秦王征討有功累擢比部郎中皇太子建成毒王王病舉府危駭房玄齡謂無忌曰禍隙已牙敗不旋踵矣夫就大詐者遺細行周公所以黜管蔡也遂俱入白王請先事誅之王未許無忌曰大王以舜何如人王曰濬哲文明為子孝為君仁又何議執對曰向使濬非弗出得為孝乎塗廩不下得為仁乎大杖避小杖受良有以也王乃遣無忌陰召房杜定計無忌與尉遲敬德討難平之王即位遷吏部尚書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十八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十九

列傳

長孫無忌

長孫無忌字輔機性通悟博涉書史從秦王征討有功累擢比部郎中皇太子建成毒王王病舉府危駭房玄齡謂無忌曰禍隙已牙敗不旋踵矣夫就大詐者遺細行周公所以黜管蔡也遂俱入白王請先事誅之王未許無忌曰大王以舜何如人王曰濬哲文明為子孝為君仁又何議執對曰向使濬非弗出得為孝乎塗廩不下得為仁乎大杖避小杖受良有以也王乃遣無忌陰召房杜定計無忌與尉遲敬德討難平之王即位遷吏部尚書



以功第一封齊國公○帝以無忌皇后兄眷倚日厚進尚書右僕射顏利可汗已盟而政亂諸將請遂討之帝顧新歎血歎不取為失機取之失信詐猶豫蕭瑀曰兼弱攻昧討之便無忌曰今我務戡兵待夷狄至乃可擊使遂弱且不能來我又何求臣謂按甲存信便帝曰善卒取突厥○或言無忌權大盛者帝持表示無忌曰我與公君臣間無少疑使各依所聞不言斯則蔽矣因普示群臣曰朕子幼無忌於我有大功視之猶子也疏問親新間舊之謂不順朕無取焉無忌亦自懼貴且元遂解僕射進冊司空無忌辭又曰高士廉口陳以外戚位三公嫌議者謂天子以私后家帝曰朕任官

必以才不才者雖親若襄邑王神符不妄授若才雖仇如魏徵不棄也夫緣后兄愛昵厚以子女玉帛豈不得以其兼文武兩器朕故相之無忌固辭詔答曰黃帝得力牧為五帝先夏禹得咎繇為三王祖齊桓得管仲為五伯長朕得公遂定天下公其無辭○帝又思所與共艱難賴無忌以免作威鳳賦以賜且况其功○帝欲功臣並世襲刺史貞觀十一年乃詔有司朕憑賢佐之力克剪多難甫清寓內蓋時屯共資其力世安專享其利朕所不取刺史古諸侯雖名不同而監統一也無忌等義貫休戚效挺夷險嘉庸懿績簡在朕心其改錫土宇用世及之制乃以無忌等為趙州刺史以次凡



十有四人無忌等辭曰群臣披荆棘事陛下今四海混一臣不願違左右而使世牧外州與遷徙等帝曰割地封功臣欲公等後嗣長為藩翰而薄山河之誓反為怨望朕亦安可彊公土宇邪強其遂止

范祖禹曰古之法不可用於今猶今之法不可用於古也後世如有王老親親而尊賢務德而愛民慎擇守令以治郡縣亦足以致太平而與禮樂次何必如古封建乃為盛哉

○太子承乾廢帝欲立晉王未決坐兩儀殿群臣已罷獨留無忌玄齡勸言東宮事曰我三子一第未知所立吾心止聊即投狀取佩刀自向無忌

等驚爭抱持棄刀授晉王而請帝所欲立帝曰我欲立晉王無忌曰謹奉詔異議者斬帝復曰公等與我意合天下其謂何荅曰王以仁孝聞天下久矣固無異事有如同臣負陛下百死於是遂定以無忌為太子太傅同中書門下三品同三品自此始

司馬溫公曰唐太宗不以天下大器私其所愛以杜禍亂之源可謂能遠謀矣

○帝嘗從容問曰朕聞君聖臣直人常苦不自知公宜面攻朕得失無忌曰陛下神武聖文冠卓千古性與天道非臣等愚所及誠不見有所失帝曰朕冀聞過公等乃相諛悅朕當評公等可否以相

規謂高士廉心術警悟臨亂不易節所乏者骨鯁耳唐儉有辭善和解人酒杯不行此係石文發言可憲事朕二十年未嘗一言國家事揚師道性謹審自能無過而懦不更事緩急非可倚岑文本敦厚文章論議其所長也謀常經遠自當不負於物劉洎堅正其言有益不輕然諾於人能自補闕馬周敏銳而正評裁人物直道而行所任皆稱朕意褚遂良鯁亮有學術竭誠親於朕若飛鳥依人自加憐愛無忌應對機敏善避嫌求於古人未有其比總兵攻戰非所善也

范祖禹曰太宗欲問過而無忌納諫以悅之其罪大矣而太宗論群臣之得失其言豈皆中於理哉褚遂良直道事君犯顏諫諍盡忠無隱王魏之比也而譬之飛鳥依人輕侮其臣不恭孰甚焉

○二十三年帝疾甚無忌與遂良入受詔願遂良曰我有天下無忌力也甫輔政勿令讒毀者害之○有頃崩太子即位是為高宗帝欲立武昭儀無忌遂良極言不可帝不聽后既立銜之敬宗揣后指言無忌反請逮捕帝遂詔削官爵置于黔州唐書卒○初無忌與遂良悉心奉國以天下安危自任故永徽之政有貞觀風帝亦賓禮老臣拱己以聽綱紀設張此兩人維持之力也既二后廢立許不合奸臣陰圖帝暗於聽受卒以屠覆自是政敝

武氏幾至亡國○文宗詔曰每覽國史至無忌事未嘗不廢書而歎其以裔孫鈞為猗氏令

論曰太宗欲功臣世襲刺史自長孫無忌等一十四人皆之國無忌等並以稚遠帝室其議遂寢夫秦環封建而天下每每不治論者率指秦為作俑者太宗果有意于此謂當經理法度立為一定之制誠可行也行之無疑今則未嘗稽古而議數臣初不顧也又從而罷焉為國曰先王之道者乃如是乎愚切謂太宗之為君大抵好名惟其聰明過人故能造邦於歲月凡治古之盛名其自親見之矣口分及給田世業租庸調之法近井田之名矣府衛隱兵寓將之法近鄉

遂之名矣以至興建學校冠帶百蠻行者不齋糧居者不閉戶刑既措焉而恨然慕古猶冀遺恨者獨未封建爾於是刺史出襲遽行而旋置之由此觀之太宗苟欲就名爾非有好治之誠也故其為善亦多近於矯揉考之於悠久則本真欲露而不可掩受諫未久而諱拒之意屢形崇儉未久而奉養之欲屢熾以帝王之度卒不能遺一高麗於胸中然則太宗道德多疵而唐之基以不固者良有以也此論不深正史

長孫順德 無忌後嗣

順德太宗時為驍衛將軍以受賕亦為有司劾發帝曰順德元勳外戚爵隆位尊何至以貧冒聞乎



曰賜帛數十愧切之大理少卿胡演曰順德以賂
破法不可赦奈何又賜之帝曰使有恥者得賜甚
於戮如不能乃禽獸也殺之何益後召為澤州刺
史順德素少檢至是折節為政以嚴明稱先時守
長多通餉問順德繩撻無所容遂為良吏前刺史
張長貴趙士達占部中腴田數十頃奪之以給貧
單坐累還第卒謚曰襄

褚遂良

褚遂良字登善散騎常侍亮子貞觀中累遷起居
郎博涉文史工隸楷太宗嘗嘆曰虞世南死無與
論書者魏徵白見遂良帝令侍書帝方博購王羲
之故帖莫能質真偽遂良獨論所出無舛冒者○

十五年帝將有事泰山至洛陽星孛太微犯即位
遂良諫曰陛下撥亂反正功超古初方告成岱宗
而慧輒見此天意有所未合願加詳慮帝悟詔罷
封禪○遷諫議大夫兼知起居事帝曰卿記起居
大抵人君得觀之否對曰今之起居古之左右史
也善惡必記戒人主不為非法未聞天子自觀史
也帝曰朕有不善卿必記邪對曰守道不如守官
臣職載筆君舉必書劉洎曰使遂良不記天下之
人亦記之矣帝曰朕行有三一監前代成敗以為
元龜二進善人共成政道三斥遠群小不受讒言
朕能守而勿失亦欲史氏不能書吾惡也

范祖禹曰人君言行炳若日月人皆知之何畏

乎史官之記而必自觀之邪劉洎以為天下亦
皆記之斯言足以敬其君心而至其臣職矣
○帝嘗從容訪左右曰今方何事尤急岑文本汎
言禮義為急帝以不切未領可遂良曰今四方併
德誰不率者唯太子諸王宜有定分帝曰有是哉
朕年五十日以衰急雖長子守器而弟友子尚五
十人心常念焉自古宗姓無良則傾敗相仍公等
為我柬賢者保傳之夫情媚熟則非意生其令王
府官不得過四考著為令○帝嘗恠舜造漆器禹
雕其俎諫者十餘不止小物何必爾耶遂良曰雕
琢害力農纂綉傷女工奢靡之始危亡之漸也漆
器不止必金為之金又不止必玉為之故諫者救

其源不使得聞及夫橫流則無復事矣帝咨美之
于時皇子雖幼皆外任都督刺史遂良諫曰昔二
漢以郡國參治雜用周制今州縣率倣秦法而皇
子孺年並任刺史陛下誠以至親扞四方雖然刺
史民之師帥也得人則下安措失人則家勞勉昭亮
昭亮故漢宣帝曰與我共治惟良二千石子臣謂
皇子未冠者可且留京師教以經學養成德器然
後敦遣昔東漢明章諸帝友愛子弟雖各有國幼
者率留京師訓飭以禮訖其世諸王數十百惟二
人以惡敗自餘餐和染教皆為善良此前事已驗
惟陛下少察帝嘉納○太子承乾廢魏王泰問侍
帝許立為嗣曰詔大臣曰泰昨日投我懷中云臣



今日始得為陛下子更生之日也臣惟有一子百
年後殺之傳國晉王朕甚憐之遂良曰陛下失言
安有為天下主而殺其愛子授國晉王子陛下昔
以承乾為嗣復寵愛秦嬪庶不明紛紛至今若必
立秦非別置晉王不可帝泣曰我不能即詔長孫
無忌與遂良等定策立晉王為皇太子○時飛雉
數集宮中帝問是何祥也遂良曰昔秦文公時有
僂子化為雉僂子人雌鳴陳倉雄鳴南陽僂子曰
得雄者王得雌者霸文公遂雄諸侯始為寶鷄祠
漢光武得其雄起南陽有四海陛下本封秦故雉
雌竝見以告明德帝悅曰人之立身不可以無學
遂良所謂多識君子哉○俄授太子賓客薛延陀

請婚帝已納其聘復絕之遂良曰信為萬事本百
姓所攸故文王許枯骨而不違仲尼去食存信貴
之也是以古人虛外察內依之以德使為惡在夷
不在華失信在彼不在此惟陛下裁幸不納○帝
欲自討遼東遂良固勸無行一不勝師必再與再
與為忿兵兵忿者勝負不可必帝然可會李勣詆
其詐帝意遂決東遂良懼上言臣請譬諸身兩京
腹心也四境手足也殊裔絕域殆非反體所屬但
遣將付兵翔擒擒石外反雲翔反萬鳴手可取昔侯
君集李靖猶能撼高昌文城手有所纓突厥陛下
止發蹤指示得攸功聖明帝銳意蕩平不見首○
帝寢疾召遂良長孫無忌曰漢武帝寄霍光劉備

從

託諸葛亮朕令委卿矣太子仁孝其盡誠輔之謂
太子曰無忌遂良在而母憂因命遂良草詔○高
宗即位拜尚書右僕射帝將立武昭儀召長孫無
忌李勣于志寧及遂良入帝曰罪莫大於絕嗣皇
后無子今欲立武昭儀謂何遂良曰皇后本名家
奉事先帝先帝疾執陛下手語臣曰我兒與婦今
付卿且德音在耳陛下何遽忘之皇后無他過不
可廢帝不悅翌日復言對曰昭儀昔事先帝身接
帷第杜士反今立之奈天下耳目何帝若默遂良
因致笏殿階叩頭流血曰還陛下此笏可故田里
帝大怒命引出武氏後懼後呼曰何不撲殺此獠
檢道錄無忌曰遂良受顧命有罪不加刑會李

勣議異武氏立乃貶歲餘卒

互註以書專家後莫能繼傳遂良社稷臣

一德無二論事懇切下詳見傳

韓瑗

韓瑗字伯玉京兆人父仲良武德初與定律令音與

建言周律其屬三千秦漢後約為五百依古則

繁請崇寬簡以示惟新於是採開皇律宜於時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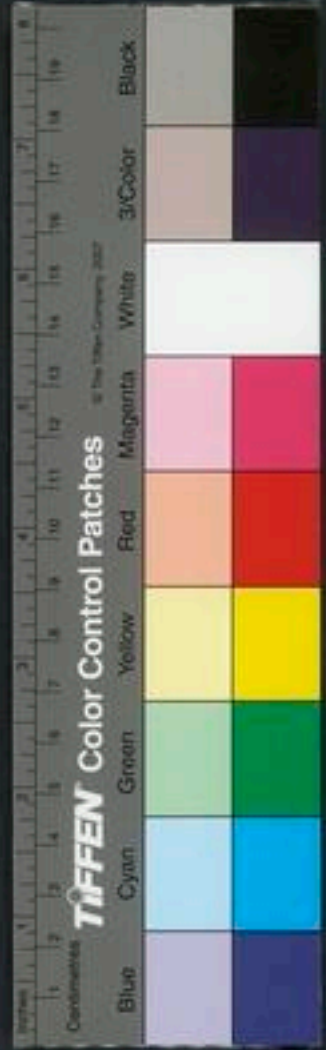
定之終刑部尚書瑗少負節行博學曉吏事永徽

三年進侍中王后之廢瑗雪泣言曰皇后乃陛下

在藩時先帝所娶今無罪輒廢非社稷計不納明

日復諫曰王者立后配天地象日月匹夫匹婦尚

知相擇况天子乎帝大怒詔引出○褚遂良貶明



年瑗上言遂良受先帝顧託一德無二向日論事
至誠懇切詐肯令陛下後堯舜而塵史冊孰願寬
無辜以順衆心帝曰遂良之情朕知之矣李戾犯
上朕責之詎有過耶瑗曰遂良社稷臣蒼蠅點白
傳致有罪韓詩書注昔微子既去商以亾張華不
死晉不及亂陛下富有四海安於清泰忽驅逐舊
臣遂不省察乎帝愈不聽瑗憂憤自表故田里不
報貶振州卒○瑗與遂良相繼死內外以言為諱
將二十年帝造奉天宮御史李善感始上疏極言
之時人喜之謂為鳳鳴朝陽

來濟

來濟揚州人篤志為文章善議論曉暢時務擢進

士貞觀中太子承乾敗太宗問侍臣何以處之濟
曰陛下上不失為慈父太子得盡天年則善帝納
之○永徽二年帝將以武氏為后濟諫曰王者立
后以承宗廟母天下宜擇禮義名家幽閑令淑者
副四海之望稱神祇之意故文王與妣關雎之化
蒙被百姓其福如彼成帝縱欲以婢為后皇統中
徵其禍如此唯陛下詳察武氏已立不自安○帝
從容問馭下所宜濟曰昔齊桓公出遊見老人命
之食曰請遺天下食遺以辭及遺之衣曰請遺天
下衣公曰吾府庫有限安得而給老人曰春不奪
農時即有食夏不棄蠶工即有衣由是言之皆從
從馭下之宜也於是山東後丁歲別數萬人故濟

對及之○坐褚遂良事貶庭州刺史龍朔二年突厥入寇濟總兵拒之謂其策曰吾嘗往刑周蒙赦死今當以身塞責遂不介冑而馳賊沒焉○初濟與高智周郝處俊孫處約四人私相與言志處俊曰願宰天下濟及智周亦然處約曰宰相或不可冀願為通事舍人足矣高智周傳云得為舍人後濟領吏部處約始以瀛州書佐入調濟遽注也如志遂以處約為通事舍人後皆至公輔云○濟父護兒本驍將而濟以學行稱知政事時虞世南子昶字叔明無才術歷將作少匠許敬宗曰護兒兒作相世南另作匠文武宜有種耶

李義瑛 字義瑛

李義瑛魏州人及進士第補太原尉李勣為都督僚吏憚其威義瑛獨敢廷辨曲直勣甚禮之義瑛姿體魁秀博學有智識累遷侍郎高宗欲使武后攝國政義瑛固爭事得寢帝每顧問必鯁切不回後以疾致仕故田里公卿以下悉祖錢時人以此漢疎廣○從祖弟義瑛擢進士第貢觀中文成公主貢金遇盜於岐州主名不立太宗召群御史至目義瑛曰是人神精爽拔可使追捕義瑛徃數日獲賊帝喜加七階初義瑛使高麗其王據榻召見義瑛不拜曰吾天子使可當小國之君奈何倨見我王詞屈為加禮及義瑛再使亦坐召之義瑛匍匐拜伏時人由是見兄弟優劣

上官儀

上官儀字游韶陝州人工文詞涉貫墳典貞觀初擢進士第遷秘書郎太宗每屬文遣儀視藁宴私未嘗不預○高宗以雍州司士參軍韋絢為殿中侍御史或疑非遺儀曰此野人語耳御史供奉赤墀下接武爰龍箋羽鶴驚此後宣雍州判佐比乎時以為清言儀工詩其詞綺錯婉媚及貴顯人多效之謂為上官體麟德元年坐梁王忠事下獄死○初武后得志遂牽制帝專威福帝不能堪召儀與議儀曰皇后專恣海內失望宜廢之以順人心帝使草詔左右奪告后后自中訴帝恐后恚乃曰上官儀教我后由是深惡儀至是許敬宗構儀與

忠謀大逆后志也自褚遂良等元老大臣相次屠覆公卿莫敢正議獨儀納忠禍人不旋踵由是天下之政攸於后而帝拱手矣

贊曰高宗之不君可與為治耶內牽嬖陰外矧讒言以無忌之親遂良之忠皆願命大臣一旦誅斥忍而不省及天之網撓陽之明卒使味鳴辰味鳴反昨移后家可不哀哉天以女戎間唐而與雖義士仁人抗之以死決不可久然瓊濟義瑛儀四子可謂知所守矣噫使長孫不遂江夏

害吳王褚不諧死劉洎其盛德可少嘗乎

初高宗遣儀以天誅無忌遂良等長樂門外誅之遂良等皆死



杜正倫

杜正倫相州人隋世重舉秀才天下不十人而正倫一門三秀才皆高第為世欽羨○太宗素知名表直秦王府文學館貞觀元年魏徵薦其才擢兵部員外郎帝帶曰朕舉賢者非朕獨私以能蓋百姓也我於宗嬪故人苟無能終不得任卿宜思有以稱吾舉者○俄遷知起居注帝嘗曰朕在朝不敢多言必待有利于民乃出諸口正倫曰臣職左史陛下言失非止損百姓且筆之書千載累德帝悅○進累中書侍郎與韋挺虞世南姚思廉論事稱古帝為設宴具召四人者謂曰我聞神龍可

擾以馴然額有逆鱗嬰之者死人君亦有之卿屬遂犯吾鱗禪闕失朕其慮危亡哉思卿至意故舉酒以相樂也○太子監國詔正倫行左庶子帝謂正倫吾兒幼未有就德我嘗物物戒之今當監國不得朝夕見故輟卿於朝以佐太子謹之勗之它日又言朕年十八猶在人間情偽無不嘗及即位處置有失必待諫乃悟况太子生深宮不及知耶故朕孜孜延進直言卿其以是曉太子冀禪蓋之出入兩宮典機密以辨治稱後太子稍失道帝語正倫太子數私小人卿可密喻之教而不從其語我求正倫顯諫無所避太子不從輒道帝語督切太子即表聞帝責曰何漏洩我語對曰開示不入

故以陛下語怖之冀當反善帝怒貶交州都督顯慶元年遷中書令出為橫州刺史卒○正倫與城南諸杜相穆素遠求同譜不許銜之諸杜所居號杜固世傳其地有北氣故世衣冠正倫既執政建言鑿杜固通水以利人既鑿川流如血自是南杜稍不振○正倫工屬文嘗與中書舍人董思恭夜直論文章思恭謂人曰與杜公評文今日覺吾文頓進

高智周

高智周常州晉陵人第進士三遷蘭臺大夫俄拜壽州刺史治尚文雅行高先見諸生質經義及政得失既乃錄訟考耕餉勦墮以為常儀鳳初進中

書門下三品固表去位高宗美其榮聽之卒謚曰定○智周始與郝處俊來濟孫處約共依江都石仲覽仲覽傾產結四人驩因請各語所期處俊曰夫夫惟無仕仕至宰相乃可知周濟如之處約曰得為舍人在殿中周旋吐納可也仲覽使相工視之工曰高之貴君不及見之來早顯而未躋高晚顯而壽吾聞連登者易顛徐進者少患天道也後濟居吏部處約以瀛州參軍入調濟曰如志擬通事舍人既仲覽卒而濟等益顯○智周所善蔣子慎有客嘗視兩人曰高公位極人臣而嗣火弱將侯官不達後且與子慎終達安尉子洌洌皆擢進士洌為尚書左丞洌歷鴻臚解日本使



嘗遺金帛不納唯取殘一番為書以貽其副洙子
鍊洙子鍊又有清白名高氏後無聞

郭正一

郭正一定州人貞觀時由進士第歷中書舍人弘
文館學士永隆中高宗遷秘書少監詔與郭待舉岑
長清魏玄同並同中書門下承受進止平章事平
章事自正一始真遷中書侍郎執政久明習故事
文辭詔敕多出其手○劉審禮與吐蕃戰青海大
敗高宗召群臣問所以制戎正一曰吐蕃曠年梗
寇師數出坐費糧貲所近討則喪威深入則不
得其巢穴今上策莫如火募兵且明烽候勿事候
援須數年之遲力有餘人思戰一舉可破矣帝納

之武后時為周兵所誣搆殺之

崔敦禮

崔敦禮字安上咸陽人涉書傳以節義自將武德
中官通事舍人善辭令進止觀者皆竦○太宗拜
兵部尚書敦禮通知四夷情偽其火慕蘇武為人
故屢使突厥前後建明允會事機永徽中卒

楊弘禮

楊弘禮字復莊隋尚書令素榮之子太宗征東
拜兵部侍郎駐蹕之後太宗自討遼
領步騎二十四軍跳出賊背所向摧靡帝望其
衆袍仗精整人人盡力壯之謂許敬宗曰越公兒
孫故有家風還遣司農卿○第弘武少修



謹遷西臺侍郎帝嘗讓曰甫在我司授官多非其才何耶弘武曰臣妻剛悍此其所屬不敢違以諷帝用后言也帝笑不罪弘武無它才特謙慎自守然居職以清簡稱

盧承慶

盧承慶字子餘幽州人美儀矩博學高才貞觀初為秦州參軍事太宗憚其辯擢戶部侍郎帝問歷代戶版承慶叙夏商至周隋增損曲折引據該詳帝嗟賞○俄檢校兵部尚書知五品選辭曰選事在尚書臣掌之為出位帝不許曰朕信卿卿何不自信卒謚曰定○承慶典選校百官考有坐漕舟溺者承慶以失所載考中下以示其人無愠也更

曰非力所及考中中亦不喜承慶嘉之曰寵辱不驚考中上其能著人善類此從孫藏用

劉祥道

劉祥道字同壽魏州人父林甫武德時為內史舍人典機密以才稱與蕭瑀等撰定律令著律議萬餘言歷中書吏部侍郎唐沿隋制十一月選集至春停日導事兼有司不及研諦林甫建請四時聽選隨到輒擬於是官無滯人○始天下初定州府及詔使以赤牒授官至是罷悉集吏部調至萬負林甫隨才銓錄咸以為宜○祥道火襲爵顯慶中為遷吏部知選事乃釐補敝闕上疏陳六事一曰今取士多且濫入流歲千四百多也雜色入流

未始銓汰濫也故共務者善人少惡人多臣謂應
雜色而進者切責有司試判為四等一付吏部二
付兵部三付主爵四付司勳若坐負常責雖經款
仍配三司不者選本貫則官不難矣二曰內外官
一品至九品萬三千四百六十五員大抵三十而
仕六十而退取其中數不三十年存者略盡若歲
八流五百人則三十年自相充補况三十年外在
官猶多不慮其少今入流歲千四百人其倍兩之
又停選六七千人復年別新加其類寢廣殆非經
久之制古者為官擇人不聞取人多而官少也三
曰永徽以來任官者或以善政擢論事者或以單
言進而庠序諸生未聞甄異是獎勸之道未周也

四曰唐有天下四十年未有舉秀才者請自六品
以下至草野審加搜訪無令赫赫之辰斯學遂絕
五曰唐虞三載考績黜陟幽明二漢用人亦久其
職今任官率四考罷官知秩滿則依去就民知遷
徙則依苟且以去就之官臨苟且之民欲移風振
俗烏可得乎請四考進階八考聽選以息迎新送
故之弊六曰三首都事主事主書比選補皆取流
外有刀筆者雖欲參用士流率以儕類為恥前後
相沿遂成故事且按省崇峻王言秘書尚書政本
人物所故專責曹史理有未盡宜稍革之以清其
選會枉正倫亦言入流者衆為官人蔽乃詔與祥
道參議而執政憚改作又以勳戚子進取無它門

遂格○稍遷司刑太常伯每覆大獄必歎歎累歎
奏決日為再不食詔巡察關內道多振冤滯○麟
德初拜右相祥道性審謹居宰相憂畏不自堪數
陳老病丐解乾封元年卒謚曰宣○子齊賢襲爵
由侍御史出為晉州司馬帝以其方直尊憚之時
史與宗從獵苑中言晉州出佳錫法天可捕取帝
曰齊賢豈捕鷄人邪時安得以此待之永昌中台天
為酷吏所陷自經死

李敬玄

李敬玄亳州人該覽群籍尤善於禮高宗在東宮
馬周薦其材召入崇賢館侍讀假中秘書讀之為
人峻整然造請不憚寒暑許敬宗頗薦延之○時

張仁禕有敏才敬玄委以曹事仁禕為造姓曆狀
武銓簿鉗鍵周密敬玄因其法衡綜有序自永徽
後選負寢多惟敬玄居職有能稱性強記鉅官萬
負遇諸道未嘗忘姓氏有來訴者口諭書判參舛
及殿累本末無以謬天下伏其明○杭州參軍徐
太玄哀其僚張惠以賊抵罪而惠母老乃請獄自
言與惠偕受簿其罪惠得不死太玄坐免官十年
敬玄廡知之擢為鄭州司功參軍後至秘書少監
申王師以德行聞其鑒拔率若此咸亨中高進吏
尚書居選部久人多附嚮○儀鳳元年拜洮河
道大總管統兵十八萬與吐蕃戰青海大敗貶揚
州長史卒謚曰文憲撰次禮論及它書數十百篇

五註高宗嘗以飛帛賜敬玄曰資啓沃馨丹

誠能最王

劉德威

劉德威徐州人姿貌魁秀有幹略貞觀初歷綿州刺史政號廉平百姓立石頌德○入為大理卿太宗問曰此刑網寔密答安在德威曰在君不在臣下之寬猛視主之好惡律失入者減三失出者減五今坐入者無辜坐出者有罪所以吏務深文為自營詐非有教使然也帝然其言永徽三年卒德威於閨門友睦為人寬平生平所得奉祿以分宗親無留歲○子審禮火喪母為祖母元所養元每疾病必親煮藥嘗而進元曰兒孝通幽顯吾一顧

念疾輒問貞觀中歷左驍衛郎將事繼母尤謹與弟延景為閨友得祿多資之而妻子執寒若晏如也再從皆同居合二百口內外無間言○易從累遷彭城長史永昌中為酷吏周與誣構坐死將刑百姓奔走爭解衣授之曰為長史祈福有司平直乃十餘萬當時號孝義劉家及易從以非禍死天下寃之

孫處約

孫處約汝州人貞觀中擢中書舍人高宗即位杜正倫請增舍人負帝曰處約一人足辦我事止不

除

五註願為舍人周旋吐納高宗



邢文偉

邢文偉滁州人咸亨中歷太子典膳丞時孝敬罕見宮臣文偉上書曰古者太子既冠則有司過之史虧膳之宰史不書過死之宰不徹膳死之皇帝簡料英俊使佐殿下成就聖德此者謁對稀簡與內人獨居何繇發揮天資使濟哲文明哉今史既闕官宰得奉職謹守禮經以聞太子答曰幼嗜墳典欲研精極意而未聞將衛耽誦致勞比若風虛奉陛下恩旨不許強勉加以趨侍朝夕無自專之道屢闕坐朝垂廢學緒觀尋求請良符宿志自非義均弼諧渠能進此藥石文偉由是益知名後右史缺高宗曰文偉切諫吾兒此直臣也遂授之○

武后時遷弘文館學士后御明堂詔文偉發孝經后問天與帝異稱云何文偉曰天帝一也制曰郊后搜以配天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奈何而一對曰先儒執論不同昊天及五方總六天帝后曰帝有六則天不同稱同矣文偉不得對后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伯牙鼓琴鍾期聽之知意在山水是人能移風易俗矣何取樂耶文偉曰聖人作樂平人心變風俗末世樂壞則為人所移后喜賜帛宗秦客抵罪文偉坐所善貶內侍自經死

傅奕

傅奕相州人高祖即位拜太史丞時國制草具多仍隋舊奕謂承亂世之後當有變更乃上言龍紀

火官黃帝廢之咸池六英前禮樂志黃帝作六英堯不相沿禹弗行舜政周弗襲湯禮陛下撥亂
反正而官名律令一用隋舊且懲沸羹者吹冷蠶
祖唐傷弓之鳥驚曲木况天下久若隋暴安得不
新其耳目哉改正朔易服色變律令革官名切極
作樂治終制禮使民知盛德之隆此其時也然官
貴簡約夏后官百不如虞氏五十周三百不如商
之百又曰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
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衛鞅為秦制法增鑿顛抽
骨髓烹等六篇始皇為挾書律此失於煩不可不
監是時張道源建言官曹文簿繁總易欺請減
之以鈐吏姦公卿舉不為然奕獨是之為衆沮訛

及齊不得行○武德七年上疏極詆浮翫曰西域
之法以三塗六道嚇愚欺庸追既往之罪窺將來
之福且生死壽夭本諸自然刑德威福繫之人主
今其徒矯託皆云由佛五帝三王未有佛法君明
臣忠年祚長久至漢明帝始立胡祠然惟西域桑
門自傳其教西晉以上不許中國髡髮事胡至石
符亂華石勒乃弛嚴禁主庸臣佞政虐祚短事佛
致然梁武齊襄尤足為戒又上十二論言益痛切
帝下齊議有司惟道源佐其請蕭瑀曰佛聖人也
文仲子也非聖人者無法請誅之弁曰禮始
事親終事君而佛逃父出家以匹夫抗天子以繼
體悖所親瑀非出空桑乃尊其言蓋所謂非孝者

無親瑞不答但合爪曰地獄正為是人設矣帝善
弈對○太宗即位嘗問卿拒佛法奈何弈曰佛西
胡黠人爾欺誅夷狄以自神神也至入中國而
織兒幻夫摸象莊老以文飾之有害國家而無補
百姓也帝異之貞觀十三年卒年八十五○弈病
未嘗問醫忽酣卧蹶然悟曰吾死矣乎即自誌曰
傅奕青山白雲人也以醉死嗚呼遺言戒子六經
名教若可習也妖胡之法慎勿為吾死當保葬○
弈雖善教然嘗自言其學不可傳又注老子并集
晉魏以來與佛議駁者為高識篇武德時所改漏
刻定十二軍號皆詔弈云

呂才

呂才博州人貞觀時祖孝孫增損樂律與音家王
長通白明達更質難不能決太宗詔侍臣舉善音
者溫彥博白才天悟絕人聞見一接輒究其妙即
召才參論樂事○帝病陰陽家所傳書多謬偽淺
惡世益拘畏命才與宿學老師刪落煩訛撮可用
者抄為五十三篇合舊書四十七凡百篇詔頒
天下才之言不甚文要欲救俗失切時事俾易曉
也故劄其三篇下宅篇詩稱相其陰陽書卜洛食
近世乃有五姓謂宮商角徵羽也按堪輿經黃帝
對天老始言五姓且黃帝時獨姬姜數姓耳後世
因官命氏因邑賜族本同末異叵為配宮商執春
秋以陳衛秦為水姓齊鄭宋為火姓或所出之祖

所分之星所居之地以著由來非宮商角徵羽相
管撰也祿命篇曰漢宋忠賈誼譏司馬季主曰卜
筮者高人祿命以悅人心矯言禍福以規人財王
充曰見骨體知命祿見命祿知骨體此則言祿命
尚矣推索本原因不其然積善之家必有餘慶豈
建祿而後吉乎積惡之家必有餘殃豈劫殺而後
灾乎葬命篇曰經曰葬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見也
卜其宅兆而安厝之以是為感慕之所也魂神之
宅也是其謀及卜筮庶無後艱斯則備於慎終之
禮也後代葬說出于巫史多為好禁以售其術附
妄憑妖至書有百二十家不可法也帝詔造方域
圖及教飛騎戰陣圖屢稱吉擢太常丞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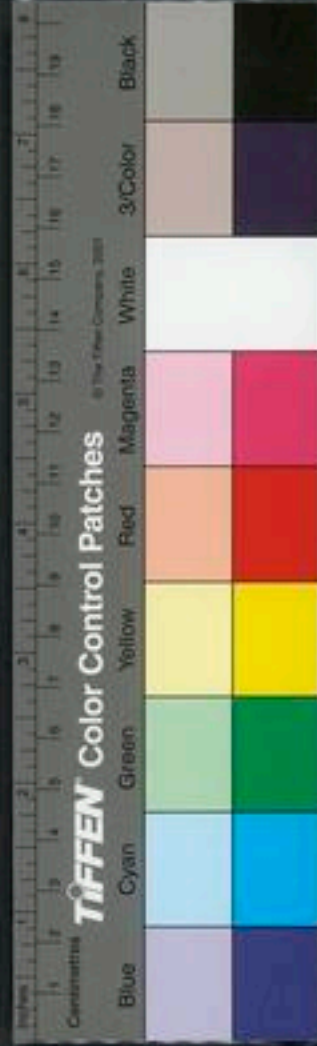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十九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二十

列傳

陳子昂

陳子昂字伯玉梓州人父元敬世高貴歲亂出粟
萬石賑鄉里子昂十八未知書以富家子尚氣決
弋博自如他日入鄉校感悔即痛脩飭文明初
舉進士時高宗崩將遷梓宮長安於是關中無歲
子昂盛言東都勝墟反可可營山陵上書曰陛下
以先帝遺意方大駕長驅按節西京千乘萬騎何
從仰給今景山崇秀北對嵩印右眇汝海祝融太
昊之故墟在焉園陵之美復何以加武后竒其才
召見金華殿子昂貌柔野少威儀而占對慷慨擢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二十

列傳

陳子昂

陳子昂字伯玉梓州人父元敬世高貴歲亂出粟
萬石賑鄉里子昂十八未知書以富家子尚氣決
弋博自如他日入鄉校感悔即痛脩飭文明初
舉進士時高宗崩將遷梓宮長安於是關中無歲
子昂盛言東都勝墟可營山陵上書曰陛下
以先帝遺意方大駕長驅按節西京千乘萬騎何
從仰給今景山崇秀北對嵩印右眇汝海祝融太
昊之故墟在焉園陵之美復何以加武后竒其才
召見金華殿子昂貌柔野少威儀而占對慷慨擢



麟臺正字○垂拱初詔問群臣調元氣當以何道
子昂因是勸命與明堂太學郎上言臣聞之於師
曰元氣天地之始萬物之祖王政之大端也天地
莫大於陰陽萬物莫靈於人王政莫先於安人故
人安則陰陽和陰陽和則天地平天地平則元氣
正先王以人之通於天也於是養成群生順天德
使人樂其業甘其食美其服然後天瑞降地符升
風雨時草木茂遂故顓頊唐虞不敢荒寧其書曰
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和之得也夏
商之衰桀紂昏暴陰陽乖行地震怒山川鬼神
發妖見灾疾疫大興終以滅亾和之失也迨周文
武創業誠信忠厚加于百姓故成康刑措四十餘

年天人方和而幽厲亂常苛慝暴虐詬躋天地川
冢沸崩人用愁怨其詩曰昊天不惠降此大戾不
先不後為虐為瘵顧不哀哉近隋煬帝恃四海之
富鑿渠決何自伊洛屬之揚州疫生人之力洩天
地之歲中國之難起故身死人手宗廟為墟逆元
氣之理也臣觀禍亂之動天人之際先師之說昭
然著明不可欺也陛下含天地之德日月之明眈
然遠思欲求太和此伏羲所以為三皇首也昔者
天皇大帝攬元符東封泰山然未建明堂享上帝
使萬世鴻業闕而不昭殆留此盛德以發揮陛下
執臣謂和元氣睦人倫捨此則無以為也昔黃帝
合宮有虞總章堯衢室夏世室皆所以調元氣治



陰陽也臣聞明堂有天地之制陰陽之統二十四
氣八風十二月四時五行二十八宿莫不率備
考王者政失則災政順則祥臣願陛下為唐恢萬
世之業相國南郊建明堂與天下更始聽天下之
政躬籍田親蠶以勸農桑養三老五更以教孝悌
明訟恤獄以息滯刑脩文德以止干戈察孝廉以
除貧吏臣謂不數暮且見太平又言陛下方與大
化而大學久廢大學者政教之地也君臣上下之
取則也俎豆揖遜之所與也天子於此得賢臣焉
今委而不論雖欲眩人倫與治網失之本而求之
末不可得也願引胄子使故太學國家之大務不
可廢已○后召見賜筆札中書省令條上利害子

昂對三事其一言九道出大使巡按天下申黜陟
求人瘼臣謂計有未盡也且陛下發使必欲使百
姓知天子夙夜憂勤之也群臣知考績而任之也
奸暴不逞知將除之也則莫如擇仁可以恤孤明
可以振滯剛不避強禦智足以照奸者然後以為
使故輜軒未動而天下翹然待之矣今有遣使之
名無任使之案使愈出天下愈弊徒令百姓治道
路送往迎來不見其益也臣願陛下更選有威重
風聲為衆推者以使者之禮禮之諄諄戒教所以
出使之意乃授以節自京師及州縣登拔才良求
人瘼宣布上意令若家見而戶曉昔堯舜不下席
而化天下蓋黜陟幽明能折衷者陛下知難得人

則不如少出使彼煩數而無益於化是烹小鮮而
數撓之矣其二言刺史縣令政教之首宣布德澤
下詔書必待刺史縣令謹宣而奉行之不得其人
則委棄有司掛墻壁耳百姓安得知之一州得才
刺史十萬戶賴其福得不才則十萬戶受其困國
家與喪在此職也今吏部調縣令如補一尉但計
資考不求賢良有如不次用人則天下茫然相謗
矣狂于常而不變也故庸人皆任縣令教化之陵
遲顧不甚哉其三言天下有危機禍福因之而生
機靜則有福動則有禍百姓安則樂生不安則輕
生者是也今軍旅之變死亡流離略盡尚賴陛下
憫其失職凡兵戍調發一切罷之使人得相保可

謂能靜其機也然臣恐將相有貪夷狄利以廣地
疆武說陛下者欲動其機機動則禍構宜脩文德
去刑罰勸農桑以息疫民蠻夷知中國有聖王必
累譯至矣○時吐蕃九姓叛詔田揚名發金山道
十姓兵十人五之等也討之十姓君長以三萬
騎戰有功遂請入朝后責其常不奉命擅破回紇
不聽子昂上疏曰國家能制十姓者繇九姓強大
臣服中國故勢微弱委命下吏今拒而遣還不使
入朝恐非羈戎之長策也夫戎有鳥獸心親之則
順疑之則亂今阻其善意則悵不自安鳥駭狼顧
則河西諸蕃自此拒命矣其後吐蕃果入寇終后
世為邊患最甚○后方謀開蜀山由雅州道剪

生羗因以襲吐蕃子昂上書以七驗諫止之后復
召見使論為政之要適時不使者毋拔上古角空
言子昂乃奏八科一措刑二官人三知賢四去親
五招諫六勸賞七息兵八安宗子其大權反古謂
今百度已備但刑急網密非為政之要蓋刑以禁
亂亂靜而利息不為承平設也太平之人樂德而
惡刑刑之所加人必慘但故聖人貴措刑也比大
救澡湯群罪天下蒙慶歲得自新近日詔獄稍滋
鈎捕反黨株蔓推窮以抵慘刻宜廣愷悌之道較
法慎罰省白誣寃此太平安人之務也官人惟賢
政所以治若陛下好賢而不能任任而不能信信
而不能終終而不能賞雖有賢人終不肯至反是

則天下之賢集矣議者乃云賢不可知人不易識
臣以為固易知固易識夫尚德行者無凶險務公
正者無邪朋廉者憎貪信者疾偽猶鷹準不接翼
薰猶不共氣其理自然何者以德並凶勢不相入
以正攻邪勢不相利以廉勸貪勢不相售以信質
偽勢不相和智者尚謀愚者所不聽勇者徇死怯
者所不從此趣向之反也賢人未嘗不思効用顧
無其類則難進是以湮汨于時誠能信任俊良知
左右有灼然賢行者賜之尊爵厚祿使以類相舉
則天下之理得矣陛下知得賢須任今未能者蓋
以常信任者不效以是疑於信賢臣固不然昔人
有以一噎而得病乃欲絕食不知食絕而身殞賢



人於國猶食在人人不可以一噎而止餐國不可以
謬一賢而遠正士此神鑒所知也聖人大德在能
納諫太宗德參三王而能容魏徵之直今誠有敢
諫骨鯁之臣陛下廣延順納以新盛德則萬世有
述臣聞勞臣不賞不可勸功死士不賞不可勸勇
今或勤勞死難名爵不及偷榮尸祿寵秩妄加非
所以表庸勳行者也願表顯徇節勳勉百僚古之
賞一人千萬人悅者蓋云當也今事之最大者患
兵甲歲與賦役不省與師十萬則百萬之家不得
安業願審量損益計利害則人安矣虺賊干紀自
取屠滅罪止魁逆無復緣坐宗室子第皆得更生
使知天子慈仁下得自安臣聞人情不能自明則

疑疑則懼懼則罪生惟賜愷悌之德使居無過之
地○遷右衛胄曹參軍后既稱皇帝改號周子昂
上周受命頌以媚悅后雖數召見問政事論亦諱
切反詳子昂故奏聞輒罷聖曆初縣令段簡貪暴聞
其富欲害子昂捕送獄死○唐與文章承徐庾餘
風天下祖尚子昂始變雅正初為感遇詩王適曰
是為海內文宗乃請交子昂所論著世以為法
論曰過諸武二張之勢子昂固優為之論周與
來後臣曲之子昂回優為之然一旦逢愆死於
不道之法刑執若以王善示之庶天凶欲為之
以喪此子昂之心而史或不之知也以明堂者
王政之所由天道有焉學校者禮義之所關人



倫卞馮勸后立明堂與太學使之曉中和養育之象則后之殺不邪心不至於甚之且世之武夫忍人弗逆酉正一見人者之狀不覺以手加額而良心油然而生子昂不言殆十是矣

五註方外十文

贊曰子昂說武后與明堂太學其言甚高殊可怪笑后竊威柄誅大臣宗室脅逼長君而奪之權子昂乃以王者之術勉之卒為婦人訕侮不用可謂薦圭璧於房閭以胎澤汙漫之也瞽者不見泰山聾者不聞震霆子昂之於言其聾瞽歟

劉仁軌

劉仁軌字正則汴州人少好學值亂不能安業每動止畫地書空以寓所習卒以通博聞武德初為陳倉尉部人折衝都尉魯寧者豪縱狠法縣莫敢屈仁軌約不再犯而寧暴橫自如仁軌榜殺之其榜仁軌曰寧辱臣臣故殺之帝以為剛正擢咸陽丞貞觀十四年校獵同州仁軌諫曰今茲百穀熾茂穰纔十二使場圃畢勞陛下六飛徐驅公私交泰重書褒納○累遷給事中初蘇定方既平百濟留劉仁願守其城百濟故將福信引兵圍仁願詔仁軌兵為援仁軌將兵嚴整轉圍臨陣所向無前信等

釋仁願圍退保任命城時定方伐高麗圍平壤不
克高宗詔仁軌拔軍就新羅與金法敏議去留計
將士咸欲還仁軌曰今天子欲滅高麗先誅百濟
留兵鎮守制其心腹孽豎跳梁士力未完宜厲兵
粟馬乘無備擊不意百下百戰全勝之日開張
形勢騰撤濟師拜援接虜亡矣今平壤不勝熊津
又拔則百濟之燼復炎高麗之滅無期吾等雖入
新羅正似坐客有不如志悔可得邪扶餘豐猜貳
表合內攜勢不反久宜堅守伺變以圖之不可輕
動衆從其議乃請益兵會詔遣右威衛將軍孫
仁師率軍浮海而至士氣振於是四戰皆克百濟
餘黨悉平仁師等振旅還詔留仁軌統兵鎮守百

濟葺復戶版開道路賑貧貸之勸課耕種為立官
社民皆安其所遂營屯田以經略高麗先是貞觀
永徽中士戰歿者皆詔使吊祭或以贈官推授子
弟顯慶後討伐思賞殆絕及破百濟平高麗有功
者皆不甄叙州縣購募不願行仁軌具論其獎請
加慰賚以鼓士心時劉仁願為單列道總管詔率
兵度海便代舊屯與仁軌俱還仁軌曰上巡狩方
嶽又經略高麗方農時而吏與兵悉被代新至者
未習萬一蠻夷生變誰與捍之不如留舊兵未可
去仁願曰吾但知準詔耳仁軌曰苟利國家知無
不為臣之節也因陳便宜願留屯詔可由是以仁
願為不忠○始仁軌任帶方州謂人曰天將富貴



此翁耶乃請所碩厝及宗廟諱或問其故荅曰當
削平遼海頒示本朝正朔卒皆如言及封泰山仁
軌乃率新羅百濟僊羅倭四國酋長赴會天子大
悅○總章元年副李勣討高麗平之咸亨五年為
鷄林道大總管東伐新羅罷之進爵為公子及兄
子受上柱國者三人州黨榮之號所居為樂城鄉
三柱里武后臨朝拜左僕射卒○仁軌雖貴顯自
矜踞接舊故如布衣時嘗為御史袁異武所劾慢
辱之脅使引決及拜大司憲異武不自安因醉以
情自解仁軌持觴曰所不與公者有如此觴後既
執政薦為司元大夫然官由州縣至宰相善致拜
譽得吏下激心

五註 號解事僕射

裴行儉

裴行儉

裴行儉字守約絳州聞喜人貞觀中舉明經時蘇
定方為大將軍謂曰吾用兵世無可教者今子也
賢乃盡畀以術○高宗將立武昭儀行儉以為國
家憂從此始麟德二年擢累安西都護西域諸國
多慕義故附○遷吏部侍郎與李敬玄馬載同典
選有能名時號裴馬行儉始設長名勝銓注等法
又定州縣升降資擬高下為故事○儀鳳二年十
姓可汗阿史那都反及李遮旬誘蕃落以動安西
與吐蕃連和朝廷欲討之行儉議曰今波斯王死
其子質京師有如遣使立之即路出二蕃若權以

制事可不勞而功也帝因詔行儉丹送波斯王且
為安撫大食使徑莫賀延磧風磔晝冥導者迷將
士飢之行儉止營致祭令曰水泉非遠衆火安俄
而雲徹風恬行數百步水草豐美後來者莫識其
處衆皆驚以方漢貳師將軍至西州諸蕃郊迎行
儉召豪傑千餘人自隨揚言大熱未可以進宜駐
軍須秋都支覘知之不設備行儉徐召四鎮酋長
行儉偽約畋乃陰勒奇伍數日倍道而進去都
反帳十餘里先遣其所親問安否外若閑暇非討
襲者又遣人趣召都支聞軍至倉卒不知所
出率子弟五百餘人詣營謁遂禽之遮旬乃降悉
俘至京師將吏為刻石碎葉城以紀功帝親勞宴

曰行儉提孤軍深入萬里兵不血刃而叛黨禽夷
可謂文武兼備矣其兼授二職即拜禮部尚書兼
右衛大將軍○調露元年突厥阿史德溫傳反
詔行儉討之行儉曰以謀制敵可也因詐為糧車
三百乘車伏壯士五輩齎陌刀勁弩以羸兵挽進
又伏精兵踵其後虜果掠去羸兵走險賊驅就水
草解鞍收馬方取糧車中而壯士突出伏兵至殺
獲幾盡自是糧車無敢近者大軍次單于北暮已
立營塹壕既周行儉更命徙營高岡吏白士安堵
不可擾不聽促徙之比夜風雨暴至前占營所水
深丈餘衆莫不駭歎問何以知之行儉曰自今第
如我節制毋問我所以知也行儉縱兵前後殺虜



不勝許又禽大首領奉職而還○阿史那伏念復與溫傳合行儉縱反間伏念懼請縛傳自效後數日煙塵漲天而南斤候惶駭行儉曰此伏念執溫傳來降非他也且受降如受敵乃救嚴備遣單使徃勞既已果然於是突厥餘黨悉平初行儉許伏念以不死侍中裴炎害其功斬伏念及溫傳行儉之功不錄歎曰渾潛之事古今恥之其王來矣遂稱疾不出卒謚曰獻○行儉工草隸名家帝嘗以絹素詔寫文選覽之秘愛其法行儉每曰褚遂良非精筆佳墨未嘗輒書不擇筆墨而研捷者余與世南耳所撰選譜草字雜體數萬言行檢

通陰陽唐術每戰豫道勝日○善知人在吏部時見蘇味道王勣其地謂曰二君後皆掌銓衡李敬玄盛稱王勃揚炯又盧照鄰駱賓王之才行儉曰士之致遠先器識後文藝如勃等雖有才而浮躁銜露豈享福祿者哉炯頗沈默可至今長餘皆不得其死所引偏裨若程務挺等為世名將○初平都友遮旬獲瓌寶不贊有碣磳盤碣下二尺文彩粲然軍吏趨跌盤碎惶怖叩頭流血行儉笑曰爾非故也何至是色不少吝

裴光廷行儉子

光廷字連城擢鴻臚少卿性靜默寡交游玄宗有事岱宗張說以天子東巡京師空虛恐夷狄乘間



竊發議欲加兵守邊召光廷與謀對曰封禪者所以告成功也夫成功者德無不祗人無不安萬國無不懷今將告成而懼夷狄非昭德也大與力役用備不虞非安人也方謀會同而阻戎心非懷遠也此三者名宗乖矣且諸蕃突厥為大贄幣往來願修和好有年矣若遣一使召其大臣使赴行在必欣然應命突厥受詔則諸蕃君長必相率而來我偃旗息鼓不復事矣說曰善吾所不及因奏用其策突厥果遣使來朝東封還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初知星者言上象變不利大臣請禳之光廷曰使禍可禳而去則福可祝而來也論者以為知命卒贈太師○初吏部求人_{不以資考為限所}

獎拔惟其才往往亦得俊又任之士亦自奮其後士人猥衆專務趨競銓品枉撓光廷懲之因行儉長名榜乃為循資格無賢不肖一據資考配擬又促選限盡正月任門下省主事闕麟之專主過官比麟之裁定光廷輒然可時語曰麟之口光廷手素與蕭嵩輕重不平及卒嵩奏一切罷之光廷所引盡斥外官博士孫琬以其用循資格非獎勸之誣謚曰克平時以為希嵩意帝聞特賜謚曰忠憲詔中書令張九齡文其碑

婁師德

婁師德字宗仁鄭州人第進士調江都尉揚州長史盧承業異之曰子台輔器也當以子孫相諉



論贊婆等王業口以○上元初宗高奉使吐蕃其首領

論贊婆等王業口以○上元初宗高奉使吐蕃其首領

害虜為畏悅後募猛士討吐蕃乃自奮戴紅抹額

來應詔與虜戰白水澗八遇八克天授初檢校

豐州都督衣皮袴率士屯田積穀百萬兵以饒給

無轉饒和糴之費進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卒諡曰

貞師德深況有度量人有忤已輒遜以自免不見

容色嘗與李昭德偕行師德素豐碩不能遽步昭

德遲之惠曰為田舍子所留師德曰吾不田舍復

在何人○其弟守代州辭之官教之耐事弟曰人

有唾面潔之乃已師德曰未也潔之是違其怒正

使自乾耳○在夏官注選選者就按閱簿師德曰

容我擇之可乎選者不去乃灑筆曰墨汚爾○狄

仁傑未輔政師德薦之及同列數擿令外使武后

覺問仁傑曰師德賢乎對曰為將謹守賢則不知

也又問知人乎對曰臣嘗同僚未聞其知人也后

曰朕用卿師德薦也誠知人矣出其奏仁傑慙已

而歎曰婁公盛德我為所容乃不知吾不逮遠矣

總邊要為將相三十年恭勤撲忠心無適莫方酷

吏殘鷙人多不免獨能以功名始終與郝處俊相

亞世之言長者稱婁郝

論曰武后意在革命聽嬖臣之奇語用酷吏之
苛法當時之士共以摧殘臣沮酷吏為名並爭



為鏖而赴之師德此時未嘗一語及之也舍垢耐辱至於再失諸武二張兒曹爾周與來俊臣鼠輩爾度量凝然殊不芥滯使武后猜聞不生尊敬嗟仰之不假而狄梁公薦行矣師德平生所為薦梁公一事耳太子復位張東之為相而唐祚再與梁公力也然則師德之功豈小哉議者徒謂其無曉曉之辯顯顯之跡指為克謹善辟名者曷知丈夫君子所不為流俗之耳目者五註袁容師嘗度江俄一跛男子負直就舟客師曰貴人在吾可以濟跛男子乃婁師德也綱目傳大

贊曰仁軌等以兵開定四夷其勇無前至奉上則瞿瞿若不及通鑑行儉臨下以恕師德寬厚其能以功名始終者蓋近乎勇于敢則殺勇于不敢則活者耶

崔神慶

崔神慶舉明經武后時拜并州長史有詔改錢幣法州縣布下俄而物價踊昂百賈驚擾神慶質其非于朝果豪猾妄為之○時突厥使者入見皇太子應朝有司移文東宮召太子神慶諫曰古者召太子用玉契此誠重慎防萌之意今太子非朝朔望而別喚者請降墨敕玉契詔可○歷司刑卿劾張昌宗獄闕略不盡流欽州卒

崔琳神慶子

琳明政事開元中與高舒仲同為中書舍人侍中
宋璟親禮之每所訪逮嘗曰古事問仲舒今事問
琳尚何疑卒滿甫聞之泫然曰古遺愛也○子儼
諫議大夫其群從數十人自與寧里謁大明宮寇
蓋鶻哄相望每歲時宴于家以一榻置笏猶重積
其上琳與弟珪瑤俱列祭殿祭殿有衣
世號三戟崔家○初玄宗每命相皆先書其名一
日書琳等名覆以金甌會太子入帝謂曰此宰相
名若自意之誰乎太子曰非崔琳盧從原子帝曰
然時兩人有宰相望帝欲相之數矣以族大恐附
雜者衆卒不用

楊再思

楊再思鄭州人第明經為人佞而智初調玄武尉
使至京師舍逆旅有盜竊其衣囊再思遇之盜窘
謝再思曰而若貧故至此囊中撤無所事幸留它
物可持去初不為人言但假貸以還○迨載初天則
居宰相十餘年阿匱取容合正若無所薦達人主所
不喜毀之所善譽之畏慎足恭遇足反子未嘗忤物或
曰公位尊何自屈折荅曰世路孔艱直者先禍不
爾豈全吾軀○於時水沴閭坊門以穰再思入朝
有車臨于溥者諱切叱牛不前恚曰穢宰相不能
和陰陽遣我艱于行再思遣吏謂曰汝牛自弱不
得獨責宰相○張昌宗坐事桓彥範劾免其官武
后意申釋之問宰相昌宗於國有功乎再思曰昌

宗為陛下治丹餌而愈此為有功后悅昌宗還官
自是天下貴彥範賤耳思戴令言賦兩脚狐以譏
之○易之兄司徒請公卿宴酒酣戲曰公面似高
麗再思欣然翦髮綴巾上反披紫袍為高麗舞舉
動合節蒲坐鄙笑昌宗以姿貌倖再思每曰人言
六郎似蓮花非也正謂蓮華似六郎耳其巧詭無
恥類此

竇懷貞

竇懷貞字從一左相德玄子少詭激衣服羸儉不
為輿馬豪華事神龍中進左御史大夫中宗謂曰
聞卿喪妻今欲繼室可乎懷貞唯唯俄而禁
中有衣翟衣出者乃韋后乳媪所謂莒國夫人者

故蠻婢也納之不辭世謂媼媾為阿蒼其人下反
懷貞每謁見奏請輒自署皇后阿蒼而人或謂為
國蒼軒然不慙以自媚於后○景雲初遷侍中
方太平公主干政懷貞頗已附難睿宗為金仙王
真二公主營觀懷貞躬護役作族弟諫曰公位上
衮當思獻可替否輔天子而計較瓦木雜廁工匠
間使海內何所瞻仰乎不答督繕益急時語曰前
作后國蒼後為主邑丞言事公主如邑官屬也玄
宗受內禪與太平公主謀逆投水死○性諂詐善
諧結權貴宦者用事尤所畏奉或見無鬚者誤為
之禮

宗楚客

宗楚客字叔敖蒲州人及進士第神龍初同中書門下三品韋后安樂公主親賴之與紀處訥為黨世號宗紀○景龍二年詔突厥婆葛為金河郡王而其部闕啜忠節賂楚客等罷之婆葛怨將兵患邊監察御史崔琬廷奏楚客處訥專威福納境外交為國取怨請收付獄故事大臣為御史對仗彈劾必趨出立朝堂待罪楚客乃厲色大言性忠鯁為琬誣詆中宗不能窮也詔琬與楚客處訥約兄弟兩解之故世號帝為和事天子韋氏敗被誅○楚客性明達冒于權利嘗諷右補闕趙延禧陳符命以媚帝帝大喜識者以楚客等欺神詎君且有

大咎又嘗密語其黨曰始吾在卑位左愛宰相及居之又思天子南面一日足矣外附韋氏內畜逆謀故卒以敗

祝欽明

祝欽明字文思京兆人擢明經永淳天授間

高宗天

中英才傑出業與六經等科中宗在東宮欽明兼

侍讀授太子經○景龍三年中宗天子將郊欽明與

郭山暉陰迎韋后意謬立議曰周官凡大祭祀后

裸獻則賁瑾爵然則后當助天子祀天神祭地祇

帝用其言以皇后為亞獻○初后屬婚上食禁中

帝與群臣宴欽明自言能入風舞體肥醜據地搖

頭曉目不曰下戶左右顧眄帝大笑盧藏用歎

曰是舉五經掃地矣○景雲初睿倪若水劾奏欽



明腐儒無行以諂佞亂常改作百王所傳一朝墮
教請斥遠之乃貶欽明饒州刺史○欽明於五經
為該淹自見坐不孝免王帝口中宗時撰律部尚
書以漢魏法為名書至
此所無以澡被乃阿附韋氏圖再用又
坐是見逐諸儒共羞之

贊曰欽明以經授中宗為朝大儒乃說聖僻說
引豔妻郊見上帝腥德播聞享祚不終蓋與火
正卯順非而澤莊周以詩書破冢者同科獨保
腰領死家贊贊音贊
半反音
休反例寧不幸邪後之託儒為
姦者可火戒云

王璵

王璵方慶六世孫少為禮家學玄宗在位久推崇

老子道好神仙事璵請築壇東郊祀青帝專以祠
鮮中帝意有所禳祓大抵類巫覡聖曰秋及
聖曰秋及
漢以來葬喪皆有瘞錢後世里俗稍以紙寓錢為
鬼事至是璵乃用之肅宗立又以祠禱見寵拜中
書門下平章事始璵託鬼神致位將相當時以左
道進者紛紛出焉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二十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二十一

列傳

諸夷蕃將

史大柰

史大柰本西突厥特勒也

突厥謂其子

高祖與太

原大柰提其衆隸麾下和戰飲馬泉

欽於諸

軍却大柰以勁騎數百輩擊顯和破之軍遂振授

光祿大夫從秦王平薛舉王世充竇建德劉黑闥

功殊等封竇國公

馮盎

馮盎字明達高州人本北燕馮弘裔孫隋仁壽初
潮成等五州獠叛盎請討之文帝詔楊素與論賊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二十一

列傳

諸夷蕃將

史大柰

史大柰本西突厥特勒也

突厥謂其子

高祖與太

原大柰提其衆隸麾下和戰飲馬泉

欽於諸

軍却大柰以勁騎數百輩擊顯和破之軍遂振授

光祿大夫從秦王平薛舉王世充竇建德劉黑闥

功殊等封竇國公

馮盎

馮盎字明達高州人本北燕馮弘裔孫隋仁壽初
潮成等五州獠叛盎請討之文帝詔楊素與論賊



形勢素奇之曰不意蠻夷中乃生是人即詔發
江嶺兵擊賊平之隋亡奔嶺表武德五年始以地
降封越國公○貞觀初或告盜叛太宗將討之魏
徵諫曰王者兵不宜為蠻夷動勝之不武不勝為
辱且盜不及未定時略州縣搖遠夷今四海已平
尚何事反未狀當懷之以德盜懼必自來帝乃遣
韋叔諧論盜盜遣智戴入侍帝曰微一言賢於十
萬後五年盜來朔俄而羅賓諸洞獠叛詔為盜諸
軍先鋒盜持弩語左右曰矢盡勝負可知發七矢
斃七人賊退走盜縱兵乘之斬首千餘級○盜善
為治閩簿最擅奸伏得民懼心卒贈荊州都督遷
左驍衛將軍

阿史那社尒

阿史那社尒突厥處羅可汗之次子年十一以智
勇聞拜拓設處羅卒喪毀如禮治象十年無課斂
或勸厚賦以自奉答曰部落豐餘於我足矣○貞
觀十年入朝授左驍衛大將軍尚公主十四年以
交河道行軍總管平高昌諸將受賞社尒以未奉
詔秋毫不敢取見別詔然後受之所取皆老弱陳
弊太宗美其廉封畢國公從征遼東中流矢擣去
復戰反魏所部奮厲皆有功二十一年與契苾
何力郭孝恪等五將軍討龜茲擊處密處真敗之
入自焉耆西兵出不意龜茲震恐進屯磧石社尒
因拔都城王據險自固社尒攻凡四十日禽其王



并下五大城遣權祗甫徇諸酋長示禍福降者七十餘城宣諭威信莫不歎服刻石紀功而還因說于闐王入朝王獻馬畜三百餉軍西突厥焉耆安國皆爭犒師孝恪之在軍林帷器用多飾金玉以遺社衿社衿不受帝聞曰二將優劣不復問人矣永徽六年卒

契苾何力

契苾何力鐵勒莫賀可汗之孫貞觀六年率衆內屬擢左領軍將軍九年與李大亮薛萬均等討吐谷渾萬均率騎先進為賊所包何力冒圍奮擊虜披靡去萬均恥名出其下乃排何力及還何力具言萬均敗狀帝怒將解其官授何力何力曰以臣

解萬均官恐四夷聞者謂陛下重夷輕漢則誣告益多又夷狄無知謂漢將皆然非示遠之義帝重其言乃止○始何力母與弟在涼州十六年詔何力往視母薛延陀毗伽可汗方強乃脅其母弟使從何力曰我義許國不可行衆執之至毗伽牙下何力箕踞拔佩刀東向呼曰有唐烈士受辱賊廷耶天地日月臨鑒吾志即割左耳誓不屬毗伽怒欲殺之其妻諫乃止何力被執也或譏之曰何力入延陀如涸魚得水其眼必遽帝曰若人心如鐵石殆不背我會使至言狀帝泣下即詔許延陀尚主因求何力乃得還公主行有日何力陳不可帝曰天子無戲言既許之奈何何力曰禮有親迎

反宜詔毗伽身到京師或詣靈武彼畏我必不來
則姻不成而憂憤不知所出下必攜貳不及一年
交相疑沮毗伽素狠戾必死死則二子爭國內叛
外攜不戰而禽矣帝然之後如其策○帝征高麗
詔何力為前軍總管次白崖城中賊稍_{反邑}創甚
城拔得刺何力者使自殺之辭曰彼為其主冒白
刃以刺臣此義士也犬馬猶報其養况於人乎卒
捨之進大將軍徙封涼州謚曰毅○始龍朔中梁
備仁新作大明宮植白楊于庭示何力曰此木易
成不數年可庇何力不答但誦白楊多悲風蕭蕭
愁殺人之句備仁驚悟更植以桐

黑齒常之

黑齒常之百濟西部人長七尺餘驍毅有謀略高
宗遣使招諭乃詣劉仁執降遷左領軍負外將軍
從李敬玄擊吐蕃常之夜率敢死士五百人掩其
營殺掠數百人賊棄軍走帝歎其才調露中吐蕃
入寇常之引精騎三千夜襲其軍斬首二千級贊
婆單騎去即拜河源道經略大使因建言河源當
賊衝宜增兵鎮守而運饟須廣乃斥地置烽七十
所墾田五千頃歲收粟斛百餘萬由是食衍士精
戎邇有倫凡滋軍七年吐蕃僭畏不敢盜邊後周
與等誣其反捕繫獄投繯死人哀其枉

李多祚

李多祚其先韃靼酋長

姓音木

後入中國至多祚



驍勇善射張柬之將誅二張以多祚素感繫可動以義乃從容謂曰將軍擊鍾鼎食貴重當世非大帝思子大帝謂多祚泣數行下曰死且不忘東之曰將軍知感恩則知所以報今在東宮乃大帝子嬖豎擅朝危逼宗社國家與止在將軍將軍誠有意乎答曰苟緣王室惟公所使乃引天地以自誓辭氣毅然柬之遂定謀以敬暉李湛總禁兵與多祚王同皎請太子至玄武門斬關入及長生殿白武后曰諸將誅逆臣易之昌宗恐漏大謀不敢豫奏后病卧顧湛曰我於而父子不薄亦豫是耶中宗復位封多祚遼陽郡王○帝祠太廟特詔多祚與相王登輿夾侍監察御史王覲謂多祚夷人雖

有功不宜共輿帝曰朕推以心腹卿勿復言節愍太子誅武三思多祚率兵先至玄武樓下具言所以誅三思狀按兵不戰為其下所殺籍沒其家贊曰夷狄性悖固其能知義所在者驚挺不可遷蓋巧不足而諒常有餘觀大柰等事君皆一其志無有願望用能功績光明為天子倚信至渾瑊古成跌跌結上結及下後部光顏輩烈無窮惟其諒有餘故也瑊光顏自有傳今類其人著之篇已上條

郭孝恪

郭孝恪許州人少有奇節不治資產隋亂率少年數百附李密密喜謂曰世言汝穎多奇士不謬也



○竇建德之援洛也孝恪上謁秦王進計曰王世
充力竭計窮其面縛可改足待建德悉衆遠來糧
餉阻絕殆天亡時也若固守武牢以軍汜水里記反計
逐撲應變禽珍必矣王然之賊平語諸將曰孝恪
策禽賊功在諸君右遷上柱國貞觀十六年改安
西都護孝恪推誠撫御盡得其歡心○俄拜崑丘
道副大總管進討龜茲破其國城龜茲國相那利
遁去孝恪以餘部未平出營於外國人有謂孝恪
曰那利素得士心今止在外勢必為變城中頗有
異志願公備之孝恪忽其言不設備那利果率衆
陰與城內胡相應薄城鼓譟始覺之乃率千餘人
合戰城中舉應那利孝恪殊死關中流矢卒

張儉

張儉字師約京兆人高祖起儉以功遷朔州刺史
教民營田歲收穀數萬斛雖霜旱勸百姓相振贍
州以完安○李靖既平突厥有思結部者窮歸于
儉儉受而安輯之其在磧北者親戚私相遇者儉
不禁示羈縻而已儉徙勝州後將不察其然遽奏
思結叛儉以為使者撫納之儉單騎入其部召酋
帥慰諭推腹心咸旬旬歸命○徙代州都督儉勸
墾田力耕歲數稔私蓄富實儉恐虜易驕乃建平
羅法入之官虜悅喜由是儲斛流羸○拜營州都
督太宗將征遼東拜行軍總管領諸蕃騎為六軍
前鋒時高麗候者言莫離支且至帝詔儉自新城

路邀擊虜不敢出儉趨建安城破賊斬數千級封
皖城公皖統後卒謚曰密○儉兄太師太僕卿弟
延師左衛大將軍性謹畏典羽林兵三十年未嘗
有過兄弟三人門皆立戟時號三戟張家

王方翼

王方翼字仲翔并州人早孤哀毀如成人時號孝
童母居鳳泉墅承與方翼尚幼稚雜庸保執苦不
棄日墜田植樹燎松九墨為富家高宗立調安定
令誅滅大姓奸豪脅息○其友趙持蒲誅死尸諸
道親戚莫敢視方翼曰棄布哭彭越義也周文王
掩骼占伯仁也絕友義蔽主仁何以事君遂往哭
其尸具禮葬○遷肅州刺史烽邏精明河西隍獨

不至方翼境而他郡民或餒死皆重繭走方翼治

下全活甚衆芝產其地○永淳初高十姓阿史那

圖弓月城方翼引軍戰俄而兵十萬踵至方翼進

戰矢著臂引佩刀斷去左右莫知會大風雜金鼓

而號譟無聞者呼反遂殺七千人賊皆驚潰西戎

震服○初方翼次葭水暴漲師不可度沈祭以禱

師涉而濟又七月次葉河無舟而水一昔合諸本

昔時以為祥○西域平遷夏州都督屬牛疫民廢

田作方翼為耦耕法張機巨力者而見切多

百姓順賴○阿史那元琛入寇詔進擊時庫無完

鎧方翼斷六板畫虎文鈎聯解合賊馬忽見奔駭

遂敗因降桑乾舍利二部○武后時回程務挺被



殺并坐流崖州卒于道○子珣與兄璵弟璿以文學稱時號三王

方翼善書與魏叔琬齊名

蘇烈

蘇烈字定方以字行冀州人曉悍有氣決年十五從父戰數先登陷陣自是賊不入境鄉黨賴之貞觀初從李靖襲頡利於磧口為前鋒乘霧行去賊一里許霧霽見牙帳馳殺數十百人餘黨悉降與程名振討高麗破之從程知節征賀魯率精騎馳搏賊營賊衆大潰所棄鎧仗牛馬籍藉山野不可計副總管王文度疾其功矯制收軍不深入窆方說知節曰天子詔討賊今反自守何功之立哉且公為大將而關外之事不得專顧副將乃得專之

理不其然胡不因文度待天子命不從至但篤城有胡人降文度殺之取其資及分財定方一不取太宗知之比知節等還悉下吏○擢定方伊麗道行軍大總管復征賀魯遂勒兵進縛賀魯以還由是脩亭障列蹊隧定疆畛問疾收膏反疾和唐之州縣控西海矣高宗臨軒定方戎服奉賀魯以獻策功拜左驍衛大將軍邢國公○會都曼復叛詔定方為安撫大使進攻之都曼計窮遂面縛降俘獻於乾陽殿葱嶺以西遂定○後率師討百濟破之俘義慈等獻東都定方所滅三國皆生執其王賞賚珍寶不勝計卒謚曰莊

薛仁貴



薛仁貴絳州人少貧賤以田為業將改葬其先妻
柳曰夫有高世之才要須遇時乃發今天子自征
遼東求猛將此難得之時君盍圖功名以自顯富
貴還鄉葬未晚仁貴乃往見將軍張士貴應募○
王師攻安市城高麗率兵二十萬拒戰太宗命諸
將分擊之仁貴恃驍悍欲立奇功乃着白衣自標
顯特戰腰鞬兩弓馳馬及呼而馳所向披靡賊
遂奔潰帝望見遣使馳問先鋒白衣者誰曰薛仁
貴師還帝謂曰朕舊將皆老欲擢驍勇付聞外事
莫如卿者朕不喜得遼東喜得虓將上呼遷右領
軍中郎將○高宗幸萬年宮山水暴至宿衛皆散
走仁貴曰當天子緩急安可懼死遂登門大呼故火

及以警宮內帝遽出乘高儀而水人帝寢帝曰賴
卿以免始知有忠臣也○顯慶三年破高麗於貴
端城所射皆應弦仆又戰石城有善射者殺官軍
十餘人仁貴單騎生擒之○副鄭仁泰為鐵勒道
行軍總管將行宴內殿帝曰古善射有穿七札者
札者八反左氏傳晉楚過於郟陵潘卿試以五
之實與義由其時甲而射之徽七札甲賜之○
甲射馬仁貴一發洞貫帝大驚更取堅甲賜之○
時九姓衆十餘萬令驍騎來挑戰仁貴發三矢輒
殺三人於是虜氣懾皆降軍中歌曰將軍三箭定
天山壯士長歌入漢關九姓遂衰○乾封初高宗仁
貴提卒二千進攻扶餘城諸將以兵寡勸止仁貴
曰兵在善用不在衆身帥士拔其城因旁海略地

扶餘既降他四十城相率送款威震遼海移治新城撫孤存老檢制盜賊隨材任職褒崇節義高麗士衆皆欣然忘亡○咸亨元年吐蕃入寇命為大總管率郭待封擊之以援吐谷渾待封與仁貴等夷及是恥居其下頗違節度初軍次大非川將趨烏海仁貴曰烏海地險而瘴吾人死地可謂危道然速則有功遲則敗今吾倍道掩賊不整滅之矣乃進至烏海以待後援而待封保險不進吐蕃率衆二十萬取之糧仗盡沒王師大敗仁貴與吐蕃約和乃得還仁貴歎曰今歲在庚午星在降婁不應有事西方郢艾所以死於蜀吾固知必敗有詔原死○復坐事貶象州會赦還帝思其功乃召見

曰今遼西不寧卿安得高枕不為朕指麾於是拜瓜州長史率兵擊突厥元珍於雲州突厥問曰唐將為誰曰薛仁貴突厥曰吾聞薛將軍流象州死矣安得復生仁貴脫兜鍪發見之突厥相視失色下馬羅拜稍稍遁去仁貴因進擊大破之獲生口三萬牛馬稱是永淳二年卒子訥

豆註 粟勇冠軍 賈會

薛訥

訥字慎言為藍田令富人倪氏訟息錢於肅政臺中丞來俊臣受賕發義倉粟數千斛償之訥曰義倉本備水旱安可絕衆人之仰牛內私一家報上不與○開元初契丹奚突厥數入邊訥建議請討



姚元崇持不可訥曰夏草薦茂羔犢方息不費餽餉因盜資振國威靈不可失也天子方欲夸威四夷喜奇功乃聽訥言師至溱河上洛為虜覆亡盡其軍訥脫身走有詔奪訥官爵俄而吐蕃寇臨洮詔訥白衣攝羽林將軍擊之破其衆以老致仕卒○訥性沉勇其用兵臨大敵益壯

程務挺

程務挺洛州平息人父名振太宗征遼東召問方略不合旨帝詰之名振辯對益詳帝意解謂左右曰房玄齡常在朕前見朕噴餘人色不能主名振生平未識我一旦謂讓而辭吐不屈奇士哉拜平壤道行軍總管攻沙卑城破獨山陣皆以少擊衆

號為名將○務挺少從父征討以勇力聞拜左武衛大將軍嗣聖初天為單于道安撫大使禦突厥務挺善綏禦士服其威愛突厥憚之不敢盜邊裴炎下獄務挺密表申治或言務挺與炎潛相援結后即軍中斬之突厥聞務挺死率相慶為立祠每出師輒禱焉

唐璿

唐璿字休環以字行京兆始平人少孤授易於馬嘉運傳禮於賈公彥舉明經高第○永淳中高宗突厥圍豐州朝廷議棄豐保靈夏休環以為不可上疏曰豐州控河遏寇號為襟帶自秦漢以來常郡縣之土田良美宜耕牧隋亂不能堅守乃遷就寧

慶戎羯得以乘利而交侵始以靈夏為邊唐初募人以實之西北一隅得以全固今而廢之則靈夏亦不足自安非國家利也高宗從其言○聖曆中天則投梁州都督吐蕃八寇洪源谷休璟臨為望之見旗鎧鮮明謂麾下曰吐蕃時雖精不習戰吾為諸君取之乃被甲先登六戰皆克築京觀而還工其反饋尸封王吐蕃來請和既宴使者屢覘休璟后問焉對曰洪源之戰是將軍多殺臣士卒其勇無比今願識之后嗟異○西突厥諸蕃舉兵相攻武后詔休璟議不火選畫所當施行者既而遣州建請屯置畫如休璟策后曰恨用卿晚后謂揚再思李嶠姚元崇等曰休璟練知邊事卿輩十不當

一中宗復位加右僕射封宋國公延和元年府卒謚曰忠○休璟以儒者號知兵自碣石踰四鎮其間綿地幾萬里山川夷阻障塞之要皆能言之故行師料敵未嘗敗○張仁愿議築受降城而休璟獨謂不可卒就之而漢南無虜患已踰八十猶託倚權近求復用故復起宰相頗為時譏訾其當國亦無他吐益初得封以賦綸數千散賜其族又出財數十萬大為益築畫障其五版觀

張仁愿

張仁愿華州下邳人華音有文武材武后遷殿中侍御史○神龍中中檢校洛州長史會殺貴多盜仁愿一切捕殺幾旬震懾無敢犯先是賈敦頤嘗為長史有政績時人為之語曰洛有前賈後張敵

京兆三王○三年朔方軍總管為突厥所敗詔仁
愿代之時默啜悉兵西擊突騎施仁愿請乘虛取
漠南地於河北築三受降城絕虜南寇路中宗從
之六旬而三城就以拂雲為中城南直朔方西城
南直靈武東城南直榆林三壘相距各四百餘里
其北皆大磧也斥地三百里置烽候千三百所自
是突厥不敢踰山牧馬朔方益無寇歲損費億計
減鎮兵數萬景龍二年中宗同中書門下三品封韓
國公開元二年卒○仁愿為將號令嚴將吏信伏
案邊撫師賞罰必直功罪後人思之為立祠受降
城出師輒享馬宰相文武兼者當時稱李靖郭元
振唐休璟仁愿云

王峻

王峻子峻滄州人少孤好學祖有方奇之曰是子

當興吾宗長豪曠不樂為銜檢事擢明經第景龍

末授桂州都督州有兵舊常仰餉峻始築羅郭罷戍

卒隸江上徒耐開屯田數千頃以息轉漕百姓

賴之刻石頌德○進并州都督長史峻上言突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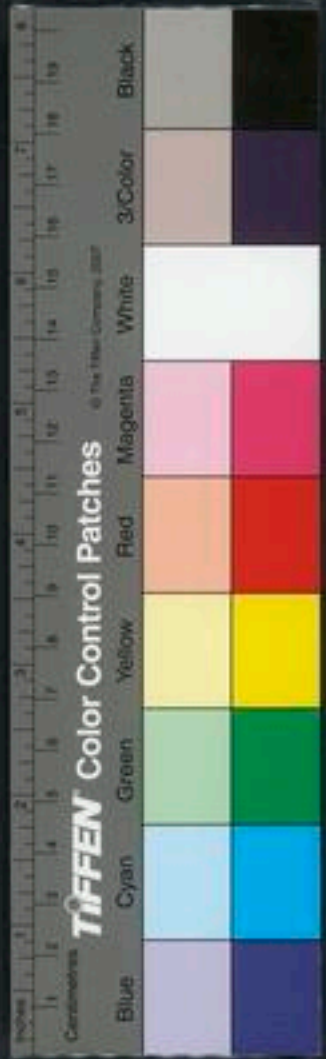
向以國亂故款塞與部落無間延俵北風何嘗忘

之今徙處河曲使內伺邊罅久必為患且南方麋

鹿魚米之饒並遷置淮右河南寬鄉給之程糧不

二十年漸服諸華料以充兵則皆勁卒議者若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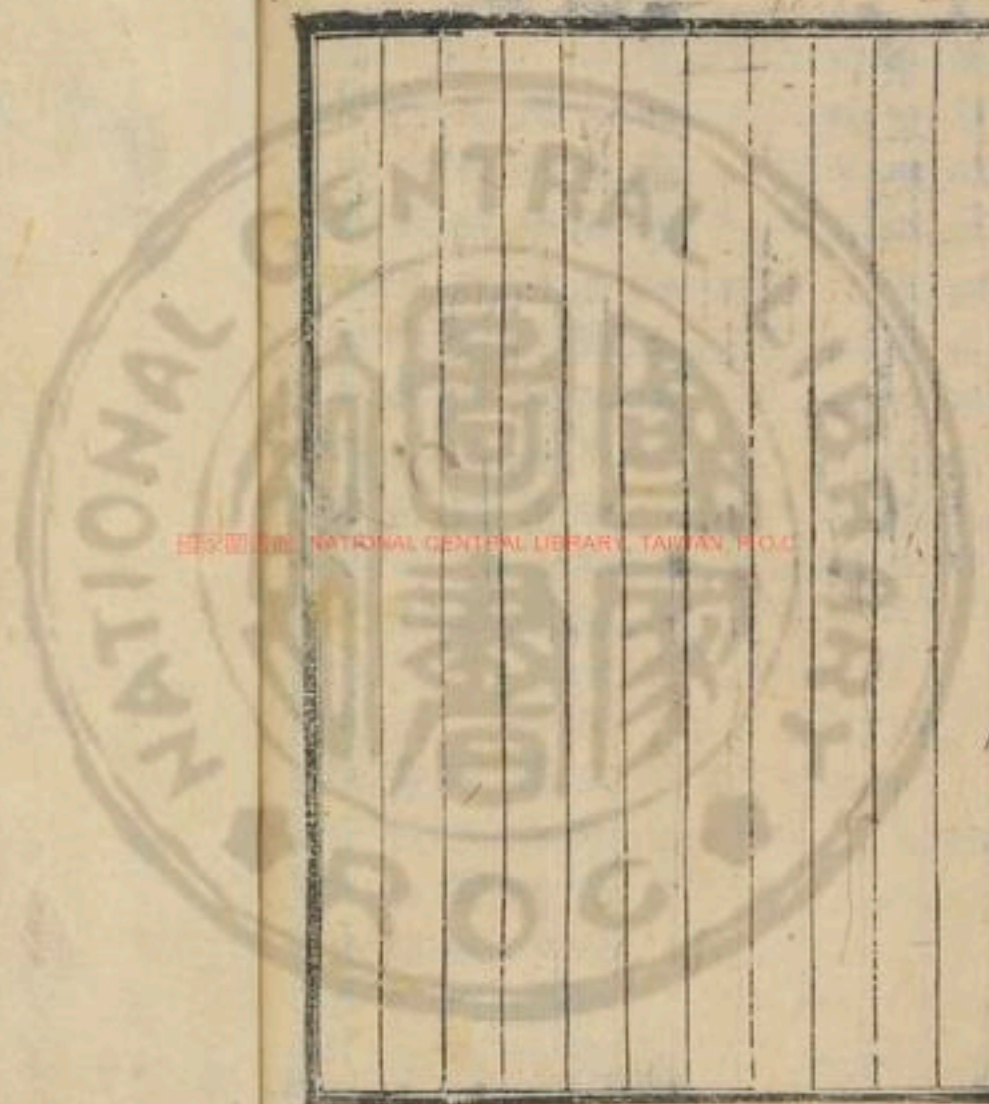
降狄不可以南處臣請以三策料之悉其部落置
內地獲精兵之案閉黠虜之患此上策也亭障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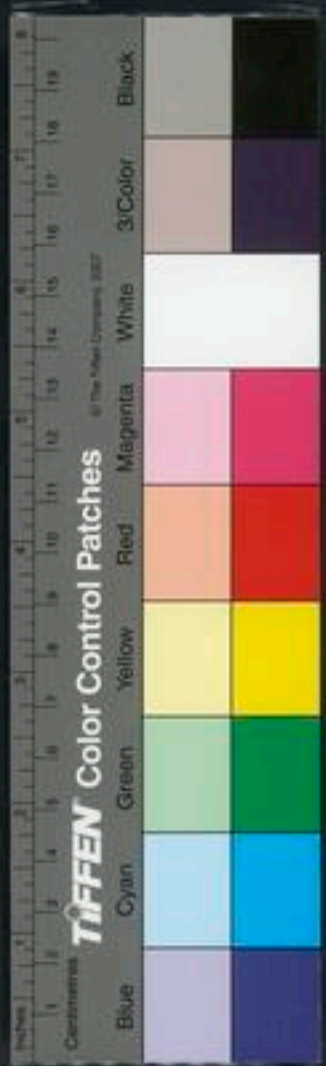
下蕃華參處廣屯戍為備扼費甚人勞此下策也
置之朔塞滋成禍萌此無策也書未報而虜已叛
乃款峻將兵以討峻間行夜遇雪恐失期誓於神
曰峻事君不以忠不討有罪天所殛者當自蒙罰
心誠忠而天監之則止雪反風俄而和霽追及之
獲級三千以功拜兵部尚書卒謚曰忠○峻氣貌
偉特感慕節義有古人風其操下肅壹吏人畏愛
始二張之誣魏元忠峻上疏申治宋璟曰子再觸
逆鱗其殆乎峻曰魏公以忠得罪苟得辨雖死弗
悔峻卒後信安王禕計敏討奚於幽州告捷且言
戰時士咸見峻與部將高昭麾兵赴敵天子嗟異
陽伯成上疏請封峻墓表異之乃遣使祭峻廟

贊曰唐所以威振夷荒斥大封域者亦有虎臣
為之牙距也至師行數千萬里窮討殊闕獵取
其國猶鹿豕然可謂選值其才歟夫宰相代天
扶物變化人神惟有德者宜之若休璟仁愿用
以迭兩非疆所不能耶據功名之地則綽綽矣

休璟仁愿
宰相無他
晚皆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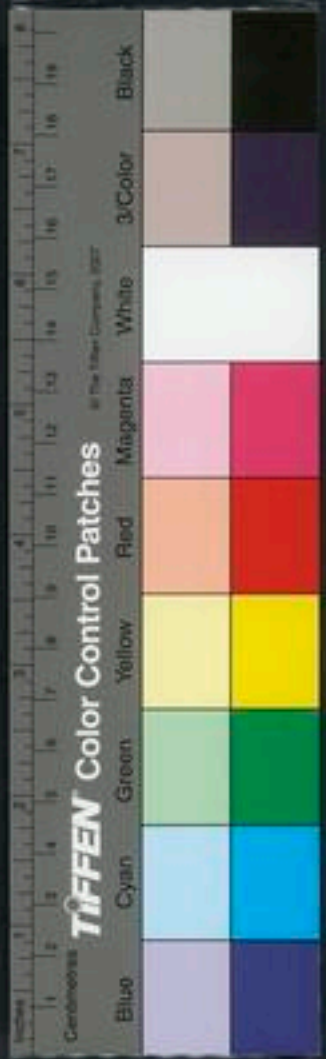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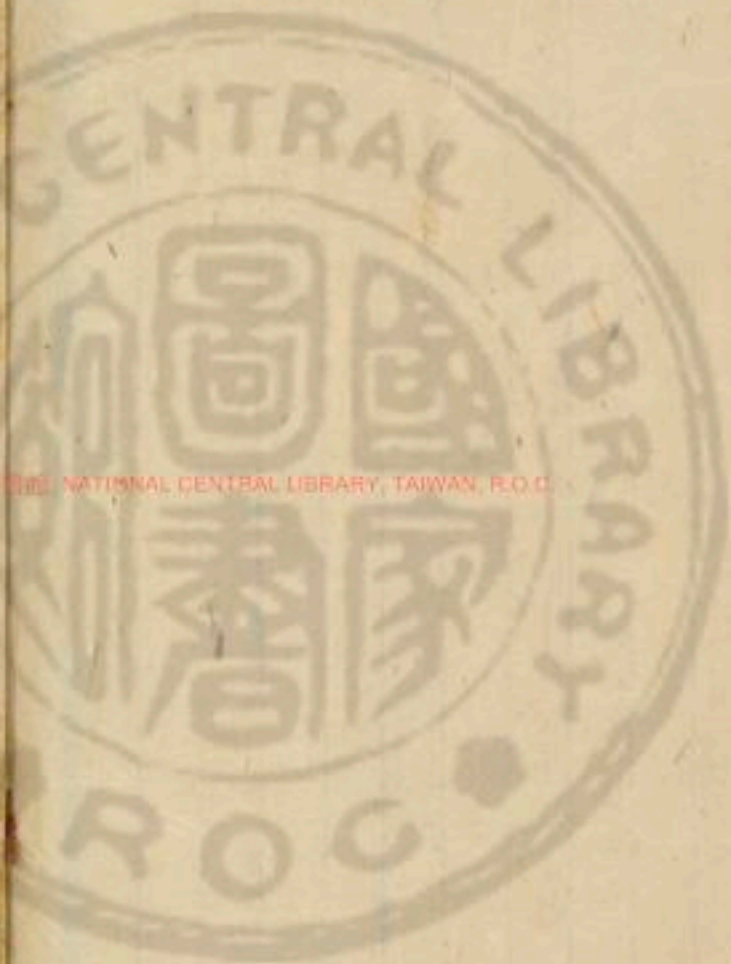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目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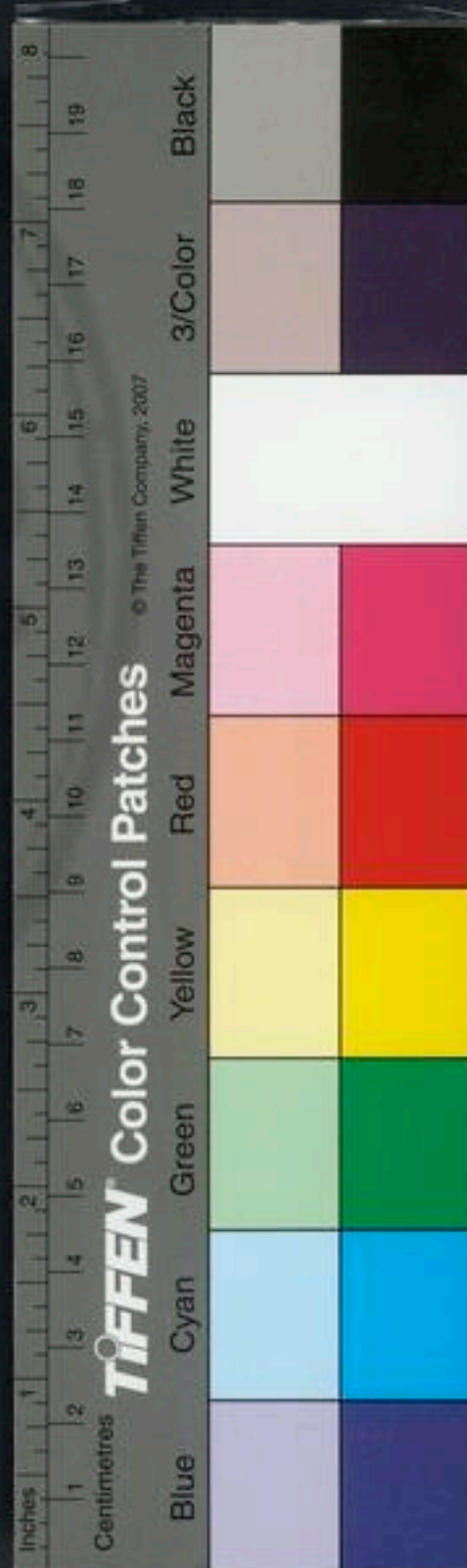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 TAIWAN, R.O.C.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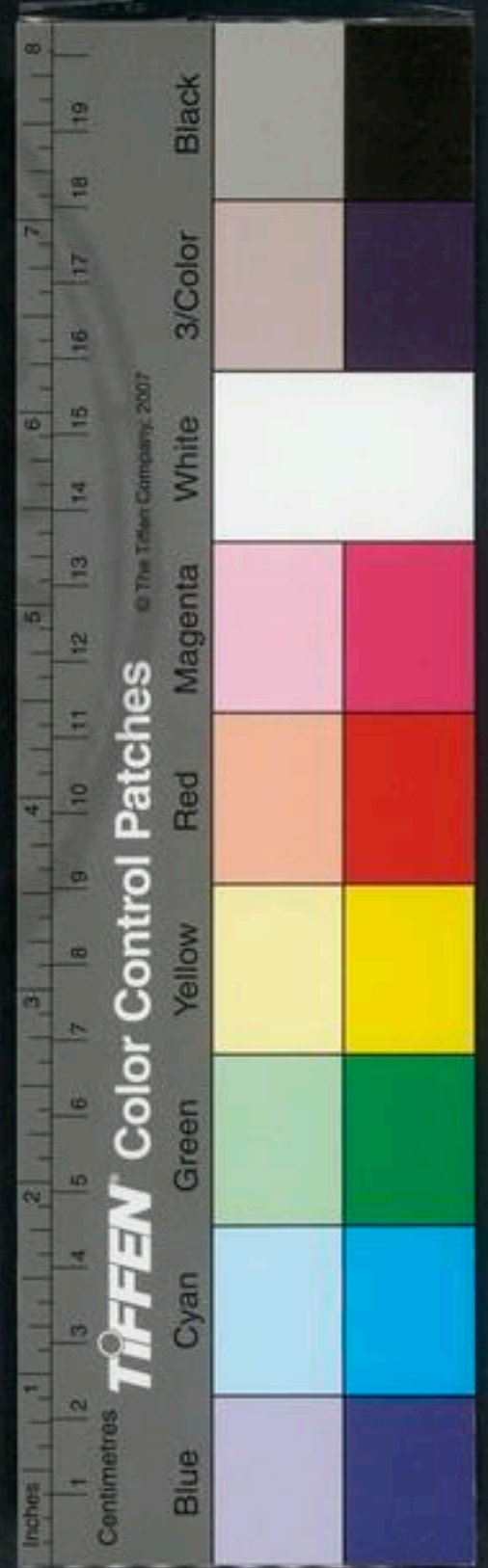


十七史

五十五

| | | | | | | | | | | | | | |
|-----|-----|-----|-----|-----|-----|------|-----|-----|-----|-----|-----|-----|-----|
| 唐紹 | 唐臨 | 蔣沈 | 蔣飲緒 | 馮元常 | 柳澤 | 王求禮 | 薛登 | 蘇安恒 | 韓琬 | 韓思彥 | 貞半千 | 王義方 | 唐列傳 |
| 朱敬則 | 郝處俊 | 狄兼謨 | 狄仁傑 | 周允元 | 崔元綜 | 豆盧欽望 | 蘇味道 | 徐彥伯 | 崔慎由 | 崔融 | 崔從 | 徐有功 | 張文瓘 |
| 李景伯 | 李懷遠 | 杜景佺 | 李日知 | 王及善 | 陸餘慶 | 陸象先 | 陸彥方 | 韋弘景 | 韋濟 | 韋嗣立 | 韋承慶 | 韋思謙 | 王綝 |
| 韓思復 | 韋虛心 | 韋維 | 韋顛 | 韋諤 | 韋見素 | 韋湊 | 張廷珪 | 吉頊 | 李昭德 | 魏玄同 | 郭翰 | 劉禕之 | 裴炎 |
| 桓彥範 | 白居易 | 賈至 | 賈魯 | 李乂 | 武平一 | 李甘 | 李中敏 | 裴潏 | 李勣 | 李勣 | 辛晉之 | 宋務光 | 韓朝宗 |
| | 王毛仲 | 崔日用 | 劉幽求 | 袁高 | 袁恕己 | 張柬之 | 崔縱 | 崔渙 | 崔玄暉 | 敬暉 | 楊元琰 | | |

廿六十七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二十二

列傳

王義方

王義方涇州涇水人。事母謹。淹寃經術。性褻特高。自標樹舉明經。詣京師。客有徒步疲于道者。自言父病革。欲往省。困不能前。義方解所乘馬以遺。不告姓名。去。由是譽振一時。○不肯造請貴勢。太宗補晉王府參軍。魏徵欲妻以夫人之姪。辭不取。俄而徵薨。乃娶。人問其然。曰：初不附宰相。今感知已。故也。○素善張亮。抵罪貶吉安丞。道南海。舟師持酒脯請福。義方酌水。誓曰：有如忠。復戾。孝見。尤四維。靡氛千里。安流神之聽之。無作神羞。是時盛



323921 v.13

夏濤霧蒸湧既祭天雲開露人壯其誠吉矣介纘
夷梗悍不馴義方召首領稍選生徒為開陳經書
竹擇真禮清歌吹箏登降跪立人：悅順晚丘反○
顯慶元年高宗擢侍御史會李義府縱大理囚婦溥
于迫其丞畢正義縊死無敢白其姦義方疾當立
附離匪人以欺朝廷內決劾奏意必得罪即問計
於毋：曰昔王陵毋伏劍成陵之誼汝能盡忠吾
願之死不恨上言天子置公卿大夫士欲水火相
濟鹽梅相成不得獨是獨非也昔堯夫之四白漢
高祖夫之陳豨音豈反光武夫之逢萌魏武夫之張
邈彼聖傑之主然皆失於前而得於後今陛下撫
萬邦而有之蠻區夷落罪無逃蜀况輦轍下姦臣

肆虐乎殺人滅口此生殺之柄不自主出而下移
佞臣復霜堅冰彌不可長臣請下有司雜治正義
死狀即具法冠對仗叱義府下詭讀所言帝方安
義府狡佞狡古巧反恨義方以孤士觸宰相貶萊
州司戶歲終不復調徃容昌樂聚徒教授母喪隱
居不出卒○始魏徵愛其才每恨太直卒不容於
時

互註一世豪傑而死單萊魏忠元傳

負半千負王分反姓也

負半千字榮期齊州全節人其先本劉氏十世祖
擬之以忠烈自此伍負因自姓負半千古忠反
也通書史舉童子對詔高第長事王義方以邁秀

見賞義方常曰五百歲一賢者生子宜當之因改

今名凡舉八科皆中○咸亨中高宗上書自陳臣家

資音茲不滿千錢有田三十畝粟五十石聞陛下

封神岳舉豪英故鬻錢走京師朝廷九品無護享

親音親者音者孝無反第之未方行年三十懷志潔操陛下

何惜玉陛方寸地不使臣披露肝膽乎得天下英

才與推所長有一居先臣當伏死都市書卷不報

○調武陟尉歲早勸令殷子良發粟賑民不從及

子良調州半千悉發之下賴以濟刺史大怒困囚

半千于獄會薛元超持節度河責太守曰君有民

不能恤使患出一尉尚何罪耶釋之○俄舉岳牧

高宗問兵家有三陣何謂半千進曰古者星宿孤

虛天陣也山川向背地陣也偏伍彌縫人陣也臣

謂不然夫師以義出沛若時雨得天之時為天陣

足食約費且耕且戰得地之利為地陣舉三軍士

如子弟從父兄得人之和為人陣捨是則何以戰

帝曰善既對策擢高第○為左衛曹參軍使吐

蕃將行武后日久聞爾名謂為古人乃在朝邪境

外事不足行宜留待制擢正諫大夫詔入閣供奉

兼右控鶴內供奉半千以控鶴在古無有而授任

者皆浮狹少年非朝廷德選請罷之忤旨下遷水

部郎中○會詔擇牧守除棣州刺史復入弘文館

為學士武三思用事以賢見忌出潞蘄二州刺史

半千不願任吏常以文雅粉澤故所至禮化大行



半千事五君有清白節年老不衰樂山水自放卒
吏民哭野中

韓思彥

韓思彥字英遠鄧州南陽人舉下筆成章志烈秋

霜科授監察御史學分於百僚按州獄按訊

○巡察劔南蓋州高贛元茅相訟崇年不決思彥

敕尉宰飲以乳二人寤齧肩相泣曰吾乃夷獠不

識孝義公將以兄弟共乳而生耶乃請較訟會蜀

大鐵開倉振民然後以聞置書藥羨○使并州方

賊殺人主名不立醉胡懷刀而汗訊掠已服思彥

歎之晨集童兒數百暮出之如是者三因問見出

亦有問者乎皆曰有之乃物色推訊遂禽真盜○

後太白晝見勸帝備德以答天譴帝貴李義府曰

八品官能言得共而卿冒沒富貴主何事邪義府

謝罪與諸武諧思彥思彥自免去放蹟江淮間○

久之補建州司戶帝召問不見卿久今何官耶思

彥泣道所以然帝謂宰相此亦大屈復召為御史

俄出為江都主簿又徙蘄州錄事叅軍容汴州有

張僧徹者廬墓三十年詔表其閭請思彥為頌餉

緡二百不受因請為受一匹命其家曰此孝子緡

不可輕用○上元中復召見用思彥久去朝儀

矩梗野拜忘蹈舞李敬玄劾奏徒朱鷲丞卒于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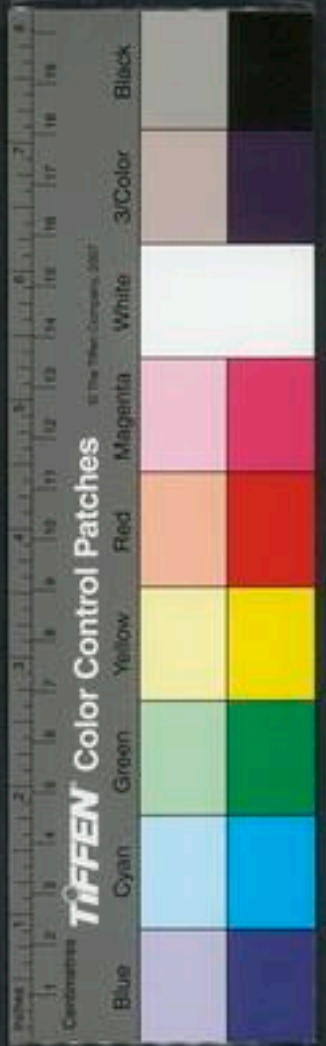
韓琬

琬字茂貞落魄少崖檢各他有姻勸舉茂才名動



里中刺史行鄉飲唐制州貢明經秀才進士第舉
史為主八鄉致仕有德者高資其北而揚解而或
為衆實與之行禮主德敬則同正北而揚解而或
之本也 孝 錢之主人揚解交四升 曰孝于家忠
于國今始充賦請行無算爵儒林榮之推第又舉
文藝優長賢良方正連中拜監察御史○景雲初
宗上言國安危在於政以法誓安焉必危以德
始不便焉終治夫法者智也德者道也智權宜也
道可以久大也故以智治國之賊不以智治國
國之福貞觀永徽之間農不勸而耕者衆法不施
而犯者寡俗不偷薄器不汙窳以主反器也吏貪
者士恥同列忠正清白者比肩而立罰雖輕而不
犯賞雖薄而勸學校不厲而勤道佛不繼而戒其

故奈何難以皇道也自茲以來任巧智斥譽誇趨
勢者進守道者退諂附者無黜剝之憂正直者有
後時之歎人趨家競風俗淪替其故柰何行以霸
道也貞觀永徽之天下亦今日之天下淳薄相反
由治則然夫巧者知忠孝為立身之階仁義為百
行之本託以求進口是而心非言同而意乖陛下
安能盡察哉貪冒者謂能清白者謂孤浮沉者為
黜剛正者為愚位下而驕家貧而奢歲月漸漬肆
也反浸不救其弊何由變浮之淳哉不務者事而務
捉上搦下反賦格反夫捉搦者法也法設而滋章則盜
賊多矣故曰設法不如息事息則巧不生聖人
防亂未然天下何由不治哉太宗朝司農以市木



種倍價抵罪大理孫伏伽言官本種貴故百姓者
賤臣見司農識大體未聞其過太宗曰善今和市
願刻剝名為和而實奪之往者學生佐史里正每
一負闕擬者十人今當選者亡匿以免往選司從
容有禮今如仇敵買販往官將代儲什物俟其至
今文罷執符紛競校在亡往商賈出入萬里今市
井至失業往家藏雖積粟相夸今匿贖示廉以相
尚往夷狄款關令軍屯積年往倉儲盈衍今所在
空虛夫流亡之人非愛羈旅忘桑梓也詳和似反
典科必恭職止
言久之所種也歛重役亟家產已空鄰伍牽連遂
為潯人窮詐而犯禁救死而抵刑又言仕路太廣
故棄農桑而趨之一夫耕一婦蠶衣食百人欲儲

蓄有餘儲五魚反蓄且
六反積藏也安可得乎書入不報○出
監河北軍兼按察使先天中竊賊翁非時殺賤縲
益貴丁別二縲人多徙亡宛曰御史乃耳目官知
而不言尚何賴又上言須報則弊已甚移檄罷督
乃聞詔可

蘇安恒

蘇安恒冀州人博學充明周官春秋左氏學武后
末年太子雖還東宮政事一不與大臣畏禍無敢
言安恒投匭居浦反正也
置今上表者投之上書曰陛下膺
先聖顧託受嗣子揖讓應天順人二十餘年豈不
闕虞舜塞裳周公復辟事乎今太子孝謹春秋威
壯使統臨宸極何異陛下身撫天下哉又陛下二



十餘子孫無尺土封非長久計也請以都督要州
分而王之縱今尚幼且擇立師傳養成德器藩屏
皇家書奏后雖猜克不能無感召見賜食厚慰遣
之○明年復諫曰臣聞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
有隋失馭群雄鹿駭唐家親事戎旅以平寓縣指
河為誓非李氏不王非功臣不封今太子年德已
盛天意人事還歸李氏誠能高揖萬機自怡聖心
史臣書之樂府歌之斯盛事也書聞不報○魏元
忠為張易之兄弟所構獄方急安恒獨申救曰王
者有容天下之量故濟其心能進天下之善故除
其惡切見元忠廉直有名位宰相履忠正邪佞之
徒嫉之若讎易之兄弟無功無德位勢隆極指馬

獻蒲先害善良自元忠下獄人：偶語謂易之交

亂且反四國烈士拊髀禮反忠臣鉗口上其

求也懼易之：權恐先諫受戮虛死无名臣今

計者莫若收雷霆之威解恢：之網復爵還位君

臣如初則天下幸甚陛下縱不能斬佞臣塞人望

且當抑奪榮寵剪其羽翅無使驕橫為社稷之憂

書奏易之等大怒遣刺客遂殺之賴桓彥範等悉

力營解乃免

薛登

薛登常州人本名謙光通貫文史善議論根諍該

審天授中天則累遷左補闕時選舉濫甚乃上疏曰

此觀舉薦類不以才馳聲假譽互相推引非所謂



報國求賢者也古之取士考素行之原詢鄉邑之
譽崇禮讓明節義以敦朴為先雕文為後故人宗
勸讓士去輕浮以計貢賢愚為州之榮辱昔李陵
降而龐西慙于木隱而西河羞名勝於利則偷競
日銷利勝於名則貪暴滋熾蓋薰缺以禮讓升而
晉人知禮文翁以經術教而蜀士多儒未有上好
而下不從者也漢世求士必觀其行故士有自脩
為閭里推舉然後府寺交辟魏取放達晉先門閥
房矯反又廣說狀明反梁陳薦士特尚詞賦隋文
帝納李諤之言詔禁文章浮辭時司馬知之表不
典實得罪由是風俗稍改煬帝始置進士等科後
生汲相馳競緝綴小文名曰策學不指事實為本

而以浮虛為貴方今舉士明詔方下固已驅馳府
寺之廷出入王公之第陳篇希恩奏記誓報故俗
號舉人皆稱覓舉是以耿介之士羞於自拔循常
小人棄竦取附願陛下降明制頒峻科斷無當之
浮言取實用之良策文試劾官武閱守禦昔吳起
將戰左右進劔吳子辭之諸葛亮臨陣不親戎服
蓋不取弓鈎之用也漢武帝聞司馬相如之文恨
不與同時及其至也終不處以公卿之位非所任
故也漢法所舉之主終身保任楊雄之坐田儀成
子之得魏相賞罰之令行則請謁之心絕退讓之
義著則貪競之路銷請寬年限以容簡汰他著反沙汰
不實免官得人加賞自然見賢不隱貪祿不專矣

○時四夷質子多在京師皆因入侍見中國法度及還並為邊害登諫曰戎夏不雜古所戒也故斥居塞外有時朝謁已奉則歸三王法也漢魏以來革襲衣冠築室京師不令歸國較其利害三王是而漢魏非拒遣長而質子短昔晉郭欽江統以夷狄處中夏必為變武帝不納卒有永嘉之亂伏見突厥吐蕃吳丹徃因入侍並被獎遇官戎秩步賢門眼改禮屬_{吉士反}語習楚夏窺圖史成敗燕山川險易國家雖有冠帶之名而狼子狐息患必在後昔申公奔晉使子孫庸為吳行人教吳戰陣使之叛楚漢遣五部匈奴於汾晉卒以劉石作亂竊許恭并天下及劉項用兵人士彫散以冒頓之威

乘中國之虛而高祖困厄平城匈奴卒不入中國者以其生長磧漠謂穹廬周於城郭禮屬美於章紱既安所習是以無窺中國心元海五部散亡而能自振者少居內地明習漢法鄙單于之陋竊帝王之稱使其未嘗內徙不過劫邊人繒絲麴糶歸陰山而已今皇風所覃舍識革面方由余効忠日殫盡節然臣猶慮備豫不謹則夷狄稱兵不在方外非貽謀之道臣謂碩充侍子可一切禁絕先在國者不使歸蕃則夷人保疆邊境無事武后不納久之出為常州刺史屬宣州賊亂百姓潰震登嚴勒守備閩境賴安○景雲中_麟為御史大夫僧慧範怙太平公主勢奪民邸肆官不能直登將治之



反為主所構出岐州刺史卒

王求禮

王求禮許州人武后時為左拾遺監察御史后方營明堂瑀飾譎恠侈而不法求禮以為鐵鷲五角反金龍丹胡邪反珠玉乃高瓊臺夏瑤室之比非古所謂茅茨採椽者上書譏切久不報○時契丹陷幽州饋輓屈竭左相豆盧欽望請停京官九品以上月俸助軍興求禮曰公祿萬鍾正可較仰祿之人可奈何欽望拒不應既奏求禮歷階進曰天子富有四海何待九品奉使宰相奪之以洛軍國用乎姚璩曰秦漢皆有稅算以佐軍求禮不識大體對曰秦漢虛天下事邊奈何使陛下効之后曰

止○又視二年武后三月大雨雪蘓味道等以為瑞

率羣臣入賀求禮讓曰宰相燹和陰陽而季春雨

雪乃災也果以為瑞則冬月雷渠為瑞雷耶味道

不從既賀者入求禮即厲言今陽氣憤升上方問反而陰激射水此天災也主荒臣佞寒暑失序伏天

有瑞何感而來我羣臣震恐后為罷朝然以剛正

故官齟齬上世所反下魚臣反終衛王府叅軍

柳澤

柳澤蒲州人鯁介少言笑風度方嚴景雲中睿為

叅軍先是中宗時長寧諸公主及后女弟姻聯數

十族皆能降墨敕授官及姚元宗宋景輔故自罷

斜封官數千負元康等罷去太平公主盡奏復之



澤詰嗣上疏曰臣聞藥不毒不可以蠲疾詞不切不可以補過故習甘旨者非攝養之方通諛佞者非治安之宜臣竊見神龍以來綱紀大壞內寵專命外嬖制權因貴憑勢賣官鬻爵妃主之門同商賈然舉選之署若闕然闕然則則屠販者由邪忝官廢黜者目姦冒進賴陛下聰明神武拯溺舉墜耳目所親豈可忘鑒誠哉且斜封官者皆僕妾私謁迷謬先帝陛下即位之初用元策等計悉以停廢今又收用之使善惡混并反覆相攻天下咸稱太平公主與胡僧慧範以此誤陛下故語曰姤宋為相邪不如正太平用事正不如邪臣恐流近致遠積小為大又言尚醫奉御彭君慶以巫覡小

伎

反到別至

招授三品奈何輕用名器加非其人臣

聞賞一人而千萬人悅者賞之罰一人而千萬人勸者罰之惟陛下裁察踧入不報○澤入調會有詔選者得言事乃上書曰頃者韋氏蠱亂奸臣同惡政以賄成官以寵進言正者獲戾行殊者見疑海內寒心人用不保陛下神聖勇智安宗社於已危振黎苗之將溺乃今蠲頌省儉法明德舉萬邦愷樂室家胥歡惟陛下慎厥初備其終夫驕奢起於親貴紀綱亂於寵倖禁之於親貴則天下從制之於寵倖則天下畏寵祿之過罪之階也謂安之耶驕奢之淫危之梯也謂福之邪前事不忘後之師也陛下教求後哲使朝夕納誨其有逆于耳謬

于心者無速罰姑求之道順于耳便于身者無急
賞姑求之非道着淫巧者拒之則淫巧息進忠讜
者賞之則忠讜進今儲宮肇建王府復啓碩采溫
良博開恭儉忠鯁者鯁古杏反骨強四枝故為之
僚友乃請求宮置拾遺補闕武補武補拾遺元年使朝
夕講論出入侍從授以訓誥交脩不逮項韋庶人
安樂公主武延秀等可謂貴且寵矣權侷人主威
震天下然怙侈滅德神怒人棄豈不謂愛之太極
富之太多乎今陛下去其太甚閑之以禮則可矣
諸王公主駙馬陛下之所親愛也矯枉鑿戒宜在
厥初使居寵思危觀過務善唯陛下黜奢僭驕怠
進樸素行業以勗其非心願陛下不作無益不啓

私門不差刑不濫賞則惟德是輔惟人之懷天祿
永終矣睿宗善之○開元中時殿中侍御史時
市舶使周慶立造奇器以進及納薄船澤上書曰皆
露臺無費明君不忍象著非大忠臣憤歎慶立求
媚聖意搖蕩上心陛下信而使之乎是宣淫於天
下廢立矯而為之乎是禁典之所無故陛下新即
位固宜昭宣菲薄廣示節儉宣可以怪好示四方
我書奏玄宗稱善為鄭州刺史未行卒○從祖範
貞觀中為御史時吳王恪好田獵範彈治之太宗
曰權萬紀不能輔導恪罪萬死範進曰玄齡事陛
下猶不能諫止田獵宣宜獨罪萬紀帝怒拂衣起
項之召謂曰何廷折我範謝曰主聖則臣直陛下

仁聖臣敢不盡愚帝乃解

馮元常

馮元常相州人舉明經及第高宗時擢劔南道巡察使興利除害蜀人順賴○嘗密諫帝中宮權重宜少抑帝雖置其計而內然之由是為武后所惡○元常在職脩舉識鑒澄遠帝委遇特厚及不豫詔平章百司奏事○武后擅朝嵩陽令樊文進攜石后暴石朝堂示百官元常奏石妄偽不可示羣臣后怒出為眉州刺史劔南有盜夜掠人晝伏山谷元常諭以恩信約悔過自新賊相率脫甲而縛賊平轉廣州都督凡三徙終不得至京師卒為酷吏周興所陷死○元常閨門雍睦有禮法雖小功

表不御私室神龍中宗旌其家大署曰忠臣之門

天下高其節凡名族皆願通婚○從弟元淑歷三縣令右善去惡人稱為神明與奴僕日一食馬日一秣所至不挈妻子斥俸餘以給貧窮或譏其近名元淑曰吾性也不為若中宗降璽詔書勞勉付狀史官元淑約潔過於元常然劉直不及也

蔣欽緒

蔣欽緒萊州人頗工文辭擢進士第累遷太常博士中宗始親郊祝欽明建言皇后應亞獻欲以媚韋氏天子詔禮官議衆曲意阿徇欽緒獨抗言不可諸儒壯其節○歷吏部員外郎始韓琬為高郵主簿

郵音尤也

使京師自負其才有不遇之言題



容舍他日欽緒見之笑曰是子嘆後時耶久之琬
舉賢良方正欽緒擢其文異等自謂曰朋友之過
免未琬曰今日乃見君子之心其務薦引士類此
○欽緒精治道馭吏整嚴雖銖銖罪不貸秋六洛
反未苗
蕭至忠被召欽緒戒曰以君才不忠不見用患非
分而求耳至忠竟及禍歷汴魏二州刺史卒子沈

蔣沈粗克
反

沈亦專潔博學少有名以孝廉授洛陽尉遷監察
御史與兄演溶弟清俱為才吏有名天寶間元始
河南尹韓朝宗裴迴嘗奏訊覆檢句而處事平剖
斷猶允羣僚莫能望也○乾元中補歷四縣令差
政流行長老紀焉郭子儀軍出其縣救麾下曰蔣

沈賢令供億常有素士得蔬飯足矣毋撓其清也
○遷長安令元載持政守道士類不遷沈以故滯
卽位不得調常袞代相聞士議恨沈屈故擢御史
中丞再遷大理卿持法明審號稱職

唐臨

唐臨字本德京兆人武德初為萬泉丞有輕囚久
繫方春農事興臨說令可且出內使詭賦畝不許
臨曰有所疑丞執其罪令移疾臨悉縱歸與之約
因如期還○遷御史大夫韋挺責著位不肅明日
挺越次與江夏王道宗語臨進曰王虬班道宗曰
與大夫語何至爾臨曰大夫尔虬班挺失色眾皆
悚伏俄持節按獄交州出寬繫三千人○遷大理

御高宗嘗錄囚臨占對無不盡帝喜曰為國之要在用法刻則人殘寬則共有罪惟是折中而稱朕意他日復訊餘司斷者輒紛訴不已獨臨所訊無一言帝問故答曰唐御斷囚不究所以絕意帝歎曰為獄固當若是乃自述其考曰形如死灰心若鐵石○永徽元年高宗拜御史大夫蕭齡之嘗任廣州都督受賂當死以謀死以財相謝詔羣臣議請論如法詔戮于朝堂臨廷言羣臣不知天子所以議之意在律有八王族戮于隱議親也刑不上大夫議貴也今齡之貪贓狼虺死有餘咎陛下以異於他囚故議之有司又令入死非克壽所以用刑者不可為後世法帝然之齡之免死臨後為潮州刺史

卒○臨儉薄寡欲不治第宅性旁通專務掩人過見妻子必正衣冠○兄皎貞觀中官吏部侍郎先是選集四時補擬不為限皎請以冬初集盡季春止後遂為法

唐紹 昭孫

紹為太常博士韋庶人請妃公主命婦以上葬給鼓吹詔可紹曰鼓吹本軍容黃帝戰涿鹿以為警衛惟功臣詔葬得無用之男子有四方功所以加罷雖郊祀天地不參設容得接閭閻我不省○玄宗講武驪山紹以典儀坐失軍容帝怒甚李邕傳詔斬之

張文瓘



張文瓘字稚圭貝州人幼孤事母兄以孝友聞

觀初第明經補并州參軍○時李勣為長史嘗嘆

曰稚圭今之管籥吾所不及勣入朝文瓘與屬僉

二人皆餞勣贈二人以佩刀玉帶而不及文瓘文

瓘以契請勣曰子無為嫌若某允豫少決先音故

贈以刀欲其果於斷某放誕少檢故贈以帶俾其

守約束若子才無施不可為用贈因極推引○乾

封二年高宗與勣同為宰相時高宗造蓬萊等宮復

征討四夷京師養廐馬萬匹帑府寢虛節它業反

怨以叛秦漢廣事四夷造宮室至二世土崩武帝

末年戶口減半臣願撫之無使勞而生怨帝善其

言為減廐馬數千○改大理卿不旬日斷殺獄四

百抵罪者無怨言嘗有小疾因相與齋禱願亟視

事時以執法平恕方戴冒浚拜侍中諸因聞其遷

皆垂泣其得人心如此性嚴正未嘗回容諸司奏

議悉心糾駁故帝委之或時移疾他宰相奏事帝

必問與文瓘議未若不者曰往共籌之或曰已議

即皆報可○新羅叛帝將出兵討之文瓘請息兵

以懷異俗詔可卒謚曰懿○四子皆至三品時謂

萬石張家○文瓘兄文琮好寫書筆不釋手○為

建州刺史州尚淫祀不立社稷文琮下教曰春秋

二社本于農今廢不立田畝卒荒或末之思乎神

在于敬可以致福於是始建祀場民悅從之卒于



官

徐有功 五世孫

徐有功舉明經累補蒲州司法參軍為政仁不忍杖罰民服其恩更相約曰犯徐參軍杖者必斥之訖代不辱一人○累遷司刑丞時武后僭位畏唐大臣謀已於是周興等揣識后指置總監牧院諸獄捕將相伴相鈎逮掩捕護送楚掠淑慘又汙引天下豪傑馳使者即按一切以反論后輒勸以官賞於是急變相告言者無虛日朝野震恐莫敢正言獨有功數犯顏爭枉直時琅琊王冲遣家奴督飲與尉顏餘慶相聞知會冲坐逆誅人告餘慶豫冲謀后令俊臣鞠治反狀聞有司議餘慶更永

昌赦法當流魏元忠謂餘慶與冲合謀明甚請誅死詔可有功曰永昌赦令與颺正同惡魁首已伏誅支黨未發者原之餘慶赦後被言是謂支黨后曰何謂魁首答曰魁首者颺正是已既已伏誅餘慶今方論罪非支黨何后意解遂免死時在廷陞者數百人皆縮頸不敢息而有功氣定言詳截然不撓結哉反有韓紀孝者受徐敬業偽官前已物故顧仲瑛籍其家詔已報可有功追議曰律謀反者斬身亡即無斬法無斬法則不得相緣所緣之人亡則所因之罪減詔從之○任知古等七人被誣當死后謂宰相曰古人以殺止殺我今以恩止殺孰羣公可3知古等賜以再生俊臣固請如法有功



奏曰俊臣遺陛下再生之賜不可以示信於是悉免死後為周興劾奏坐免官○俄起為左肅政臺侍御史辭曰臣聞鹿走山林而命繫庖厨者勢固自然陛下以法官用臣臣守正行法必生此死矣后回授之天下聞有功復進酒然相賀○時有詔公坐流私坐徒以上會赦免踰百日不首者復論首舒救反不首論有罪不自首陳有功奏曰陛下寬殊死罪已發者原之是通改過之心自新之路故律告赦前事以其罪坐之若無告言所犯終不自發如告言赦前事則與律乖今赦前之罪不自言者還以法論則恩雖布天下而一罪不能貸臣竊為陛下不取后更詔五品以上議可○又上疏曰比選曹諉屬

公黨謗滿路事表生情法外構理而刻薄吏驅扇成姦雖朝堂進表列醜內牒叫閤不聽叩鼓弗聞使申其寃正增其狂誠令天官銓注有所不平法司推斷舞法深詆都禮反詞也三司理醜受所上章擁塞不自者皆許臣按驗劾發奪祿貶勞不越月踰時可致刑措后納之○竇孝諶妻龐為其奴怖以妖崇教為夜解因告以厭詛薛季昶鞠之龐當死有功明其枉季昶劾有功黨惡逆當棄市有功安步去后召詰曰公比斷獄多失出何耶對曰失出臣小過好生陛下大德后默然龐得減死有功免為民○起拜司刑少卿與皇甫文備同按獄誣有功縱逆黨久之文備坐事下獄有功出之或

曰彼嘗陷君於死今生之何也對曰爾所言者私
忿我所守者公法不可以私害公嘗謂所親曰大
理人命所繫不可阿旨詭辯以求苟免故有功為
獄常持平守正以執據冤罔比三坐大辟將死泰
然不憂赦之亦不喜后以此重之所全活甚衆酷
吏為少衰然疾之如讎矣卒會昌中追謚曰忠正
○初潘好禮慕有功為人論之曰昔稱張釋之高
廷尉天下無冤人今有功斷獄天下亦無冤人然
釋之際來佞臣等掩義隱賊崇飾惡言以誣盛德
有功守死明道身濱殆者數矣此其賢於釋之明
甚或稱有功仁恕過漢于張盧若虛曰徐公當雷

霆之震而能全仁恕雖千載未見其比○五世孫
商宣宗時拜河中節度使突厥殘種以千帳度河
自歸詔商綏定商表處山東寬鄉置備征軍凡千
人縷紘為鎧勁矢不能洞

贊曰徐有功不以唐周貳其心惟一於法身蹈
死以救人之死故能處猜后酷吏之間以恕自
將內挫虐焰不使天下殘於燎可謂仁人也哉
議者謂過漢于張渠不信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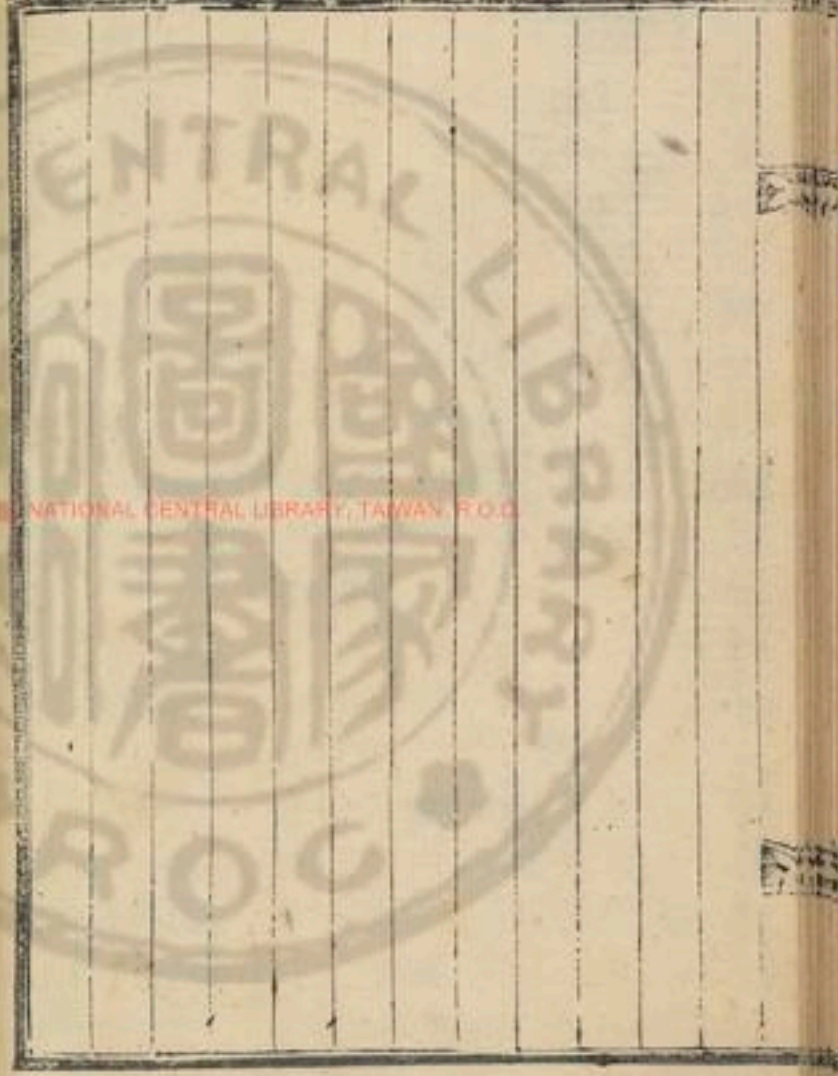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二十三

列傳

崔融

崔融字安成齊州人擢入科高第武后時累進鳳閣舍人時有司議關市行人盡征之融上疏謂周官九賦其七曰關市以市多淫巧而關道未游欲止抑之故加稅耳然唯欲工商而不及往來且天下之關必險道市必要津豪宗惡少在焉聞一旦變法或致騷動恐南走蠻北走狄如有師興費廣雖倍筭商旅加斂齊人可也后納之○融為文筆婉當時未有筆者朝廷大筆多手救委之其浴出寶圖頌尤工謨武后哀冊最高麗絕筆而死時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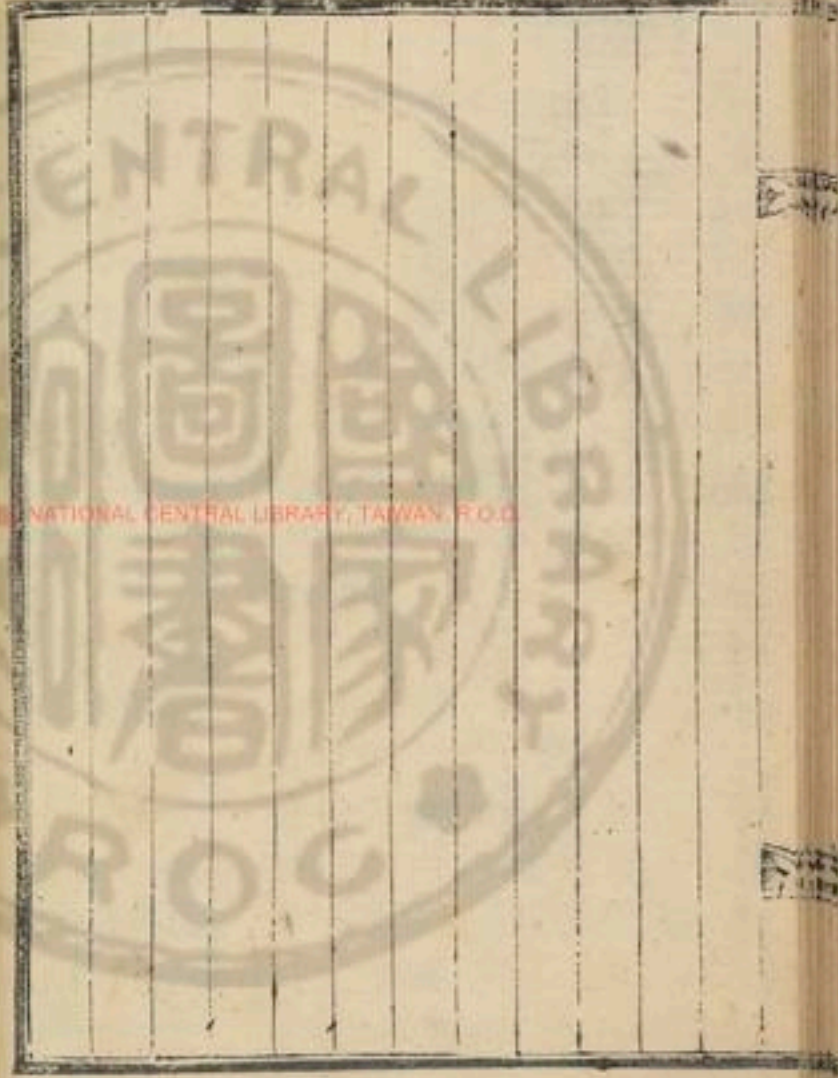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二十三

列傳

崔融

崔融字安成齊州人擢入科高第武后時累進鳳閣舍人時有司議關市行人盡征之融上疏謂周官九賦其七曰關市以市多淫巧而關道未游欲止抑之故加稅耳然唯欲工商而不及往來且天下之關必險道市必要津豪宗惡少在焉聞一旦變法或致騷動恐南走蠻北走狄如有師興費廣雖倍筭商旅加斂齊人可也后納之○融為文筆婉當時未有筆者朝廷大筆多手救委之其浴出寶圖頌尤工謨武后哀冊最高麗絕筆而死時謂



思苦神竭云

崔從融之曾孫

從字子又少孤貧講學不廢擢進士第為推官以
母喪免兄弟廬墓手蔬松栢喪闋不應辟命○父
之遷吏部異時史給選者成牒以先後可隸梁充反
從一限出之後遂為法○為御史中丞所彈治不
屈權幸薦引御史務取質重廉退者○遷尚書右
丞王承宗請割德棣大計反而遣子入侍憲宗選
堪使者以命從議者謂承宗狠譎非單使可屈請
以五百騎從辭之惟童騎十數疾趨鎮集軍士毬
場宣詔為陳逆順大節禍福之効音辭暢厲士感
動承宗自失貌愈恭至泣下即按二州戶口符印

上之○長慶初由尚書左丞領鄜坊節度屬部多
神策屯軍數乳法驕橫吏不能制從一繩以法下
皆重足畏之党項互市羊馬類先遣帥守從獨不
取而厚慰待之羌不敢盜境○大和宗文六年卒下
有封肉以祭者到傾也謚曰貞○從為人儼偉立
朝稜有風望不喜文權利忠厚而讓階品當立
門戟終不請位方鎮內無聲妓娛玩士大夫賢之
子慎由

崔慎由 弟安潛 產曾

慎由字敬止聰警強記資端厚有父風采由進士
第擢賢良方正異等俄進工部尚書與蕭鄴有隙
○宣宗解長年藥病渴且中躁而國嗣未立帝欲

肆赦患無其端慎由曰太子天下本若立之赦為有名帝惡之鄴乘是諧去之○安潛字進之進士擢第咸通中繼為節度使乾符初繼王仙芝寇河南安潛募人增陴繕器械陴城上不以為力費仰朝廷首請會兵討捕號令精明賊畏之不犯陳許境卒謚曰貞孝安潛於吏事尤長雖位將相閱具獄未嘗不身聽之○彥會咸通初繼為徐州觀察使曉律令然辨急為政剛猛徐軍素驕而彥曾長子撫民短治軍士多怨之

徐彥伯

徐彥伯兗州人名洪以字顯七歲能為文對策高第調蒲州司兵叅軍時司戶韋嵩善判司士李巨

工書而彥伯屬辭時稱河東三絕○武后撰三教珠英取文辭士皆天下選而彥伯李嶠居首會郊祭上南郊賦一篇辭致典縟開元二年卒○彥伯事寡嫂謹撫諸姪同己子秉筆累朝後來翕然慕倣晚為文稍強澀然當時不及也○始武后時大獄興王公卿士以語言為酷吏所引死徙不可計彥伯著樞機論以謂言者德之柄行之主志之端身之文也君子之樞機動則物應得失之見也可以濟身亦以覆身否泰榮辱一繫之能審思而應精慮而動擇其交以後談則悔吝何由而至如此乃可以言也以為戒世云

蘊味道

蘇味道趙州人九歲能屬辭與李嶠俱以文翰顯
時號蘇李舉進士中第○累調咸陽尉裴行儉才
之會征突厥引裴居道為將軍備味道作章攬筆
而具閑微清審當時感傳○延載中以鳳閣舍人
檢校侍郎後因張易之敗坐黨附貶眉州刺史卒
○味道練臺閣故事善古奏然其為相特具位未
嘗有所發明胎韋自營而已常謂人曰決事不欲
明白誤則有悔稊稊持兩端可也各模稊故世號稊
稊手性友爱弟味元嘗請託不遂因慢折之味道
怡然不屑

互註繪象為圖宋徽宗傳
豆盧欽望

豆盧欽望雍州人長壽中天拜內史李昭德被罪
有司奏欽望阿順昭德不執正附臣罔君貶趙州
刺史中宗復位擢尚書左僕射平章軍國重事欽
望居宰相積十餘年方易之等怙勢宣烝怙烝古
窺問王室殺忠戚缺冀非常反缺望也不能有所裁
抑獨謹身諄自全

崔元綜

崔元綜以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性格謹
坐政事堂束帶終日不休偃尤護細察外若謹厚
而中刻薄每受制鞠獄必澡垢索疵不入死不止
人畏鄙之未幾坐事流振州縉紳為慶

周允元

周允元字汝良豫州人自御史中丞同鳳閣鸞臺
平章事武后宴宰相詔陳書傳善言允元曰恥其
君不如堯舜武三思劾奏語指斥后曰聞其言足
以戒安得為過

狄仁傑

狄仁傑字懷英并州人為兒時門人有被害者吏
誅詰衆爭辯對仁傑誦書不置吏讓之答曰黃卷
中方與聖賢對何暇偶俗吏語耶○舉明經調汴
州叅軍為吏誣訴黜陟使闕立本召訊異其才謝
曰仲尼稱觀過知仁君可謂滄海遺珠矣○薦授
并州法曹親在河陽仁傑登太行山反顧見白雲
孤飛謂左右曰吾親舍其下瞻帳久之雲移乃得

去○同府叅軍鄭崇質母老且疾當使絕域仁傑
謂曰君可貽親萬里憂乎詣長吏簡仁基請代行
仁基咨羨其誼每曰狄公之賢北斗以南一人而
已○稍遷大理丞歲中斷久獄萬七千人時稱平
恕權善才范懷義坐誤斧昭陵栢罪當免高宗詔
誅之仁傑奏曰漢有盜高廟玉環文帝欲當之族
張釋之廷諍曰假令取長陵一杯土何以如其法
於是罪止桑市今誤伐一栢殺二臣後世謂陛下
為何如主帝意解遂免死授侍御史王本立怙寵
自肆怙恃也仁傑劾奏其惡本立抵罪漢書註抵反
當也朝廷肅然○使岐州亡卒數百剽行人道不
通官捕繫窮訊而餘曹紛紛不能制仁傑曰其詐

窮且為患乃開首原裕出繫者粟而縱之使相曉
皆自縛歸帝歎其達權宜○帝幸汾陽宮為知頓
使李冲玄以道出妬女祠俗言威服過者致風雷
之變更發卒數萬改馳道仁傑曰天子之行風伯
清塵雨師灑道何妬女避耶止其役帝壯之曰真
丈夫哉○出為寧州刺史撫和戎落得其歡心郡
人勒碑以頌○拜冬官侍郎持節江南巡撫使
開元中置巡撫使吳楚俗多淫祠仁傑一禁止
又有左右巡撫使留夏禹吳太伯季札伍員四祠而已○出豫州刺
史時越王兵敗支黨餘二千人論死仁傑釋其械
宥疏曰臣欲有所陳似為逆人申理不言且累陛
下欽恤意然此皆非本意詿誤至此有詔悉謫戍

邊因出寧州父老迎勞辭到反曰狄使君活汝耶
因相與哭碑下因齋三日乃去至流所亦為立碑
○初宰相張光輔討越王軍中恃功多暴索仁傑
曰亂河南者一越王公董士三十萬以平亂縱使
暴橫無辜之人咸墜塗炭是一越王死百越王生
也如得上方斬馬劍加君頸雖死不恨光輔還奏
仁傑不遜左授復州刺史○天授二年賦以地官
侍郎同平章事武后謂曰卿在汝南有善政然有
諧卿者欲知之乎謝曰陛下以為過臣當改之以
為無過臣之幸也諧者乃不顧知后嘆其長者時
大學生謁急后亦報可仁傑曰人君惟生殺柄不
以假人至簿書期會宜責有司尚書者決事左右

丞不句杖左右丞相不判徒况天子于學徒取告
丞簿職耳若為報可則胄子數千凡幾詔耶為定
令示之而已后納其言○會為來俊臣所構捕送
制獄俊臣引仁傑置對答曰有周革命我乃唐臣
反固實俊臣乃挺繫其屬王德壽以情謂曰我意
求少遷公為我引楊執柔為黨公且免死仁傑歎
曰皇天后土使仁傑為此乎即以首觸柱血流沫
面德壽懼而謝守者寢弛即巧筆書帛置褚衣中
子光遠得書上變因免死貶彭澤令邑人為置生
祠○萬歲通天中契丹陷冀州河北震動擢為魏
州刺史前刺史懼賊至驅民保城脩守具仁傑至
悉縱訖田虜闖亦引去民愛仰之復為立祠○轉

幽州都督賜紫袍龜帶后自製金字十二於袍以
旌其忠○拜平章事時發兵戍疏勒四鎮百姓怨
若仁傑諫曰天生四夷皆在先王封域之外東距
滄海西隔流沙北橫大漠南阻五嶺天所以限中
外也自典籍所紀詳教所暨三代所不能至者國
家既已兼之矣今乃用武荒外邀功絕域竭府庫
之實以爭磽确不毛之地磽确苦文反得其人不足
以增賦復其土不可以耕織苟求冠帶遠夷不務
固本安人此秦皇漢武之所行也臣伏見國家師
旅歲出調度之費徂以寢廣右戍四鎮左屯安東
杼軸空匱轉輸不絕行役既久怨曠者多上不是
恤則政不行政不行則害氣作害氣作則災螟生

水早起矣昔漢元帝納賈捐之謀而罷珠崖宣
帝用魏相之策而棄車師田貞觀中克平九姓丹
拜李思摩為可汗呼千反使統諸部夷狄叛則伐
降則撫得推亡固存之義無遠戍勞人之役今阿
史那斛瑟羅皆陰山貴種代雄沙漠若委之四鎮
以統諸蕃建為可汗遣禦寇患則國家有繼絕之
及無轉輸之苦損四鎮肥中國器安東實遼西者
軍費於遠方并甲兵於要塞恒代之鎮重而邇州
之備豐矣且王者外寧容有內危陛下姑救邊兵
謹守備以逸待勞則戰士力倍以主禦客則我得
其便堅壁清野寇無所得自然深入有顛覆之慮
反淺入無虜獲之益不數年二虜不討而服

矣○又請廢安東復高姓為君長省江南轉饒以
息民不見納○后欲以武三思為太子以問宰相
眾莫敢對仁傑曰臣觀天人未厭唐德比匈奴犯
邊陛下使梁王三思募勇士於市踰月不及千人
廬陵王代之不決日輒五萬今欲繼統非廬陵王
莫可后怒罷議久之召謂曰朕數夢雙陸不勝何
也對曰雙陸不勝無子也天其意者以儆陛下乎
且太子天下本一搖天下危矣文皇帝身蹈鋒
鏑十勤勞而有天下傳之子孫先帝寢疾詔
陛下監國陛下掩神器而取之十有餘年又欲以
三思為後且姑姪與子母孰親陛下立廬陵王則
千秋萬歲後常享宗廟三思立廟不附姑上附

洽也於后感悟即日遣徐彥伯迎廬陵王於房州
王至后匿王帳中召見仁傑語廬陵事仁傑請切
至滂下不能止后乃使王出曰還爾太子仁傑曰
太子歸未有知者人言紛：何所信后然之令太
子舍龍門具禮迎還中外大悅初李昭德數請還
太子而后意不回唯仁傑每以母子天性為言后
雖收忍不能無感故卒復唐嗣○尋拜納言突厥
入趙定殺掠甚眾詔仁傑為河北安撫大使時民
多脅從於賊賊已去懼誅逃匿仁傑上疏曰議者
以為虜入寇始明人之逆順或迫脅或願從或受
偽官或為招慰誠以山東之人重氣一往死不為
悔比緣軍興調發頗重傷破家產剝屋賣田別他

人不為售又官吏侵漁州縣科役督趨鞭笞情危
事迫不循禮義投迹犬羊以畜賒死此君子所愧
而小人之常民猶水也壅則為淵疏則為川通塞
隨流豈有常性今負罪之伍潛竄山澤赦之則出
不赦則狂山東羣盜緣茲聚結故臣以為邊鄙暫
警不足憂中土不寧可為慮也夫持大國者不可
以小治事廣者不可以細分人主所務弗檢常法
願曲赦河北一不問罪詔可○李楷固駱務整討
契丹克之獻俘舍樞殿后大悅二人者本契丹李
盡忠部將盡忠入寇楷固等數挫王師後降有司
請論如法仁傑稱其驍勇可任若貸死必感恩至
是凱旋后舉酒屬仁傑賞其知人○后將造浮屠

大像度費數百萬官不能足更詔天下僧日施一錢助之仁傑諫曰工不役鬼必在役人物不天降終由地出不損百姓且將何求今邊陲未寧宜寬征鎮之徭省不及之務就令顧作以濟窮人既失農時是為棄本一方有難何以救之后由是罷役聖曆中天則卒謚曰文惠○仁傑所薦進若張柬之桓彥範敬暉姚崇等皆為中興名臣始居毋喪有白鵲馴擾之祥中宗即位封梁國公○子光嗣聖曆初武后詔宰相各舉尚書郎一人仁傑薦光嗣以稱職聞后曰祁奚內舉果得人王崇曰左傳祁奚舉子午為中

狄兼謨 仁傑族孫

兼謨字汝諧及進士第剛正有祖風歷三州刺史歲旱饑發粟賑濟民人不流徙擢給事中左叢史盜度支緡帛文宗以經赦詔勿治兼謨封還詔書對曰典史犯賊不可免帝曰朕已赦其長官吏亦宜宥與其失信寧失罪人既而曰後或事有不可勿以還詔為憚○遷御史中丞帝曰御史臺朝廷綱紀一臺正則朝廷治朝廷正則天下治畏忌顧望則職業廢矣卿梁公後當嗣家聲兼謨頓首謝江西觀察使吳士矩加給其軍糧用上供錢數十萬兼謨劾奏觀察使為陛下守土宣國詔條知臨戎賞士州有定數而與奪由已貽弊一方士矩由是貶蔡州別駕

郝處俊

郝許反

郝處俊安州人甫十歲而孤及長好學嗜漢書崖略暗誦第進士累遷吏部侍郎高麗叛詔李勣為大總管處俊副之師入虜境未陣賊遽至舉軍危駭處俊方擬胡牀體胖安餐乾糲不顧密料稽銳擊之虜卻衆壯其謀○時浮屠盧伽逸多治丹曰可以續年高宗欲遂解之處俊諫曰脩短固有命異方之劑安得輕服我帝納其言○咸亨初高宗幸東都皇太子監國諸宰相皆留而處俊獨從帝嘗曰王者無外何為守禦而重門擊柝庸待不虞邪我嘗疑秦法為寬荆軻匹夫耳匕首竊發群臣皆荷戟侍奠敢拒豈非習慢使然處俊對曰此乃法

急耳秦法輒升殿者夷三族人皆懼族安有敢拒

耶故王者設法不可急亦不可慢帝曰善○初顯

慶中顯宗令狐德棻劉胤之撰國史其後許敬宗復

加緒次帝恨敬宗所紀失實更命宰相刊正處俊

乃表左史李仁實欲刪整偽辭會仁實死而止○

上元初高宗帝觀鴈翔鸞閣時赤縣與太常音技分

東西朋帝詔雍王賢主東周王顯主西因以角勝

負處俊曰禮所以示童子無誑者恐其欺詐之心

生也二王春秋少意操未定乃分朋造黨使相誇

彼俳兒優子言辭無度爭負勝相譏誚非所以導

仁義示雍和也帝遽止歎曰處俊遠識非眾臣所

逮遠中書令○帝多疾欲遜位武后處俊諫曰天



子治陽道后治陰道然則帝與后猶日之與月陽之與陰各有所主不相奪也若失其序上譴見於天下降災諸人今陛下柰何欲身傳位天后乎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正應謹守宗廟傳之子孫不宜持國與人以喪厥家事遂沮卒帝哀其忠○處俊資約素土木形骸然臨事敢言自秉政在帝前議論諄必傳經義凡所規獻得大臣體武后雖忌之以其操履無玷不能害與舅許國師同里俱官達鄉人曰彭氏以高貴顯故江淮間為語曰貴如郝許富如田彭○孫象賢為通事舍人后素銜處俊故因事誅之臨刑極罵乃死后怒令離磔其尸陝格反斷夷祖父棺冢自是訖後世將刑

人必先以木九室口云

互註言志願宰天下

朱敬則

朱敬則字少連亳州人以孝義世被旌顯一門六闕相望敬則志尚恢博好學重節義然諾善與人交振其急難不責報於人○初武后稱制天下頗流言遂開告密羅織之路興大獄誅將相大臣至是已革命事益寧敬則諫曰臣聞李斯之相秦也行申商之法重刑名之家杜私門張公室棄無用之費損不急之官惜日愛功亟戰疾耕既庶而官遂屠諸侯此救弊之術也故曰刻薄可施於進趨緩詐可陳於攻戰天下已平故可易之以寬簡潤

之以淳和秦乃不然滔虐滋甚卒至土崩此不知
變之禍也陸賈叔孫通事漢祖當滎陽成臯間糧
餉窮智勇困未嘗敢開一說效一奇惟進豪猾貪
暴之人及區宇適定乃陳詩書說禮樂開王道此
知變之善也向若高帝斥二子置詩書則複道爭
功拔劔擊狂器漏不保何十二帝二百年乎故曰
仁義者聖人之蘧廬上求於反能仁義先王之蘧
注云蘧廬禮者先王之陳迹祠祀畢芻狗捐淳精
流糟粕棄仁義尚爾况其輕乎國家自文明以來
天地草昧內則流言外則構難故不設鉤距上及
漢趙廣漢善為無以順人不切刑罰無以息暴於
是置神器開告端故能不出房閭而天下晏然易

生矣臣聞意趨者無善迹從狂者無和聲拯溺不
規行療飢不盡食卽向時秘策今之芻狗也願鑒
秦漢之失考時事之宜下寬大之令流曠蕩之澤
去萑斐之角牙頰奸險之芒刃塞羅織之妄源掃
朋黨之險迹曠然使天下更始豈不樂哉后善其
言○遷正諫大夫兼脩國史乃請高史官選以求
名才侍中韋安石嘗閱其彙史歎曰董狐何以加
左宣二年孔子曰世人不和史官權重宰相宰相
董狐古之良史也世人不知史官權重宰相宰相
但能制生人史官兼制生死方之聖君賢臣所以
畏懼也○時賦歛繁重民多蕩析后數召入禁中
訪失得進平章事○張易之構魏元忠張說欲誅
之無敢言者敬則獨奏曰元忠說秉心忠一而所



坐無名殺之失天下望乃得不死敬則後為冉祖
雍誣奏與王同皎善賤涪州刺史既明其非罪改
廬州代還無淮南一物所乘止一馬子曹步從以
歸卒年七十五○敬則與三從昆弟居四十年賞
產無異及執政每以用人為先細務不省也嶺表
蠻叛以裴懷古有文武才用為桂州都督蠻服其
威惠相率降薦魏知古為舍人張思敬為右史皆
稱職○始崔寔仲長統論封建指恭為失敬則以
為恭漢世禮義陵遲不可復用周制封諸侯著論
明之儒者以為知言睿宗嗣位嘗曰神龍以來宗
忠於本朝者李多祚王同皎韋月將燕欽融並褒
復矣尚有遺者耶劉幽求曰未敬則忠正義烈天

下所推往為冉祖雍等所誣謫於是追贈秘書○
兄仁軌字德容隱居養親嘗誨子牙曰終身讓路
不狂百步終身讓畔不失一段有赤烏白鵲棲所
居樹按察使趙承恩表其異及卒負半千魏知古
共謚為孝友先生

贊曰武后乘唐中稟操殺生柄劫制天下而攘
神器仁傑蒙恥奮忠以權大謀引張柬之等卒
復唐室功蓋一時人不及知故唐呂溫頌之曰
取日虞淵洗光咸池潛授五龍夾之以飛世以
為名言方高宗舉天下將以禪后處俊因爭不
使妻乘夫陰反陽至奸人銜怨仇肯以逞智疾
骨也蓋所謂誼形於主耶敬則一諫而羅織之

獄哀時而後言者歟

論曰宋璟排張易之于朝蘇良嗣批薛懷義頰
吉公凌武懿宗吾見其剛矣然無益於存唐仁
傑逡巡諷議言隨湧出謂厲拜色以折凶淫徒
勞人耳寧若以理感之但太子復位則人心自
固雖百張薛矣為我方茲時太宗德澤在人心
以危難谷驗其所養虎狼逆噬攘臂直前者多
矣至知大體考事實者惟梁公一人爾武后有
英材者也徐敬材既誅召羣臣厲責皆汗下不
敢仰視謂文法吏齷齪不快人意思得一奇士
任使苟非英材孰能然哉其喜亂好殺正自覺
其非特頓勢怙逆不得不爾然其長慮却顧之

計亦審矣何則當時犯顏忤旨者不塗肝腦放
酷吏之手則反魘魅於無人之鄉至仁傑則屢
死屢赦累逐累留蓋后意承嗣王思輩皆兒子
不可付以不道之基業已亡則扶持李氏者闕
起而殄之決矣不若還太子與唐家尚可撥善
名於後世此所以回收心而忻然於仁傑也等
為女禍殆與司農尼婦執迷不知變意為人所
蘊醢者異矣

王綝

王綝字方慶以字顯武后時累遷廣州都督南海
歲有崑崙舶音迫市外區環排音滿林音茂方慶至秋毫
無所索始部中首領香墨方慶約官屬不得與交



通犯者痛論以法境內清畏議者謂治廣未有如
方慶者號第一詔賜瑞錦雜綵以著善政○遷侍
郎同平章事方慶嘗以合葬及大功喪未葬不聽
朝賀未除弗豫享宴比羣臣不遵用顏秦教詔不
可長有詔申責內外畏之○后嘗就求義之書方
慶奏十世從祖義之書四十餘番太宗求之先臣
悉上送今所存惟一軸從祖獻之等凡二十八人
書共十篇后徧示羣臣詔崔融序其代闕號寶章
集○后欲季冬講武有司不時辦遂用明年孟春
方慶曰按月令孟冬天子命將帥講武習射御角
力孟春不可以得兵兵金也金勝木方春木王而
舉金以害盛德逆生氣孟春行冬令則水潦為敗

雪霜大擊首種不入此乃三時務農一時講武安
不忘危之道願陛下不違時令手制褒允○是歲
直拜左庶子兼侍太子讀書方慶奏八臣於天子
未有斥太子名者今東門殿名多嫌觸請一改之
制可長安二年卒謚曰貞○方慶博學練朝章著
書二百餘篇尤精三禮學者有所咨質酬復淵詩
故門人次為雜禮答問家聚書多不減秘府○六
世孫搏字昭選擢進士第昭宗時拜右僕射封魯
國公初中官權威帝欲剪抑之自石門還政一決
宰相羣官不平構藩鎮內脅天子搏曰人君務平
心大體御萬物偏聽產亂古所戒也今奄人盜威
福偏制君上道路人皆知之方朝廷多難未可卒

除當徐以計去之

贊曰李德裕著書稱方慶為相時子為眉州司

士參軍武后曰君在相位何子之遠對曰廬陵

是陛下愛子今尚在遠臣之子庸敢相近以此

倉唐悟文侯事王崇曰魏文侯太子擊而文

應對以禮文侯感嗟乎君子哉雖造次不忘悟

君於善及建言不斥太子名以動羣臣示中興

之漸所謂人難言者於方慶難乎哉德裕之稱

為不誣矣

韋思謙

韋思謙名仁約鄭州人八歲喪母以孝聞及進士

第累調應城令負殿丁錄反不得進官尚書高李

輔曰予始得此一人豈以小疵棄大德耶○擢監

察御史常曰御史出使不能搖動山岳震懼州縣

為不任職中書令褚遂良市地不如直思謙劾之

及復相出思謙清水令或吊之答曰吾猶直觸穢

輒發暇郵身乎丈夫當敢言地要須明目張膽以

報天子焉能錄錄保妻子耶○皇甫公義引為倉

曹參軍謂曰公非池中物屈公為數旬容以重吾

府改侍御史高宗賢之每召與語雖甚倦徒倚軒

檻猶數刻罷疑獄劇事多與參裁○累遷右司郎

中尚書左丞振明綱輅朝廷肅然○進御史大夫

性察諤顏色莊重不可犯見王公未嘗屈禮或以

為譏答曰耳目官固當特立鵬鵠鷹鸇豈眾禽之



偶奈何屈以狎之○復為右肅政大夫故事大夫
與御史鈞禮思謙獨不答曰班列固有差奈何尚
姑息耶後致仕卒子承慶嗣立

韋承慶

承慶字延休性謹畏事繼母為篤孝擢進士第遷
司議郎議鳳中高宗詔太子監國太子稍咨聲色興
土功乃上疏極陳其端又進論善箴太子頗嘉納
○承慶嘗謂人所以撥濁浮踪本之於心乃著靈
臺賦譏揣當世亦自廣其志掌天官選屬文敏無
留思雖大詔令未嘗著筆○明堂災上疏諫以文
明垂拱後執政者未滿歲率以罪去夫礪大厦浴
巨川必擇文梓餘上弋諸反餘艘名下則若亟毀而敗

則是底朽木乘膠船也上音調臣謂陛下求賢之

意切而取人之路寬故一言有合而付大任夫堯

舉舜猶歷試諸難況庸庸者可超處輔相以百揆

萬機畀小人哉書聞不報○轉天官侍郎脩國史

凡三掌選銓授平允議者公之時議草赦令咸推

承慶召使為之無撓色誤辭援筆而就眾歎其壯

卒謚曰溫

韋嗣立

嗣立字延構與承慶異母少友悒母遇承慶嚴每
笞輒解衣求代母不聽輒自捶母感寤為均愛世
比晉王覽笄進士承慶解鳳閣舍人武后召嗣立
謂曰爾父嘗稱二子忠且孝堪事朕比兄笄稱職



如而父言今使卿兄弟自相代即拜鳳閣舍人○
時學校廢刑濫及善人乃上書極陳(永淳)後庠序
隳散胥子衰缺儒學之官輕章句之選弛貴闕後
生以徵俸升寒族平流以替業去棄拱間仕入彌
多公行私謁選補逾濫經術不聞猛暴相夸陛下
誠下明詔追三館生徒敕王公以下子弟一入太
學尊尚師儒發揚勸獎然後審界銓揔各程所能
以之臨人則官無曠民樂業矣又曰揚豫以來大
獄屢興王公士人至連頸就戮道路藉藉咸知其
非而鍛練已成不可翻動願陛下廓天地之施雷
雨之仁普皆原洗則天下瞭然知向所陷眾非陛
下意也○(長安)中拜鳳閣侍郎同平章事時州縣

非其人后以為憂李嶠唐休璟俱永曰今朝廷重
內官輕外職每除牧守皆訴不行非過累不得遣
請選臺閣賢者分典大州自近臣始后曰誰為朕
行嗣立曰內典機要非臣所堪請先行以示羣臣
后悅以本官檢校汴州刺史由是楊再思等十八
人悉補外○(景龍)中中拜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
三品時崇飾觀寺用度百出又恩倖食邑者眾嗣
立建言今廩帑耗竭帑他朝反無一歲之儲伏見
營立寺觀鴻侈繁麗大抵費常千萬以上轉徙木
石廢功害農陛下豈不是思又食封之家日月猥
眾臣觀國初食封不三十家今橫恩持賜家至百
四十以上又封家徵求侵漁百姓怨歎成貨易誅

責曾無少息下民寔乏何以堪命臣願以丁課一
送太府封家詣左藏仰給禁止自微以息重困臣
聞設官建吏本於治人而務安之也明官得其人
則天下治古者取士先鄉曲之譽然後辟於州
已試然後辟五府五府著聞乃升諸朝得不謂所
擇悉而所歷深乎今之取人未試而遽遷務進微
幸比肩係踵故文者治官則回邪賊汙武者治軍
則庸懦怯弱國家大事宜甚於此刺史縣令治人
之首比年不加簡擇京官坐員及拜稱下者乃典
州吏部年高不善刀筆者乃擬縣朝輕用人何以
治國願下有司精加汰擇凡諸曹侍郎兩省二臺
及五品以上清望官當先選用刺史縣令所冀守

宰稱職以興太平帝不聽開元中宗元卒謚曰孝○
初嗣立代承慶為鳳閣舍人承慶亦代為天官侍
郎及知政事父子並為宰相世罕其比

韋濟 字子

濟開元初宗元調郵城令或言吏部選縣令非其人
既眾謝有詔問所以安人者對凡二百人惟濟居
第一遷戶部侍郎為太原尹著先德詩四章世服
其典懿天寶中宗元授尚書左丞凡三世居之濟文
雅頗能脩飾故事所至有治稱

韋弘景 字子孫

弘景擢進士第累遷吏部侍郎銓綜平序貴幸憚
其嚴不敢恩以私○拜尚書左丞駁正吏銓所除



六十餘官不當進資郎吏肅然望風脩整楊虞卿以累下吏詔弘景詳獻虞卿私造門弘景厲言曰有詔按公尚私謁耶惶恐去遷禮部尚書卒○弘景以直道進諫論持正有守當時風教所倚賴為長慶名卿

陸元方

陸元方字希仲蘇州人舉八科皆中累轉監察御史武后時使嶺外方涉海風濤驚壯舟人懼元方曰吾受命不私神豈害我趣使濟而風訖息○擢天官侍郎或言其薦引皆親黨后怒免官令白衣領職元方薦人如初后召責之對曰舉臣所知不暇問讎黨又薦其友崔玄暉有宰相才后知無他復拜鸞臺侍郎同平章事后嘗問外事對曰臣備位宰相大事當白奏民間碎務不敢以聞忤旨下除太子右庶子卒○元方素清慎再執政每進退羣臣后必先訪問外秘莫知臨終取奏藁焚之曰吾陰德在人後當有興者又曰吾當壽但領選久耗傷吾神諸子皆莠才而象先景倩景融知名

陸象先

象先器識沈邃舉制科高第時吉頊與元方同為吏部侍郎頊擢象先為洛陽尉元方不肯當頊曰為官擇人豈以吏部子廢至公邪○景雲中象先進同平章事初太平公主謀引崔暹為宰相暹曰象先人望宜幹樞近若不者暹敢辭主為言之並知

政事然其性恬靜寡欲議論高簡為時推向浚曰
陸公加於人一等公主既擅權召宰相議立寧王
象先不可主怒更與竇懷貞等謀卒誅死時象先
與蕭至忠等坐為主所進將同誅玄宗遽召免之
曰歲寒然後知栢松之後凋也以保護功封兗國
公○為益州長史政尚仁恕韋抱真諫曰公當峻
扑罰以示威不然民慢且無畏荅曰政在治之而
已必刑法以樹威乎卒不從而蜀化嘗曰天下本
無事庸人擾之為煩茅澄其源何憂不簡耶故所
至民吏懷之卒謚曰文貞始象先名景初睿宗曰
子能紹先稱是謂象賢者乃賜名焉○茅景倩為
扶溝丞河南按察使畢稱覆州縣殿最欲必得實

有吏言狀曰某強清某詐清惟景倩曰真清終監
察御史○景融美姿質寬中而厚外博學工筆札
以蔭補新鄭令政有風績景融於象先後母茅也
象先被笞景融諫不入則自楚母為損威人多其
友元方從父餘慶

陸餘慶

餘慶已冠名未顯兄玄表喈曰喈子夜爾名宦不
立奈何餘慶開戶誦書三年以博學稱舉制策甲
科遷鳳閣舍人久之封廣平郡公太子右庶子餘
慶於寒品晚進必悉力薦藉人有過輒面折退無
一言終太子詹事謚曰莊○雅善陳子昂等號方
外十友餘慶才不逮子昂等而風流敏辯過之○



武后時酷吏用事中宗朝倖臣貴主斜封大行蹈
利齋禍之人與相乾沒雖亟貴驟用而我不反踵
餘慶以道自將雖仕不赫赫訖無悔尤

王及善

王及善洛州人父君愕有沉謀從太宗征遼死于
陣及善以父死事襲邢國公神功元年契丹擾山
東推魏州刺史武后勞曰逆虜盜邊公雖病可與
妻子行為朕卧治為屏蔽也因延問朝政得失及
善陳治亂所宜后悅曰禦寇求也輔政本也公不
可行留拜內史○來俊臣繫獄當死后欲釋不誅
及善曰俊臣凶狡不道汙穢善良天下疾之不罰
絕元惡且搖亂胎禍憂未既也后納之○及善不

甚文而清正自將臨事不可奪有大臣節後改文
昌左相卒

李日知

李日知鄭州人及進士第天授中天歷司刑丞時
法令嚴吏爭為酷日知獨平寬無文致嘗免一囚
死少卿胡元禮執不可曰吾不去曹囚無生理日
知曰僕不去曹囚無死法皆以狀讞魚而武
后用日知議○景龍初中知政事初安樂公主館
茅成中宗臨幸燕從官賦詩日知卒章獨以規誠
能爾拜侍中○先天元年罷為刑部尚書屢乞骸
骨許之日知將有請不謀于家歸乃治行妻驚曰

產利空空何辭之遽日知曰任至此已過吾分人亦何厭之有既罷不治日園唯飾臺池引賓客與娛樂開元中卒

杜景佺

杜景佺冀州人性嚴正舉明經中第累遷殿中侍御史出為益州錄事參軍時房嗣業徙益州司馬詔未下欲即視事先答責吏以示威景佺謂曰公雖受命為司馬州未受命何惡數日祿耶公持咫尺制真偽莫辨即欲攬亂一府叱左右罷去既乃除荊州司馬吏歌之曰錄事意與天通州司馬折威風由是知名○入為司刑丞與徐有功來俊臣侯思止專治詔獄時遇徐杜者生來侯者死○延

載初同平章事后嘗季秋出梨華示宰相以為祥眾賀曰陛下德被草木故秋再華周家仁及行葦之比景佺獨曰陰陽不相奪倫瀆即為災今草木黃落而木復華瀆陰陽也竊恐陛下布德施令有所虧紊臣位宰相助天治物治而不和臣之咎也頓首請罪后曰真宰相後出為并州長史卒

李懷遠

李懷遠字廣德邢州人少孤嘗學宗人欲藉以高蔭懷遠辭退曰因人之勢高士恥之假蔭而官吾志耶擢四科第累遷同平章事爵趙郡公懷遠久貴益素約不治居室嘗乘款段馬豆盧欽望謂曰公貴顯固當然耶答曰吾幸其馴不願他駿卒謚



曰成子景伯

李景伯

景伯景龍中為諫議大夫中宗宴侍臣酒酣命為
回波詞或以諂言媚上或要巧諂寵至景伯獨為
箴規語以諷帝帝不悅蕭至忠曰真諫官也景
雲中宗有建言置都督府非是詔羣臣善議景伯
與盧備議今天下諸州分隸都督專生殺刑賞使
授非其人則權重彙生非強幹弱枝經邦軌物之
誼願罷都督留御史以時按察秩卑任重以制奸
宄由是停都督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二十三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二十四

列傳

裴炎

裴炎字子隆絳州人寬厚寡言笑有奇節補弘文
生休澣它生成出游炎讀書不廢服勤十年尤通
左氏春秋舉明經及第高宗時拜侍中受詔輔中
宗○中宗欲以后父韋玄貞為侍中炎固執不從
帝怒曰我意讓國與玄貞豈不可何惜侍中耶炎
因與武后謀廢帝為廬陵王更立豫王為皇帝后
已持政稍自肆豫王雖為帝未嘗省天下事炎謀
乘后出遊龍門以兵執之還政天子會久雨后不
出徐敬業兵興后議討之炎曰今若復于明辟賊

曰成子景伯

李景伯

景伯景龍中為諫議大夫中宗宴侍臣酒酣命為
回波詞或以諛言媚上或要巧諂寵至景伯獨為
箴規語以諷帝帝不悅蕭至忠曰真諫官也景
雲中宗有建言置都督府非是詔羣臣善議景伯
與盧備議今天下諸州分隸都督專生殺刑賞使
授非其人則權重彙生非強幹弱枝經邦軌物之
誼願罷都督留御史以時按察秩卑任重以制奸
宄由是停都督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二十三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二十四

列傳

裴炎

裴炎字子隆絳州人寬厚寡言笑有奇節補弘文
生休澣它生成出游炎讀書不廢服勤十年尤通
左氏春秋舉明經及第高宗時拜侍中受詔輔中
宗○中宗欲以后父韋玄貞為侍中炎固執不從
帝怒曰我意讓國與玄貞豈不可何惜侍中耶炎
因與武后謀廢帝為廬陵王更立豫王為皇帝后
已持政稍自肆豫王雖為帝未嘗省天下事炎謀
乘后出遊龍門以兵執之還政天子會久雨后不
出徐敬業兵興后議討之炎曰今若復于明辟賊

不討而解雀祭日聞亂不討乃請歸政此必有異
圖后乃捕炎送詔獄胡元範曰炎社稷臣有勇於
國悉心事上天下所知臣明其不反后曰朕知炎
反遂斬于都亭驛籍其家無儋石之贏○初炎見
裴行儉破突厥有功沮薄之乃斬降虜五十餘人
議者恨其媚克且使國家失信四夷以為陰禍有
知云

劉禕之

劉禕之字希美常州人父子翼在隋為著作
郎峭直有行嘗面折僞友短退無餘譽李百藥曰
子翼譽人人都不憾貞觀初召之辭以母老詔許
終養李襲譽嘉其孝表所居為孝慈里禕之少以

文辭稱選弘文館學士上元中高宗密與參決時政

以分宰相權時謂北門學士○儀鳳中高宗吐蕃寇

邊帝訪侍臣所以置之討之之宜人人異謀禕之

獨勸帝戒威紓百姓之患帝納其言○拜相王府

司馬帝謂曰卿家忠孝朕子賴以師矩翼蓬生麻

不扶而挺也后既立王為帝是時詔令叢繁禕之

思致華敏裁可占授少選可待也○武后時房先

敏坐累貶許于相府齋味道謂曰太后旨禕之曰

乃上從有司所奏云后聞以味道歸非於上貶書

州加禕之太中大夫后因曰君為元首臣為股肱

以手足移於腹背尚為一體乎禕之引咎於己忠

臣也王德真推頌曰戴至德無異才惟能歸善於



君為時所服后曰善○後私語賈大隱曰后能廢昏立明盍反政以安天下大隱表其言后怒垂拱中以拒制賜死于家初禕之得罪睿宗申理之禕之曰太后威福由已而帝營救速吾禍也臨誅神色自若捉筆得數紙詞懇哀到人皆傷之

郭翰

郭翰嘗為御史巡察隴右多所按劾次寧州時狄仁傑為刺史民爭言有異政翰就館以筆紙置于案謂僚屬曰入其境其政可知願薦使君美於朝毋久留即命駕去性寬簡讚老子至和其光同其塵慨然曰大雅君子以保其身乃辭還

魏玄同

魏玄同字和初定州人進士擢第遷吏部侍郎永淳初高宗上疏言選舉法弊曰方今人不加富盜賊未衰禮誼寢薄者下吏不稱職庶官非其才取人之道有所未盡也武德貞觀庶事草創人物固乏天昨大聖享國永年異人間出諸色入流歲以千計官有常負人無定限選集猥至十不收一取捨淆紊夏商以前制度多闕至周煥然可觀諸侯之臣不皆命於天子王朝庶官不專一職穆王以伯冏為太僕正命曰慎簡乃僚此乃自擇下吏之言也太僕正特中大夫耳尚以僚屬委之則三公九卿亦當然也故太宰內史並掌爵祿廢置司徒司馬別掌興賢詔事是分任羣司而統以數職漢制

諸侯自置吏四百石以下其傅相大臣則漢為置之州郡掾吏督郵從事悉任之牧守自魏晉以後始歸吏部而迄于今以刀筆量才簿書察行法與世弊其來久矣尺丈之量鍾庾之器非所及則不能度非所受則無以容况天下之大士類之眾可委數人乎乎又尸厥任者聞非其選至為人擇官為身擇利下筆繫親踈措情觀勢要悠悠風塵此焉奔競使百行折之一面九能斷之數言不亦難乎且臣聞後官者不可以無學今貴戚子弟一皆早仕程較既淺技能亦薄而門閥有素資望自高夫所謂胄子者必裁諸學少則受業長而入官然後移家事國謂之德進夫少仕則不務學輕試則

無才又勲官三衛流外之屬不待州縣之舉直取

書判

選法三曰書取諸法選或四曰判取文
理優長以下始或考判登科謂之入等非先

德後言之誣臣聞國之用人如人用財貧者亡糟糠富者餘梁肉故當衰弊之乏則磨策朽鈍以馭之太平多士則選簡髦俊而使之今選者猥多宜以簡鍊為急切見制書三品至九品並得薦士此誠仄席旁求也但褒貶不明故上不憂黜責下不盡搜揚莫慎所舉而苟以應命且惟賢知賢聖人篤論臯陶既舉不仁者遠身苟濫進庸及知人不擇賢者之舉而責所舉之濫不可得已以陛下聖明國家德業而不建經久之策但願望魏晉遺風臣竊惑之願少遵周漢之規以分吏部即所用詳

所失鮮矣不納○進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三品
玄同與裴炎締交能保終始故號耐久朋後為周
興所誣言玄同言后老矣當復皇嗣后不察賜死

互註請復古辟署之法

李昭德

李昭德父乾祐貞觀初為殿中侍御史郗令裴仁
軌私役門卒太宗欲斬之乾祐曰法令與天下共
之非陛下獨有也仁軌以輕罪致極刑非畫一之
制帝意解由是免死○遷侍御史毋卒廬墓側負
土成墳帝遣使就吊表異其閭乾祐雖強直而昵
小人嘗為吏所賣坐流隴州昭德強幹有父風擢
明經如意元年天則拜鳳閣侍郎同平章事○王慶

之率檢倭數百人請以武承嗣為皇太子昭德答
殺慶之因奏曰以親親言之天皇陛下夫也皇嗣
陛下子也當傳之子孫為萬世計后乃止承嗣恨
諧短之后曰吾任昭德而獲安枕是代我勞非而
所知也○時來俊臣侯思止舞文法數誅陷大臣
昭德奏其誣罔不道狀卒擄殺思止其黨稍摧沮
然昭德頗怙權為衆指目丘愔上疏曰陛下自長
壽以來天則厭忿細政擢委昭德乘總權綱而才小
任重負氣強愎聾盲下民芻狗同列聲威翕習天
下杜口臣伏見南臺教目羣臣奏請陛下制已曰
可而昭德建言不可制又從之臣觀其膽乃大於
身鼻息所衝上拂雲漢夫小家治生有千百之資

將以託人尚憂失授况天下之重可輕委寄乎后由是惡之來俊臣譖以逆謀既而俊臣亦下獄同日誅衆庶莫不冤昭德而快俊臣

吉頊

吉頊洛州人性陰克敢言事舉進士及第又強敏故后倚為腹心聖曆中_天進天官侍郎張易之兄弟以寵盛思自全問頊計安出頊曰公家以倖進非有大功於天下勢必危吾有策非止保身且世世不絕曰天下思唐久矣廬陵斥外相王幽閉公盍從容請相王廬陵以副人望易弟為賀之資也易之如頊教后意乃定既而知頊與謀召見問狀頊對廬陵相王皆陛下子先帝願託於陛下當速

有所付乃選中宗明年頊坐第冒偽官貶徙始豐尉卒

論曰鎮遺腹置委表天下北面而不辭孟曰正而已矣負英明之姿一日攘神器而稱之君焉天下童子皆欲亡之何則不正故也夫中宗雖不賢吾君之子也無顯惡實惡中外未有厭敷之意特以一言之戾裴炎遽廢之其後政歸武氏炎方效忠欲以存唐議者謂炎時聞子養本非有邪心者大矣曾不得與叛逆者齒其信尚何言且匹夫交友之際苟一語誤猶為之隱忍徐觀異隙豈有皇唐高祖太宗之裔天人允屬不幸一失辭持王下殿如轉棊棄猴嗚呼炎獨



何心哉以武后猜悍足以駕馭設當時廢帝後
值一婉孌女子深居房闈不曉權變如兩漢諸
后則炎弄國切位之謀將不可測矣且區區抑
武后追尊祖考而侍之復辟乃途窮欲善耳非
炎本心也

贊曰異乎炎之暗于幾也知中宗之不君不知
武后之盜朝假虎翼而責其持人死固宜哉昭
德頊進不以道君子耻之雖然一情區區抑武
興唐其助有端則賢炎遠矣禕之玄同漏言及
誅不失所以事君者云

張廷珪

張廷珪河南人慷慨有志尚第進士累遷監察御

史按劾平直○武后稅天下浮屠錢營佛祠作大
象廷珪諫以為傾四海之財殫萬民之力窮山之
木為塔極冶之金為象然猶有為之法不足高也
今天下虛竭蒼生彫弊謂宜先邊境實府庫養人
力后善之因是罷役○會命詔市河南牛羊以廣
軍資廷珪上書曰君所恃在民民所恃在食食所
資在耕耕所資在牛牛廢則耕廢耕廢則食去食
去則民亡民亡則何恃為君后乃止○玄宗開元
初大旱關中饑詔求直言廷珪上疏曰古有多難
興國殷憂啓聖蓋事危則志銳情苦則慮深故能
轉禍為福也陛下神武汛掃氛垢日月所燭無不
濡澤而陰陽愆候九穀失稔天意殆以陛下春秋

鼎盛不崇朝有大勇輕堯舜而不法思秦漢以自
高故昭見咎異欲日慎一日永保大和是皇天瞻
頤深矣陛下得不奉若休吉而寅畏哉誠願約心
削志登端士放佞人矜惠惇獨躅薄徭賦去淫巧
捐珠璧或謂天戒不足畏而上帝馮怒風雨迷錯
荒饑日甚則無以濟下矣或謂人窮不足恤而億
兆攜離愁苦昏墊則無以奉上矣斯安危所繫禍
福之原柰何不察今受命伊始華夷百姓清耳以
聽刮目以視冀有聞見何遽孤其望哉○監察御
史蔣挺坐法詔決秋朝堂廷珪執奏御史有譴當
殺殺之不可辱也士大夫服其知體○王琚持節
巡天兵諸軍方還復詔行塞下議者皆謂將裝回

純廷珪陳五不可且言中國步多騎少盛夏長驅
勞逸相絕其勢不敵一也出軍掩敵兵不數萬不
可以行廢農廣饋二也千里遠襲其誰不知賊有
斥候必能預防三也狄人獸居磧漠譬之石田克
而無補四也天下無年當養人息兵五也又請復
十道按察使巡視州縣帝納之因詔陸象先等分
使十道時遣使齎錦至后國市犬馬廷珪曰犬
馬非土性弗畜珍禽奇獸不育于國不宜勞遠人
致異物願省無益之故救必然之患天下之幸在
官有威化入為少府監卒謚貞穆○廷珪倬姿儀
善八分書與李邕友善及邕躓於仕屢表薦之人
尚其方介

互註開元初奏曰陛下英斷聖明四海心服
所謂英斷殄凶逆正朝廷是也所謂聖明辨
忠邪信賞罰是也

貞利

韋湊

韋湊字彥宗京兆人祖叔諧貞觀中大為庫府郎
中與弟吏部郎中叔謙兄主爵郎中季武同省時
號三列宿○永淳初湊為相王府屬時姚崇兼府
長史嘗曰韋子識遠文詳吾恨晚得之○景雲初
或作金仙等觀湊諫以為農月興秀趨末棄本恐
天下有受其饑者不聽湊執爭崔湜曰公敢是耶
湊曰食厚祿死不敢顧况聖世必無死乎朝廷為
減費萬計○詔復孝敬皇帝廟號義宗湊諫歷代

稱宗者皆方制海內德澤可尊列於昭穆是謂不
毀孝敬皇帝未嘗南面且別立寢廟無稱宗之義
遂罷遷太原尹卒子見素

韋見素

見素字會微質性仁厚及進士第累遷文部侍郎
平判皆誦於口銓叙平允官有巧求輒下意聽納
人多德之○玄宗苦雨潦謂宰相非其人詔榜國
忠審擇大臣時吉溫得幸帝欲用之溫為安祿山
所厚國忠懼其進沮止之竇華宋昱以見素安雅
易制國忠入白帝遂拜同平章事明年祿山表請
蕃將三十二人代漢將見素謂國忠曰難將作矣
知禍之芽不能防見禍之形不能制焉用彼相明

日懇論之帝不入其語未幾祿山反從帝入蜀兼
左相○肅宗立與房琯崔渙宣揚制命帝曰今帝
受命朕如釋負矣頗卿等善輔導之○肅宗以見
素嘗附國忠禮遇獨減是歲十月丙申有星犯昴
見素言於帝曰昴者胡也祿山將死矣昴金忌火
行當火位昴之昏中乃其時也明年正月甲寅祿
山其殞乎及祿山死日月皆驗○明年罷知政事
初行在所承喪亂後兵吏三銓簿領場散選部文
符偽濫見素奏宜明條綱以為持久詔至蜀郡奉
迎太上皇上元初致仕詔朝朔望寶應元年卒謚
忠貞子諤

贊曰楊國忠本與安祿山爭寵故捕吉溫以激
其亂陰儲蜀貲待天子之出則已與韋見素流
涕爭祿山反狀將信所言以久其權見素能言
祿山反不能言所以反是佐國忠敗王室也玄
宗不悟仍相之卒為後帝所薄然猶完其要領
幸矣謂見素為前知果非也

韋諤

諤歷京兆府司錄參軍國忠之死軍聚不解陳玄
禮請殺貴妃以安衆帝意猶豫諤曰臣聞以計
勝色者昌以色勝計者亡今宗廟震驚陛下棄神
器奔草莽惟割恩以安社稷因叩頭流血帝寤賜
妃死軍乃大悅

韋諤

頤字周仁諤茅益之子通陰陽象緯知山川風俗
論議典據以門調補千牛備身裴珣韋貫之李絳
崔羣蕭俛皆布衣舊繼為宰相朝廷典章多所資
逮嘗曰吾儕五人智不及一韋公敬宗立為吏部
侍郎卒○所著易緼解推演終始有深韻既喜接
士後出莫不造門然節儉自居天下推其尚云叔
謙子知人知人子維繩

韋維繩

維字文紀進士對策高第擢武彞主簿督役乾陵
會歲饑均力勸彞人不知勞從內江令教民耕桑
縣為刻頌○遷戶部郎中善裁割時負外宋之問
善詩故時稱戶部二妙○繩長文辭撫養宗屬孤
幼無異情天寶初為秘書少監玄宗尚文視其
職如尚書丞郎繩刊是圖簡以善職稱

韋虛心

虛心字無逸維子舉孝廉神龍中遷大理丞按
大獄竇懷貞劉幽求有所輕重虛心据正不撓為
工部尚書卒○虛舟歷洪魏二州刺史有治名初
維為郎時柳于庭及虛心兄弟居郎省對之輒歛
容自叔謙後至郎中者數人世號郎官家

韓思復

韓思復字紹出京兆人少孤年十歲母為語父亡
狀感咽幾絕篤學舉秀才高第永淳中高家益窶
歲饑杜瑾以百綾餉思復思復方併日食而綾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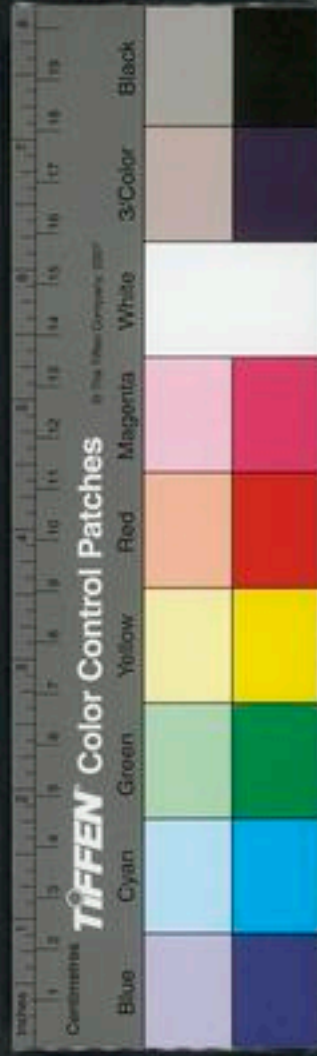
封不發調梁府倉曹參軍會大旱輒開倉賑民州
劾責對曰人窮則濫不如因而活之無趣為盜賊
州不能誅轉汴州司戶仁恕不行鞭罰○開元初
為諫議大夫山東大蝗宰相姚崇遣使分道捕瘞
思復上書天災流行庸可盡瘞望陛下悔過責躬
損不急之務任至公之人持此誠實以答譴咎其
驅蝗使一切宜罷玄宗然之○思復性恬澹不喜
為繩察累遷吏部侍郎復為襄州刺史治行名天
下代還卒謚曰文天子親題其碑曰有唐忠孝韓
長山之墓○初鄭仁傑李無為者隱居太白山思
復少從二人游嘗曰子識清貌古恨仕不及宰相
也子朝宗

韓朝宗

朝宗初歷左拾遺睿宗詔作乞寒胡戲諫曰昔辛
有過伊川見被髮而祭知其必戎今乞寒胡非古
不法無乃為狄帝稱善特賜中上考○帝傳位太
子朝宗諫曰太子雖睿聖宜且養成聖德帝不聽
○開元二十二年初置十道採訪使朝廷以襄州
刺史兼山南東道襄州南楚故城有昭王井傳言
汲者死行人雖渴因不敢視朝宗移書諭神自是
飲者亡恙人更號韓公井

宋務光

宋務光字子昂汾州人舉進士及第調洛陽尉神
龍初中大永詔九品以上官直言極諫務光上書



曰后王樂聞過罔不興拒諫罔不亂樂聞過則下
情通下情通則政無缺此所以興也拒諫則羣議
壅羣議壅則上孤立此所以亂也臣嘗觀天人相
與之際有感必應其間甚密是以教失於此變生
於彼竊見自復以來水氣勃戾洛水蒸漲漂損百
姓傳曰簡宗廟廢祠祀則水不潤下自陛下御極
郊廟山川不時薦見又水者陰類臣妾之道氣盛
則水泉溢願深思天變杜絕其萌勤思法宮凝肅
大化以萬方為念不以聲色為娛以百姓為憂不
以犬馬為樂臣聞三五之君不能免淫沔願備禦
存乎人月夫塞變應天實繫人事今霖雨即閉坊
門豈一坊一市能感發天道哉必不然矣故里人

呼坊門為宰相謂能節宣風雨天工人代乃為虛
設又數年以來公私乏竭戶口減耗家無接薪之
儲國乏俟荒之蓄馬困斯佚人窮斯詐起為姦盜
從而刑之良可歎也今人貪而奢不息法設而偽
不止長吏貪冒選舉以私掾穢之人少商旅之人
衆顛坦然更化以身先之凋殘之後緩其力役久
弊之極訓以敦龐十年之外生聚方足臣聞太子
者君之貳國之本所以守器承祧祖也養民
贄業願擇賢能早建儲副安社稷慰黎元如武三
思等誠不宜任以機要國家利器庸可久假於人
願陛下速倭人親有德疏奏不省進殿中侍御史
卒○時又有清源尉呂元泰亦上書言時政曰國

家者至公之神器一正則難傾一傾則難正今中興政化之始可不慎哉自頃帑藏虛竭戶口亡散不謂太平邊兵未解不謂無事水旱為災不謂年登倉廩未實不謂國富而乃雕鑄木石勞費日深非陛下中興之要也此見坊邑相率為渾脫隊駿馬胡服名曰蘇莫遮安可以禮義之朝法胡虜之俗非先王之禮樂而示則於四方書聞不報

辛替否

辛替否字協時京兆人景龍中為左拾遺時置公主府官屬而安樂府補授尤濫築第侈費過度咸興佛寺公私疲匱替否上疏曰古之建官不必備九卿太常卿大僕卿大理卿太府卿省位而

闕其選故賞不僭官不濫士有完行家有廉節下忠於上上禮於下夫事有惕耳目動心慮作不師古以行於今臣得言之公主陛下愛子也選賢嫁之設官輔之傾府庫以賜之可謂至重也然用不合古義行不根人心將變愛成憎轉禍為福何者竭人之力費人之財奪人之家怨也取三怨於天下使邊疆士不盡力朝廷士不盡忠人心散矣獨持所愛何所持乎今倉廩空虛而大建寺宇廣造第宅伐木空山不給棟梁運土塞路不充墻壁所謂佛者清淨慈悲體道以濟物不欲利以損人不榮身以害教今掘山穿地殫府虛帑他曩及金廣帑殿長廊寧佛者之心乎臣以為減彫琢之費以闕

不足是有佛之德息穿掘之苦以全昆蟲是有佛之仁罷營構之直以給邊陲是有湯武之勇回不急之祿以賄廉清是有唐虞之治帝不者○睿宗立罷斜封官千餘人俄詔復之方營金仙玉真觀替否上疏曰臣謂古之用度不時爵賞不當國破家亡者口說不若身逢耳聞不若目見臣請以有唐治道得失陛下所及見者言之太宗陛下之祖撥亂立極得至治之體省官清吏舉天下職司無虛授用天下財帛無枉費賞必待勞官必得才為無不成征無不厭不多寺觀而福祿至不度僧尼而咎殃滅陰陽不愆五穀遂成粟腐帛爛萬里貢賦百蠻歸款享國長久多歷年所陛下何憚而不

法之中宗陛下之兄居先帝之業忽先帝之化不聽賢臣之言而悅子女之意虛食祿者數千人妄食土者百餘戶造寺蠹財數百億度人免租庸數十萬是故國家所出日加所入日減倉乏半歲之儲庫無一時之帛所惡者逐逐必忠良所愛者賞賞皆說愚取譏萬代詒笑四夷陛下所見也若法太宗治國泰山之安可致也法中宗治國累卵之危亦可致也疏奏帝不能用然嘉切直○稍遷右臺殿中侍御史雍令劉少微恃權貪賊替否按之本義屢以為請替否曰我為憲司懼勢以縱罪謂王法何少微坐死遷累顯王府長史卒

李渤字潛之，刻志于學，與仲元涉偕，隱廬山久之。更徙少室，元和初，繼李巽、韋况、交章薦之，詔以右拾遺召。於是河南少尹杜蕪遣吏持詔幣，即山敦促，渤上書謝，昔屠羊說有言，位三旌，祿萬鍾，知登於屠羊，然不可使吾君妄施，彼賤賈也，猶能忘已愛君，臣雖欲盜榮以濟，所欲得無愧屠羊乎？不拜。韓愈遺書曰：有詔河南敦喻拾遺公，朝廷士引頸東望，若景星鳳鳥，始見爭先覩之，為快。方今天子仁聖，小大之事皆出宰相，樂善言如不得聞，自即大位，凡所施者無不得宜，勤儉之聲寬大之政，幽困婦女，草野小子飽聞而厭道之，茲非太平之運歟？又有非人力而至者，年穀屢熟，符貺委至，千紀

之姦不戰而拘，縶疆梁之凶，銷鑠縮慄，迎風而委伏，四海所環，無一夫甲而兵者，若此時也。拾遺公不疾起與天下士樂成而享之，斯無時矣。又竊聞朝廷議必起拾遺公，使者往若不許，即河南必繼以行，拾遺微若不至，更加高秩，如是辭少就多，傷於廉而害於義，拾遺公必不為也。渤心善其言，始出家東都，每朝廷有闕政，輒附章列上。○元和九年，討淮西，上平賊三術，一曰感，二曰守，三曰戰。感不成，不失為守，守不成，不失為戰。歲餘，邊右補闕以直忤旨，下遷諮議參軍。○十三年，上言：至德以來，天下思致治，平訖今不稱者，人倦而不知變，天以變通之運，遺陛下宜正六官，叙九疇，脩王制。



月令崇孝悌敦九族廣諫路黜選舉復俊造定四
民省抑佛老明刑行令治兵禦戎額下宰相公卿
大夫議博引海內名儒大開學館與羣臣參講據
經稽古應時便俗者使切磋周復作制度合宣父
繼周之言謹上五事一禮樂二食貨三刑政四議
都五辨離渤雖處外然志存朝廷表疏凡四十五
獻○會皇甫鏞輔政務剝下佐用度渤上書願下
詔禁止計不三年人必歸于農夫農國之本本立
而太平可議矣穆宗立召拜考功員外郎歲終當
校考渤自宰相而下升黜之上奏曰宰相俛文昌
植蕭悅說文陛下即位倚以貴功安危治亂繫也
方陛下敬大臣未有昵比左右自驕之心而天下

事一以付之俛等不推至公陳先王道德又不振
拔舊典教反復百司之本政之興廢在賞罰俛等
未聞憊一首公使天下吏有所勸黜一不職使尸
祿有所懼士之邪正混然無章請考中下李絳張
維素李益諫幸驪山鄭覃等諫畋遊得事君之禮
請考上下崔元略當考上下前考于輦不實輦以
賄死請降中中許季同任輦應考中下然頃陷劉
闕棄家以歸宜補厥過考中中裴通職修舉考應
中上以封母捨嫡而追所生請考中下奏入不報
會渤請急馮宿領考功以考課今取歲中善惡為
上下郎中校京官四品以下黜陟之由三品上為
清望官歲進名聽內考非有司所得專渤舉舊事

為褒貶違朝廷制請如故事渤議遂廢○會田弘
正表渤為副元穎劾奏渤賣直售名資狂躁干進
不已外交方鎮不宜在朝出為虔州刺史進諫

議大夫時敬宗晏朝紫宸入闕

古合反唐制天子
御使殿百官入見

曰入

帝久不出羣臣立屏外至頓仆勞也渤上

疏曰今日入闕陛下不時見羣臣羣臣皆布路跋

倚夫跋倚形諸外則憂思結諸內憂倦既積災釁

必生禮三諫不聽則逃之陛下新即位臣至三諫

恐危及社稷○又言左右常侍職規諷循默不事

若設官不責實不如罷之○俄充理匭使建言事

大者以聞次白宰相下以移有司有司不當許再

納匭妄訴者所坐一等以絕冒越詔可○時政移

近倖紀律蕩然渤勁正不顧患通章封無闕日天

子雖幼昏亦感寤○大和中殺卒○渤孤操自將

不苟合於世人咸謂之沽激屢以言斥而倖直不

少寡附反守節者尚之

裴潯反力珍

裴潯本河東聞喜人篤學善隸書以蔭仕元和初

累遷左補闕兩河用兵憲宗任宦人為館驛使

檢稽出納宰相李吉甫奏罷之會伐蔡復以中人

領使潯諫曰凡驛有官專尸之畿內以京兆尹道

有觀察使刺史相監臨臺又御史為之使以察過

闕猶有不職則宜明科條督責之誰不惕懼若復

以宮闈臣領之則內人而及外事職分亂矣夫事



不善誠於初體有非不必大方開太平澄本正末
宜塞侵官之原出位之漸帝雖不用而嘉其忠○
擢起居舍人柳泌為帝治丹劑求長年帝御劑中
躁病渴溝諫曰夫除天下之害者常受天下之利
共天下之樂者常饗天下之福故上自堯舜禹湯
文武咸以功濟生人天皆報以耆壽垂榮無疆陞
下以孝安宗廟以仁牧黎庶復張太平寶禮賢俊
待以終始神功聖德前古所不及天志宗廟必相
以億萬之永今乃泌等以丹術自神更相稱引以
誅權賄偽窮情得不恥適亡豈可信厥術御其藥
哉臣聞人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味以行氣氣
以實志水火鹽梅以烹魚肉宰夫和之齊之以味

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夫三牲五穀稟五行以生也
發為五味天地生之所以奉人聖人節調以致康
強若乃藥劑者所以禦疾宣常進之餌哉禮君之
藥臣先嘗之父之藥子先嘗之臣子一也願以所
治劑俾其人服之竟一歲以考真偽則無不驗矣
帝怒貶江陵令穆宗立泌等誅召講再遷刑部郎
中卒謚曰敬○溝以道自任悉心事上疾黨附不
為權倖所持律之下使反謂後嘗哀古今辭章續梁
昭明太子文選自號大和通選上之當時文士非
與遊者皆不取世恨其隘憲宗竟以樂桑天下世
益謂溝知言穆宗雖誅泌而後稍復惑方士布衣
張皋者上疏曰神慮澹則血氣和嗜欲勝則疾疹

作古之聖賢願養不以外物橈耳目聲色敗情性
繇是和平自臻福慶高宗時孫思邈達於養生其
言曰人無故不應餌藥：有所偏助則藏氣為不
平推此論之可謂達見至理夫寒暑為賊節宣乖
度有資於醫尚當重慎先帝晚節喜方士累致危
疾陛下不可蹈前覆迎後悔也帝善其言

李中敏

李中敏字歲之系出隴西元和中擢進士第性剛
峭與杜牧李甘善其文辭氣節大抵相上下拜侍
御史鄭注誣逐宰相宋中錫天下以目大和六年
大旱文宗內憂詔詢所以致兩者中敏上言昔東
海誤殺一孝婦大旱三年臣頃為御史臺推囚華

封儒殺良家子三人陛下赦封儒死然三人者亦
陛下赤子也神策士李秀殺平民法當死以禁衛
刑止流宋中錫位宰相其道勁正姦人忌之陷不
測之辜銜恨而沒天下士皆指目鄭注天之降災
殆有由然漢武帝國用空竭桑弘羊興筭權之利
然卜式請烹以致兩况申錫之枉天下知之何惜
斬一注以快忠臣之魂則天且雨矣帝不省○為
理應使建言上書者將納於匱有司先審其副有
不可輒卻之臣謂匱出禁中暮而入為天下開必
達之路廣聰明直枉結若有司先裁可否恐事不
重密非窮塞得自申意請一裁諸上詔可開成末
卒

李甘

李甘字和鼎長慶末第進士舉賢良方正異等

累推侍御史鄭注侍講禁中求宰相朝廷譁言將

用之甘顯倡曰宰相代天治物者當先德望後文

藝注何人欲得宰相白麻出我必壞之

用麻紙寫高祖以白麻多惡美用黃紙元和中

麻出乃以趙儋為廊坊御度使甘坐輕肆貶封州

司馬而李訓內亦惡注繇是注卒不相甘終于貶

贊曰夫以下摩上士所甚患然取名最多故上

失德則與下爭名而後有誅夷斥竄事然或依

古肆言高而難從以遂主置直者逆之似傷道

行之不切時此言事常弊也若廷珪數子優游

彌縫皆中時病非所謂賈直自榮者也如張廷

佛利李淡羅魯全仙等觀韓思復羅道羅

宋穆光謂武三思不宜任機安中韓高羅

作宰相排寵救危不得不爾賢哉

武平一

武平一名甄以字行博學通春秋工文辭景龍二

年中兼脩文館直學士○初崔日用自言明左氏

春秋諸侯官族他日學士大集日用折平一日君

文章固耐久若言經則敗績矣時崔湜等素知平

一該習勸令酬詰平一乃請所疑日用曰魯三桓

鄭七穆柰何答曰慶父叔牙季友桓三子也孟孫

至燕凡九世叔孫舒季孫肥凡八世鄭穆公十一



子子然及二子子孔三族亡子羽不為卿故稱七
穆子罕子駟子良子國子游子邛子豈也平一問
日用曰公言禘桓公楚莊王時諸侯屬禘若楚凡
幾平公靈王時諸侯屬晉楚凡幾晉六卿齊楚執
政幾何人日用謝曰吾不知君能知乎平一條舉
始末無留語日用曰吾請北面闔坐大笑○後宴
兩儀殿酒酣胡人唱合生歌言淺穢平一上書諫
曰樂天之和禮地之序禮配地樂應天故音動於
心聲形于物因心哀樂感物應變樂正則風化正
樂邪則政教邪先生所以達廢興也伏見胡樂號
曰合生昔齊哀有行伴侶陳滅有玉樹後庭花樹
數驚僻皆亡國之音凡胡樂備四夷外一皆罷遣

不納玄宗立賤金壇令平一見寵中宗時雖宴豫
嘗因詩頌規誠然不能卓然自引去故被謫既謫
而名不哀開元末卒孫元衡儒衡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二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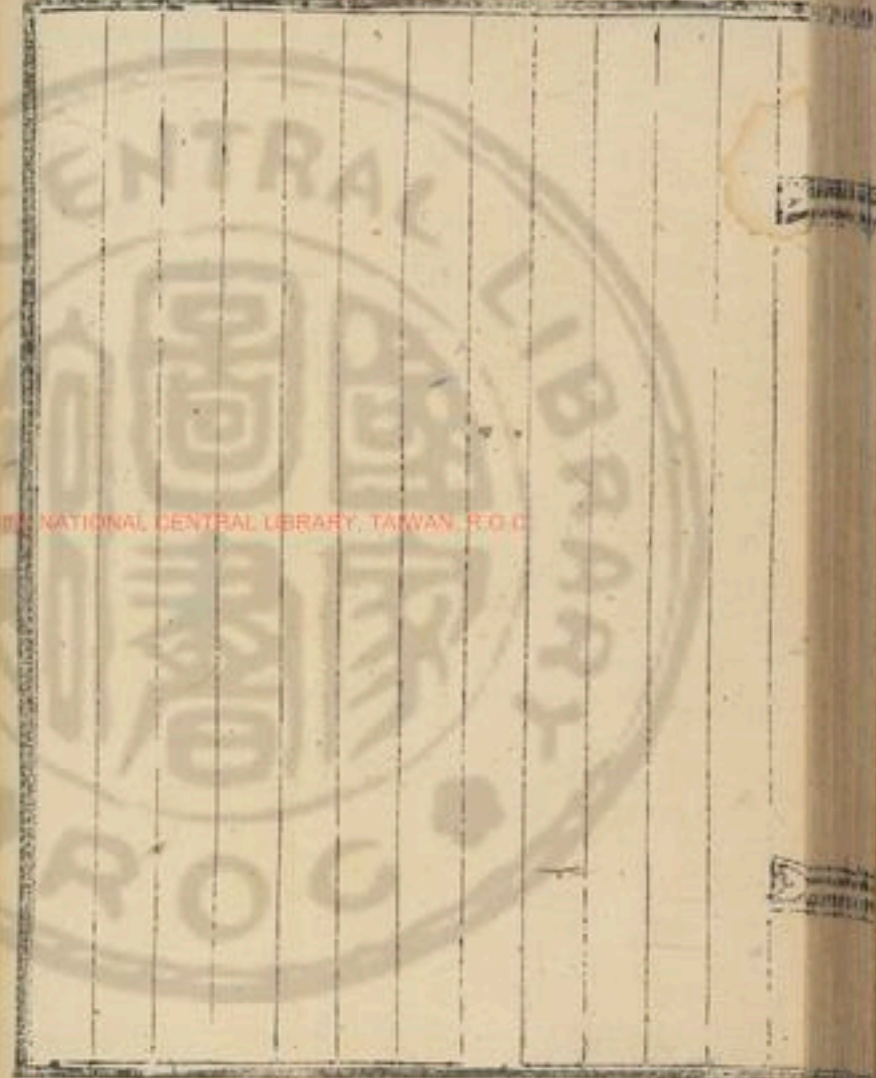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二十五

列傳

李又

李又字尚真趙州八年十二工屬文薛元超曰是
子且有海內名第進士茂才異等○遷脩文館學
士帝遣使江南發在所庫贖音贖也以贖生又上
疏以為江南魚鼈之利衣食所資江湖之生無既
而府庫之財有限與其拯物不如憂民且鬻生之
徒惟利所視錢刀日至罔咎歲廣施之一朝營之
百倍若回所贖之貲減方困之徭其澤多矣○進
吏部侍郎與宋璟等同典選事請謁不行時人語
曰李下無蹊徑○改黃門侍郎制救不便輒駁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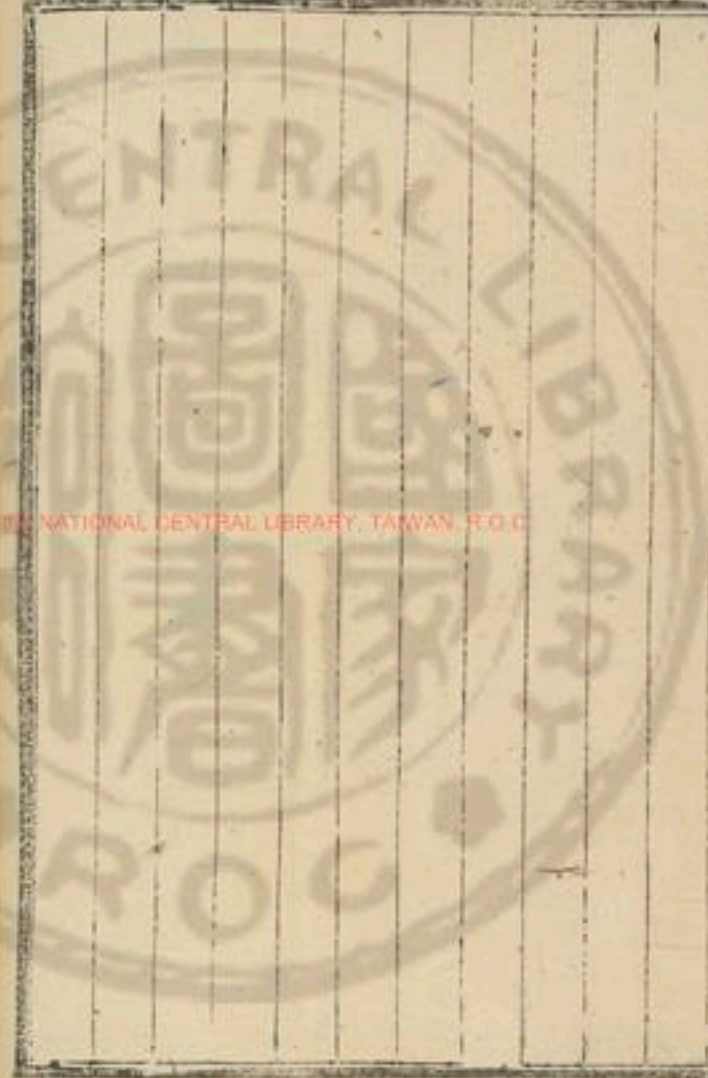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二十五

列傳

李又

李又字尚真趙州八年十二工屬文薛元超曰是
子且有海內名第進士茂才異等○遷脩文館學
士帝遣使江南發在所庫贖音贖也以贖生又上
疏以為江南魚鼈之利衣食所資江湖之生無既
而府庫之財有限與其拯物不如憂民且鬻生之
徒惟利所視錢刀日至罔咎歲廣施之一朝營之
百倍若回所贖之貲減方困之徭其澤多矣○進
吏部侍郎與宋璟等同典選事請謁不行時人語
曰李下無蹊徑○改黃門侍郎制救不便輒駁正



貴幸有求官者睿宗曰朕非有靳顧李又不可過耳除刑部尚書卒○又沈正方雅識治體時稱有宰相器又事兄尚一尚貞孝謹至甚又俱以文章自名弟兄同為一集號李氏花萼集

賈曾

賈曾河南人父言忠貌魁梧事母以孝聞累擢監察御史方事遼東奉使禦軍餉還帝問諸將討否對曰李勣舊臣陛下所自悉靡同善雖非闔將而持軍嚴薛仁貴果勇冠軍高倫忠果而謀似古契必何力性沈毅有統御才然夙夜小心忘身憂國莫逮於勣者帝然所許衆亦以為知言○曾少有名玄宗為太子以曾為舍人太子數遣使采女樂

曾諫曰作樂崇德以和人神詔夏有容成英有節而女樂不與其間昔魯用孔子樂霸戎有由余而強齊秦遺以女樂故孔子行由余出奔良以治容哇咬盡心喪志聖賢疾之殿下渴賢之美未彰好伎之聲先聞非所以追啓頌頌嗣堯舜之烈也願一切罷止太子手令嘉谷擢諫議大夫知制誥與蘇晉同掌皆以文辭稱時號蘇賈遷禮部侍郎卒子至

賈至

至字幼鄰擢明經第從玄宗幸蜀知制誥帝傳位至當撰冊既進肅帝曰昔先天誥命乃父為之辭今茲命冊又爾為之兩朝盛典出卿家父子可謂



繼義矣○至德中將軍王去榮殺富平令肅宗詔
貸死至諫曰去榮挾私怨殺縣令有犯上之逆不
可廢祖宗大法帝詔羣臣議韋見素等皆以為法
者天下大典王者不敢專也帝王不擅殺而小人
得擅殺者是權過人主其罪不赦詔可○寶應初
肅宗遷尚書左丞楊綰建請依古制縣令舉孝廉于
刺史刺史升天子禮部詔有司參議至議以為自
晉後衣冠遷徙人多僞處因緣官族所在占籍今
卿舉取人未盡請廣學校增國子博士貢十道大
州置大學館詔博士領之召置生徒使保桑梓者
卿里舉馬在流寓者庠序推馬議者更附至議轉
禮部侍郎待制集賢院大曆中卒

白居易

白居易字樂天其先太原人徙下邳敏悟絕人工
文章未冠謁顧況况曰吾謂斯文遂絕今復得子
矣貞元中擢進士拔萃中○元和中憲宗對策乙
等遷左拾遺○四年天子以旱甚下詔有所蠲貸
振除災沴徒曲反除陽居易見詔節未詳即乞畫
免江淮兩賦以救流瘠且多出宮人憲宗頗采納
○河東王鏐將加平章事居易以為宰相天下具
瞻非有重望顯功不可任按鏐誅求百計不郵彫
瘵例舉反所得財號為羨餘以獻今若假以名器
四方聞之皆謂陛下得所欲○會王承宗叛帝詔吐
如鏐哀割生人以求所欲○會王承宗叛帝詔吐



突承瓘率師出討居易諫唐家制度每征伐專委將帥責成焉今以承瓘為制將恐四方聞之必輕朝廷後世且傳中人為制將自陛下始帝不聽既而兵老不決居易上言不亟罷之且有四害亦會承宗請罷兵遂罷○後對殿中論執強鯁帝未諭輒進曰陛下誤矣帝變色罷謂李絳曰是子戒自拔擢乃敢爾必斥之絳曰陛下啟言者路故羣臣敢論得失若默之是箝其口反箝其口也使自為謀非所以發揚威德也帝悟待之如初○是時盜殺武元衡居易上疏請亟捕賊刷朝廷耻宰相嫌其出位不悅俄有言居易毋墮井死而居易賦新井篇言浮華無實行不可用貶江州司馬既失志能順

適所遇託浮屠生死說若忘形骸者○久之入為主客郎中知制誥穆宗好畋游獻續虞人箴以諷曰唐受天命十有二聖兢兢業業咸勤厥政鳥生深林獸在豐草春蒐冬狩取之以道鳥獸蟲魚各遂其生民野君朝亦克用寧在昔玄祖厥訓孔彰馳騁畋獵伴心發狂何以效之曰羿與康曾不是誠終然覆亡高祖方獵蕭長進言不蒲十旬未足為懼上心既悟為之輟畋降及宋璟亦諫玄宗溫顏聽納獻替從容璟趨以出鷄死握中噫逐獸于野走馬于路豈不快哉銜輟可懼審其安危惟聖之慮○河朔亂合諸道兵出討遷延無功居易上言兵多則難用將眾則不一李光顏久將有威名



裴度為人忠勇可當一面無若二人者於是天子
荒縱宰相才下坐視賊無能為居易雖進忠不見
聽○後為杭州刺史始築堤捍錢塘湖初二李黨
事興險利乘之更相奪移進退毀譽若旦暮然楊
虞卿與居易姻家而善李宗閔居易惡緣黨人斥
乃移病還東都會昌初武宗以刑部尚書卒○居易
被遇憲宗時事無不言湔剔抉摩湔子快於反多見
聽可然為當路所忌遂攢斥所繼不能施乃放意
文酒既復用又皆幼君偃塞蓋不合居官輒病去
遂無立功名意與茅行簡從祖茅敏中友愛東都
所居履道里疏沼種樹構石樓香山鑿八節灘自
號醉吟先生為之傳暮節感浮屠至經月不食葷

稱香山居士嘗與胡景吉收武中鄭揆劉真盧真

張渾狄兼謨盧貞燕集皆高年不仕者人慕之繪
為九老圖○居易於文章精切然最工詩初頗以
規諷得失及其多更下偶俗好至數千篇當時士
人爭傳雜林行賈售其國相率篇一金甚偽者相
輒能辨之初與元稹酬詠故號元白又與劉禹錫
齊名號劉白其始生七月能展書九歲暗識聲律
其篤於章蓋天稟然敏中為相請謚曰文東都江
州人為立祠焉

贊曰居易在元和長慶與元稹俱有名最長於
詩他文未能稱是也多至數千篇唐以來所未
有其自叙言闕羨刺者謂之諷諭詠性情者謂



之開通觸事而發謂之感傷其他為雜律又譏
世人所愛惟雜律詩彼所重我所輕至諷諭意
激而言質開適意澹而辭迂以質合迂宜人之
不愛也今視其文信然而杜牧謂纖豔不逞非
莊士雅人所為流傳人向子父女母交口教授
淫言媒語入人肥骨不可去蓋救所失不得不
云觀居易始以直道奮在天子前爭安危冀以
立勇雖中被斥晚益不衰當宗閔時權勢震赫
終不附離為進取計完節自高而稹中道微險
得宰相名望漼然嗚呼居易其賢哉

白敏中居易從弟

敏中字用晦長慶初第進士李聽一見許其遠到

武宗雅聞居易名欲召用之李德裕言其衰菴
及後不任事即薦敏中文詞類其兄而有器識召
為學士承旨宣宗立以兵部侍郎同平章事德裕
貶敏中抵之甚力議者訾惡德裕著書亦言惟以
怨報德為不可測蓋斥敏中云○懿宗立召拜司
徒平章事未幾加中書令自裴度以勲德居而敏
中以恩澤進咸通中致仕卒博士曹鄴責其病
不堅退且逐諫臣舉怙威肆行謚曰醜

桓彥範

桓彥範字士則潤州丹陽人以內蔭調狄仁傑曰
君之才當自光大毋卹于初學為禮○張柬之將
誅張易之等引與定策以彥範敬暉為左右羽林



將軍屬以禁兵神龍元年彥範暉率羽林兵與李
湛多祚等討賊令湛多祚就東宮迎中宗至玄武
門斬關入斬易之等后聞變而起彥範進曰往天
皇以愛子託陛下今久居東宮羣臣思天皇之德
不血刃清內難此天意人事歸李氏惟陛下傳位
后乃卧不復言中宗復位以彥範為侍中上書戒
帝曰詩以關雎為始言后妃者人倫之本治亂之
端也故舜之興以皇英而周之興以任姒桀奔南
巢禍階末嬉魯桓滅國惑始齊姜伏見陛下臨朝
視政皇后必施帷殿上預聞政事臣謂以陰乘陽
違天也以婦凌夫違人也違天不祥違人不義伏
願以社稷為重令皇后深居宮掖修陰教以輔佐

天子又道路籍籍皆云胡僧慧範託浮屠法詭惑
后妃出入禁與瀆撓朝政陛下嘗輕騎微服數幸
其居今慧範亂政危人者也不惡誅且有變帝不
省納○俄墨敕以方士鄭普思為秘書監葉靜能
為國子祭酒彥範曰貞觀時以魏徵虞世南顏師
古為監以孔穎達為祭酒如普思等方伎猥下臣
恐物議謂陛下官不擇才以天秩加私愛不從○
未幾罷彥範等政事五月加特進封扶陽郡王賜
姓韋同后屬籍○王同皎謀誅三思事洩三思誣
彥範等同逆乃貶瀧州司馬遣周利貞矯制殺之
睿宗即位追復官爵謚曰忠烈○彥範工屬文然
不甚喜觀書所志惟忠孝大略居若不能言及議

論帝前雖被詰讓而安辭定色辨爭愈切誅二張也東之將遂夷諸武薛季昶曰凶雖除產祿猶在請除之彥範不欲廣殺因曰三思机上肉爾留為天子藉手季昶歎曰吾無死所矣俄而三思竊入宮因韋后反盜朝權同功者歎曰死我者桓君也彥範亦曰主上昔為英主故吾留武氏使自誅定今大事已去得非天乎初將起事告其母母曰忠孝不並立義先國家可也

楊元琰

楊元琰字溫卿號州人主數歲未言相者視曰語遲者神定必為重器及長秀眉美鬚髯崇肩博頤居父喪七日不食服除補梓州參軍課第一五遷

荊州刺史咸有風績○初張柬之共乘艦江中私語外家革命元琰悲浮慷慨志在王室柬之執政故引為右羽林將軍謂曰江上之言君巨忘之善臣也火反王今可以勉乃與季多祚等定計斬二張進封弘農郡公敬暉等為武三思所構元琰知禍未已詭詐請祝髮事浮屠中宗不許暉戲曰胡頰應祝以多鬣似胡云元琰曰秀成不逮懼亡我不空言暉感之然已不及計暉等死獨元琰全聞元中卒謚曰忠

敬暉

敬暉字仲暉絳州平陽人弱冠舉明經聖曆初為衛州刺史時河北經突厥所駭方秋而城暉曰金



湯非粟不守豈有樂農計事池隍哉縱民歸歛園
部賴安以誅二張功加平陽郡王○初坊之已誅
薛季昶請收諸武暉亦苦諫不從三思濁亂暉每
稚坐悵恨彈指流血尋及貶為周利貞所害謚曰
肅愍

崔玄暉

崔玄暉博陵人舉明經為高陵主簿居父喪盡禮
廬有燕更巢共乳母廬有賢採常戒玄暉曰吾聞
辛亥馭云子姪仕宦有言其貧窶不自存此善也
若貨貨盈衍惡也吾嘗以為確論此見親表仕者
務多財以奉親而親不究其所從來必出于操廉
則善如其不然何異盜乎若今為吏不能忠清無

以戴天履地宜識吾意故玄暉所守以清白自名
母亡哀毀甘露降廷樹○長安元年歲為天官侍
郎當公介然不受私謁以誅二張勇封博陵郡王
會貶流古州道病卒○玄暉三世不異居家人怡
怡如也貧寓郊墅羣從皆自遠會食無他爨族人
貧孤者撫養教勵後雖秉權而子弟仕進不使踰
常資當時稱重少頗屬辭晚以非已長不復構思
專意經術子瓌亦有文瓌子渙

崔渙

渙博綜經術長論議起家亳州司勇參軍選調入
判者千餘吏部侍郎嚴挺之施特補試尋尋銘謂
曰子清廟器故以題相命○出為巴西太守玄宗



西狩謁于道帝見占奏以為明治體恨得之晚即日拜同平章事肅宗立詔渙為江淮宣諭選補使收采遺逸不以親故自嫌常曰抑才虞諂吾不忍為然聽受不甚精以不職罷○簡淡自處時望尤重遷御史大夫元載輔政與中官盤結固寵渙疾之因進見慨然論載姦帝默然會渙兼稅地青苗錢物使以錢給百官載諷皇城副留守張清撻其非由是貶道州刺史卒子縱

崔縱

縱授蓋田令德化大行縣人立碑頌德後遷京兆尹帝徙梁州追扈不及左右短縱帝曰知縱者朕也非爾輩所及後數日至授御史大夫處大體不

急細事獄訴付成僚屬而已自兵興內外官冗溢時議併省縱奏兵未息仕進者多緒在官則累遷有勞而褒賞不可廢也比選集乃據闕留人怨望滋結朝廷頗詔錄勞而諸道叙優日廣若停減吏貲非但承優者無官可叙亦恐序進者無路勝置矣詔可貞元元年德宗天子郊見為大禮使歲早用屈縱擢裁文物儉而不陋為河南尹時兵雖定民彫耗縱治簡易蠲略細苛先是戍遣者道由洛儲餼取於民縱始令官辦使五家相保自占發歛以絕胥吏之私又引伊洛溉高仰通利里閘侯州人甚宜之入為太常卿卒謚曰忠初渙為元載所抑縱訖載世不求聞達

張柬之

張柬之字孟將襄州人少涉經史令狐德棻

符今反

異其才以王佐期之中進士第永昌元年以賢良

召時年七十餘矣對策者千餘柬之第一為台蜀

二州刺史故事歲以兵五百戍姚州地險瘴到屯

輒死柬之論其弊曰臣按姚州古哀牢國城土荒

外山岨水深漢世未與中國通唐蒙開夜郎滇

管滇使年反而哀牢不附東漢光武末始請內屬置

永昌郡統之賦其鹽布毳罽以利中土其國西大

秦南交趾奇珍之貢不闕劉備據蜀甲兵不充諸

葛亮五月度瀘收其產入以益軍使張伯政選取

勁兵以增武備故蜀志稱亮南征後國以官饒此

前世置郡以其利之也今鹽布之稅不供珍奇之

貢不入戈戟之用不實於戎行實貨之資不輸於

大國實租反而空竭府庫驅率平人受役蠻夷肝腦

塗地臣竊為陛下惜之往諸葛亮破南中即用渠

率統之不置漢官不留戍兵言置官必夷漢雜居

猜嫌將起留兵轉糧為患滋重後忽反叛勞費必

甚故粗設綱紀自然久定臣謂亮之策誠盡羈縻

蠻夷之要今宜罷姚州隸焉府焉息反歲時朝覲同

蕃國增萬屯兵擇清良吏以統之疏奏不納○武

后謂狄仁傑曰安得一奇士用之仁傑曰陛下求

文章資歷今宰相李嶠蘓味道足矣豈文士齷齪

上於角反不足與成天下務哉后曰然仁傑曰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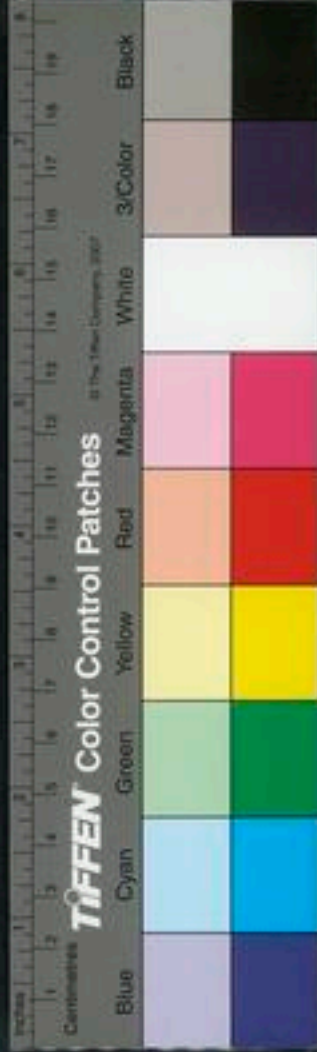
州長史張東之雖老宰相材也用之必盡節於國
即召為洛州司馬他日又求人仁傑曰臣嘗薦張
東之未用也后曰遂之矣曰臣薦宰相而為司馬
非用也乃授司刑少卿○後姚崇為靈武軍使將
行后詔舉外司可為相者崇曰張東之沈厚有謀
能斷大事其人老惟丞用之即日召見拜同平章
事誅二張也東之首發其謀以功擢天官尚書封
漢陽郡王加特進罷政事東之既失權願還襄州
養疾中宗為賦詩祖道至州持下以法雖親舊無
所縱貸俄貶龍州憂憤卒年八十二謚曰文貞東
之剛直不傳會然遷於學論次書數十篇○初易
之等誅中宗監國猶告武氏廟而天久陰不霽侍

御史崔渾奏陛下復國當正唐家位號稱天下心
柰何尚告武廟請毀之帝嘉納是日詔書下零翳
澄馭咸以為天人之應

王元互註有安社稷功人議三年表不詭聖人

袁恕已

袁恕已滄州東光人與誅二張又從相王統南衙
兵備非常以功加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將
作少匠勳務廉者以工巧進恕已恐其復啓游娛
侈麗之漸言於中宗曰務廉位九卿忠言嘉謨不
聞而專事營構上不斥之亡以昭德乃授陵州刺
史未幾進南陽郡王及貶又流環州為周利貞所



殺謚曰貞烈孫高

互註五王有安社撥功符人

索高

高字公顯慷慨有節尚擢進士第德宗將起盧杞為饒州刺史高當草詔奏曰陛下用杞為相出入三年附下罔上使陛下越在草莽犯罪當誅陛下赦不誅止貶新州俄又復拜刺史誠失天下望諫官亦力爭帝前帝曰與上佐可乎羣臣奉詔翌日遣使慰高曰朕惟卿言切至已如奏韋倫曰高言勁挺自是陛下一良臣宜加優禮○貞元二年帝以大盜後闕輔百姓貧田多荒菲詔諸道上耕牛委京兆府勸課量地給牛不滿五十畝不給高以

為聖心所憂乃在窮乏今田不及五十畝即是窮人請兩戶共給一牛從之卒憲宗時李吉甫言其忠寮特贈禮部尚書

論曰二張乳臭怙寵驕於諸武三思奸謀過二張遠甚五王定計汲汲於二張唯恐不盡誅至三思反不以厚意是得虎不縛自貽伊戚也方斯時三思宣淫韋氏著矣五王獨不知韋氏足以掣帝肘耶禍如丘山而不省故君子遭變事必資明智而後濟

贊曰五王

唐武宗之漢陽王怒已南陽王

衛兵誅嬖臣中興唐室不淹辰天下晏然其謀深矣謂中宗為英王不盡誅諸武使天子藉以



為威何其凌耶。繫牙一恣為豔，后豎兒所乘劫。持碇辱若放豚，然何哉無亦神奪其明。厚韋氏毒以興先天之業乎。玄宗先天中誅韋氏不然安享之功賢於漢平勃遠矣。

劉幽求

劉幽求，冀州人。聖曆中舉制科，中第授朝邑尉。桓彥範等誅張易之，昌宗而不殺武三思，幽求謂彥範曰：公等無葬地矣，不早計，後且噬臍不從。既而王皆為三思構死，臨淄王入誅韋庶人，預參大策。睿宗立，遷侍中，璽詔曰：頃王室不造，中宗厭代，威孽專亂，將隕社稷。朕與王公皆幾于難，幽求處危思奮，翊贊聖儲，協和義士，震殄元惡，國家之復存。

繫幽求是賴厥庸，茂馮朕用。嘉之雖昨，以土宇而賦入未廣，宜加賜賞，封二百戶。子孫孫傳國，無絕。先天元年，為尚書右僕射，同中書三品。○幽求自謂有勞于國，意望未滿，而崔沔附太平公主，有逆計。幽求與張暉定計，使暉說玄宗曰：沔等皆太平公主黨，與日夜陰計，若不早圖，且產大害。太上不得高枕矣。臣請除之。帝許之，未發也。而暉漏言，帝懼，乃流幽求於封州。明年，太平公主誅，召復舊官。純崇素忌之，奏幽求鬱快散職，有怨言。詔有司鞠治，盧懷慎等奏言：幽求輕肆不恭，失大臣體。貶睦州刺史。卒于道。六年，詔與蘇瓌配享睿宗廟庭。

崔日用滑州人擢進士第陰附安樂公主得稍遷
及韋后專制畏禍及乃私謁臨淄王以自託且密
贊大計及韋氏平以功授黃門侍郎○坐與薛稷
相忿競罷政事後由荊州長史入奏計因言太平
公主逆節有萌帝曰畏驚太上皇柩何日用曰庶
人之孝承順顏色天子之孝惟安國家定社稷帝
納之及討逆以功進吏部尚書坐累出為并州刺
史卒并人懷其惠吏民數百皆縞服送喪○日用
才辯絕人而敏于事能乘機反禍取富貴先天後
求復相然亦不獲也嘗謂人曰吾平生所事皆適
時制變不專始謀然每一反思若芒刺在背云

王琚

王琚懷州人敏悟有才畧明天文象緯年甫冠王
同皎器之會謀刺武三思事洩亡命自備於揚州
富商家識非庸人以女嫁之厚給以贖琚亦賴以
濟○睿宗立還長安○琚是時方補諸暨縣主簿過
謝東宮太子遽召見琚曰今天下已定太平專思
立功太平公左右大臣多為其用竊為殿下寒心
太子曰計將安便琚曰太子誠召張說等計之憂
可紓也太子喜恨相知晚太子受內禪公主謀益
甚琚見事迫請帝決策及從帝至樓下誅蕭至忠
等事平進戶部尚書封趙國公○帝於琚眷委特
異時號內宰相或說帝曰王琚說譎縱橫可與履
危不可與共安方天下已定宜益求純樸經術士

以自輔帝悟稍疏之拜澤州刺史琚自以立勲性
豪侈受饋遺至數百萬贈反李林甫恨琚恃勇使
氣欲除之使人勅發琚宿賊琚懼仰藥死○始琚
為中書侍郎母居洛陽來京師責琚曰爾家上世
皆州縣職今汝以諂佞取容海內切齒吾恐汝家
墳墓無人復掃除也琚卒不免

王毛仲

王毛仲高麗人長事臨淄王及王為皇太子以毛
仲知東宮馬駝鷹狗等坊與誅蕭至忠等以功進
輔國大將軍檢校內外閑廐知監牧使與諸王及
姜皎等侍禁中至連榻而坐帝暫不見惘惘若有
失見則釋然開元九年詔為朔方道防禦討擊使

毛仲始見飾擢頗持法不避權貴為可喜事兩營
萬騎及閑廐官吏憚之無敢犯雖官田草萊樵飲
不敢欺於牧事尤力婉息不訾初監馬二十四萬
後乃至四十三萬帝東封取牧馬數萬匹每色一
隊相間如錦繡天子才之還加開府儀同三司自
開元後唯王仁皎姚崇宋璟及毛仲得之然資小
人志既滿不能無驕遂求為兵部尚書帝不悅位
卑者或踞見廷意即侮辭以氣凌之直出其上高
力士等銜之它日從容曰北門奴官皆毛仲所與
不除之必為大患後毛仲移書索甲仗少尹嚴挺
之以聞有詔貶濱州

贊曰

幽求之謀紹京之果日用之智琚之辯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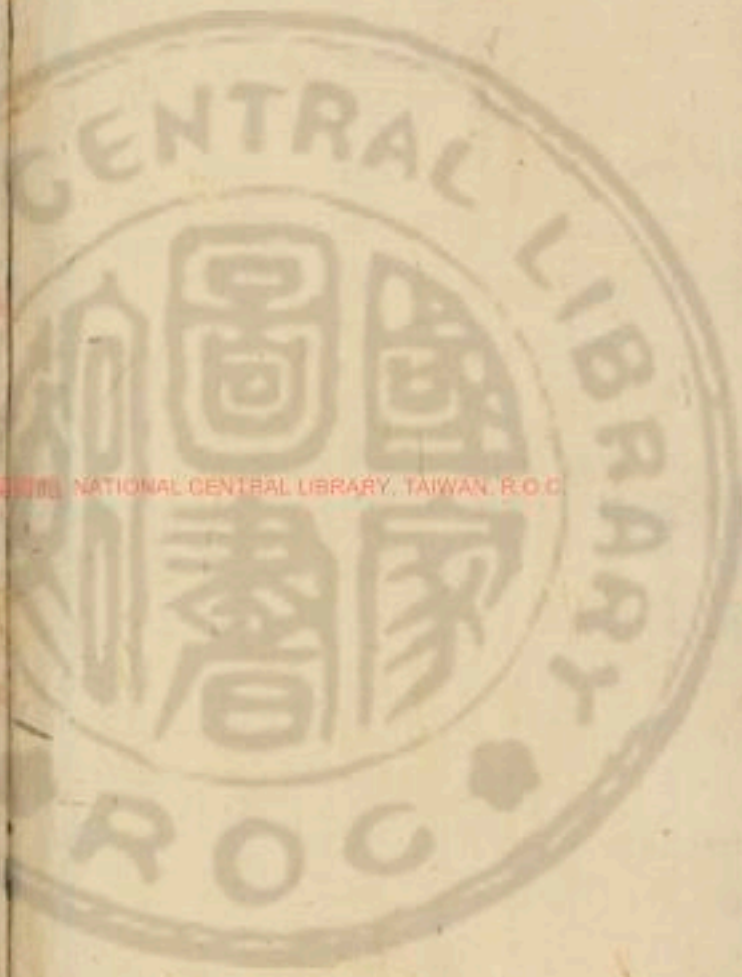


足濟危紓難方多故時必資以成功者也雄邁
之才不用其奇則厭然不綸誠不可共治平哉
姚崇勸不用秀臣宜矣然待幽求等恨太薄云
毛仲小人志得而驕不足論已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二十五



連 愈 不 見 其 有 之 初
乃 其 使 具 聖 益 此 愈 乃 以
一 多 者 及 愈 則 文 以 一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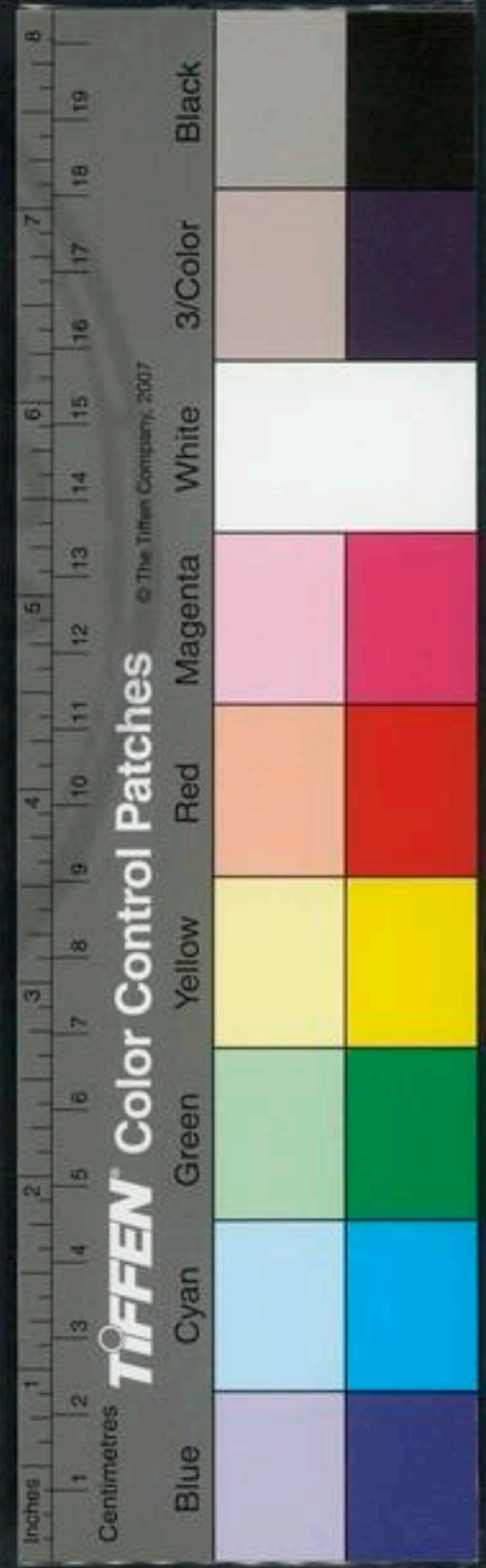


十七史

卷之六

| | | | | | | | | | | | | | |
|-----|-----|-----|-----|-----|-----|-----|-----|-----|-----|-----|-----|-----|-----|
| 宋璟 | 姚崇 | 和逢堯 | 趙彥昭 | 韋巨源 | 盧莊用 | 蕭至忠 | 李嶠 | 郭震 | 韋縉 | 韋陟 | 韋安石 | 魏元忠 | 唐列傳 |
| 張弘靖 | 張嘉貞 | 張延賞 | 韓洄 | 韓滉 | 韓休 | 張九齡 | 杜暹 | 李元紘 | 盧懷慎 | 魏和古 | 張說 | 蘇頲 | 蘇瓌 |
| 崔沔 | 裴守真 | 齊澣 | 席祿 | 倪若水 | 潘好禮 | 許景先 | 王志愔 | 鄭惟忠 | 李傑 | 尹思貞 | 蘇珣 | 裴暉 | 洛乾曜 |
| 李適之 | 崔隱甫 | 楊錫 | 宋慶禮 | 楊囑 | 裴濟 | 裴寬 | 裴濟 | 嚴從 | 嚴武 | 嚴挺之 | 王丘 | 李朝隱 | 盧淡 |
| | | | | | | | | | | | | | 李勉 |
| | | | | | | | | | | | | | 李程 |
| | | | | | | | | | | | | | 李石 |
| | | | | | | | | | | | | | 李夷簡 |
| | | | | | | | | | | | | | 李峴 |

卷之六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二十六

列傳

魏元忠

魏元忠宋州宋城人為太學生跌蕩少檢結反此久

不調江融曉兵術元忠從之游盡傳所學儀鳳中

竊吐着數盜邊元忠上封事言命將用兵之要曰

天下之柄有二文武而已至制勝御人其道一也

今言武者先騎射不稽之權略言文者首篇章不

取之經綸養由基射能穿楊不止鄢陵之奔陸機

識能辨亡無救河橋之敗斷可見已夫才生於世

世實領才何世不生才何才不資世故物有不求

未有無物之歲士有不用未有無士之時也志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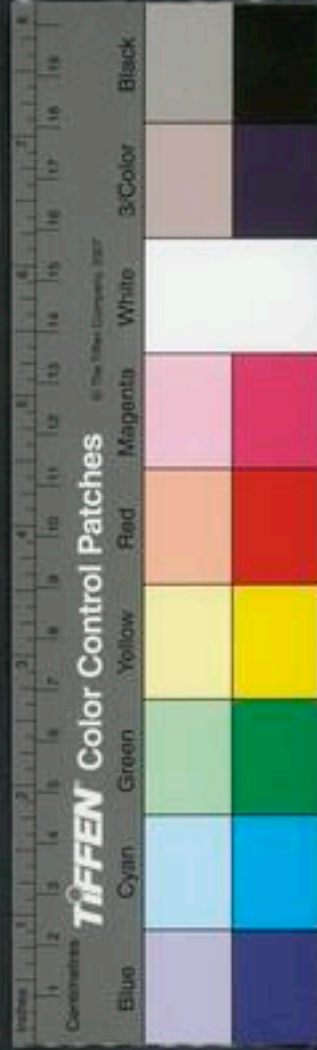
在富貴與貧賤皆思立功名以傳于後然知已難
而所過罕士之懷琬琰就煨塵抱棟幹困溝壑者
悠、之人直觀此士之貧賤安知其方略哉故漢
拜韓信舉軍驚笑蜀用魏延群臣歎望吐賊以漢
文帝不知魏尚賢而因之知李廣才而不用乃歎
其生不逢時夫以廣之才天下無雙時方歲事匈
奴而卒不任故近不知尚廣之賢而遠想廉頗李
牧馮唐是以知其有而不能也晉羊祜謀舉吳
賈充荀勗沮之祜歎曰天下事不如意十常七八
此據文功名之地而不獲展其志也布衣之人懷
奇拒策而望朝秦暮召豈易得哉臣願歷訪文武
五品以上得無有智如羊祜武如李廣而不得聘

其才者乎又言人無常俗政有治亂軍無常勝將
有能否兵為王者大事存亡繫焉將非其任則殄
人敗國齊段孝元有言持大兵如擊盤水一致蹶
跌上倉何反下徒此求止可得哉周亞夫堅壁以
挫兵楚司馬懿開營而困諸葛亮此皆全軍制勝
不戰而卻敵是知大將臨戎以智為本今之用人
類將家子或死事孤兒進非幹略若之何用之且
建功者言其所濟不言所來言其所能不言所藉
若陳湯呂蒙馬隆孟觀悉出貧賤而勲伐甚高不
聞其家世將帥也故陰陽不和握士為相蠶額不
廷擢校為將命以四海之廣億兆之衆豈無卓越
之士臣恐未之思乎又賞者禮之基罰者刑之本



禮榮則謀夫竭其能賞厚則義士輕其死刑正故
君子勗其心罰重則小人懲其過賞罰者軍國之
綱紀政教之葉石吐蕃本非強敵而薛仁貴郭待
封至秦甲長帥脫身以免國家寬政罪止刑除網
漏吞舟何以過此夫賞不勸謂之止善罰不懲謂
之縱惡今罰既不行賞復難信故議者皆謂比日
征行虛立賞格而無其實且黥首雖微不可以欺
安有寓不信之令致虛賞之格乎夫明鑑所以照
形往事所以知今臣請借近以為喻太宗征高麗
張君入不進擊賊斬之旗下臣以為仁貴等敗重
於君又使早誅之則諸將豈復有負哉慈父多敗
子嚴家無格虜且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節儉

臣恐陛下病之於不廣大過在於慈父斯日月一
蝕也凡人識不經遠皆言吐蕃戰前隊盡後隊方
進不積殺數百萬無大舉之資臣以為吐蕃之望
中國猶孤星之對太陽有自然之大小不疑之明
暗夷狄雖禽獸亦知愛其性命豈肯前盡死而後
進哉自仁貴等覆師喪氣故虜得跳梁山谷虜
反又師行必藉馬力不數十萬不足與虜爭臣請
天下自王公及齊人挂籍之口人稅百錢又弛天
下馬禁仗民得乘大馬不為數限不三年人間畜
馬可五十萬即詔州縣以所稅口錢市之若王師
大舉一朝可用國家之利也高宗善之○遷監察
御史帝嘗從容曰外以朕為何如主對曰周成康



漢文景也然有遺恨乎曰有之王義方一世豪英
而死草萊議者謂陛下不能用賢帝曰我適用之
聞其死顧已無及元忠曰劉箴器行副於才陛下
所知今七十為尚書郎徒歎彼而又棄此帝默然
慙○後任御史中丞為米俊臣所構將既刑神色
不動俄赦免死召復舊官武后曰卿累負謗錄何
耶對曰臣猶鹿也羅織之吏領臣肉為之羹耳○
又為靈武道行軍大總管禦突厥元忠馭軍持重
雖絲赫然功而亦未嘗敗時二張勢傾朝廷元忠
嘗奏之易之等恨怒因請元忠扶太子為耐久朋
遂下制徵詔引元忠等辨於廷不能決昌宗乃引
張說為證說曰臣不聞也易之遽曰說與同遊說

曰臣知附易之朝夕可宰相從元忠則族滅今不
敢面欺恨元忠之寃后寤其請然重違易之故貶
元忠高要尉○中宗復位拜中書令武三思用事
王同皎謀誅不克反被族元忠居其間依違無所
建明初元忠相武后有清正名至是輔政天下傾
望冀幹正王室而稍憚權倖不能賞善罰惡譽望
大減袁楚客者以書規之曰安天下者先正其本
本正則天下固太子天下本譬之大木無本則枝
葉零悴國無太子朝野不安儲君有次及之勢故
師保教以君人之道用蘊崇其德所以重天下也
今皇子既長未宜嬗嗣是天下無本天下無本猶
木而亡根枝葉何以存乎願君侯以清宴之間言



於上擇賢而立之此安天下之道曠而不置朝廷
一失也幕府者丈夫之職今公主並開府置吏以
女處男職所謂長陰抑陽也而望陰陽不愆風雨
時若得乎此朝廷二失也今度人既多緇衣半道
不本行業專以重寶附權門皆有定直苛之賣官
錢入公府今之賣度錢入私家以茲八道徒為游
食此朝廷三失也倡優之輩曰耳目之好遂授以
官非輕朝廷亂正法邪人君無私怒害物私賞費
財况私人以官乎此朝廷四失也近詔博求多士
雖有好賢之名而無得賢之實蓋有司選士非賄
即勢非為官擇吏乃為人擇官葛洪有言舉秀才
不知書察孝廉濁如泥高第賢良各如蠅此朝廷

五失也園豎者給宮掖掃除事古以奴隸畜之中
古以來大道乖喪疎賢哲親近習故豎刀亂齊伊
戾敗宋君側之人衆所畏懼所謂鷹頭之蠅廟垣
之鼠者也今大君中興獨有園豎坐升班秩乃盈
千人館青紫耗府藏此朝廷六失也公主疏築臺
沼崇峙觀廡功用不絕夫為君所以養人非以害
人今外戚不助養而反害之是使人主受謗天下
此朝廷七失也先王欲人治必選材欲人安必有
事此誠同天下憂也人有桀君共之君有桀人慶
之命州牧縣宰非以選進剗利自私人不聊生而
更負外置官非助桀歟古語有之十羊九牧羊既
不得食人亦不得息此朝廷八失也政出多門大



亂之漸近封數夫人皆先帝宮嬪而今出入禁掖
使內言必出外言必入國將弄君之法縱而不禁
非所以重宗廟固國家此朝廷九夫也今有引鬼
神執左道以惑主者託鬼神為難知故致其詐而
據非才之地食非德之祿此國盜也此朝廷十夫
也君侯不正誰與正之元忠得書益漸以三思專
權思有以誅之遂為宗楚客等所譖貶務川尉卒
○元忠始名真宰以諸生見高宗高宗慰遣不知
謝即出儀舉自安帝自送謂薛元超曰是子未習
朝廷儀然名不虛謂真宰相也避武后母諱改今
名

五姓改脩氏族志齊才山東木強鳥足論國

事

安樂秉心忠一則本敬

韋安石

韋安石京兆人舉明經調乾封尉蘇良嗣器之謂
曰大才當大用徙滂州縣可乎薦于武后擢并州
司馬有善政拜德鄉二州刺史安石性方重不苟
言笑其政尚清嚴吏民尊畏久視中遷文昌右丞
以鸞臺侍郎同平章事時二張及武三思寵橫安
石數折辱之陸元方自以為不及退告人曰韋公
真宰相○后嘗幸興泰宮議趨疾道安石曰此道
板築所成非自然之固况萬乘可輕乘危哉后為
回輦中宗嘗幸安樂公主池主請御船安石曰御
輦舟乘不測非帝王事乃止○唐宗立封郇國公

卒子陟

韋陟

陟字殷卿甫十歲授溫王府東閣祭酒風格方整
善文辭書有楷法一時知名士皆與游開元中
居喪杜門不出八年親友更往敦曉乃強調為洛
陽令宋璟歎曰威德遠範盡在是矣張九齡引為
舍人與梁涉孫遊並司書命時號滑才○遺禮部
侍郎陟於鑒裁尤長裁故事取人以一日試為
高下陟許自通所工先既其能試之已乃程考由
是無遺材○遷吏部侍郎選人多偽集與正調相
冒陟有風采擿辨無不伏者黜正數百負銓綜號
為公平然任威嚴或至詈詰議者訾其峻又自以

門品可坐借三公居常簡貴視僚黨警然其以道
誼合雖後進布衣與均禮○俄遷封郾國公坐事
貶後為河東太守以失職內快不稱也乃毀
廡隅頌餉謝權倖下殺及謂後欲自結○肅宗即
位雅聞陟名欲倚以相及是遷延疑有顧望意止
除御史大夫卒○性侈縱喜飾服馬侍兒園童列
左右常數十侍於王宮主第窮治僕羞擇膏腴地
蕪穀麥蕪以鳥羽釋米每食視庖中所棄其直
猶不減萬錢安公侯家雖極水陸曾不下筋○常
以五采牋為書記使侍妾主之其裁答受意而已
皆有楷法陟唯署名自謂所書陟字若五采雲時
人慕之號郾公五雲體○然家法情整教子允就

學夜分視之見其勤旦日問安色必怡稍怠則立堂下不與語雖家僮數十然應門賓客必乞主之

韋緇

韋緇在石凡叔夏子

韋緇開元時遷太常唐興禮文雖具然制度繆缺不倫至顯慶二十三年敕令以籩豆之薦未能備物詔禮官學士共議緇請宗廟籩豆皆加十二版均韋述議曰禮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咸在聖人知孝子之情深而物類無限故為之節使物有品器有數貴賤差降不得相越今欲以甘旨肥濃皆充於祭苟踰焉制其何益焉雖籩豆有加不能備也若曰以今之珍求神無方是簠簋可去而盤盂栝案當御矣

楊濟秋天

韶謨可御而

筮筭笛應奏矣請如故崔沔曰古者有所飲食必先嚴饌未火化則有毛血之薦未總稟則有玄酒之奠至後王作酒醴用犧牲故有三牲八簋五齊九醑然神尚玄可存而不可測也祭主敬可備而不可廢也唐家清廟時享禮饌備進周法也園寢上食時膳具陳漢法也職貢助祭致遠物必有新必薦順時令也大丘祭器視物所宜故大羹古饌也或以甑、古器也祀羹時饌也或以釀天與則五釀時器也雖加籩豆十二未足盡天下之美請如舊便玄宗乃詔太常擇品味可增者稍加焉

郭震

郭震字元振魏州人少有大志十六與薛稷趙彥



昭同為太學生家嘗送資錢四十萬會有錄服者
叩門自言五世未葬願假以治喪元振舉與之無
火吝一不質名氏援等嘆咳○十八舉進士為通
泉尉任俠仗氣檢去小節武后召與語奇之索所
為文章上寶劍篇后覽嘉歎○突厥止着聯兵寇
涼州拜元振為涼州都督初州境輪廣古驢及東
西為廣內
北為纜四百里虜來必傳城下元振始於南破口
置柶戎城北積置白亭軍制東要路自是州無虜
憂又遣李漢通開屯田盡水陸之利稍收豐衍至
匠織易數十斛支廢十年牛羊被野治涼五歲普
撫御夷夏畏慕令行禁止道不舉遺河西諸郡置
生祠揭碑頌德○神龍中制遷安西大都護西突

厥部落秋塞頤和○肅宗女召為太僕卿將行安
西酋長有勢面哭逆者旌節下至門闕去涼州猶
八百里城中爭具壺漿歡迎先天二年以兵部尚
書同中書門下三品○玄宗誅太平公主也肅宗
卿承天門諸宰相走伏外省獨元振總兵扈帝事
定進封代國公○復為朔方大總管以備突厥未
行會玄宗講武驪山既三令帝親鼓之元振遽奏
禮止帝怒軍容不整將斬之劉幽求張說扣馬諫
乃赦死流新州起為饒州司馬道病卒○元振雖
火雄邁及貴居處乃儉約手不置書人莫見其喜
愠自朝選對親欣、退託室儼如也

贊曰起韋皆感際而喬似矣及在昏主側臣間



臨機會不一引手堪奸邪之謀誠可鄙哉時武宗
三臨中宗與薛后居其別後旋無所其間安石時
建至龔后黷主以烝諧據宗社亦不肯從也古
所謂具臣者諒乎元振勿顯御完一跌未復世
恨其蚤歿云

李嶠

李嶠字巨山趙州人為記時夢人遺雙筆自是有
文辭十五通五經二十擢進士第始調安定尉舉
制策甲科遷長安時畿尉名文章者賂賓王劉光
業嶠最少與等庚○授監察御史會來俊臣構伏
仁傑李嗣真等獄將抵死救嶠與張德裕劉憲覆
臉德裕等內知其寃不敢異嶠曰知其任不申是

謂見義不為者卒與二人列其任久乃召為鳳閣
舍人文冊大號令多主為之○初置右御史臺察
州縣吏善惡風俗得失上疏曰禁網上疏法象宜
簡、則法易行而不煩雜既則所羅廣而不苛碎
伏見垂拱時諸道地察使以三月出盡十一月奏
事每道所察吏多者二千少亦千計要在品覈才
行而覆版之今期會迫促奔逐不暇欲望詳究兩
能不亦艱哉此非懇於職才有限力不逮耳臣願
量其功程以為御制使器周於用力齊於時然後
得夫可以精覈矣○又言今所察按準漢六條而
推廣之則無不包矣為在多張事目也且朝廷萬
機非無事而機事之勤常在四方請十州置一御

史以赫威為之限容其身到屬縣過岡里督察茲
訛采風俗然後可謀其成功且御史出入天禁勵
已自修按劾回庸糾撓隱欺比他吏相百也陛下
誠擇能者委之莫不盡力效死矣武后善之下制
析天下為二十道擇堪使者為衆議沮止○成知
天官侍郎天官同禮也同平章事張易之敗坐附
會貶通州刺史數月以吏部侍郎召神龍二年
為中書令嶠在吏部時陰欲藉時望沒宰相乃奏
置負外官數千既吏衆根府庫虛耗乃上書啟各
于時曰蓋內非曰元首之尊居有重門擊柝之衛
出有清警戒道之禁所以備非常息異望誠不可
易舉動慢防閑也陛下厭康逸輕尊嚴微服潛遊

闕塵過市縱不自惜奈宗廟蒼生何又言分職建
官不可以濫自帝室中興以不慎爵賞為患冒級
躡階朝陞夕改正闕不給加以負外非求賢助治
之道請敕有司料其可用進不可用退中宗以嶠
身宰相乃自陳失政巧罷官無所嫁非手詔詰責
嶠惶恐復視事○肅宗文罷政事初中宗崩嶠嘗
密請以相王諸子不宜留京師及玄宗嗣位獲其
表貶滁州別駕卒○嶠富才思有所屬級人多傳
諷武后時汜水獲瑞石嶠為御史上皇符一篇為
世譏薄然其仕前與王勃楊盈川孫中與崔融蘇
味道齊名晚諸人沒而為文章宿老一時學者取
法焉

五註為文章四友其補楚客懷姦崎務自安
無所稱正觀下

蕭至忠

蕭至忠沂州人少與反期諸路會雨雪人引避至
忠曰寧有與人期可以失信卒反至乃去衆歎服
仕遷監察御史劾秦蘇味道贓貪超拜吏部負外
郎至忠長擊銜譽聞當時○中宗神龍初為御史
中丞而李承嘉為大夫帝讓諸御史曰彈事有不
容大夫可乎衆不敢對至忠獨曰故事臺無長官
御史天子耳目也其所請奏當專達若大夫許而
後論即劾大夫者又誰白哉承嘉慚至是承嘉為
戶部尚書至忠劾承嘉等罪百寮震悚○尋授中

書侍郎同平章事上疏陳時政曰求治之道首于
用賢苟非其才則官曠官曠則事廢事廢則人殘
今授職用人多因貴要為粉飾上下相蒙苟得為
是天官爵公器也恩幸私忠也若公器而私用之
則公義不行而勞人解體私謁開而正言塞日腹
目削卒見凋弊今列位已廣冗負復倍瑩閣之內
未禁充滿官秩並輕息賞彌數才者不用者不
才故人不致力官匪其人欲求治固難矣願陛下
愛惜爵賞官無虛授進大雅以樞近退小人於用
左使政令惟一私不害公帝不納○俄為中書令
時楚客懷奸植黨而韋巨源楊再思李嶠務自安
無所稱正至忠介其間獨不能隨時望翁然歸重

帝亦曰宰相中至忠最憐我○出為晉州刺史治
有名默吸遣大臣來朝見至忠風采遠颯畏爾謂
人曰是宜相天子何乃居外牙及太平公主寢用
事至忠乃附納復為中書令○至忠始在朝有風
望容止開敏見推為名臣外方直糾擿不法而內
無守觀時輕重而去就之玄宗賢其為人後得源
乾曜亟用之謂高力士曰若知吾進乾曜遽牙吾
以其貌言似晉至忠力士曰彼不嘗負陛下乎帝
曰至忠誠國器但晚謬爾其始不謂之賢哉

盧藏用

盧藏用字子潛幽州人能屬文舉進士不得調與
兄偕隱終南少室二山與陳子昂趙貞固友善長

安中天則召授左拾遺武后作興泰宮於萬安山上
疏諫曰陛下窮人力以事土木臣恐議者以陛下
為不愛人而奉已也忠臣不避誅震以納君於仁
明主不惡切諫以趨名于後陛下誠能發明則以
勞人為辭則天下必以為愛力而若已也不從神
龍中制累擢中書舍人附太平公主、誅流新州
○歲用善善龜九宮術工草隸大小篆八分善琴
奕思精遠士貴其多能嘗以俗徇陰陽拘畏乖至
理泥變通有國者所不宜專謂天道從人者也古
為政者刑獄不濫則人壽賦斂者則人富法令有
常則邦寧賞罰中則兵強禮者士所歸賞者士所
死禮賞不倦則士爭先否者雖探時行罰消日出

號無成功矣故任賢使能不時日而利明法雷令
不下筮而吉養勞貴功不禱祠而福乃為祈禱論
以暢其方世謂知言○子昂貞固前死箴用撫其
孤有恩人稱能終始矣○始隱山中時有意當世
人目為踵駕隱士脫乃徇權利務為驕縱素節盡
矣司馬承禎嘗召至闕下將還山箴用猶終南曰
此中大有嘉處承禎徐曰以僕視之仕宦之捷徑
耳箴用慙

五註方外十天

韋巨源

韋巨源與安石同系有吏幹武后時累遷夏官侍郎
郎同鳳閣臺臺平章事其治委碎無大體時要官

執執政以次用其親巨源東華當除十人楊再思
得其一試問餘授皆諸宰相近屬再思喟然曰吾
等誠負天下巨源曰時當爾耳箴賢有德終莫得
進士大天莫不解體○韋后自言衣箱有五色雲
巨源倡其偽乃與宗楚客等推廢祥妖陰尊韋氏
行武后故事俄遷尚書左僕射仍知政事帝方南
郊巨源請后為更獻而自為終獻及臨淄王平諸
韋家人請避之巨源曰吾大臣無容見難不赴出
都街亂兵殺之

趙彥昭

趙彥昭字奕然甘州人父武孟以游獵以所獲饋
其母、汝曰汝不好書而執蕩吾安望汝不為食



武孟感激遂力學淹該書記自長安丞為右臺侍
御史著河西人物志十篇○彥昭少豪邁風骨秀
爽及進士第累遷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以權幸進
中宗時有巫趙袞道出入禁掖彥昭以姑事之
其得宰相巫力也會姚崇執政惡其為人貶江州
別駕卒

和逢堯

和逢堯岐州人武后時負鼎詣闕下上書自言願
助天子和任百度有司責曰天子聖明百司以和
尚何所調流莊州十餘年乃舉進士高第○突厥
默啜請尚公主逢堯以御史中丞稱鴻臚卿漢書
曰此各武
名大鴻臚卿報可默啜遣貴近來曰詔送金鏤具

鞍乃塗金非天子意使者不可信請罷和親欲馳
去逢堯乃牽持其人謂曰漢法重女昏而送鞍具
欲安且久不可以金為貴可汗乃貧金而不貴信
耶默啜聞曰漢使至吾國衆矣斯食鐵石人不可
易曰備禮以見逢堯說之曰天子昔為單于都護
恩與可汗通焉好可汗當嚮風慕義襲冠冕取重
諸蕃默啜信之為斂髮紫衣南面再拜稱臣遣子
入朝逢堯以使有指擢戶部侍郎坐善太平公主
斥朗州司馬逢堯欲說當大事敢微福故卒以附
麗廢然唐與奉使者稱逢堯

賢曰異哉玄宗之器簡至忠也不亦感乎至忠
本非賢而寄賢以奸利失之則選利以喪賢烟



艷后扶寵主取宰相謀間王室身誅家破遺其無窮而帝以乾曜似之遽仗膏國是帝舉不知至忠之不可用又不知乾曜之所可用也或稱帝不以罪掩才蓋可惟歎嗚呼力士賊高夫庸人不能發擢天子之迷若曰至忠賢於初固不謬於末果不賢於初惟陛下畜之如是帝且悟往失而精未鑑已其後相李林甫將安祿山皆基於不明身于岷隄信目取之歟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二十六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二十七

列傳

姚崇

姚崇字元之陝州硤石人少調儻尚氣節又調他不長乃好學舉下筆成章五遷夏官郎中契丹擾河北兵檄叢進崇奏狀若流武后賢之即拜侍郎○后嘗語左右往周興來俊臣等數治詔獄朝臣相建引一切承反朕意其枉更昇近臣臨問皆得其手牒不寃朕無所疑即可其奏自俊臣等誅遂無反者然則向論死得無寃邪崇曰自垂拱後被告者類自誣當是時以告言為功故天下號曰羅織甚於漢之鉤黨雖陛下使近臣覆訊彼尚不自

艷后扶寵主取宰相謀間王室身誅家破遺其無窮而帝以乾曜似之遽仗膏國是帝舉不知至忠之不可用又不知乾曜之所可用也或稱帝不以罪掩才蓋可惟歎嗚呼力士賊高夫庸人不能發擿天子之迷若曰至忠賢於初固不謬於末果不賢於初惟陛下畜之如是帝且悟往失而精未鑑已其後相李林甫將安祿山皆基於不明身于岷隄信目取之歟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二十六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二十七

列傳

姚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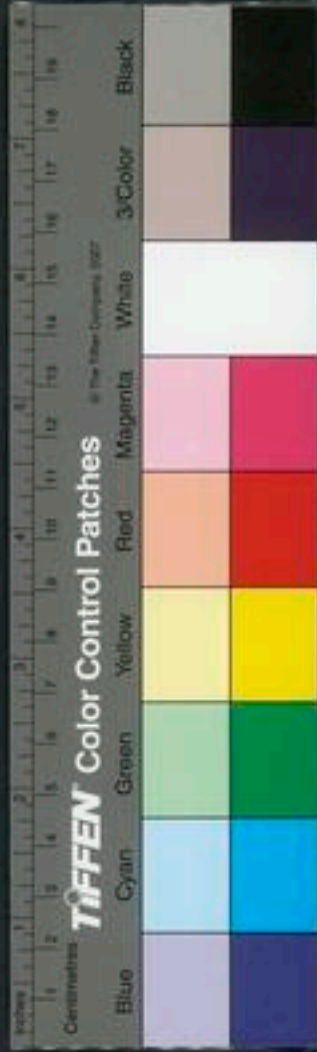
姚崇字元之陝州硤石人少調儻尚氣節又調他不長乃好學舉下筆成章五遷夏官郎中契丹擾河北兵檄叢進崇奏狀若流武后賢之即拜侍郎○后嘗語左右往周興來俊臣等數治詔獄朝臣相建引一切承反朕意其枉更昇近臣臨問皆得其手牒不寃朕無所疑即可其奏自俊臣等誅遂無反者然則向論死得無寃邪崇曰自垂拱後被告者類自誣當是時以告言為功故天下號曰羅織甚於漢之鉤黨雖陛下使近臣覆訊彼尚不自

保敢一搖手以悖酷吏意我今賴天之靈發寤陛下凶豎穢蔑朝廷又安臣以一門百口保內外官無復反者后悅曰前宰相務順可徇我為淫刑主聞公之言乃得朕心○聖曆三年缺進平章事張易之私有請於崇不納張柬之謀誅二張遂叅計議後五王被害而崇獨免○睿宗立進中書令玄宗在東宮太平公主干政宋王成器等分典閑廐禁兵崇與宋璟建請主託東都出諸王為刺史以壹人心去怨太子惧上疏以崇等甚問王空基瓦敗申州刺史移徐潞二州遷揚州長史政傑宗簡甫人為紀德于碑○從同州刺史先天二年宗玄宗講武新豐故事天子行幸牧守在三百里者

得請行在時帝亦密召崇至帝方獵渭濱即召見帝曰公知獵乎對曰不知所也臣年二十居廣成澤以呼鷹逐獸為樂張懷瓘謂臣當位王佐無自棄故折節讀書遂待罪將相然火為獵師老而猶能帝悅與俱馳逐緩急如肯帝歡甚既罷乃咨天下事哀、不知倦帝曰卿宜速相朕崇知帝大度銳于治乃先設事以堅帝意即陽不謝帝恠之崇曰跪奏臣願以十事聞陛下度不可行臣敢辭帝曰執為朕言之崇曰垂拱以來以峻法繩下臣願政先仁恕可乎朝廷覆師青海未有奔復之悔臣願不倖邊功可乎比來壬倭冒觸憲網皆得以寵自解臣願法行自近可乎后氏臨朝喉舌之任

出國人之口臣願寔豎不與政可乎戚里貢獻以
自媚于上公卿方鎮寔亦為之臣願租賦外一絕
之可乎外戚貴主更相用事班序荒雜臣請戚屬
不任臺省可乎先朝襄押大臣虧君臣之嚴臣願
陛下接之以禮可乎燕飲融羣月持以忠被罪自
是諍臣沮折臣願群臣皆得批逆鱗犯忌諱可乎
武后造福先寺上皇造金仙玉真二觀費銀百萬
臣請絕道佛營造可乎漢以祿養國祿亂天下國
家為甚臣願推此鑿戒為萬代法可乎帝曰朕能
行之崇乃頓首謝■翌日拜兵部尚書同中書門
下三品封梁國公中宗時近戚奏度僧尼溫戶糧
丁因避賦役至是崇建言佛不在外悟之于心行

事利並使蒼生安穩是謂佛理烏用研人以用其
教帝善之詔天下汰僧偽濊髮而農者餘萬二千
人○崇嘗在帝前序次郎史帝左右顧不主其語
崇惧再三言之卒不答崇趨出高力士曰陛下新
即位宜與大臣裁可否今崇恣言陛下不應非虛
懷納諫者帝曰我任崇以政大事吾當與決至用
郎史崇顧不能而重煩我耶崇聞乃安由是進賢
退不肖而天下治○開元四年山東大蝗民飢且
拜坐視食苗不敢捕崇奏詩云東彼蠹賊付畀災
火此除蝗之詔也乃出御史為捕蝗使分道殺蝗
倪若水上言除天災者當以德昔劉聰除蝗不克
而害愈甚崇移書謂之曰聰偽主德不勝妖今妖



乃崩况廟積年而不自當靈乎但壞與行會不緣
行而壞且陛下以國中無平翰餉告勞日以幸東
都所以為人不為已也帝曰卿言正契朕意詔所
司如崇言天子遂東○八年授太子少保卒諡曰
文獻○崇在長吏道處決無淹思三為宰相常兼
兵部故屯戍并候士馬儲械無不諳記（玄宗初立
賓禮大臣故老雅尊遇崇每見便殿必為之興去
輒臨軒以送他相莫如也時承權威干政之後綱
紀大壞先天末宰相至十七人莖首要職不可數
崇常先有司罷冗職修制度擇百官各當其材請
無廣釋道無數移吏繇是天子責成于下而權收
于上矣○茲資權誦始為同州張說以秦蠹諷趙

考昭劾崇及當國說惧請王申款崇他日朝衆
趨出崇曳踵為有疾狀帝召問之對曰臣損足曰
無甚痛乎曰臣心有憂痛不在足間以故曰岐王
陛下愛弟張說輔臣而察乘車出入王家恐為所
誦故憂之於是出說相州魏知古崇所引及同列
稍輕之出撰吏部尚書知東都選知古蠹焉時崇
二子在洛通賓客饋遺惡舊請託知古歸悉以聞
他日帝召崇曰卿子才乎皆安在崇揣知帝意曰
臣二子分司東都其為人多欲而慮慎是必嘗以
事干魏知古帝始以崇私其子或為隱微以言動
之及聞乃大喜問安從得之對曰知古臣所薦也
臣子必謂其見德而請之帝於是愛崇不私而薄



知古欲斥之崇曰臣子無扶掖陛下法而逐知古
人必謂陛下私臣乃止然卒罷為工部尚書○崇
始名元崇至開元世避帝號更以今名

宋璟

宋璟邢州南和人耿介有大節好學工文辭舉進
士第遷鳳閣舍人居官鯁正武后高其才張易之
誣魏元忠有不臣語引張說為驗將廷辯說惶遽
璟謂說曰名義至重不可簡正人以求苟免緣此
受謫奈香多矣說感其言以密對元忠免死○遷
左臺御史中丞會飛書告張昌宗引相工觀吉凶
者璟請窮治后曰易之等託候假詔原之赦二張
諸璟謝璟不見曰公事公言之若私見法無私也

顧左右歎曰吾悔不先碎堅于首而今亂國經嘗
宴朝堂二張列卿三品璟階六品居下坐易之謫
事璟虛位揖曰公第一一人何下坐璟曰才劣品卑
卿謂第一何耶是時朝廷以易之等內寵不名其
官呼易之五郎昌宗六郎卿善果曰公奈何謂五
郎為卿璟曰以官正當為卿君非其家以何郎之
云○神龍初為吏部侍郎中宗嘉其直遷黃門侍
郎武三思怙烝寵數有請于璟、厲答曰今復于
明辟王宜以侯託第安得尚干朝政獨不見產祿
事乎後韋月將告三思亂宮掖三思諷有司論大
逆不道帝詔殊死璟不奉詔乃流月將嶺南○歷
杭州二州政清殺吏下無敢犯者○肅宗立以吏

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先是崔沔卿惜典選為
成此于奪至此用二成兩猶不能給更置比冬選
流品消并環與季入盧從歷澄革之銓總平允太
平公主不利東宮乃與姚崇自奏出公主諸王於
外帝不能用○玄宗開元初徙廣州刺史廣人以
竹茅茨屋多火環救之陶瓦築堵列邸肆越俗始
知棟榱利而無患災召拜刑部尚書封廣平郡公
廣人為環女遺愛頌環上言頌所以傳德載功也
臣之治不足以紀廣人以臣當國故為溢辭徒成
誦使者欲釐正之請自臣始有詔許停○帝嘗命
環與蘇頌制皇子名與公主號遂差次所封環言
七子均養詩人兩稱今若同等列封或母寵子愛

恐傷鳩鳩之平帝歎重其賢○皇后父王仁皎卒
將葬用寶券誣故事墳高五丈一尺環等請如著
令帝已然可明日復詔如孝誣者環遂詔曰儉德
之恭侈惡之大也借禮厚葬前世所戒請準令一
品陪陵墳四丈差合所宜帝曰朕常欲正身紀綱
天下於后容有私耶然人所難言公等乃能之即
可其奏○會日食帝素服俟變錄因多所貸遣賑
恤火患罷不急之務環曰月蝕修刑日蝕修德臣
以謂君子道長小人道銷止女謁放讒夫此所謂
修德也固園不擾許國及周既名兵甲不曠官不
苛治軍不輕進此所謂修刑也陛下常以為念願
動天以誠無事安文帝嘉納○十二年東廵泰山



環復為留守帝將廢謂曰卿國元老別方歷時正
有嘉謀以遺朕環曰一二極言手制荅曰所進當
書之坐右出入觀省以誠終身賜養優渥○十七
年為尚書右丞相而張說為左丞相源乾曜為太
子少傅同日拜帝賦三傑詩自寫以賜二十五年
卒諡曰文貞○環風度凝遠人莫涯其量為宰相
務清政刑使官人皆任職○聖曆後則突厥默啜
負其強數窺邊侵九姓拔曳固負勝輕出為其祖
擊斬之八番使郝靈佺傳其首京師靈佺自謂還
必厚見賞環顧天子方少恐後干罷陷利者夸威
武為國生事故抑之踰年纔授左武衛郎將靈佺
恚死

范祖禹曰宋璟可謂賢相矣見其始而知其終
粗其勝而憂其敗懲人主之好武為天下思之
深也其後明皇卒以黷武至於大亂何其智之
明歟其可謂賢相矣

張嘉正後為相闕堂按見其危言切議未嘗不失
聲嘆息子渾怒尚並以職敗華術亦皆坐貪得罪
廣平之風衰焉

互註玄宗在蜀議及朝士至宋璟曰彼費直
名爾李林甫請禁惡錢會

贊曰姚崇以十事要說天子而後輔政顧不辭
我而為史不傳觀開元初皆已施行信不誣已
宋璟剛正又過於崇玄宗素所尊憚常屈意聽



納故唐史臣稱崇善應愛以成天下之務環善
守文以待天下之正二人道不同歸于治此
天所以佐唐使中興也嗚呼崇勸天子不求邊
功環不肯賞邊臣而天寶之亂卒臨其害可謂
先見矣然唐三百年輔弼者不為少獨前稱房
杜洩稱姚宋何哉君臣之義蓋難矣夫

蘇瓌

蘇瓌字昌容雍州武功人擢進士第居母喪哀毀
加人張安表舉孝悌○歷朗歛二州刺史時來俊
臣敗州參軍人惧復用多致書請瓌○此其使曰
吾忝州牧高下自有體能過待小人才遂不終書
俊臣未至追還恨之由是連外徙不得入久之轉

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州據都會多名珍惟產前長
史貴取鉅萬瓌單身襤被自將○徙同州刺史時
十道使括天下亡戶初不立籍人畏搜括即流入
比縣旁州更相瘦蔽瓌請罷十道使專責州縣祿
立簿注天下同日闕正畫一月止使稅奸匿稅反
此歲一括案檢制租調以免勞弊○武后鑄浮屠
立廟塔役無虛歲瓌以為廉損浩廣雖不出國用
要自民產日殫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天下僧尼濫
偽相半請併寺著僧常負數缺則補而善其言○
神龍初斜八為尚書右丞瓌明曉法令多識臺省
舊章一朝格式皆所刑正○中宗復政鄭普恩以妖
幻位秘書負外監支黨徧岐隴間相煽惑為亂瓌

捕繫普恩窮訊有詔勿治瓌廷爭不可帝不得已
流儋州○累拜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封
許國公帝南郊祝釁明建白皇后為巫獻安樂公
主為終獻瓌以為非禮帝前折愧之帝昏懦不能
從時大臣拜官獻食天子名曰燒尾瓌獨不進曰
宰相變和陰陽代天理物今殺食誦貴百姓不足
臣不敢燒尾景雲中卒治州考課常最為宰相陳
當世病利甚多開元六年詔與劉幽求配享曆宗
廟廷于頔說顯

蘇頔

頔字廷碩弱敏悟一覽至千言輒覆誦解進
士舉賢良方正異等馬載曰古稱一日千里蘇生

是已○武后詔覆來俊臣等寃獄頔驗發其誣多
從洗宥○拜中書舍人時瓌同中書門下三品父
子同坐禁篋朝廷榮之○玄宗平內難書詔填委
獨頔在太極後閣口所占授切扶百緒輟重無所
差書史自曰巧公徐之不然手腕脫矣李嶠曰舍
人思若涌泉吾所不及○遭父喪起為工部侍郎
辭不拜終制乃罷職帝問宰相有自工部侍郎得
中書侍郎乎對曰陛下任賢惟所命何資之計乃
詔以頔為中書侍郎帝勞曰方美官缺每欲用卿
然宰相議遂無及者朕為卿恨陸象先殘禁微侍
即未嘗補朕思其人無易卿者頔頓首謝明日加
知制誥給政事食給食自頔始○時李乂對掌書

命帝曰前世季犛蘇味道文擅當時號蘇李今朕
得頊及人何愧前人我俄襲封許國公○吐蕃盜
邊虜時內侵帝怒欲自將兵討之頊諫曰古稱荒
服取荒忽之教非常奉職貢也故末則勿拒去則
勿追以禽獸畜之羈縻御之譬若獵然毛羽不入
眼用體肉不登郊廟則王者不射也況萬乘之重
與天羊豕蝨語勝否哉遠夷左衽不足以辱天子
亦可見矣雖然兵去先拜後宋陛下姑班親征之
詔而救虜將謀天殺會齊師則吐蕃不日崩破亦
無待躬致天討也不省汲上言居中制勝策之上
者若天擇良將募重而約嚴違律必誅殺敵必賞
多出金以購酋長虜亡無日矣會薛訥大破吐蕃

俘獲不貲由是帝止不行○開元四年進同平章
事修國史與宋璟同當國璟剛正多詬裁決頊能
推其長在帝前數奏璟有未反或火屈頊輒助成
之有不合意頊更申璟兩執故帝未嘗不從二人
相得歡甚璟嘗曰吾與蘇氏父子同為宰相僕射
長厚自是國器若猷可替否事至即斷盡公不顧
私則今丞相為過之○俄檢校益州大都督長史
時蜀彫劫危殆人流亡頊尚簡靜重典力役即
募茂人輸直直同并置蠶量八計出分兩贏市穀
以廣見糧時皇甫恂使蜀橫取庫錢市錦半臂頊
不肯予因上言遣使銜命先取不急非陛下意或
謂頊公在遠臣得忤上意頊曰不然明主不以私



愛奪至公吾可以遠近廢忠臣節耶○從封泰山
詔頒朝覲壇世咨其文還分主十餘事卒謚曰文
憲○顯性廉儉奉粟悉推散諸房親族備無長贖
自景龍後與張說以文章顯稱望略等故時號然
許大手筆帝愛其文曰卿所為詔令別錄副本署
臣甚撰朕當留中後遂為故事其後李德裕著論
曰近世詔詰惟顯敘事外自為文章云

張說

張說字道濟或字說之洛陽人永昌中武后策賢
良方正詔史部李景諶稱名較說說兩對第一選
左補闕后嘗問諸儒言氏族皆本炎黃之裔則上
古乃無百姓乎說曰古未有姓若炎秋茲自炎帝

之姜黃帝之姬始同所生地而為之姓其後天子
建德同生以賜姓黃帝二十五子而得姓者十四
德同者姓同德異者姓異其後或以官或以國或
以王父之字始為賜族久乃為姓降唐虜抵戰國
姓族漸廣周衰列國既滅其民各以為國為之氏
下及兩漢人皆有姓故姓之以國者韓陳許鄭魯
衛趙魏為多后曰善○久視中后親署三陽宮沆
秋未還說上疏願及時旋軫深居上京息人以展
農修德以來遠懼不急之役省無用之費澄心滌
懷惟億萬年養、群生莫不幸甚后不省○中宗
立累遷工部兵部侍郎以母喪固請終制時禮俗
衰薄士以奪服為榮而說獨以禮終天下高之○

肅宗即位擢中書侍郎兼雍州長史譙王重福死
東都支黨數百獄久不決詔訊往按一替而罪人
得乃誅張靈均鄭愔廷餘註誤悉原帝嘉其不
枉直不爾惡慰勞之○進同平章事景雲二年肅
帝謂侍臣曰術家言五日內有急兵入宮為我備
之說進曰此讒人謀動東宮耳陛下若以太子監
國則石分豈敢破蜚禍塞矣帝悟下詔如說言
明年皇太子即位太平公主引崔浞等為宰相說
知太平等懷逆乃因使以佩刀獻玄宗請先決策
帝納之浞等已誅遷中書令封燕國公○始武后
末年為浚寒胡戲至是因四夷來朝復為之說上
既曰韓宣子適魯見周禮而歎孔子會齊數倡優

之罪今四夷請和使者入謁當接以禮燕示以兵
威雖曰戎夷不可輕也焉知無駒文之辯由余之
賢哉且乞寒浚胡未聞典故恐非干羽柔遠樽俎
折衝之道細之自是遂絕○素與姚崇不平罷為
相州刺史說既失執政意內自懼雅與蘇瓌善時
瓌子頌為相見帝陳說忠譽有勳不宜棄外遂遷
檢校并州長史修國史敕齋藁即軍中論譟王駿
誅河曲降虜何布恩也九姓同羅拔野固等皆疑
懼說持節從輕騎二十直詣其部宿帳下召見前
豪慰安之李憲以虜難信不宜涉不測說報曰吾
肉非黃羊不畏其食血非野馬不畏其刺士當見
危致命亦吾効死秋也由是九姓遂安○時邊鎮



兵羸六十萬說以時平無所事罷一丁爲還農天子以爲疑說曰邊兵雖廣諸將自衛營私爾所以制敵不在衆也帝乃可時衛兵貧弱番休者亡命者略盡說建請一切募勇強士優其材條簡色役不旬日得兵十三萬分補諸衛以強京師後所謂曠騎者也魏氏○帝自東都將還京因幸并州說見帝曰太原王業所基陛下巡幸振耀威武以申永思繇河東八京師有漢武雒上祠此禮廢闕歷代莫舉願爲三農祈穀誠四海之福帝納其言過祠后土乃還○進中書令說又倡封禪議度詔與諸儒草儀多所裁正帝召說與禮官學士置酒集仙殿曰朕今與賢者集于此當遂爲其賢殿東封

還詔說撰封禪壇頌刻之泰山以夸成功初乾曜不欲封禪說固請乃不相平及并山執事官當從者說皆曰所厚起借八五品從兵惟加勲而不賜衆怨其專○宇文融先獻策括天下避戶及籍外田署十道勸農使分行郡縣說畏其擾數沮格之至是融請吏部置十銓與蘇頌等分定選事有所論請說頌抑之於是銓綜失叙融恨志乃與崔隱甫李林甫共劾奏說引術士王慶則夜祠禱解而奏表其固帝怒乃傳說中書令然每軍國大務帝輒訪焉隱甫等恐說復用巧文詆毀素德說者又着疾邪篇帝聞因令致仕十七年復爲右丞相十八年卒諡曰文貞○說敦氣御重然許喜推藉後



進於君臣朋友大義甚篤帝在東宮所與秘謀察
計甚衆後卒為宗臣朝廷大述作出其手帝好
文辭有所為必使視草善用人之長多曰天下知
名士以佐佑王化粉澤典章成一王法天子尊尚
經術用置學士修太宗之政皆說倡之為文屬思
精壯長於碑誌世所不逮既謫岳州而詩益悽婉
人謂得江山助云○始帝宴集賢院故事官重者
先飲說曰吾聞儒以道相高不以官調為先後於
是引鵬同飲時伏其有體陸堅以學士或非其人
而供擬太厚無益國家者議自罷之說曰古帝
王功成則有爵爵之失或興池觀或尚鮮色今陛
下崇儒向道躬自講論許延濠俊則罷正乃天子

禮樂之司所費細而所益者大陸生之言蓋未達
邪說嘗自為其父碑帝為書其額曰嗚呼積善之
墓說歿後帝使託家錄其文行於世用元後宰相
不以姓著者曰韓公云大曆中詔配享玄宗廟
庭○于均累授大理卿祿山盜國為偽中書令甫
宗反正兄弟皆論死房瑄聞之驚曰張氏滅矣乃
見苗晉卿營解之帝亦顧說有舊詔免死○均尚
寧親公主均供奉翰林而均以前賜券均曰此
婦翁遺誓非天子賜學士也帝西狩謂力士曰若
計朝臣當孰至者力士曰張垆兄弟世以恩威貴
其當即來房瑄有宰相望而陛下不用此不來矣
後瑄至帝問均均安在瑄曰臣觀之恐不從陛

下矣帝顧力士曰均等自謂才器亡雙恨大不用
吾內欲始終全之今非若兩料也相相祿山死賊

中
贊曰說於玄宗最有德及太平用事納忠愷
又備封禪發明典章開元文物彬々說力居多
中為益人排擯幾不免自古功名始終亦幾希
何獨說我至于以利遞敗其家若瓌顯耳世稱
賢宰相盛矣

魏知古

魏知古涿州人方直有雅才擢進士第(肅宗)女拜
黃門侍郎會造金仙玉真觀盛夏工程嚴促知古
諫曰臣聞古之君人必時祝人之所勸人勸於力

則功繁罕人勸於財則貢賦火人勸於食則百事
廢故曰不作無益害有益今為公主造觀將以對
功祈福而地皆百姓所宅卒然迫逼令其轉徙扶
老携幼剔椽發瓦呼嗟道路乘人事違天時起無
用之作崇不急之務群心震搖陛下為人父母將
何以安之願下明詔順人欲除功役不納復諫帝
嘉其直○(先天)元年從獵渭川賦詩以諷手制獲
谷封梁國公竇懷貞等能謀亂國知古密發其奸
懷貞誅玄宗旌其著節○是冬詔知東都吏部選
事以稱職聞(開元)三年卒宋璟歎曰叔向古遺直
子產古遺愛兼之者其魏公乎兩薦呂太一等後
皆有聞於時

盧懷慎子史附

盧懷慎滑州人在童中已不凡韓思彥歎曰此兒器不可量及長第進士(神龍)中第遷侍御史上疏陳時政曰昔子產相鄭更法令布刑書一年人怨思殺之三平人德而歌之子產賢者也其為政尚累年而後成况常材乎比州牧上佐兩畿合或一二歲或三五月即遷曾不論以課最使未遷者傾耳以聽企踵以望冒進亡慮亦何暇為陛下宣風恤人哉禮義不能興戶口益以況倉庫愈匱百姓日缺職為此耳人知吏之不久不率其教吏知遷之不逞不究其力媮處爵位以養資望雖明主有勤勞天下之志然僥倖路啓上下相蒙寧盡至公

乎此國病也賈誼所謂蹶齧乃小者耳漢宣帝綜覈名實興治致化黃霸良二千石也加秩賜金既旌其能終不肯遷故古之為吏至長子孫臣請都督刺史上佐畿令任未四考不得遷若治有尤異或加賜車乘祿秩降使臨問重書慰勉須公卿闕則擢之以勵能者其不職或貪暴免歸田里以明賞罰之信昔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又此省官也故曰官不必備惟其人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此擇人也今京諸司負外官數十倍近古未有謂不必備則為有餘求其代工乃多不釐務而奉粟之費歲鉅億萬徒竭府藏豈致治意哉今民力敝極河渭廣漕不給京師公私耗



損邊隅未靜儻災暎成_水疹_{不計}租稅減八疆場
有警賑救無年何以濟之母輕人事惟艱毋安厥
位惟危此懼微也原負外之官皆一時良幹擢以
才不申其用尊以名不任其力自昔用人豈其然
歟臣請才堪牧宰上佐並以遷授使宣力四方責
以治狀有老病者不任職者一廢省之使賢不肖
確然殊貫此切務也夫冒于寵賂侮于鰥寡為政
之蠹也竊見內外官有昧陋狼藉剝削蒸人雖坐
視黜絀而還復還為牧宰徇貨搭贖訖無悛心明
主之於萬物平分而無偏施以罪吏牧聽方是謂
患奸而遺遠、州郡邑何負聖化而獨受其惡政
乎臣請以賦論廢者削跡不數十年不賜牧蓋疏

奏不報○開元、年進同平章事薛王舅王仙童
暴百姓憲司按得其罪業為申列有紫微黃門覆
案懷慎與姚崇執奏仙童罪狀明甚若御史可疑
則它人何可信由是獄決懷慎自以才不及崇政
事皆推而不專時譏為伴食宰相卒贈荊州大都
督遺言薦宋璟李傑李朝隱盧從愿帝悼歎之○
懷慎清儉不營產服器無金玉文綺之飾雖貴而
妻子猶寒飢所待祿賜於故人親戚無所計惜隨
散餼盡赴東都掌選奉身之具止一布囊既屬疾
宋璟盧從愿候之見敝資單藉_{策制}門不拖筓_{來身}
會風雨至舉席自障日晏設食蒸豆兩器菜數杯
而已臨別執二人手曰上求治切茲享國久稍倦

於幼將有檢人乘間而進矣公第志之張星
上言懷慎忠清以直道終始不加優錫無以勸善
乃下制賜其家詔官為立碑蘇頲為之文帝自書
○子奐早修整為吏有清白稱歷御史中丞為陝
州刺史開元二十四年帝次陝嘉其美政題贊於
聽事曰專城之重分陝之雄亦既利物內存匪躬
斯為國寶不墜家風○天寶初為南海太守南海
無水陸都會物產瑰恠前守皆以贓敗故以奐代
之汚吏斂手中人之市舶者亦不敢干其法遠俗
為安時謂自開元後治廣有清節者宋璟李朝隱
奐三人而已終尚書右丞

（互註）輔元宗以道德傳

李元絃

李元絃字大綱滑州人本姓丙氏曾祖榮高祖與
之厚賜姓李○元絃早脩謹為雍州司戶參軍時
太平公主勢震天下百司順望風指嘗與民競碾
碾五州反元絃還之民長史竇懷貞大驚趣改之
元絃大書判後曰南山可移判不可搖○開元初
為萬年令賦役稱平○擢京兆尹詔決三輔渠時
王主權家皆旁渠立碓豬場爭利元絃敕吏盡毀
之分溉渠下田民賴其恩為戶部侍郎條陳利害
及政得失帝才之明年遂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元絃當國務峻涯檢抑奔競夸進者憚之○五月
五日宴武成殿賜群臣襲衣持以紫服金魚錫元

絃及蕭嵩群臣無與比○時廢京司職田議者欲置屯田元絃曰軍國不同中外異制若人閑無役地棄不墾以閑手耕棄地者餽運索軍糧於是屯田其為益尚矣今百官廢職田不一縣弗可聚也百姓私田皆力自耕不可取也若置屯即當公私相易調發丁夫調役則業廢於家免庸則賦闕於國內地為屯古未有也遂止○張說致仕詔在家脩史元絃曰言國史記人君善惡王政損益褒貶所繫前聖尤重今國大典分散不一且太宗別置史館禁中所以秘嚴之也請勅說以書院館參會撰錄詔可後致仕卒○元絃再世宰相有清節未嘗改治第宅僅馬鞍弱得封物調給親族宋璟

歎曰李公引宋遜之美黜劉晃之貪為國相家無留儲鮮李父子之德何以加之

杜暹 思廉反 魏子鴻所

杜暹 濮州人五世同居恭謹事繼母孝擢明經補婺州參軍秩滿歸吏以紙萬番贖之暹為受百番衆歎曰昔清吏受一大錢何異哉○開元四年以監察御史覆屯積西魯郭虔瓘與西突厥鎮守使劉迦慶相訟詔暹即按入突騎施帳究索左驗虜以金遺暹、因辭左右曰公使絕域不可失我心乃受焉陰埋幕下已出境乃移文界取之突厥大驚遷給事中或言暹往使安西虜伏其清今猶慕思乃拜安西副大都護守邊四年撫戎練士能自

勳勵為夷夏所禁○十四年召同平章事卒○還
為人少學術故當朝議論時、失淺薄然能以公
清勤約自將壘、為之

族子鴻漸字之巽祿山亂皇太子按軍平涼未知
兩適鴻漸說曰朔方天下勁兵靈州用武地今天
下列城堅守以待王命殿下治兵長驅逐胡不足
滅也太子喜曰靈武我之關中卿乃吾蒲何也既
至靈武鴻漸即與李晟等勸即皇帝位以係中外
望六請見聽鴻漸明習朝章草其儀上之太子即
位是為肅宗代宗廣德二年拜同平章事○鴻漸
性畏怯無它遠略而晚御瀾浮舟道畏殺戮大曆
四年卒

唐書詳節卷之二十七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二十八

列傳

張九齡

張九齡字子壽韶州曲江人七歲知屬文十三以
書干王方慶方慶歎曰是必致遠○擢進士始調
校書郎以道倂伊呂科策高第為左拾遺○玄宗
即位未郊見九齡建言天百神之君王者兩由受
命也自古繼統之主必有郊配蓋敬天命報所受
也不以德澤未洽年殷未登而闕其禮昔者周公
郊祀后稷以配天居稷猶用其禮明不可廢也陸
下紹休聖緒于今五載而未行大報考之于經義
或未通今百穀嘉生鳥獸咸若歲秋內附兵革用

勳勵為夷夏所禁○十四年召同平章事卒○還
為人少學術故當朝議論時、失淺薄然能以公
清勤約自將壘、為之

族子鴻漸字之巽祿山亂皇太子按軍平涼未知
所適鴻漸說曰朔方天下勁兵靈州用武地今天
下列城堅守以待王命殿下治兵長驅逆胡不足
滅也太子喜曰靈武我之關中卿乃吾蕭何也既
至靈武鴻漸即與李晟等勸即皇帝位以係中外
望六請見聽鴻漸明習朝章草其儀上之太子即
位是為肅宗代宗廣德二年拜同平章事○鴻漸
性畏怯無它遠略而晚御瀾浮舟道畏殺戮大曆
四年卒

唐書詳節卷之二十七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二十八

列傳

張九齡

張九齡字子壽韶州曲江人七歲知屬文十三以
書干王方慶方慶歎曰是必致遠○擢進士始調
校書郎以道倂伊呂科策高第為左拾遺○玄宗
即位未郊見九齡建言天百神之君王者兩由受
命也自古繼統之主必有郊配蓋敬天命報所受
也不以德澤未洽年殷未登而闕其禮昔者周公
郊祀后稷以配天居稷猶用其禮明不可廢也陸
下紹休聖緒于今五載而未行大報考之于經義
或未通今百穀嘉生鳥獸咸若歲秋內附兵革用

明乃急於事天恐不可以劄願以迎日之至升紫壇陳采幣定天位則聖典無遺矣○又言乖政之氣發為水旱天道雖遠其應甚通昔東海狂傲孝婦天旱久之一吏不用匹婦非命則天昭其冤况六合元一之衆懸命於縣令宅生於刺史若非其任水旱之繇豈惟一婦而已今刺史京輔雄望之郡猶少擇之江淮隴蜀三河大府之外稍非其人繇京官出者或身有累或政無狀用牧守之任為斥逐之地或目附會以添高位及勢衰謂之不稱京職出以為州武夫汎外積資而得不計於才刺史乃爾縣令尚可言哉古者刺史入為三公郎官出宰百里今朝廷士八而不出其於私計甚自得

也京師衣冠所聚身名兩出從容附會不動而成是大利在於內而不在於外也智能之士欲利之心安肯復出為刺史縣令哉國家賴智能以治而常無親人者陛下不革以法故也臣謂欲治之本莫若重守令守令既重則能者可行宜遂科定其資凡不歷都督刺史雖有高第不得任侍郎列卿不歷縣令雖有善政不得任臺郎給舍都督守令雖遠者使無十年任外如不為此而救其失恐天下猶未治也○又古之選士惟取稱職是以士備素行而不為僥倖蓋偽自止流品不雜今天下不必治於上古而事務日倍於前誠以不正其本而設巧於末所謂末者吏部條章舉隴千百刀筆之



人溺於文墨巧史猾徒緣奸而奮臣以謂始造簿
書備遺忘耳今反求精於案牘而忽於人才是所
謂遺劍中流契舟以記者也凡稱史部能者則曰
自尉與丞此親文而知官次者也乃不論其賢不
肖豈不謬哉夫史部尚書侍郎以賢而授者也豈
不知人如知之難拔十得五斯可矣今膠以格條
據資配職為官擇人故時人有平配之誚官曹無
得賢之案臣謂選部之法弊於不變今若刺史縣
令精覈其人則管內歲當選者使考才行可八流
品然後送臺又加擇焉以所用衆慮為州縣殿最
上上練及下功則州縣慎所舉可官之才多吏部
日版上功日長則其成無庸人之繁矣今歲選乃萬計京師米物

為耗豈多士哉蓋冒濫孤此爾方以一詩一判定
其是非適使賢人遺逸此明代之網政也如知其
賢能各有品第每一官缺不以次用之豈不可乎
如諸司要官以下等切進是議無高卑惟得與否
有故清議不立而名節不備善士守志而後時中
人進求而易操也朝廷能以名進人士亦以備
名獲利之出衆之趨也不如此則小者得於苟
求一變而至何私大者許以分義再變而成朋黨
矣故用人不可不第其高下高下有次則不可以
安于天下之士必刻意脩飾而刑政自清此興衰
之大端也○成選左補闕九齡有才鑒吏部試拔
華與舉者常與趙冬曦考况號稱詳平○時張說

為宰相親重之與通譜系常曰後出詞人之冠也
遷中書舍人帝封泰山說多引兩省錄事主書
及所親撰官升山超階至五品九齡當單詔謂說
曰官爵者天下公器先德望後勞為今登封告成
千載之絕典而清流隔於殊恩胥吏乃濫章黻恐
制出四方失望方進單尚可以改公宜審計說曰
事已決矣悠、之言不足慮既而果得榜○始說
知集賢院嘗薦九齡可備顧問說卒天子思其言
召為集賢院學士會賜渤海詔而書命無足為者
乃及九齡為之被詔輒成○遷中書侍郎以母喪
解毀不勝哀有紫芝產坐側自鳩白雀巢家樹是
歲奪哀拜同平章事始議河南開水屯無河南稻

田使上言廢補資格沒置十道採訪使李林甫無
學術見九齡文雅為帝知內忌之會張守珪以斬
可突于功帝欲以為侍中九齡曰宰相代天理物
有其人然後授不可以賞功國家之敗由官邪也
帝曰假其名若何對曰名器不可假也遂止又將
以牛仙客為尚書九齡執曰不可尚書古納言唐
家多用舊相不然歷內外貴任必有德望者為之
仙客河湟一使典耳使班常伯天下其謂何又欲
賜密封九齡曰漢法非有功不封唐遵漢法太宗
之制也邊將積殺帛繕器械適所職耳陛下必賞
之金帛可也獨不宜裂地以封帝怒曰豈以仙客
寒士媿之耶卿固素有門閥我九齡頓首曰臣疏

取孤生陛下過聽以文學用臣仙客擢胥吏目不知書韓信淮陰一壯夫着絳濯等列陛下必用仙客臣實恥之帝不悅翌日林甫進曰仙客宰相材也乃不堪尚書耶九齡文吏拘古義失大體帝由是決用仙客不疑九齡既度帝旨恐遂為林甫所得所雖殺身而何忌又曰縱秋氣之移奪終感恩於篋中帝雖優答然卒罷政事而用仙客自吳朝廷士大夫持祿養恩矣○嘗薦周子諒為監察御史于諒劾奏仙客其語獲譴書帝怒流讓州○九齡坐舉非其人貶荊州長史雖以直道無不戚○九嬰望惟文史自娛久之封始興縣伯卒謚文獻○猶乃置不問陛下不出伯獻臣不敢奉詔帝不能奪大率堅正類此○初嵩以休柔易故薦之休臨事或折正嵩不能平宋璟曰不意休能爾仁者之勇也嵩寬博多可休峭鯁時政所得失言之未嘗不盡○帝嘗獵苑中或大張樂稍過差必視左右曰韓休知否已而疏輒至嘗引燧然不兼左右之帝曰吾雖瘠天下肥矣且嵩每啟事必順旨我退而思天下不安寢韓休數陳治道多訐直我退而思天下寢必安吾用休社稷計耳後遷太子少師卒于澠酒

〔五註〕典詔詰為代言最傳此文如大莫元酒



有典則薄滋味王勝寶

韓混

混字大冲以蔭補參軍三遷吏部員外郎性強直
明吏事蒞南曹五年簿最詳緻魏劄記又○以戶部
侍郎判度支自至德軍興所在賦稅無藝帑司給
輸乾隱金部所記混檢刺史下及四方輸將犯者
痛根以法會歲數給兵革火息故儲積殷帛稍豐
宗然覆治案牘深文鈞刺人亦咨怨○大曆十二
年秋大雨害稼什八京兆尹黎幹言狀混恐有所
觸貸固表不宗代宗命御史行視宗損田三萬餘
頃始謂南令劉謙附混亦言部田無害帝遣御史
朱教覆案害田三千頃帝怒曰縣令所以養民而

田損不問豈郵隱意耶貶南浦員外尉○時添敗
河中鹽池混奏池產瑞鹽帝疑遣將鎮廡狀鎮畏
混還乃賀帝且請置祠詔號寶應靈慶池○德宗
文惠混格剗出為晉州刺史未幾遷為鎮海軍節
度使緜緝百姓均租調不踰年境內稱治李希烈
陷汴州混遣王栖耀等破走之漕路無梗宛靖東
南混功多時里胥有罪輒殺無貸人恠之混曰此
輩皆鄉縣豪黠不如殺之用年少者惜身保家不
為惡○貞元二年繼同平章事混既宿齒先達頗
簡倨接新進用事不能諳其意衆恚之卒謚曰忠
肅○混雖宰相子性節儉衣裘茵社十年一易門
當列戟以父時第門不忍壞乃不請居重任清潔

疾惡不為家人資產好鼓琴書得限旭筆法畫與
宗人幹相埒嘗自言不能受筆不可論書畫混幼
時已有美名所與將皆天下豪俊晚節益苛慘故
論者疑其師情命進既得志則強肆蓋自其性云

韓洵音四

韓洵字幼深劉晏表為也田貧外郎晏被罪天下
錢穀歸尚書省而省司廢久無綱紀乃擢洵戶部
侍郎判度支洵上言江淮七監歲鑄錢四萬五千
緡輸京師工用運轉每緡度費二千是本倍於子
今商州江崖冶產銅而洛源監久廢請鑿山取銅
卽治舊監十鑪鑄之歲得錢七萬二千緡度費每
分九百則得可符不欠江淮七監請皆罷○又言

天下銅鐵冶乃山澤利嘗歸王者請悉隸鹽鐵使
從之復罷省胥吏冗食二千人積米長安萬年二
縣各數十萬石視年豐耗而發歛焉故人不艱食
終國于杯酒

贊曰人之立事無不銳始而工於初至其半則
稍怠卒而漫漶不振也觀玄宗開元時屬精求
治元老魁為動所尊憚故姚崇宋璟言聽計行
力不難而功已成及太平久左右大臣皆帝自
識擢仰而易之志猶意驕而張九齡爭愈切言
蓋不聽夫志滿則忽其所謀意驕則樂軟熱憎
鯁切較力雖多課所効不及姚宋遠矣終之胡
離亂華身備邊陲非曰天運亦人事有致而然

若知古等皆宰相選使當天寶時庸能有救哉
張嘉貞

張嘉貞字嘉貞蒲州人以五經舉坐事免長安中
張循憲使河東事有未決病之問史曰若知有佳
客乎史以嘉貞對循憲召見咨以事嘉貞條析理
分莫不洗然循憲大驚試命草奏皆意所未及他
日武后以為能循憲對皆嘉貞所為因請以官讓
之后召見內殿以簾自鄣嘉貞儀止秀偉奏對侃
侃音后異之因請曰臣草茅之人未覩朝廷儀今
天威咫尺若隔雲霧恐君臣之道有未盡也后曰
善詔上簾引拜監察御史擢循憲司勳郎中醜其
得人○時功狀盈几郎吏不能決嘉貞為詳處不

閱旬廷無稽牒○歷梁秦二州都督政以嚴辨史
下畏之秦軍京師玄宗善其政數慰勞○突厥九
姓新內屬雜處太原北嘉貞請置天兵軍綏護其
衆即以爲天兵使明年八朝或告其反按無狀帝
令坐告者嘉貞辭曰國之重兵利器皆在邊今告
者一不當即罪之臣恐塞言路且爲未來之患昔
天子聽政於上賧賦贖誦百工諫庶人謗今將坐
之則後無繇聞天下事遂得減死天子以爲忠且
許以相嘉貞曰昔馬周徒步謁人主血氣方壯
太宗用之能盡其才甫五十而沒向使用少晚則
無及已陛下不以臣不肖必用之要及其時後衰
無能爲也臣常恐先死溝壑誠得効萬一無負陛

下足矣帝曰第往行召卿及宋璟等罷帝欲用嘉貞而忘其名夜詔中書侍郎韋抗曰朕嘗記其風操而今為北方大將張姓而複名卿為我思之抗曰非張齊丘乎帝即使作詔以為相夜且半同閱大臣表疏舉一則嘉貞所獻遂得其名即以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遷中書令居位三年善傳奏敏於裁遣然強躁論者恨其不裕秘書監姜皎得罪嘉貞希權幸意請加詔杖已而皎死會廣州都督裴仙先抵罪仙嘗上嘉貞復援皎比張說曰刑不上大夫以近君也士可殺不可辱向皎得罪官三品且有功若罪應死即殺獨不宜廷辱以卒伍待也况勳貴在八議乎事往不可咎仙先豈容

復濫我帝然之嘉貞不悅曰言太切說曰宰相時來則為非可長保若貴臣盡杖正恐吾輩及之渠不為天下士君子地乎王守一死坐與厚善貶台州刺史卒○嘉貞性簡疏與人無疑內曠如也所薦苗延嗣呂太一負嘉靜崔訓皆位清要日與議政事故當時語曰令君四俊苗呂崔負○嘉貞雖貴不立田園有勸之者荅曰吾嘗相國矣未死豈有饑寒憂若以謹去雖富田產猶不能有也近世士大夫務廣田宅為不肖子潤色費我無是也○第嘉祐任金吾衛將軍昆弟每上朝軒蓋驕尊盈閭巷時號兩居坊曰鳴珂里

延賞博涉經史通史治天曆初除河南尹諸道營
田副使河洛當兵衝邑里墟榛延賞政簡約輕徭
賦疏河渠築宮廟數年流庸歸附都閭完確有詔
褒美○出為淮南節度使歲旱民宅遷延賞曰物
此而斃不如適彼而生乃具舟遣之敕史為修室
廬已逋債而歸者更增於舊○拜西川節度使自
楊國忠討南蠻三蜀公私蕭然延賞事為之制薄
入謹出府庫遂寤德宗在奉天倚劍蜀為根本即
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帝還詔入秉政○初吐蕃
寇劍南李晟總神策軍成之及還以成都偪自隨
延賞奪取故晟銜之至是表陳宿憾帝不得已罷
延賞為尚書左僕射然雅意次用之以晟嘗為韓

混誠懼命混移書道意及俱入朝混避晟平憾且
使薦延賞於是復拜平章事既而宴禁中帝出瑞
錦一端分繫之以示和解晟因為子請昏延賞不
許晟曰吾武夫雖有舊惡盍泗間可解儒者難犯
外睦而內舍怒今不許昏繫未忘也○先時吐蕃
尚結質請和晟奏我狄無信不可許混亦請調軍
食峙邊無聽和帝擬將帥邀切止事議未決會混
卒延賞揣帝意遂罷晟兵帝曰晟有社稷功俾自
擇代者乃用邢君牙而拜晟太尉是夏吐蕃背約
劫渾城將校多沒如晟等策○時議遣劉玄佐復
河湟延賞曰建言今官繫費廣州縣殘因宜併省
其負悉收廩料糧課輸京師賞戰士帝許之即詔



下內外始怨玄依辭西討延賞更用李抱真抱真
怨延賞奪戡兵不肯行由是功臣解體是年除史
千五百負當省者千餘道路營謗浸淫聞於上延
賞惧請詔州縣或考先誦或提掌遇停限而官見
乏者聽在所擇省負有幹譽者權補以才不以資
會延賞疾因季泌一切奏復卒謚成甫○延賞更
四鎮所至民頌其愛及當國帥情復怨不稱所望
亦早不幸未及有所建明然帝待遇厚稱其奏議
有宰相體身屬以史事而以軍食委季泌刑法委
柳渾時以為任職于弘靖

傳
○延賞感天下吏負人情愁怨至流死道路

張如靖

如靖字元理元和中同平章事長慶初韋充盧龍
節度使始入幽州老幼夾道觀河朔將與士卒
均寒暑無障蓋安與如靖素貴肩輿而行人駭異
旬一次事委成於參佐又不通大體腹刻軍賜專
以法振治之根其誥責士皆曰反虜嘗曰天下
無事而輩挽兩石弓不如識一丁字軍中以氣自
任銜之是夕軍亂詔貶如靖太子賓客明年稍遷
太子少師卒○如靖少有令聞杜鴻漸杜佑皆器
許歷臺閣顯級人以為有輔相才及居位簡默自
處無所規拂幽剌效順不能同俗制變故范陽復
亂家聚書畫伴祕府先第在東都忍順里時號三

相張家云

源乾曜

源乾曜相州人第進士神龍中以殿中侍御史點
陝江東秦隸最頻遷諫議大夫景雲後轉公卿百
官上巳九日廢射禮乾曜以為聖王教天下必制
禮以正人情古之擇士先觀射禮非取一時集也
夫財者別邪正觀德行中益祀辟寇戎古先哲王
莫不遞襲比年以來射禮不講舊典為虧臣謂所
費者財所虧者禮故孔子不愛羊而存禮也大射
謂春秋不可廢○**玄宗**拜黃門侍郎同平章事論
月罷會帝東幸以京兆尹留守京師治尚寬簡人
安之居三年政如始至○八平復為黃門侍郎建

言大臣子併求京職俊入率任外官非平施之道
臣三息俱任京師請出二息補外以示自近始詔
可由是公卿子弟皆出補帝嘗自較其考與張說
俯賜時議者言國執政所以同休戚不崇異無以
責功帝乃詔中書門下共食案戶三百堂封自此
始○乾曜性謹重歷官皆以清慎恪敏得名為相
十年與張嘉貞張說李元絃杜暹同秉政居中未
嘗建議可否事晚節唯、署務為寬平憐大故鮮
咎悔姜收為嘉貞兩排雖得罪說不申救君子譏
焉

裴耀卿

裴耀卿字暎之數歲能屬文擢童子舉○稍遷秘



書省正字相王府典籤吳丘悅葦利器更直備顧
問府中號學直王即帝位遷長安今舊有配戶和
市法人厭苦耀卿一切責豪門坐實祿給以直絕
餽欺之敝及去人思之○為濟州刺史會天子東
巡耀卿置三梁十驛料飲均省為東州知頓最封
禪遷帝謂張說曰前日出使巡天下觀風俗察吏
善惡不得宗今朕有事岱宗而懷州刺史王丘餘
牽外無他敵我知其不市恩也魏州刺史崔沔供
帳不施錦綉示我以儉此可以觀政也濟州刺史
裴耀卿上書數百言至曰人或重授卿不足以告
成朕置書座右以自戒此其愛人也濟人為立碑
頌德○遷京兆尹秋雨雪害稼京師饑帝召問所以

救人者耀卿曰陛下既東巡百司畢從則大倉三
輔可造重臣分道賑給自東都益廣漕運以宗闕
輔闕輔既宗則乘輿西還事幾不濟且國家大本
在京師但秦地狹水旱易置往貞觀水微時祿廩
者少歲漕粟二十萬略足今用度寔廣漕運數倍
且不足支臣願廣快運道使京師常有三年食雖水
旱不足憂且河南租船候水始進其工不便河漕
處：傳留易生隱盜請置倉河口以納東租然後
官自顧載分入河洛度三門東西各築教倉自東
至者東倉受之三門迫險則鑿山開道運十數里
西倉受之度宜徐運抵太原倉趁河入渭更無留
阻可減費鉅萬天子然其計拜同平章事充轉運



使於是置河陰集津三門倉引天下租糶盟津濟
河而西三年積七百萬石省運費三十萬緡○是
時蓋嘉運經略吐蕃嘉運以新立功日酣邀未赴
屯耀卿言於帝曰嘉運精勁勇烈誠有餘然臣見
其夸言驕色恐不足與文事且兵未及討不能知
法士未懷惠不可共心宜嚴詔申約以督其行帝
乃促嘉運詣部平無功還天寶初卒

五誌請河口置武牢倉鞏縣置洛口倉論其
資曰開元之盛所置輔佐皆得賢才不者若張
源等猶倦、事職其建明有足稱道朝多君子
信太平基歟張氏三世宰相然器有所窮嘉貞
窮於俗延賞窮於伎如靖窮於權惜哉

蘇珣雅州人

蘇珣雅州人中明經第調鄆尉時李義琰為雅州
長史鄆多訟日至長史府珣裁決明辯自是無訴
者義琰異之傾聽事曰此公坐也職事治恨吾
晚不及見以檢校太子詹事致仕卒○子晉敷敷
知為文作八卦論房穎叔王紹宗歎曰後來之王
繫也舉進士及大禮科皆上第先天中唐為中書
舍人玄宗監國兩下制命多晉及賈曾葉廷履獻
讜言天子嘉允時宋璟兼尚書事晉與齊幹更典
二部選既糊名校判而晉獨事賞拔當時譽之及
裴光庭知尚書事有過官被却者就籍以未點頭
而已晉曰榜選院曰門下點頭者更擬光庭以為

海已出晉汝州刺史

尹恩貞

尹恩貞京兆人弱冠以明經第調隆州參軍事屬
邑豪蒲氏驚肆不法州檄恩貞按之擿其奸賊萬
計卒論死部人稱慶刻石歎頌○武后召授司府
少卿時卿侯知一亦屬威嚴吏為語曰不畏侯卿
杖祇畏尹卿筆其家坎地獲古戟十二俄而門對
戟時人異焉○神龍初糾擢大理卿雍人韋月將
告武三思大逆中宗命斬之思貞固奏不可乃流
嶺南三思諷兩司殺之復固爭御史大夫李承嘉
助三思而以他事劾恩貞不得謁恩貞謂承嘉曰
公為天子執法乃擅成禍慢憲度使附奸臣圖不

軌居矣反謂不今將除忠良以自恣邪承嘉慙怒

劾恩貞○為青州刺史治有績蚤至歲四熟黜陟
使路敬至部歎曰是非善政致祥乎表言之○唐
宗立僕射竇懷貞讓作金仙玉真觀廣調夫匠恩
貞數有損節懷貞讓之荅曰公輔臣也不能宣贊
王化而土木是興以媚上害下又聽小人譖以延
辱士今不可事公矣乃拂衣去帝知之特詔令視
事開元四年卒前後為刺史十三郡其政皆以清
最聞

李傑

李傑本名務光相州人以孝友著擢明經第為吏
詳敏有治譽以採訪使行山南時戶口逋蕩細弱



下戶為豪力所兼保為設科條區處檢防亡匿復業者十七八○先天中轉進水陸發運使改河南尹既精聽斷由是府無滄事人吏愛之寡婦有告其子不孝者保物色非是謂婦曰子法當死乃命市棺還斂之使人跡婦出與一道士語頃持棺至保令捕道士按問乃與婦私不得逞保殺道士內于棺○河汧之交葛有梁公棟廢不治南方漕弗通保調汧郡丁男復作之不費而利入○代宋璟為御史大夫尚衣奉御長孫昕素惡保過于道歐辱之保訴曰敗髮膚痛在身辱衣冠恥在國帝怒詔斬昕朝堂開元六年卒

鄭惟忠

鄭惟忠宋州人第進士天授中以制舉召見廷中武后問舉者何兩事為忠對皆不合者惟忠曰外揚君之美內正君之惡后曰善擢黃門侍郎時議禁嶺南前戶不得蓄兵惟忠曰善為政者司其俗且吳人所謂家鶴膝戶屏渠此民風也禁之得無擾乎遂止

王志愔

王志愔博州人擢進士第神龍中為左臺侍御史以劾鷲為治所居人吏畏愔愔之呼為卑鵬遷大理正嘗奏言法令者人之隄防不立則無所制今大理多不奉法以縱罪為仁持文為苛臣執刑典恐且得謗遂上所着應正論以見志回規帝

夫大抵以易舉之六二曰引吉無咎謂處萃之時已獨居正異操而聚獨正者危未能以遠害唯九五應之乃履正迎吉由已居下位而中正是託期於上應之不括囊以守祿也又言刑賞二柄惟人主操之故曰以力役法者百姓也以死守法者有司也以道變法者君上也魏游擊為廷尉帝私敕擊有所降怒擊執不從曰陛下自能怒之豈可令臣曲筆也又言為國當以嚴致平非以寬致平嚴者非凝網重罰在人不易犯而防難越也故捨銜策以奔蹏四計則王良不能御驛停兼石於膚膝精則俞附不能攻疾卒可其奏改揚州長史令行禁信境內甫然

許景先

許景先常州人舉手筆俊拔後才異尋連中宋環蘇頲擇殿中侍御史久不補以授景先時議僉恆秤按不避近強○興齊幹等更知制誥以雅厚稱張說曰許舍人之文雖乏峻峯激流然詞旨豈美得中和之氣○開元十年伊汝滋壞廬舍甚衆景先見源乾曜曰灾肯兩降王者宜修德應之曰遣大臣存問失職罪已引咎以答天譴公在元弼庸可默乎乾曜悟遽自玄宗遣陸象先持節賑贍○十三年帝自擇刺史景先由吏部侍郎為刺史治魏州凡十一人治行詔宰相諸王御史以上祖道洛濱命高力士賜詩帝親書且給筆紙令自賦奏

絹三千遺之

(五註)典詔誥為代言最
雖穠華可愛而乏風骨此文如豐肌賦理

王蒲好禮

蒲好禮貝州人第明經開元初為郟王府長史王
每將觀好禮必諫諭禁切農月王出獵好禮卧馬
下諱曰此上今農在田王何得非時暴禾稼以損
下人王慚為還還豫州刺史勤力于治清廉無所
私然喜察細事下厭其苛○子請舉明經好禮曰
經不明不可安進乃自試之不能通怒答之械而
徇於門徒温州別駕卒好禮博學能論議御行修
整一意無所傾附未嘗自列階勲居室服用鹿芻

至終身世謂近名

倪若水

倪若水字子泉恒州人擢進士第累遷監察御史
繩舉嚴允課第一○開元初為汴州刺史政清淨
增修孔子廟與州縣學廡勸生徒身為教誨風化
興行○玄宗遣中人捕鴉鵲溪鵝南方若水上言
農方田婦方蚕以此時捕奇禽恠下耶帝手詔褒答
道路之言不以賤人貴鳥望陛下耶帝手詔褒答
○時天下久平朝廷尊榮人皆重內官輕外任雖
自冗官擢方面皆自謂下遷班景倩自揚州採訪
使入為大理少卿過州若水餞于郊顧左右曰班
公是行若登仙吾恨不得為腦僕未幾為戶部侍郎

郎卒

席豫

席豫字建侯襄州人長安中武舉孝廉流略詞擅
文場科擢上第○遷考工負外郎退絀清明拜吏
部侍郎玄宗曰卿前日考工職詳事允故有今授
豫典選六年板輿遠上多至登國當時推知人○
豫清直士欲當官不為勢權所撼性謹畏○帝嘗
登朝元閣賦詩群臣屬和帝以豫最工詔曰詩人
之冠冕也疾篤遺令三日歛飲之即葬勿久留
以積公私費不足可責居宅以終事

齊幹

齊幹字洗心定州人少同敏年十四見李喬稱
有王佐才中宗在廬陵幹上言請抑諸武迎太子

東宮不報及太子遷武后召諭曰朕母子如初卿
豫有力焉方不次待爾○聖曆初武及進士第調
蒲州司法叅軍有父于建生論死者幹曰條落則
本枯奈何俱死議貸其父太守不聽固弟卒原○
開元初姚崇復相用為給事中書舍人論駁及
詔詔皆援準古誼朝廷大政必咨之時號解事舍
人○出為汴州刺史地當舟車湊集事浩繁唯倪
若水與幹以清毅聞更民頌美○李元紘當國表
宋璟為尚書幹為侍郎世謂臺選幹奏事帝指政
事堂曰非卿尚誰居者○是時聞府王毛仲寵甚
奏請無不從幹乘間曰小人寵極則姦生不預翁
且有後患又言君不密失臣、不密失身惟陛下

密此言帝嘉納且勞曰卿第出我徐計其宜會麻
寮生事泚往饒回道諫語寮遽言狀帝怒召泚曰
卿尚疑朕不密而反告寮謂何貶高州良德丞天
寶初徙為平陽太守更以黃老清靜為治泚嘗稱
陳希烈宋遙等才後皆大顯

裴守真子餘附

裴守真絳州人舉進士六科連中授太常博士善
容典時謂才稱其官高宗將封嵩山詔諸儒議射
牲事守真奏古者郊祀天地天子自射牲漢武帝
封太山令侍中儒者射之帝不視也今按禮前明
十五刻宰人駕刀割牲質明行事毛血已具天子
至奠玉酌獻而已今若前祀一日射牲則早於事

及日則晚不違事謀又天子不親古今異宜恐不
可行詔可累遷成州刺史政不務威嚴史民兩懷
之○子子餘中明經時同舍李朝隱程行誼以文
法稱而子餘以儒顯或問優劣於長史陳崇業答
曰蘭菊異芬胡有廢者○開元初遷冀州刺史為
政惠裕人稱有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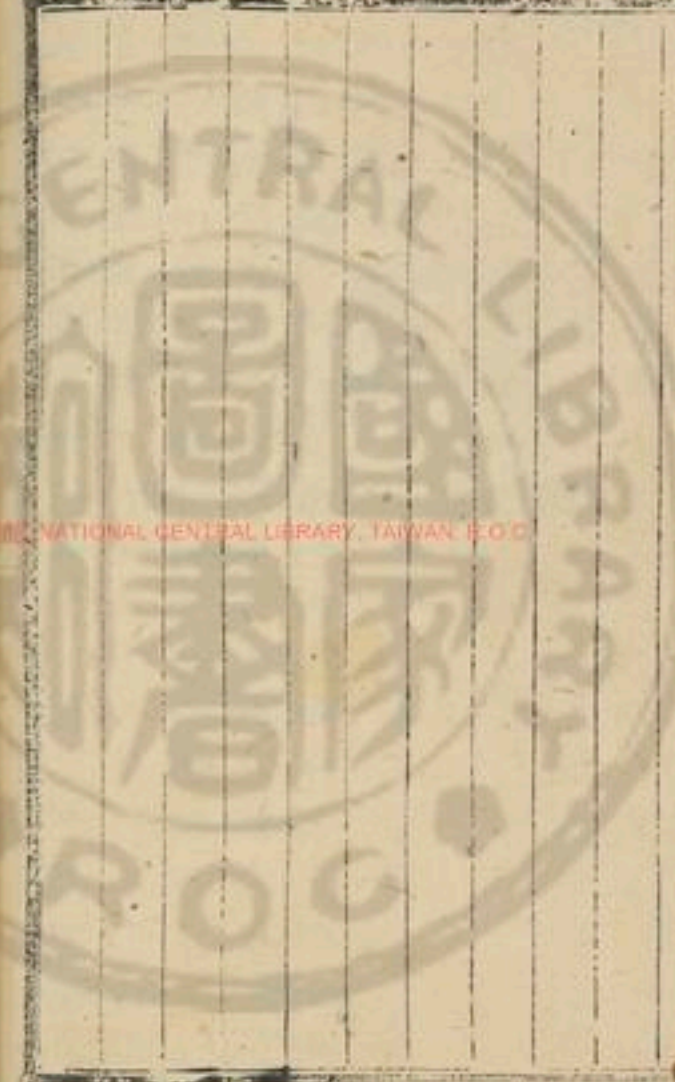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二十九

列傳

崔沔

崔沔字善冲京兆人純謹無二言事親爲孝擢進士舉賢良方正高第奏義歎曰君今卻說也薦爲左補闕性舒遲進止雍如也當官則正言不可得而訕○俄檢校御史中丞請發太倉粟以賑貧乏人賴其利○沔既喜論得失或曰今中書宰相承制雖侍郎貳之取充任而已沔曰百官分職上下相維以成至治豈可悅首懷祿耶每朝廷有疑議皆咨逮取衷沔儉約自持祿廩隨散宗族不治居宅嘗作陋室銘以見志于祐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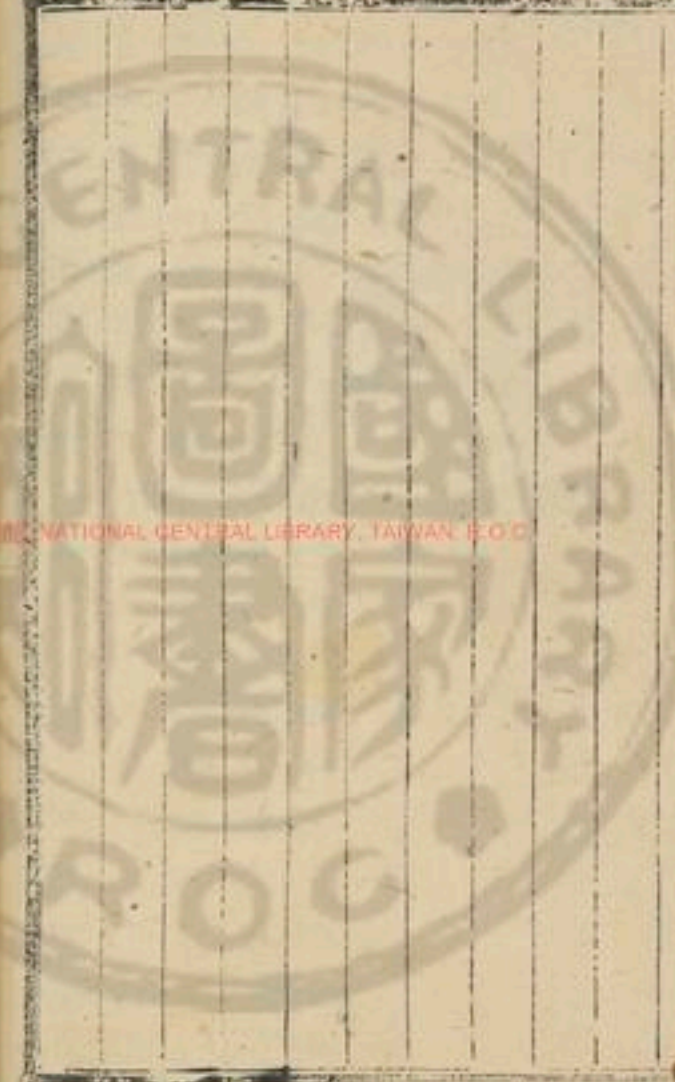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二十九

列傳

崔沔

崔沔字善冲京兆人純謹無二言事親爲孝擢進士舉賢良方正高第奏義歎曰君今卻說也薦爲左補闕性舒遲進止雍如也當官則正言不可得而訕○俄檢校御史中丞請發太倉粟以賑貧乏人賴其利○沔既喜論得失或曰今中書宰相承制雖侍郎貳之取充任而已沔曰百官分職上下相維以成至治豈可悅首懷祿耶每朝廷有疑議皆咨逮取衷沔儉約自持祿廩隨散宗族不治居宅嘗作陋室銘以見志于祐甫



盧從愿

盧從愿字子翼擢明經又舉制科高第唐宗立拜
吏部侍郎史選自中宗淺網紀耗蕩從愿精力于
官偽牒說切搃檢無所遺銓總六年以平允聞帝
異之初高宗時史部號稱職者裴行儉馬載及是
從愿與李朝隱為有名故號前有裴馬後有盧李
○開元四年玄宗志召縣令策於庭考下第者罷
之從愿坐擬選天寶下遷豫州刺史政嚴簡奏排
為天下第一實書勞問代韋抗為刑部尚書數
充校考使并退詳確字文融將以括田戶功為上
下考括田從愿不許融恨之密白
從愿盛殖產占良田數百頃帝自此薄之目為多

田翁後欲用為相屢矣卒以是止

李朝隱

李朝隱字光國京兆人明法中第擢至大理丞武
三思構五王桓時力能扶王張東之張王秉昭已商
瑒鄭情請誅之朝隱獨以不經鞠實不宜輕用法
忤旨貶嶺南韋巨源李嶠言於中宗曰朝隱素清
正一日遠避恐駭天下帝更以為因喜命遷吏部
負外郎時政出權幸不閑兩省而內授官但斜封
其狀付中書節私門用墨校封提官已數千負
即宣所司朝隱執罷千四百負怨誹譁騰朝隱無
避屈○遷長安令宦官閹興貴有所干請曳去之
唐宗嘉嘆褒諭其能賜中上考額百匹以旌烈



○成安公去奪民間不酬直朝隱取主奴杖之由是權豪歛服○開元初遷史部侍郎銓叙明審擢河南尹政嚴清奸人不容息○八為大理卿裴景仙丐職帝詔敕之朝隱曰生殺之柄人主專之條別輕重有司當守且職惟枉法抵死今丐職即斯後有枉法亦又何如有詔流嶺南○代崔隱為御史大夫天下以其有素望每大夫闕朝隱得之及居職不爭引大體惟先細務由是名少衰出判廣州卒

王丘

王丘字仲山十一擢童子科他童皆專經而獨屬文由是知名及冠舉制科中第氣象清古行修潔

於詞賦尤高族人方慶及魏元忠更薦之○開元初遷考功員外郎考功異時多請託進者濫冒歲數百人丘務覈察材益科纔滿百議者謂武后至是數十年采錄精明無丘比○遷史部侍郎典選沒號平允其獎用如孫逖張鏡微皆一時茂秀○會山東旱飢詔重刺史之選自朝廷始乃以丘與崔沔等並為山東刺史而丘守懷州尤清嚴為下畏慕○蕭嵩與丘善將引與當國丘盛推韓休行能及休秉政薦為御史大夫丘訥於言所自秦帝多不喜丘更履華劇而所守清約未嘗通饋遺室宅童騎敝酒既老葉餌不自給帝歎之以謂有古人節下制給全祿以旌潔吏

嚴挺之

嚴挺之名浚以字行華州人少好學資質軒秀舉
廷士并擢制科調義興尉號材吏累進給事典
貢舉時號平允俄改濮汴二州刺史兩治皆嚴威
吏至重足貨息○宰相張九齡雅知之用為尚書
左丞知吏部選戶部侍郎蕭翼及古題季林甫兩引
不知書嘗與挺之言稱蒸嘗伏臘乃為伏臘挺之
自九齡省中而有伏臘侍郎乎乃出吳岐州刺史
林甫恨之九齡欲引以輔政使往謁林甫挺之負
正醜其為人非公事不造也林甫益怒下除洛州
刺史○天寶初帝憫林甫曰嚴挺之安在其材可
用林甫退因給挺之仗稱疾林甫已得奏即言挺

之有疾幸兩官得自養帝恨此久之乃以為負外
詹事挺之鬱、成疾卒○挺之重交游許與生死
不易嫁故人孤女數十人當時重之然溺志于佛
與浮屠惠義善君子以為侷于武

嚴武

武字季鷹幼豪爽母裴不為挺之所答獨厚其妾
英武始八歲恠問其母、語之故武奮然以鉄鎚
就英寢碎其首左右驚白挺之曰郎戲殺英武拜
曰安有大臣厚妾而薄妻者兒故殺之非戲也父
奇之曰真嚴挺之子○玄宗入蜀擢謀議大夫在
蜀頗放肆用度無藝或一言之悅賞至百萬蜀鉅
號富饒而峻培巫欽罔里為空然虜亦不敢入境



房瑄以故宰相為廵內刺史武慢倨不為禮最厚杜甫然欲殺甫數矣李白為蜀道難者乃為房與杜危之也（永泰）初卒從孫綬

嚴綬

綬擢進士第以待御史副劉蕡為宣歙團練使蕡卒綬總留事悉庫物以獻召為刑部負外郎實佐進奉由綬始擢為河東司馬憲宗立楊忠琳劉兩反蜀綬建言天子始即位不可失威請必誅逆賊兵助討賊二賊平檢校尚書左僕射在鎮九年尚寬惠治流聞士馬孳息綬既名貴於史事有方略然銳進趣議薄之出為涪州節度使○吳元濟反僉以綬明恕可大事加淮西招撫使卒贈太保

綬才不踰中人然歷三鎮兩秦辟位將相者九人

（互註）傾軍府為進奉召為刑部負外郎判官

進奉自綬始食其志

裴漼

裴漼父瑛之（永徽）中為同州司戶叅軍年甚少

不主曹務刺史李崇義內輕之錫翰曰（同）三

輔吏事繁于盍求便官毋留此瑛之唯（及）水吏

白積茶數百崇義讓使趣瑛之曰何至逼人乃

命吏連紙進筆為者決一日畢既與奪當理而筆

詞助必崇義驚曰子何自晦成吾過耶由是名動

一州號霹靂手為永年令有忠政吏刻石頌美○

漼擢明經遷監察御史（睿宗）造金仙玉真二觀時



旱甚役不止灌上言春夏毋聚大眾起大役不可
興土功妨農若役使乖度則有疾疫水旱之災此
天人常應陛下以四方為念宜下明制分二京營
作和市木石一切停止有如農桑失時戶口流散
雖寺觀營立能救飢寒救或不報○開元五年為
吏部侍郎甄拔士為多拜御史大夫灌長於敷奏
天子亦自重焉世儉秦而晚節稍畜伎妾為奢侈
事議者以為罔從祖節寬

裴寬

寬性通敏工騎射彈碁投壺略通書記景雲中
為潤州參軍刺史韋詵有女擇所宜故會休日登
樓見人於後圃有所感戒者訪諸吏曰參軍裴寬

居也與偕來詵問扶菴曰我不以包苴汚家適有
人以鹿為餽致而去不敢自欺瘞之詵嗟異乃引
為按察判官許妻以女故語妻曰常求佳婿今得
矣明日憐其族使觀之寬時衣碧綺而長既入族
人皆笑呼為碧鶴崔詵曰愛其女必以為賢公侯
妻也何可以貌求人卒妻寬○舉拔萃為河東丞
改太常博士出為河東刺史州久旱寬入境輒雨
○徙河南尹不屈附權貴河南大治○拜禮部尚
書卒○寬兄弟八人皆擢明經任臺省州刺史雅
性友愛於東都治第八院相對甥姪亦有名稱常
擊鼓會飯其為政務清簡所益人愛之世皆冀其
得宰相天寶間稱焉德以寬為首子諱

裴諤

又詳呂

諤字士明，擢明經，調河南參軍事。性通綽，舉止不煩，遷考功郎中。代宗幸伏諤徒步，扶考功南曹，即赴行在。帝曰：「疾風知勁草，果可信。將用為御史中丞。」為元載沮却，故科河東租庸，鹽鐵使時閔輔早請入計，帝召至便殿，問權酷利歲出內幾何。諤久不對，帝復問曰：「臣自河東來，涉三百里，而農人愁嘆，穀菽未稔，誠謂陛下軫念元元，先訪疾苦，而乃責臣以利。」帝曰：「微公言，朕不聞此。」德宗新即位，以刑名治天下，百吏震服。時大行將薨，使事禁屠殺，郭子儀家奴宰羊，諤列奏，帝謂不畏強禦，善之。或曰：尚父有社稷功，豈不為庇之諤笑曰：尚父方

貴盛，上新即位，必謂黨附者衆，今發其細過，以明不恃權耳。上以畫事君之道，下以安大臣，不亦可乎。○時朝堂別置三司，次庶獄，辨爭者輒擊登聞鼓，諤上疏曰：「諫鼓，謗木之設，所以達幽枉，延直言。今說猾之人，爭纖微若然者，安用更治乎。帝然之。於是悉歸有司。○諤惡法吏舞文，或狃宿怨，為重輒回，獻獄官箴，以諷進兵部侍郎。至河南尹，凡五世為河南，諤視事未嘗敢當正處，以寬厚和易為治，不鞠人以贓，卒年七十五。」

楊嶠

楊嶠，其先北平人，舉八科，皆中。調將陵尉。長安中大則桓彥範、袁恕已爭取為御史，楊再恩知其意不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兼彈抨為語彥範彥範曰為官擇人豈待情兼乎
惟不兼者固與之以伸難進抑難求也遂為右臺
侍御史唐宗立歷魏州刺史以清自聞魏人勞耳
闕下六請為刺史故再治魏○撫孤臣與于均
常曰吾備位方伯而心亦昔時一尉耳以老致仕
卒

宋慶禮

宋慶禮治州永平人擢明經補衛尉遷嶺南採訪
使時崖振五州首領更相掠民苦于兵慶禮身到
其境諭首領大誼皆釋仇相親州土以安罷戍卒
五千以習識邊事拜河東河北營田使善騎日能
馳數百里性甘於勞苦然好興作濱塞掘窰植兵

以邀虜徑議者出其不切事初營州都督府治柳

城扼制奚契丹自契丹東相種為河以

北四千里其地東北接契丹西突厥南玄宗時奚

契丹秋附帝欲復治故城慶禮與姜師度為使築

歲三旬畢俄兼營州都督開屯田八十餘所不數

年倉廩充居人蕃輯卒贈工部尚書慶禮為政嚴

少私吏畏威不敢犯博士張星以好巧自是謚曰

專張九齡申取曰慶禮國勞臣在邊垂三十年往

城營州士纜數千無甲兵強衛指期而往不失所

慮遂罷海運收歲儲邊亭晏然其功可推不當配

改謚曰敬

楊場



楊瑒字瑤光華州人始為獮將令時竇懷貞大營
金仙玉真二觀擬取畿內膏腴進人營者暴斂之
以依費瑒拒不應懷貞怒曰縣令而拒大天命予
瑒曰所論者民寃抑也位高下予何取懷貞杜其
對為止後為國子丞酒瑒奏有司帖試明經不質
大義乃取年頭月尾孤經絕句且令習春秋三家
儀禮者纔十二恐諸家廢無日請帖平文以存學
家其能通者稍加優官其孤學從之因詔以三家
傳儀禮出身者不任散官遂著令生徒為瑒立頌
大學門○又言古者卿大夫子弟及諸侯歲貢小
學之異者入大學漸漬禮樂知朝廷君臣之序班
以品類分以師長三德四教學成然後爵之唐興

二監舉者千百數當選者十之二考功覆校以第
謂經明行修故無多少之限今考功限天下明經
進士歲百人二監之得無幾然則學校費官廩而
博士濫天祿也且以流外及諸色仕者歲二千過
明經進士十倍昏吏浮虛之徒耗先王禮義耗其
非得與朕勤道業者挈長短絕輕重也國家啟庠
序廣化導將有以用而勸進之有司為限約以黜
退之欲望俊又在朝難矣帝然其言遷大理卿卒
○瑒常歎士大夫不能用古禮因其家冠婚長祔
乃據舊典為之節文揖讓威儀哭踊衰絰無有違
者在官清自吏請立石紀德瑒曰事益於人書名
史氏足矣若碑頌者徒遺後人作砒石耳



崔隱甫

崔隱甫貝州人玄孫文遷洛陽令梨園弟子胡雛
善笛有寵嘗負罪匿禁中王原曰此亦胡雛之帝
以他事召隱甫指曰孰卿巧此人對曰陛下輕臣
而重樂工請解官再拜出帝遽謝與胡雛隱甫殺
之拜御史大夫○初臺無徽比有囚則繫大理貞
觀時季乾祐為大夫始置獄由是中丞侍御史皆
得繫人隱甫執故事廢諸獄其後患囚徒來或
漏泄復繫之厨院云臺中自監察御史而下舊皆
得額事無所承諾隱甫始一切令歸粟乃得行有
忤意輒劾正多貶絀者臺史側目威名赫然○始
帝欲相隱甫也謂曰牛仙客可與語隱甫終不請

帝乃不用子弟或問故荅曰吾不以其人微易之
也其才不逮中人可與之對耶隱甫所至繫介自
守明吏治在職以強正稱云

論曰隱甫不見仙客賢哉然可緣帝問其道仙
客之為人庶幾開悟上意退而受責與不見而
斥之也隱甫徒斬於徒請乃與子有後言是當
不盡忠以事君不得為無疵矣

贊曰嚴挺之拒宰相不肯見李林甫崔隱甫違
詔不屈牛仙客信剛者乎二人坐是不得相殺
亦各申其志也管夷吾以綈殺論之信曲與直
不相函哉機天附

季適之



李通之恒山隱王孫也始名昌邈通州刺史以稱
治聞○徙河南尹其政不苛細為下所便（玄宗處
殺洛嚴暴耗徭力詔通之以禁錢作三大防曰上
陽積翠月彼自是水不能患刻石着功○適之喜
賓客飲酒至斗餘不亂夜宴娛畫決事案無留辭
○（天寶元年代牛仙客為左相與李林甫爭權
不協林甫陰賊即好謂適之曰華山生金采之可
以富國顧上未之知適之性疏信其言他日從容
為帝道之帝喜以同林甫對曰臣知之舊矣顧華
山陛下本命王氣之舍不可以穿治故不敢聞帝
以林甫為愛已而薄適之恨不自安乃上宰相求
撤職成生貶仰藥自殺

李峴

反胡世

李峴吳王恪孫折節下士長吏治為零陵太守峴
為政得人必時京師米翔貴百姓強曰欲粟賤追
李峴○（代宗立拜同平章事故事故事堂不接客
自元載為相中人傳詔者引升堂置榻待之峴至
即救更撤榻又奏常參官舉才任諫官憲官者無
限負不踰月為要近諸短遂失恩罷太子詹事卒
初東京平陳希烈等數百人待罪議者將悉抵死
帝意亦欲懲天下故崔器等附致深文峴時為三
司獨曰法有首有從情有重有輕若一切論死非
陛下與天下惟新意於是器與呂諲皆甦、文吏
操常議不及大體尚騰頰固爭數日乃見聽衣冠

家更生賊亦不能使人歸怨天子視力也

李勉

李勉字玄脚鄭惠王元懿之曾孫少喜學內沉雅外清整始調同封尉汴州水陸一都會俗尾錯號難治勉擢奸次德為有名○從(肅宗)於靈武擢監察御史時武臣崛興無法度大將管崇嗣背罔坐笑語詳縱勉劾不恭帝歎曰吾有勉乃知朝廷之尊天子素重其正擢太常少卿欲遂柄用而李輔國諷使下已勉不肯出為汾州刺史尋拜嶺南節度使西南夷餉大得用之歲至纔四五歲視前謹勉既廉潔又不暴征明年至者乃四十餘稅可居官久未嘗杖節器用卑服後召歸至

石門畫搜家人所畜犀玳投江中時人謂可繼宋璟盧奐李朝隱鄙人叩闕請立碑頌德(代宗)許之滑臺節度使令孤彰且死表勉為代從之勉居鎮八年以舊德方重不威而治○(德宗)立旣加同平章事貞元初帝問勉曰衆謂盧杞姦邪朕顧不知謂何勉曰天下皆知而陛下獨不知此所以為奸邪也時贈其對以太子太師罷卒○勉少貧狹客梁宋與諸生共送旅諸生疾且死出白金曰左右無知者幸君以此為我葬餘則君自取之勉許諾既葬密置餘金棺下後其家錫勉共葬墓出金付之○(德宗)位將相所得奉賜悉遺親黨身沒無贏藏其在朝廷顧亮廉介為宗臣表禮賢下士有終始

李夷簡

李夷簡字易之鄭惠王元懿四世孫擢進士第中
拔萃科調藍田尉始韋皋作奉聖業于頔作順聖
業常奏之軍中夷簡輒廢去謂禮樂非諸侯可擅
制○十三年進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李
師道方叛裴度當國帝倚以平賊夷簡自謂才不
能有以過度乃求外遷為淮南節度使卒

李程

李程字表臣襄邑王神符五世孫擢進士宏詞賦
日五色造語警拔士流雅之調藍田尉縣有滯獄
十年程單言輒判○德宗李秋出政有寒色顧左
右曰九月猶衫二月而袍不為順時朕欲改月謂

何左右稱吾程獨曰玄宗着月令十月始裘不可
改帝矍然止○為翰林學士學士八署常視日影
為候程性懶日過八埒乃至始程早天時號為
八埒學士○敬宗初以本官同平章事帝冲選好
宮室畋獵功用奢廣程諫曰先王以儉德化天下
陛下方諒陰未宜興作願回所費奉園陵帝嘉納
○又請置侍講學士選名臣備訪問再為僕射○
程為人辯給多智然簡他無儀檢雖在華
密而無重望最為帝所遇常曰高飛之翮長者在
前卿朝廷羽翮也為東都留守卒

李石

李石字中玉襄邑恭王神符五世孫擢進士第辟



李聽幕府從歷四鎮有材略為史精明聽每征伐必留石王後務大和中為行軍司馬聽以兵北渡河令石入秦占對華敏（天宗異之）帝惡李宗閔等以黨相排背公害政凡舊臣皆疑不用取後出孤立者欲懲刈之故李劄等至宰相劄誅死乃擢石以丞官同平章事石器雄遠當軸秉權亡所統時宦寺氣盛後暴朝廷仇士良等往、斥劄以折大臣石徐謂曰亂京師者劄注也然其進孰為之先士良等惡縮不得對搢紳賴以為強（他日紫宸殿宰相退及陛下帝喟然而歎石進曰陛下之歎固未諭敷問兩從帝曰朕嘆治之難也且朕即位十年不能得治本故前歲有疾今茲震擾皆自取

之天託億兆之上不能以美利及百姓焉得久無事乎石曰陛下罪已當然、責治太早雖十年孜孜養德適成爾天下治不治要自今觀之陛下今自視何如即位時帝曰有聞矣石曰古之聖賢必觀書以考察往行然漢成治功陛下積十年盛德日新然向所以疾戾震驚者天其固陛下之志乎誠務修將來之政視太宗致昇平之期猶不為晚帝曰行之得至于石曰今四海羨一唯登拔才良使小大各任其職愛人節用國有餘力下不加賦太平之術也（○又問奈何致太平之難鄭暉曰欲天下治莫若恤人石即贊曰恤之得術尚何太平難陛下節用度去冗食簿最不得措其奸則百司

治百司治天下安矣帝戚然曰我思貞觀開元時
以祝今日即氣拂吾膺石曰治道本於上而下罔
敢不率帝曰不然吾聞禁中有金鳥錦袍二昔玄
宗幸溫泉與楊貴妃衣之今富人時、有之石曰
毛玠以清德為魏尚書而人不欺鮮衣美食況天
子獨不可為法乎○帝顧鄭暉曰暉老矣當無安
哉論我猶漢何等主暉曰陛下文宣主也帝曰渠
秋望是石欲強帝志使不怠曰曰陛下之問而暉
之對臣皆以為非顏回匹夫耳自比於舜陛下春
秋當觀得失於前日引月長以齊堯舜奈何此
文宣而又自以為不及唯陛下開肆厥志不以文
宣自安則大業濟矣○中人自避還走馬入金光

門道路安言兵且至京師詔走塵起百官或鞭而
騎臺省吏補、遁去鄭暉將出石曰事未可知率
相走則亂矣若變出不虞進將安適人之所瞻不
可忽也茲治簿書沛然如平時金吾大將軍陳君
賞率戚立望仙門內仗趣闕門君賞不從日入乃
止當是時非石鎮靜君賞有謀義亂○進中書侍
郎帝嘗曰朕觀晉君臣以茂曠致顛覆當時卿大
夫過那石曰然古詩有之人生不編百常懷千歲
憂畏不違也晝短若夜長閭時多也何不秉燭遊
勸之照也臣願相軀命濟國家惟陛下鑑照不惑
則安人彊國其庶乎○又言致治之道在得人德
宗多猜貳仕進之塗塞奏請輒報罷東省閑闕累



月南臺唯一御史故兩河諸侯競引豪英士之喜
利者多趨之用為謀主故藩鎮日橫天子為肝食
肝又元和同進用日廣陛下嗣位惟賢是咨士皆
在朝廷彼雖守甲兵如故而低摧頌屈者士不之
助也帝曰天下之勢猶持衡然此首重則彼尾輕
矣其為我博選士朕且用之○石秦咸陽合韓連
治興成渠、當咸陽石十八里左直永豐倉秦漢
故溝渠成起咸陽批潼關三百里無車輓勞則輾
下牛盡可甯永利秦中矣石用韓並判度支案以
贓敗石曰臣本以並知財利不係其貪帝曰宰相
任人知則用過則棄謂之至公他日宰相兩用強
蔽其過此其私也○三年正月將朝騎至親仁里

租盜發射石傷馬京師震恐石因卧家固辭位有
詔為荆南節度使始訓注亂權故閻豎天子畏逼
幾不立石起為相以身徇國不師近侍張權綱欲
強王室收威柄而仇士良疾之將加害帝知其然
遂罷去卒

賢曰周之卿士周召毛原皆同姓國也唐宰相
以宗室進者九人林甫奸諛幾亡天下李程和
柔在位無所發明其餘以材稱職號賢宰相秦
隋桑親侮賢皆二世而滅周唐任人不疑得親
親用賢之道享國長久嗚呼盛歟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二十九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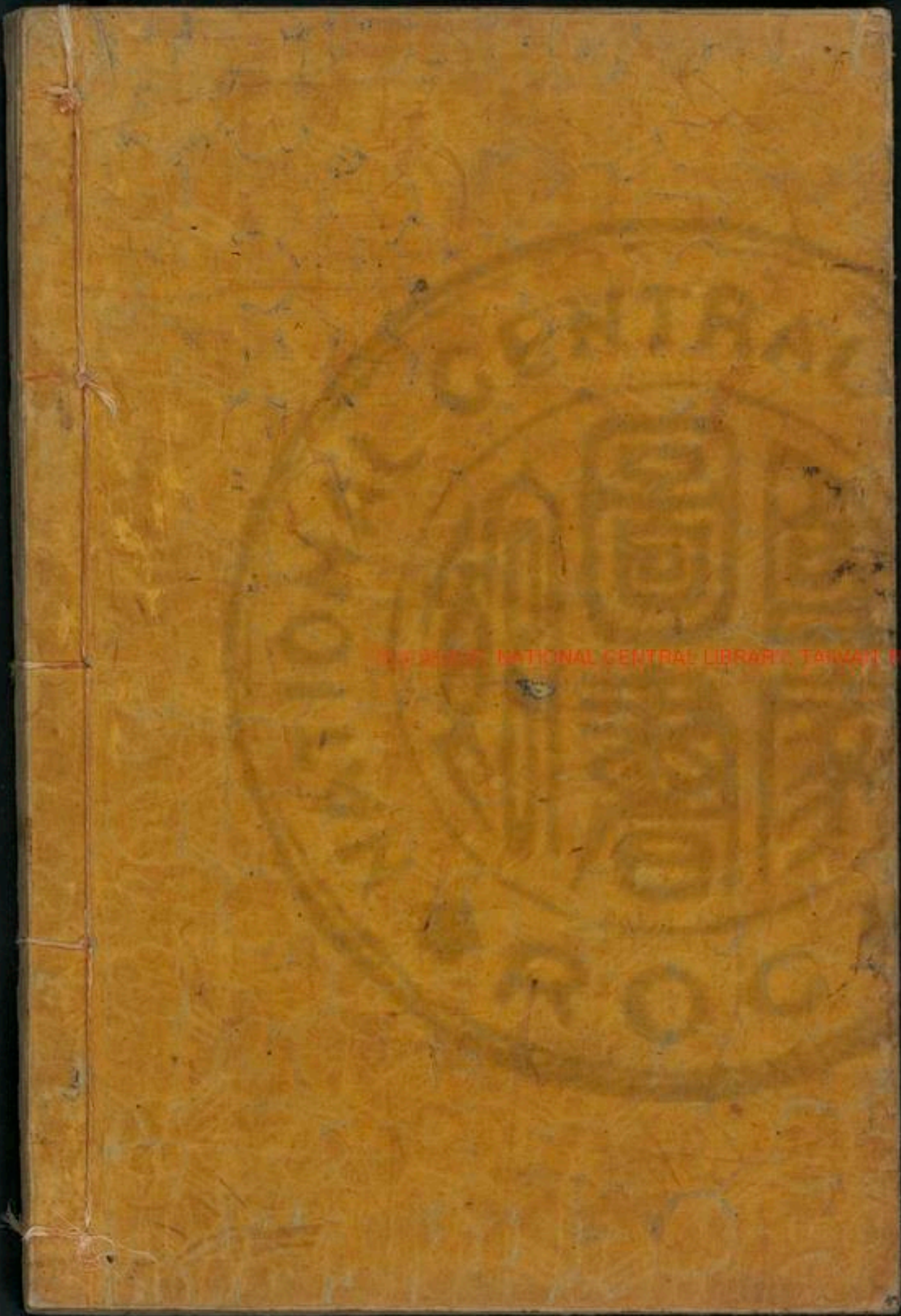
一五月二十五日五行鄧守安

上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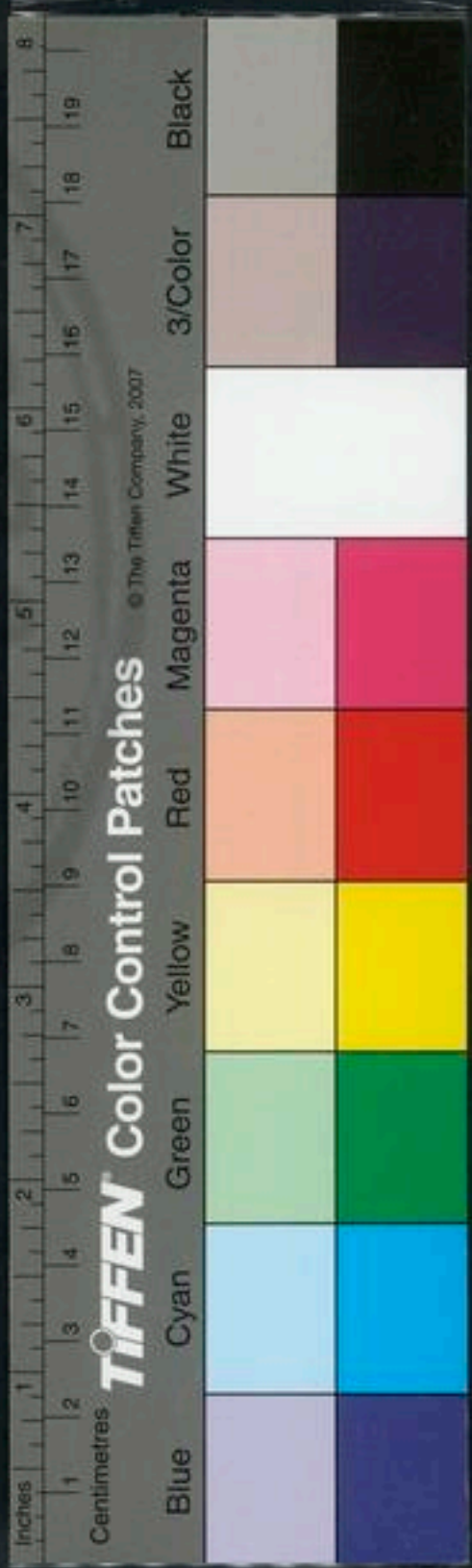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PHOTOGRAPHED AT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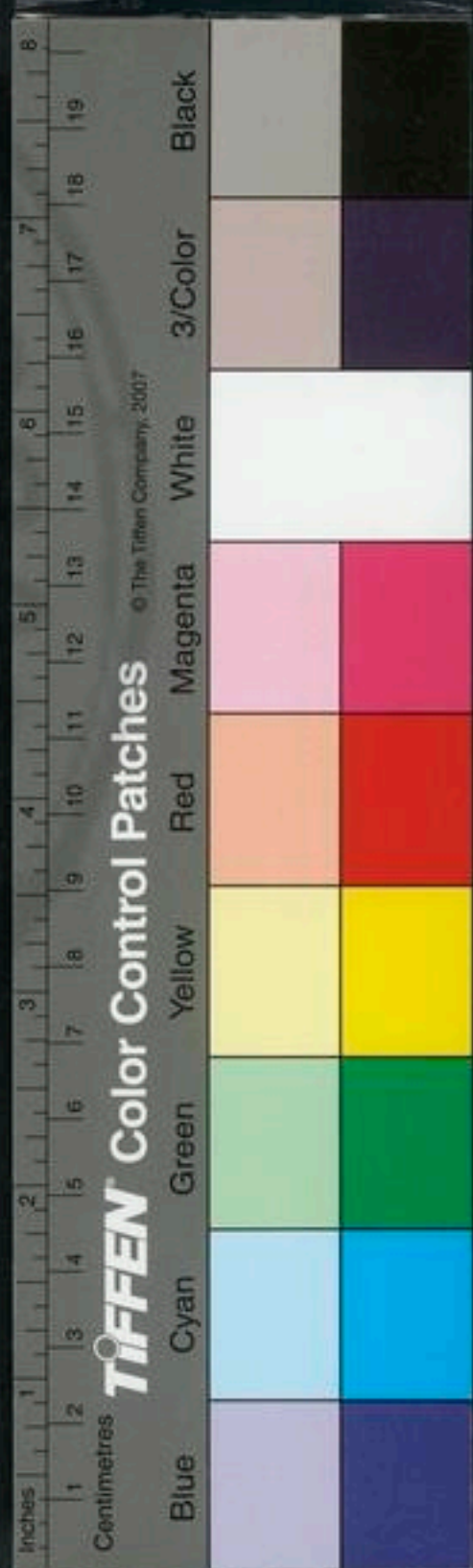


十七史

五十七

| | | | | | | | | | | | | | |
|-----|-----|-----|-----|-----|-----|-----|-----|-----|-----|-----|-----|-----|-----|
| 韋堅 | 字文融 | 牛仙客 | 王忠嗣 | 張守珪 | 沈師 | 沈既濟 | 柳冕 | 柳芳 | 蔣乂 | 韋述 | 吳兢 | 劉子玄 | 唐列傳 |
| 李嗣業 | 郭昕 | 郭嘏 | 郭曜 | 郭子儀 | 烏承玘 | 栢良器 | 郝廷玉 | 李光弼 | 封常清 | 高仙芝 | 哥舒翰 | 王鉞 | 楊慎矜 |
| 崔祐甫 | 楊綰 | 呂誼 | 裴樞 | 裴遵慶 | 裴冕 | 董晉卿 | 崔圓 | 李泌 | 張鎬 | 房琯 | 李抱真 | 李抱玉 | 馬麟 |
| | | | | | 郝士羨 | 戴叔倫 | 薛珣 | 元結 | 高適 | 路隋 | 韋處厚 | 柳渾 | 崔植 |

五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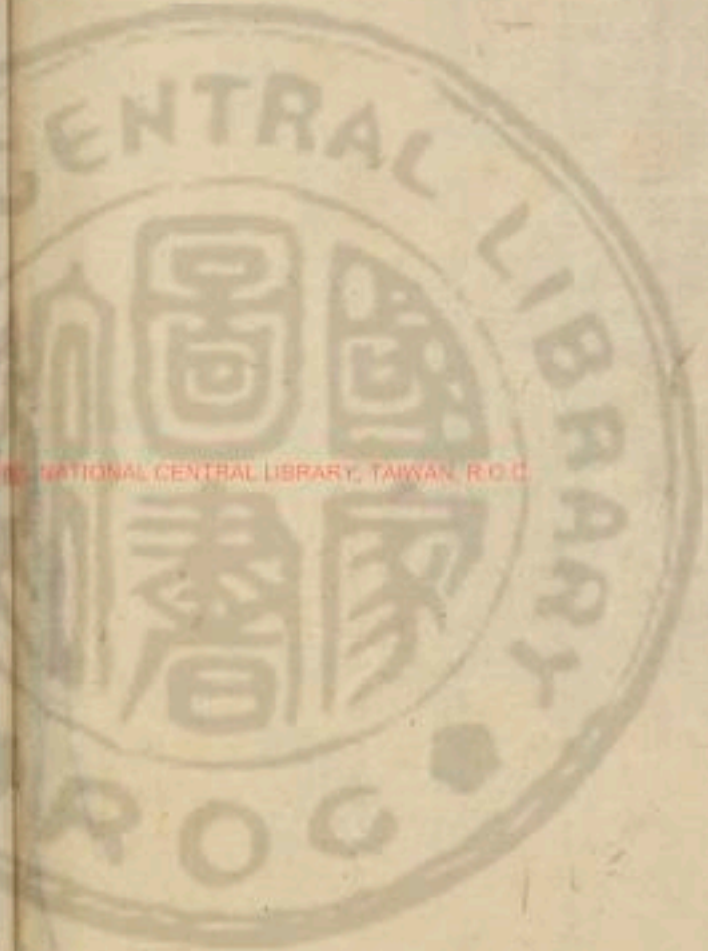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三十

列傳

劉子玄

劉子玄名知幾父箴器為授古文尚書業不進父怒楚督之及聞為諸兄譁春秋左氏冒往聽退輒辨折所疑歎曰書如是兒何怠父竒其意許授左氏踰年遂通覽羣史與兄知柔俱以善文詞知名○擢進士第證聖初天則詔九品以上陳得失子玄上書譏每歲一赦或一歲再赦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又書君不虛授臣不虛受妄受不為忠妄施不為惠今羣臣無功遭遇輒遷至有車載斗量把推挽脫之誼又謂刺史非三載以上不可徙宜課



功殿明賞罰后嘉其直不能用也○時史橫酷淫
及善人子玄作思慎賦以刺時蘇味道李嶠見而
歎曰陸機豪士之流乎周身之道盡矣子玄與徐
聖元行冲吳兢等善嘗曰海內知我者數子耳累
遣鳳閣舍人無修國史○**中宗**時頒史事宗楚客
韋巨源蕭至忠等皆頌監修子玄病長官多意向
不一乃求去因為至忠言五不可曰古之國史皆
出一家唯漢東觀集羣儒纂述無主條章不建今
史司取士滋多人自為荀袁家自為政駿每記一
事載一言闕筆相視含毫不斷頭白可期汗青無
日一不可漢郡國計書上太史副上丞相後漢公
卿所撰先集公府乃上蘭臺故史官載事為廣今

史臣唯自詢采二史不注起居百家弗通行狀二
不可史局深籍禁門所以杜顏面防請謁也今作
者如林儻示廢貶曾未絕口而朝野咸知孫盛取
嫉權門王劭見讎貴族常人之情不能無畏三不
可古者史氏各有指歸故司馬遷退慶士進姦雄
班固抑忠臣飾主闕今史官筆記類稟監修或須
直辭或當隱惡十羊九牧其令難行四不可今監
者不肯指授修者又不遵奉務相推避以延歲月
五不可至忠得書帳惜楚客等其言詆切謂諸史
官曰是子作書欲致吾何地○始子玄修武后實
錄有所改正而武三思等不聽自以為見用於時
而志不遂乃著史通內外四十九篇譏評今古徐



堅讀之歎曰為史氏者宜置此座右也○又嘗自
比揚雄者四雄好雕蟲小伎老而為悔吾幼喜詩
賦而壯不為期以述者自名雄準易作經當時笑
之吾作史通俗以為愚雄著書見尤於人作解嘲
吾亦作釋蒙雄少為范逵七倫及劉歆所器及聞作
經以為必覆醬瓿蒲口反吾始以文章得譽晚談
史傳由是減價其自感榮如此○子玄內頁有
所未盡乃委國史於吳兢別撰劉氏家史及譜○
嘗議孝經鄭氏學非康成注舉十二條左證其謬
當以古文為正易無子夏傳老子書無河上公注
請存王弼學宰相宋璟不然其論請二家無行惟
子夏易傳請罷詔可會子既抵罪貶安州別駕卒

○子玄領國史且三十年官雖徙職常如舊鄭惟
忠嘗問自古文士多史才少何耶對曰史有三長
才學識世罕兼之夫有學無才猶憑買椽金不能
殖貨有才無學猶巧匠無機補斧斤弗能成室善
惡必書使駟君賊臣知懼此為無可加者時以為
篤論子玄善持論辯據明銳視諸儒皆出其下○
子既字惠卿好學多所通獻續說苑十篇以廣漢
劉向所遺嘗以竹書紀年序諸侯列會皆舉謚後
人追修非當時正史如齊人穢于遂鄭棄其師皆
孔子新意師春一篇錄卜筮事與左氏合知按春
秋經傳而為也因著外傳去



吳兢汴州人少厲志貧知經史魏元忠薦兢才堪
論譔詔直史館修國史即閔太子難奸臣誣構安
國相王與謀朝廷大恐兢上書陛下龍興恩被骨
肉相王與陛下同氣親莫加焉今賊臣日夜陰謀
必欲寘之極法陛下若信邪佞委之於法傷陛下
之恩失天下望莫列股肱獨任宵臆可為寒心自
昔翦伐宗支委任異姓未有不亡者且根朽者葉
枯源涸者流竭子牙國之根源可使枯竭我伏願
陛下全常棣之恩慰同極之念天下幸甚累遷起
居即與劉子玄等竝職○玄宗初立叔還權綱兢
於決事羣臣畏伏兢慮帝果而不及精乃上疏曰
自古人臣不諫則國危諫則身危臣愚食陛下祿

不敢避身危之禍比見上封事者言有可采但賜
束帛而已未嘗蒙拔擢其忤旨則朝堂決杖傳送
本州或死於流貶由是臣下不敢進諫古者設誹
謗木欲聞已過今封事謗木比也使所言是有益
於國使所言非無累於朝陛下何遽加斥逐以杜
塞直言夫漢高帝赦周昌桀紂之對晉武帝受劉
毅桓靈之譏况陛下豁達大度不能容此狂直耶
夫人主居尊極之位專生殺之權其為威嚴峻矣
開情抱納諫諍下猶懼不敢盡奈何以為罪且上
有所失下必知之故鄭人欲毀鄉校而子產不聽
也陛下初即位猶有褚無量等數上疏爭時故得
失自頃上封事往往得罪諫者頓少是鵲巢覆而



鳳不至理之然也臣誠恐天下骨鯁士以讜言為
戒撓直就曲斷方為利五九反偷合苟容不復能
盡節忘身納君於道矣夫帝王之德莫盛於納諫
故曰朝有諷諫猶髮之有梳猛虎在山林藜藿為
之不采忠諫之有益如此夫與治同道罔不興與
亂同事罔不亡人將疾必先不甘魚肉之味國將
亡必先不甘忠諫之說嗚呼惟陛下深鑒于茲哉
隋煬帝矜矜自負以為莫已若而諱亡憎諫乃曰
有諫我者當時不殺後必殺之蘇威欲開一言不
敢發因五月五日獻古文尚書帝以為訕已即除
名蕭瑀諫無伐遼出為河西邵守董純諫無幸江
東就獄賜死自是塞諤之士去而不顧外雖有變

朝臣鉗口帝不知也身死人手子孫勦絕為天下
笑太宗皇帝好悅至言時有魏徵王珪虞世南李
大亮等咸以切諫引居要職嘗謂宰相曰自知者
為難如文人巧工自謂已長若使達者大匠詆訶
商略則燕辭拙迹見矣天下萬機一人聽斷雖甚
憂勞不能盡善今魏徵隨事諫正多中朕失如明
鑑照形義惡畢見當是時有上書益於政者皆粘
寢殿之壁粘尼帖坐望卧觀雖狂瞽逆意終不以
為忤故外事必聞刑戮幾措禮義大行陛下何不
遵此道與聖祖繼美乎夫以一人之意綜萬方之
政明有所不燭智有所不周上心未諭於下下情
未達於上伏惟以虛受人博覽兼聽使深者不隱



遠者不塞所謂開四門明四目也其能直言正諫
不避死亡之誅者特加寵榮待以不次則失之東
隅冀得之秦榆矣○開元十三年帝東封太山道
中數馳射為樂兢曰方登岱告成不當遂殺戮使
有垂堂之危朽株之殆帝納之○明年六月大風
詔羣臣陳得失兢上疏曰風陰類大臣之象恐陛
下左右有姦臣擅權懷謀上之心臣聞百王之失
皆由權移於下故曰人主與人權猶例持太阿授
之以柄夫天降災異欲人主感悟願深察天變杜
絕其萌且陛下承天后和帝之亂府庫未充冗負
尚繁戶口流散法出多門昧謂大行趨兢彌廣此
弊未革寶陛下庶政之闕也願斥屏羣小不為慢

游明選舉慎刑罰杜僥倖存至公雖有風變不足
累聖德矣○始兢在景龍間中任史事時武三思
張易之等監領阿貴明佞釀澤浮辭事多不實兢
不得志私撰唐書春秋未就至是丐官筆札冀得
成書詔兢就集賢院論次時張說罷宰相在家修
史大臣奏國史不容在外詔兢赴館撰錄久之坐
書事不當貶荊州司馬以史草自隨蕭嵩領國史
奏遣使者就兢取書得六十餘篇天寶初八為恒
王傅卒○兢叙事簡核號良史晚節稍踈悟五故
時人病其太簡○初與劉子玄撰定武后寶錄叙
張昌宗誘張說誣證魏元忠事頗言說已然可賴
宋璟等選勵苦切故轉禍為忠不然皇嗣且殆後



說為相讀之心不喜知兢所為即從容諺謂曰劉生書魏齊公事不少假借奈何兢曰子玄已亡不可受誣地下兢實書之其草故在聞者歎其直說屢以情辭改辭曰徇公之情何名實錄卒不改世謂今董狐六

韋述 弟道通附

韋述弘機曾孫家厨書二千卷述為呢時誦憶略徇父景駿為肥鄉令述從到官元行冲景駿姑子也為時儒宗嘗載書數車自隨述入其室觀不知寢食行冲異之試與語前世事熟復詳諦如指掌然使屬文受紙輒就行冲曰外家之寶也○舉進士述方少儀質陋侏_{他話也}及考功負外郎宋之問

曰童子何業述曰性嗜書所撰唐春秋三十篇恨未畢他推命之問曰本求茂才乃得邊固遂上笏○開元初馬懷素奏述與諸儒即秘書續七志五年而成述好譜學見柳冲所撰姓族系錄每私寫懷之乃更撰開元譜二十篇○張說領集賢院薦述為直學士從封太山奏東封記有詔褒羨○先是詔修六典徐堅構意歲餘歎曰吾更修七書而六典歷年未有所適及蕭嵩引述撰之述始摹周六官宮領其屬事歸於職規制遂定○初令狐德棻吳兢等撰武德以來國史皆不能成述因二家參以後事遂分紀傳又為例一篇文約事詳蕭穎士以為譙周陳壽之流○述典掌圖書餘四十年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任史官二十年，澹榮利，為人純厚長者。當世宗之
接士無貴賤，與均蓄書二萬卷，皆手校定。黃墨精
謹，內祕書不逮也。安祿山亂，剽失，皆盡。述獨抱國
史藏南山，身陷賊，污偽官，賊平，流渝州，為刺史。薛
舒所困，不食死。○韋氏之顯者，孝友詞學，則承慶
嗣立，遂音樂有萬石，達禮儀，則叔夏史才，傳識有
述所著書二百餘篇，行於時。○弟迥，迪學業亦亞
述，與迥對為學士，與迪並禮官，縉紳高之時。趙冬
曦兄弟亦各有名，張詭嘗曰：韋趙兄弟人之杞梓
云。

蔣又子仲借附

蔣又字德源，常州人。性銳敏，七歲時見庾信哀江

南賦，再讀輒誦。外祖吳兢，位史官，人幼從外家學，
得其書，博覽強記，逮冠該綜羣籍，有史才。楊綰尤
稱之。蔣明父之在集賢，值兵興，圖籍散，舛白宰相
請引又入院，助力整比。張鑑奇之，署集賢小職。○
貞元九年，竊擢史館修撰。張孝忠子茂宗尚義章
公主，母亡，丐成禮，人上疏以為墨縗禮本，緣金革
未有奪喪尚主者，繆鑿典禮，違人情，不可為法。帝
曰：卿所言古禮也。會韋彤裴瑒諫曰：婚禮主人几
選聽命，稱事立文，謂之嘉，所以承宗廟，繼後嗣也。
喪禮創巨者，日久痛甚者，愈遲。二十五日而畢，謂
之凶，所以送死報終，示有節也。安有以凶瀆嘉為
朝廷美法，疏入帝廷，其言然。心嘉，又有守。○十八

年遷起居舍人兼史任帝嘗登凌煙閣視左壁額
刺題文漫缺行統數字命錄以問宰相無能知者
遷召人至荅曰此聖歷中刻侍臣圖贊帝前口以
誦補不失一字帝歎曰雖虞世南默寫列女傳不
是過會詔問神策軍建置本末中書討求不獲時
集賢學士甚衆悉亡以對乃訪之又條據甚詳宰相
高郢鄭珣瑜歎曰集賢有人於明日詔無判集
賢院事父子為學士儒者榮之○順宗既葬議祧
廟有司以中宗中興之君當百代不遷宰相問又
又曰中宗賴張柬之等國祚再復蓋曰反正不得
為中興凡非我失之自我復之為中興漢光武晉
元是也自我失之因人復之晉孝惠孝安是也今

中宗與惠安二帝同不可為不遷主有司疑曰五
王有安社稷功若遷中宗則配享永絕又曰禘祫
功臣乃合食太廟中宗廟雖毀而禘祫並陳太廟
由是遷廟遂定○遷兵部郎中與許孟容韋貫之
剛正制教三十篇為開元格改秘書少監卒○初
名武憲宗時因進見請曰陛下今日偃武修文羣
臣當順承上意請改名又帝悅時討王永宗兵方
罷又恐天子銳於武亦因以諷他日帝見侍御史
唐武曰命名固多何必曰武又既改之矣更曰慶
羣臣乃知帝且厭兵○子仲字大直第進士累遷
兵部侍郎宣宗雅信愛仲每見必咨天下得失仲
言比爵賞稍易人且偷帝愕然曰偷則亂矣仲曰



否非遽亂但人有觀心亂由是生帝嗟嘆三起三
留日他日不復獨對卿矣遂拜相三世踵修國史
世稱良筆咸云蔣氏日歷天下多藏焉

柳芳

柳芳字仲敷蒲州人開元末擢進士第直史館肅
宗詔芳與韋述綴緝吳兢所次國史會述死芳緒
成之興高祖訖乾元調凡百三十篇叙天寶後事
棄取不倫史官病之然芳篤志論著不少選忌厭
承寇亂史籍論缺芳始詢時高力士亦貶因從力
士質開元天寶及禁中事具識本末時國史已送
官不可追判乃推行義類倣編年法為唐曆四十
篇頗有異聞然不立褒貶為諸儒譏訕子冕

柳冕

冕字敬叔博學富文辭且世史官父子茲居集賢
院德宗既親郊重慎祠事動稽典禮冕與徐岱陸
贄修飭儀矩帝疑郊廟每非輒去綬履及象綬尺
寸祝語輕重冕據禮以對本末詳明天子嘉異久
之以論議勁切執政不善出為婺州刺史十三年
兼福建觀察使自以久疏斥乃上表乞代且推明
朝觀之意曰夫朝會禮之本也唐虞之制羣后四朝
以明黜陟商周之盛五歲一見以考制度漢法三
載上計以會課最聖唐稽古天下朝集三考一見
皆以十月上計京師十一月禮見會尚書省應考
績事元日陳貢集於考堂唱其考筴進賢以興

善簡不肖以黜惡自安史亂常始有專地四方多
故始有不朝戎臣恃險或不悔過臣忝牧圉之寄
憤不朝之臣思一八觀率先天下使君臣之義親
而不疏朝觀之禮廢而復舉誠恐負薪盜先朝露
盜口答觀禮不展臣之憂也比聞諸將帥凶殺者
衆臣自憚何德以堪久長鄉國人情之不忘也闕
庭臣子之所戀也朝觀國家之大禮也三者臣之
大願表累上其辭哀切德宗許還

沈既濟

沈既濟蘇州吳人經學該明楊炎雅善之薦既濟
有良史才召拜左拾遺史館修撰○德宗立銳于
治詔中書門下兩省分置待詔官三十權公錢叔

子贍用度既濟諫曰今日之治患在官煩不患負
少患不問不患無人兩省官自常侍諫議補闕拾
遺四十員日止兩人待對缺員二十一員未補若
謂見官不足與議則當更選其人何事官外置官
夫置錢取息有司之權制非經治法令關輔皆言
百司息錢毀室破產積府縣未有以革臣計天下
財賦耗數大者唯二事一兵資二官俸自他費十
不當二者一所以繫人重困杼軸空虛何則四方
形勢兵未可去資費雖廣不獲已為之又益以闕
官冗食其弊奈何藉舊而置猶可若之何加焉事
遂寢于侍師

互註言古今選用之法選用



沈傳師

傳師字子言材行有餘能治春秋工書有楷法(貞元末)舉進士第德興門生七十人推為顏子復登制科召入翰林為學士時翰林缺承旨次當傳師(穆宗)欲面命辭曰學士院長參天子密議次為宰相臣自知必不能願治人一方為陛下長養之帝遣使敦召李德裕素與善開曉諄切終不出遂以本官兼吏職俄出為湖南觀察使徙宣州傳師於吏治明吏不敢罔慎重刑法每斷獄召幕府平慶輕重盡合乃論決嘗擇郵吏尹倫淫魯不及事官屬屢白易之傳師曰始吾出長安誠倫曰可闕事不可多事倫如是足矣故所役以庶靖聞八為

吏部侍郎卒○傳師性爽粹無競更二鎮十年無書賄入權家初拜官宰相欲以姻私託幕府者傳師固拒曰誠爾願罷所授故其僚佐如李景讓等極當時選治家不威嚴閤門自化兄弟子姪屬無親疏衣服飲食如一

(贊曰)唐興史官秉筆衆矣然垂三百年業鉅事

兼簡策罕繁罕女加及其間巨盜再興安史黃

圖典焚逸大中以後史錄不存雖論著之人隨

世哀撥及乘也而疏舛殘餘本末顛倒故聖主

賢臣叛人佞子善惡汨汨有所未盡可為永愴

者矣又舊史之文猥釀不綱淺則八俚簡則及漏寧當時儒者有所諱而不得聘耶或因淺仍



俗不足於文也亦有待于後取當而行遠耶何
知幾以來工訶古人而拙於用已歟自韓愈為
順宗寶錄議者聞然不息卒竄定無完篇韓愈
宗寶錄書禁中事切直實舉乃知為史者亦難
營其非實文宗詔備清刑正言之將夏不能措辭於春秋果可信已

張守珪

張守珪陝州人姿幹瓌壯慷慨尚節義開元中累
遷幽州良杜府果毅時靈蕃御為刺史器之引與
共榻坐謂曰不十年子當節度是州為國重將○
會王君奭死奭五河西震懼詔為瓜州刺史虜奄
至衆失色守珪曰劉彥之餘詎可矢石相確胡角
也平須權以勝之遂置酒城上會諸將作樂虜疑有

備不敢攻引去守珪縱兵擊敗之於是招流冗使
復業有詔以瓜州為都督府即詔守珪為都督州
地沙磧平昔不可藝常瀦雪水溉田是時渠竭為
虜毀材木無所出守珪密禱于神一夕水暴至大
木數千童塞流下因取之修復堰防耕者如舊州
人神之刻石記事後徙河北節度副大使契丹奚
連年梗邊前長史不能制守珪至每戰輒勝虜遂
大敗契丹首屈刺及突于恐懼乃遣使詐降守珪
得其情遣王悔詣部計事屈刺無降意謀殺悔以
叛悔因間誘之夜斬屈刺及突于盡滅其黨以象
降守珪大閱軍寶賞將士傳屈刺突于首於東都
八拜右羽林大將軍于獻誠獻恭○獻恭數有軍

功累遷檢校吏部尚書德宗欲徙盧杞為饒州刺史袁高上還詔書苦爭獻恭見帝曰高所奏宜聽帝不答復前曰高乃陛下良臣當優異之上遂不徙杞世咨其不燒

王忠嗣

王忠嗣華州人年九歲父戰死玄宗憐其忠授忠嗣尚輦奉御八見帝伏地號泣玄宗撫之曰此去病孤也復壯而將之養禁中及長雄毅寡言有武略上與論兵應對蠶起蠶教容反說文帝器之曰後日爾為良將試守代州別駕大猾閉門自斂不敢干法數以輕騎出塞○河西節度使杜希望欲取吐蕃新羅城有言忠嗣才者希望以聞詔追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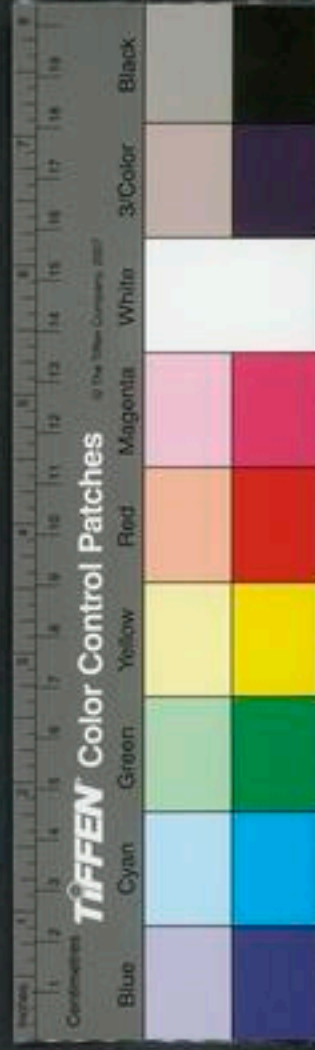
赴河西進拔其城俄吐蕃大出晨壓官軍陣衆不敵舉軍皆恐忠嗣單馬進左右馳突獨殺賊數百人賊衆踟相蹂蹂也九反軍彥翼掩之彥八反虜大敗拜左金吾衛將軍天寶元年北討奚怒皆戰桑乾河三遇三克耀武漢北高會而還○時突厥新有難忠嗣進軍磧口經略之因上平戎十八策等大同靜邊二城徙清塞橫野軍實之併受降振武為一城自是虜不敢盜塞○忠嗣本負勇敢及為將乃能持重安邊不生事嘗曰平世為將撫衆而已吾不欲竭中國力以幸功名故訓練士馬隨缺繕補有漆弓百五十斤每發之示無所用軍中士氣盛日夜思戰忠嗣縱詭間伺虜隙時出奇兵襲敵



所向無不克故士亦樂為用○俄為河西隴右朔方河東節度佩四將印勁兵重地控制萬里近世未有也○帝方事石堡城詔問攻取計忠嗣奏言吐蕃舉國守之若頓兵堅城下費士數萬然後可圖恐所得不隲所失請厲兵馬待釁取之帝意不快而李林甫尤忌其功會董延光建言請下石堡詔忠嗣分兵應接忠嗣不得已為出軍而士無賞格李光弼入說曰大夫先受禍矣忠嗣曰吾固審賈士勇有知不捷大夫先受禍矣忠嗣曰吾固審得一城不得制敵失之未害於國吾忍以數萬人命易一官哉明日見責不失一金吾羽林將軍歸宿衛不者黔中上佐耳光弼謝曰大夫乃行古人

事光弼又何言趨而出延光過期不克果訴忠嗣沮兵忠嗣數上言祿山且亂李林甫益惡之陰使人誣告忠嗣帝怒付三司訊驗罪應死哥舒翰請以官爵贖忠嗣罪帝意解貶漢陽太守卒後翰引兵攻石堡拔之死也略盡如忠嗣言故世號為名將

范祖禹曰忠嗣不顧一身之危而惜國家之命其可謂嘉將矣然忠嗣知石堡之不可取莫若固守前議而勿分兵既屢勉奉詔予之兵而復撓其謀使其人得以藉口豈忠嗣思之未至耶○初在朔方至互市輒高價馬直諸蕃爭來市故蕃馬寢少唐軍精及鎮河隴又請徙朔方河東九



千騎以實軍迄天寶末滋息

贊曰以忠嗣之才戰必破攻必克策石堡之得不當所止高馬直以空虜資論祿山亂有萌可謂深謀矣然不能自免於讒卒死放地自古忠賢工謀於國則拙於身多矣可勝叱哉

論曰明皇評朝士則窮其忱或時固亦鏡考人之賢否然罷張九齡而相林甫斥王忠嗣而將祿山確然不可回奪者其心以為曷如是亦未遂亂也邊境拓矣學校興矣隱戶括矣廢渠開矣刑罰省矣祥瑞奏矣雖林甫祿山豈害治哉惜乎明皇不知邦之興衰止在二人用捨間矣夫使它人言林甫奸祿山逆明皇猶未信可也

今高力士楊國忠明皇朝夕寵嬖言聽計從者也力士言林甫不可委國忠言祿山必叛為明皇者可以眷顧矣而曾不以經意惟其監奪神去舉動倒植凜凜乎如寢積薪之上而屍然以為莫已若也

牛仙客

牛仙客涇州人初為縣小史令傳文靜器之蕭嵩為節度使委以軍政仙客清勤不辭接大夫以信齋事省用倉庫積鉅萬器械犀銳崔希逸代之以聞帝悅○將用為尚書張九齡持不可李林甫探知帝旨稱其材會九齡罷故以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知門下事為相謹身無它與時沈浮唯



唯恭愿前後錫與絨皮不敢用皮居綺切開也百司諮決無所處可輒曰如今武帝知時議不歸以問高力士力士曰仙客本胥吏非宰相器帝忿然久之封幽國公加左相卒

互註河湟一使典擢胥吏目不知書非宰相

材張九

宇文融

宇文融京兆萬年人明辯長於吏治時天下戶版刑隱及刑也人多去本籍浮食閭里詭脫繇賦豪弱相并州縣莫能制融田監察御史陳便宜請校天下籍收匿戶姜田佐用度玄宗以融為覆田勸農使鈎檢帳符得偽勳亡丁甚衆擢侍御史融乃

奏慕容琦裴寬等二十九人為勸農判官假御史分按州縣括正丘畝招徠戶口而分業之又無租地安輯戶口使於是諸道收沒戶八十萬田亦稱是歲終羨錢數百萬緡帝悅引拜御史中丞然吏下希望融旨不能無擾初議者以生事沮詰百端而帝意向之宰相源乾曜等佐其舉又稟羣臣大議公卿雷同不敢異唯楊瑒以為籍外取稅瑒余百姓困弊得不酬失場坐左遷○融乃自請馳傳行天下事無巨細先上勸農使而後上臺省臺省須其意乃行下融所過見高年宣天子恩旨百姓至有感涕者使還言扶帝乃下詔以客賦所在並建常平倉益貯九穀權發斂官司勸作農社使貧

富相恤凡農月川縣常務一切罷省使趨刈獲流
亡新歸十道各分官屬存撫使遂厥功○中書令
張說素惡融融每建白輒引大體建爭融揣說不
善欲先事中傷之張九齡謂說曰融新用事辯給
多詐公不可以忽說曰狗鼠何能為會帝封太山
還融以選限薄冬請分吏部為十銓有詔融與蘇
頌韋抗等十人分總而不得參事一決於上融奏
選事說屢卻之融怒乃與崔隱甫建劾說說由是
罷相○進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融曰使
吾執政得數月久天下安矣乃薦宋璟為右丞相
裴耀卿為戶部侍郎許景先為工部侍郎當時長
其知人○性辯急少所推下既居位日引賓客故

人與酣飲然而神用警敏應對如響雖天子不能
屈信安王禕節度朔方融畏其權諷李宙劾奏之
帝怒罷融為汝州刺史居宰相凡百日去而錢穀
亦自此不治帝思之讓宰相曰公等暴融惡朕既
罪之矣國用不足將奈何裴光庭等不能對即使
有司劾融交不逞作威福其息受贓饋狼藉乃貶
融平樂府卒初融廣置使額以侈上心百姓愁恐
有司寔失職自融始帝猶思其舊功贈台州刺史
其後言利得幸者踵相躡皆本於融

互註獻策括天下遊戶及籍外由署十道勸
農使分行郡國○請吏部置十銓分治選事

附錄

以言利進

傳

高

選官屬以重其柄



韋堅

韋堅字子全京兆人歷奉先長安令有幹名見宇文融楊慎矜父子以聚斂進乃運江淮租賦所在置吏督察以佐國粟歲終增鉅萬玄宗咨其才○擢為水陸運使漢有運渠起闕門西抵長安引山東租賦迺隋常治之堅為使乃占咸陽壅渭為堰絕瀾澗而東注永豐倉下復與渭合初漕水衝苑左有望春樓堅于下鑿為潭以通漕二年而成帝為升樓詔羣臣臨觀堅豫取洛汭宋山東小斛舟三百首貯之潭篙工柁師皆大笠侈袖芒屨為吳楚服每舟署某郡以所產暴陳其上堅跪取諸郡

輕貨上於帝以給貴戚近臣帝大悅擢堅左散騎常侍名潭曰廣運○河西隴右節度使皇甫惟明故為忠王友王時為皇太子矣正月望夜惟明與堅集李林甫奏堅外戚與邊將私且謀立太子貶堅縉雲太守歲中羅希奭就殺之

楊慎矜

楊慎矜隋齊王暕曾孫父隆禮歷州刺史善檢督吏以嚴辦自名開元初為太府卿時御府財物羨積如丘山隆禮性詳容出納錐尋尺皆自按省凡物經揚卿者號無不精麗歲常愛省數百萬任職二十年年九十餘卒○慎矜沈毅任氣健而才玄宗訪其子可代父任者宰相以慎矜得父清白帝

喜擢慎矜監察御史知太府出納遺侍御史高翼
風格始議輸物有汙傷貴州縣償所直轉輕齋八
京師自是天下調發始煩○時李林甫用事韋堅
之獄王鈇等方文致而慎矜依違不甚力鈇恨之
雖林甫亦不悅○會慎矜父冢草木皆流血懼以
問胡人史敬忠敬忠使身極枯裸而坐林中殿之
鈇乃與林甫作飛牒告慎矜本隋後蕃識緯妖言
與妄人交規復隋室帝怒賜死

王鈇

王鈇中書舍人璿側出子也按獄深文玄宗以為
才拜御史中丞林甫方興大獄撼東宮誅不附已
者以鈇險刻可動以利故倚之使驚擊狼噬鈇所

摧陷多抵不道又厚誅欽嚮天子意又取諸郡高
戶為租庸脚士上言也大抵費業皆破督責連
年人不賴生帝在位久妃御服玩脂澤之費日侈
橫與別賜不絕于時重取於左右歲故鈇迎帝旨
歲進錢鉅億萬儲禁中以為歲租外物供天子私
帑帝以鈇有富國術罷遇蓋厚○天寶八載方士
李暉上言見太白老人告王版祕記事帝詔鈇按
其地求得之因是羣臣奉上帝號鈇領二十餘使
中外畏其權聲焰薰灼帝罷任鈇亞林甫而楊國
忠不如也鈇與房琯召術士語不軌事覺賜死有
司籍第舍數日不能編至以寶鈿為井幹引泉激
雷甍自雨亭其奢侈類如此



贊曰開元中宇文融始以言利得幸於時天子見海內完治偃然有攘却四夷之心融度帝方調兵食故議取隱戶剝田以中主欲利說一開天子恨得之晚不十年而取宰相雖後得罪而追恨融才有所未盡也孟子所謂上下征利而國危者不可信哉天寶以來外奉軍興內蠶艷妃所費愈不貲計於是韋堅楊慎矜王鉷楊國忠各以裒剝進利下蓋上歲進羨緡百億萬為天子私藏以濟橫賜而天下經費自如帝以為能故重官累使尊顯烜赫然天下流亡日多於前有司備負不復事而堅等所欲既充選用權媚以相屠脅四族皆覆為天下笑夫民可安而

不可擾利可通而不可竭觀數子乃欲擾而竭之歟怨基亡則向所謂利者顧不反哉鉞國忠後出橫虐最甚當方毒天下復思融云

論曰士者國之勢也財者國之權也雖堯湯之聖無士何以創業無財何以聚人然後世多以拓地興利或底危亡遂相為覆車一有所征則曰嗜兵一有所取則曰好歛夷狄侵侮府庫殫乏方乃嫁主賂金貸緡賣濟以至衰削嗚呼此亦末流懲噎之過也且武將計臣國家所須所問者委用之道何如耳蓋以仁懲忿則孰不為頗收以道制欲則孰不為蕭管因其材而篤之則不必斬樊噲烹彘桑羊雖問陣言錢奚害所治



觀明皇之用人也張守珪哥舒翰輩旌戈所指
則虜王降將宇文融楊慎矜董雋等聽及則積
粟流錢養馬則燕冀在監中鑿渠則吳楚入畿
內是數子殆存適人者惟明皇不治其心御不
以道是以數子正材隱而好材出衆隙抵戲更
以皆亂然則人材無常視其君之能否而已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三十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三十一

列傳

哥舒翰

哥舒翰其先蓋突騎施酋長哥舒部之裔事王忠

嗣署牙將能讀左氏春秋漢書通大義疏財多施

予上施智反故士心歸○吐蕃盜邊翰持半段槍

迎擊所向輒披靡名蓋軍中擢河源軍使會忠嗣

被罪帝召翰入朝翰極言忠嗣之枉帝悟貸其罪

朝廷稱其義踰年築神威軍青海上吐蕃攻破之

更築於龍駒島有白龍見因號應龍城翰相其川

原宜蓄牧謫罪人二千戍之由是吐蕃不敢近青

海○天寶八載詔翰以兵十萬攻吐蕃石堡城數



觀明皇之用人也張守珪哥舒翰輩旌戈所指
則虜王降將宇文融楊慎矜董雋等聽及則積
粟流錢養馬則燕冀在監中鑿渠則吳楚入畿
內是數子殆存適人者惟明皇不治其心御不
以道是以數子正材隱而好材出衆隙抵戲更
以皆亂然則人材無常視其君之能否而已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三十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三十一

列傳

哥舒翰

哥舒翰其先蓋突騎施酋長哥舒部之裔事王忠

嗣署牙將能讀左氏春秋漢書通大義疏財多施

予上施智反故士心歸○吐蕃盜邊翰持半段槍

迎擊所向輒披靡名蓋軍中擢河源軍使會忠嗣

被罪帝召翰入朝翰極言忠嗣之枉帝悟貸其罪

朝廷稱其義踰年築神威軍青海上吐蕃攻破之

更築於龍駒島有白龍見因號應龍城翰相其川

原宜蓄牧謫罪人二千戍之由是吐蕃不敢近青

海○天寶八載詔翰以兵十萬攻吐蕃石堡城數



日未寇翰怒梓其將高方巖張守瑜將斬之秀巖
請三日期如期而下遂以赤領為西塞開屯田備
軍寶進河西節度使○祿山反帝召翰拜元帥將
兵二十萬守潼關或說翰曰祿山本以誅國忠故
稱兵今若留卒二萬守關悉精銳度潼水注所誅
君側此漢挫七國計也翰猶豫未決謀頗露國忠
大駭然翰亦不自安數奏言祿山雖竊據河朔不
得人心請持重以敵之而國忠計迫謬說帝趣翰
出潼關時子儀乃極言請翰固關無出軍而帝入
國忠之言仗使者趣戰翰窘不知所出六月引而
東慟哭出關次靈寶西原與乾祐戰賊以數千人
先伏險翰謂乾祐兵寡易之乾祐為陣十五五

或却或進王師視其陣無法指觀嗤笑及戰乾祐
旗少偃如欲避者王師不為備伏忽起薄戰皆奮
死關既敗翰引數百騎絕河還營火拔歸仁等執
以降賊祿山見翰責曰汝常易我今何如翰俯伏
謝罪祿山悅即署司空同平章事翰以書招諸將
諸將皆讓翰不死節祿山知事不可因之東京平
安慶緒殺之○翰為人嚴少恩軍行未嘗郵士饑
寒帝令中人勞師士皆訴衣服穿空帝即製袍十
萬以賜其軍翰藏庫中及敗封錫如故○其後贈
太尉諡曰武愍○子曜字子明德宗立李希烈陷
汝州以周晃為偽刺史詔拜曜東都汝州行營管
度使將兵萬人討希烈帝召見問曰卿治兵孰與



又賢對曰先臣安敢比但斬長蛇殪封豕然後待
罪私室臣之願也帝曰甫又在開元時朝廷無西
憂今朕得卿亦不東慮曜擊賊收汝州禽是以獻
斬其將二人後遣河南尹曜拙於統御而銳殺戮
士畏而不懷貞元元年終右驍衛上將軍贈幽州
大都督子七人俱以儒聞

高仙芝

高仙芝高麗人以父功補將擊將軍姜姿賢善騎
射夫蒙靈營表為安西副都護小勃律其王為吐
蕃所誘故西北二十餘國皆屬吐蕃自仁琬以來
三討之皆無功天寶六載詔仙芝以步騎一萬出
討拔其城因平其國諸胡七十二國皆震懾降附

帝乃擢仙芝為四鎮節度使○祿山反榮王為元
帥仙芝副之出禁財募關輔士五萬繼封常清東
討遣令誠監軍次陝郡而常清敗仙芝引兵趨潼
關繕守具士氣稍稍復振賊攻關不得入乃引還
初令誠數私於仙芝仙芝不應因言其逗撓狀以
激帝帝大怒使令誠即軍中斬之仙芝顧麾下曰
我募若輩本欲破賊取重賞而賊勢方銳故遷延
至此亦以固關也我有罪若輩可言不爾當呼枉
軍中咸呼曰枉其聲殷地

封常清

封常清蒲州人夫蒙靈營初八為四鎮節度使以
高仙芝為兵馬使奏僉從三十餘人僉若命反常



清慨然授牒請豫常清素瘠又脚跛補大及行仙
芝陋其貌不納常清怒曰我慕公義願事鞭鞞的
也以貌取士恐失之子羽仙芝不得已竄名僞中
會達奚諸却叛靈唇使仙芝以二千騎追躡達奚
行遠人馬疲禽截略盡常清於幕下潛作捷布具
記井泉次舍克賊形勢謀略條最明審仙芝取讀
之大駭遂知名常清才而果曾無疑事性勤儉耐
勞苦出軍賞罰分明○天寶末八朝而安祿山反
帝引見問何策以討賊常清曰天下太平久人不
知戰然事有逆順勢有奇變臣請馳至東京悉府
庫募驍勇挑馬箠度河計日取逆胡首以獻闕下
天子壯之明日以常清為范陽節度乘駟赴東京

常清募兵得六萬人然皆市井庸保乃部分旗幟
斷河陽橋以守祿山大軍至常清不能禦西奔陝
語高仙芝曰賊銳甚難與爭鋒不如悉守潼關仙
芝從之敗書聞帝削常清官使白衣隸仙芝軍效
力仙芝使衣黑衣監左右却軍及邊令誠以詔書
至示之常清曰吾所以不死者恐污國家節受戮
賊手今死乃甘心始常清敗徑入關欲見上陳討
賊事至渭南有詔赴潼關常清憂懼為表以謝且
言自東京陷三遣使表論成敗不得對又言臣死
後望陛下無輕此賊則社稷安至是臨刑以表授
令賊而死人多哀之

贊曰祿山哀百聞驍虜乘天下忘戰主德耄勤



故提戈內諜人情崩潰常清乃驅市人數萬以
嬰賊鋒一戰不勝即奪爵土欲入關見天子論
成敗事使者三輩上書皆不報回斬于軍仙芝
棄陝守關邊賊西勢以喪地被誅玄宗雖為左
右蒙誓然荒奪其明亦甚矣卒使叛將得藉口
執翰以降賊嗚呼非天熟其惡使亂四海舉黔
首而殘之耶彼二將奚誅焉

論曰封常清可斬也天寶末國俗寢荒梨園法
曲無金鼓之雄聲湯殿堯墻無城壘之壯勢角
弓不足禦寇舞馬不足馳徹祿山此時以漁陽
百戰之師馳姿摧折如何決山顛豈可於俄頃
間與之較哉常清當料賊勢審畫攻守之策以
告上而乃順適明皇一時之意空言無實驅市
人戰遂致敗死蓋其勢然也使常清當時之計
止於守關而以東京委賊天子既知利宮存亡
之所在置陝洛於度外而不復慮則常清必不
負責豈有哥舒之命西幸之危哉故曰常清可
斬也

李光弼

李光弼營州人嚴毅沉果有大略善騎射補王忠
嗣府兵馬使忠嗣遇之辱雖宿將莫能比嘗曰它
日得我兵者光弼也○安祿山反郭子儀薦其能
授河東節度光弼以朔方兵五千出土門在井陘
東救常山次真定常山團結子弟執賊將安思

義降光弼得思義不殺問其計答曰今軍行疲勞
逢敵不可支不如按軍入守料勝而出虜兵焱銳
及以華非能持重圍之萬全光弼曰善據城待明
日思明兵二萬傳堞堞光弼兵不得出乃以
勁弩五百射之賊陣稍北是日饒陽賊五千至九
門光弼謀知之提輕兵欲旗鼓伺賊方飯襲殺之
且盡思明懼引去會郭子儀叔雲中詔悉衆出井
陘陘與光弼合擊賊九門西思明大敗挺身走
趙邵八將陵光弼急攻趙一日拔之士多鹵掠光
弼坐譙門上拔之叔所獲悉歸之民城中大悅
進圍博陵未下與子儀合擊大破之光弼以范陽
本賊巢窟當先取之掘賊根本會潼關失守乃拔

軍入井陘○肅宗即位詔以兵赴靈武更授戶部
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節度如故光弼將兵入
太原有詔侍御史崔衆以兵付光弼衆素狂易見
光弼長揖不即付兵光弼怒乃斬衆以徇威振三
軍

孫甫曰靈武初基大亂未定為將帥者固當盡
忠義之心尊奉王室以起盛大之勢尚慮威靈
未振安得為強橫之態以輕朝廷也崔衆奉詔
交兵驕慢將帥此固有罪奉朝命何不論奏其
狀奉行國法於時天子方倚注將帥無不從之
理天子從之而行法則將帥尊朝廷威二事俱
濟矣何至愈其無禮遽行軍法朝廷召任其人

